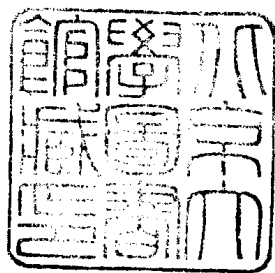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〇册目次

紫原文集十二卷（二）

〔明〕羅大紘撰

明末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紫原文集卷之八

吉水羅大紘公廓父著

易解

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上九曰肥遯無不利予休居二十年紫室紫原讀書講學共上結坐旋神翻經析義課兒孫於西壁聽野老之謳歌朝看青山暮沿流水遯亦嘉矣然猶有俗累尚費揀擇孰若結茅廬山之麓五老重湖光色相映酌靈溪之泉采紫霄之薇隱跡則岩岫可潜會友則關河可通世故不關於心惡聲不入於耳撒手宇宙縱志烟霞肥遯哉肥遯哉故五之象曰志行正也蓋猶有不正故須行正上之象曰无所疑言无可疑也予於二義竊以自況

先五世祖不欺公志銘解

五世祖武岡守不欺公志銘胡忠簡公澹菴先生筆也狀爲楊文節公誠齋先生作志全用狀文筆削僅百數十字而文甚古有云其彊記雖昔循節陵栢寢器不過也銘云直巖近禹麈娖戀者之所怛今二語人素不解不肯紘罷歸二十餘年始得之眞龕近禹麈出楚辭注云直道滿朝近夏禹之所指麈簡節陵出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科斗兩行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栢寢器出漢書郊祀志李少君見武帝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注云晏子書栢寢臺名也以栢木爲寢室於臺之上遂名栢寢臺此篇公不曰顯節陵而曰簡節陵由竹簡書故曰[illegible]栢寢器也予數讀李少君傳多忽之遂蹈嚴若[illegible]講明之讀書之難如此二志銘中三典故不可解予讀書問學七十年始

辨之況讀天下書乎不欺公為胡楊二公推重如此
其學可知惜盡遺忘不令後人見也

大學士解公論

國初解縉紳經類賈生其年少同其見知人主同賈
疏於絳灌之許解決貶謫賈用于長沙解困於交阯賈
疾於楚屑疾於佞其不僧同大庖西上封事而言事
切要亦大相類治安之策不見用于漢文至于分封
子弟改正朔易服色制何如漢武時一一行之庖西
封事不見用于洪武至洪宣以後亦多行之其曰祀
孔子爲先師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則嘉
靖初行之矣其曰臣欲取古藍田呂氏之鄉約義門
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以爲民表則萬曆中行之矣
其曰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今武舉三年一開矣
其曰律以人倫爲重不宜有給配婦女之條今律例
芟之矣其曰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下僚孝廉人
才冥蹈瞽趨而或附于權門今尊用進士罷孝廉人
才矣其曰宮妓非人道所爲今宮妓禁矣但其言有
未盡行者如曰芟禮記之舛駁以正禮求審樂之大
儒以脩樂未行也如曰任諸侯於衆職定久任法而
加封未行也如曰斷欲御之教禁符式之科未行也

如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未行也如曰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未行也言皆中窾事如燭照其見三揚金黃而弟之與至曰　陛下眷眷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孳孳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則未至斯言也即賈生未之能及也視仁義堯舜之陳正心誠意之對又何多讓焉故　太祖奇才之褒　仁宗定見之衆知之審矣誰謂解公哉

田畯說

二十六年戊戌羅大紘徙江居於鄉躬親農事值歲饑并旱冒暑督灌耘頗知田試謂諸公言因作田畯說

衡廬間有人焉少喜爲文章者仕上帝徵爲禁闈吏直帝惡其戇謫入間授江南田畯八年于斯矣田畯自謂遷也不親田治別業江濱以道自悅帝怒劾江神湧水懷襄其居春爲逃竄弗能安乃含旃而徙上於田出入罔弗田也耳目無所避又降灾其鄉春大寒民不敢播種播輒腐再播則種雜而多莠繼以旱暵乃剪爪割髮悔罪涕泣禱於帝爲檄投龍宮祈雨請百姓之命帝憐其心悔爲降霖雨三日而莠盛稗子擾稼帝業已布時令造之竟亦弗能收也夫莠之病有二日者莠居稼中少者百二三多者什一農以時耘之足踢指擬一再行而稼治也今則不其聚者結根連茹爭榮競實尋丈之間蓬蓬無稼其間者苗爲主而莠客之莠則挺出於苗如竹新裝如柳初垂氣雄勢昂苗弗能爭也莠爲主而苗客之前則戒蕪

帮[illegible]虎或縮葉下如禿如侏儒如敗筆莠竄麥之方自意得傲弗顧也苟從其聚者薙之則一方曠白土無青從其主者薙之則莠拔而稼亦弗能留從其客者薙之則榮者去而悴者存夫農之端又有四媮農委於儀弗往薙惰農畏其勢盛弗敢薙肬農昏於色弗能薙奸農留之以欺主人充斗斛弗欲薙二莠而乘之以四農於是雨露無功世界成草田畯臨視鄉蹶莠皇四顧無策謀之乃心曰土寧使其曠也不使其蕪蔽寧使其損也不使其雜爰驅壯者司灌老稚司耘激使之無容其媮也決使之無容其懦也精使之無容其肬也嚴使之無容其奸也薙之兩挾口而莠始衰於是畝多隙而稼差疏不能班田畯視之愀然不樂有三老夏黃公碧瞳紫髯從松溪間出謁畯賀曰君胡爲不樂畝雖隙可蓄其不盡之力茂以膏滋蔓也稼縱不能班而實粹少需則可登場其馨香薦之社廟其甘美以飽父兄妻子其白粲餉嘉賓弗吐也又可收其純一之種待來年幸而春無寒雨無敗雨暘無拂時則二莠不生四農不興豈稔可臻而太平可致也夫薄收其利于凶歲而厚諧其功于有年君胡爲不樂田畯再拜謝曰敬聞教矣

餓龍說

大海之濱有神物名爲龍能吞吐雨露升降九霄居於清冷之宮是歲大旱海水竭潮三月不至風雲不興者九月魚鱉稿死龍枕明珠盤石含氣自順鱗甲漬落爪髯乾枯旁有狗妖化爲人持狗食一大盂蒲伏叩清冷之宮而謁龍曰聞君久餓欲死願君啟玉唇一嘗此強飢就海飲則風雲可需也龍意動俛首欲就之忽空中下神人大呼曰此狗食也龍食此則龍化而爲狗龍乃仰天噓氣曰吾寧與魚鱉同稿死於塗中不願化爲狗也遂謝去狗妖復閉清冷之宮而卧焉君子曰愼哉彼狗妖非不愛龍欲以巳養養龍而不知以龍養養之也夫龍餓死猶龍也一嘗狗食幸生則爲狗矣夫人知生死之重而不知所以生死也者尤重哉是故賢者用饑餓以忍性居用屈以同節

易說

同年劉抑之由郡李擢虞衡兄弟二三人別各有言羅生大紘爲易說以贈之

剝復之際聖人慮之深矣其以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尚存以朋來無咎樂其來復也何惓惓也嘗諸昏旦矣夕陽未光止留尺五然作者剝促而訖工歸者蒲伏而赴家夫天下之作者歸者何啻千萬億所賴以訖工而赴家惟尺五餘光則此尺五之光所幸於天下人何衆哉此剝之說也東方向曙日影希微然舉星角惚而避暇山川若[illegible]而生色寤人思起行人思馳何則初曙者平旦之候希微者昭明之漸也此復之說也是故陽德雖微苟有之足以扶未運復之足以基盛世吾同年三百五十人其間肩鴻鉅負勁直懷慨任國事者半之聖天子後　陛下方事玄默羣臣希得望見顏色　儲位未定南北多故朝政乎與國是廟所定而吾榜中人遭充言路論列者比肩外逐者繼踵十年之間幾無孑遺而抑之後六年應　制魁家爲吉州司李稱使與不佞輩同拜官並時言路

抑之豈能自發容容無所甚有所甚能保無得罪耶抑之以司李有身也天也蓋所謂碩果不食也迴來稍懲　天戒方下詔議儲議分封而東海鯨魚漸就給餌天下喁喁然思見太平抑之乃以虞衡召一抑之進而衆抑之進矣此理數之必然也蓋所謂朋來無咎且夫君子小人並生並用如晝之有夜明之有晦自古治之時不能使君子獨生而極盛之朝亦不能得用君子以盡去夫小人其泰否通塞之機特在視乎消長之間近世不悟虛慕逐奸之名士憐才之實遂至爲議駁激進退舛謬逐者未必奸奸者未必逐而端方正直之彥消耗盡矣至於人才消耗而獨歸罪于李者之無當也亦未思矣抑之剛正君子也其爲理與善長而嫉惡短與善長則賢士得自伸而長養其盛氣嫉惡短則不肖者有所容而不至鬭其邪心苟使賢士氣盛而不肖者邪心亡鬭此太平之象而天下事始可爲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抑之以此道鳴不患和之者無其人矣昔張釋之拜公車令韓選虎圈嗇夫喋喋利口而稱楊長者以贊漢文清淨仁厚之治太司空屬其視公車令何如哉方抑之爲李吾郡幸借餘光矣今其進也天下將賭平旦昭明之盛非謂抑之一人能回還世道蓋世道回還自抑之一人開之也易之初日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夫未能操刀而思割嬰孫者必傷其手此初復者之戒也唯內修諸身使陽明之志滋暢而陰暗之氣已銷故能出入無疾然後使朋之來無有咎悔也抑之此行吾榜之消長世運之泰否胥卜於是毋以虞衡爲少守修身之訓進長者之風唱鶴鳴之誼臻無疾之安收朋來之效慰平旦之望此亦百年之一時也若夫懿小畜之文履幽人之貞觸大壯之藩嘉欽德之遯出門庭之夷涉大過之險決莧陸之夬傾頤趾之否斯皆士人盛節然非其時不貴也抑之行矣幸毋忘

晝定夜朗說

學者於晝患其馳怯當以定勝夫氣爲神馬乘奔馬而人得寧逸者鮮矣故定神先須定氣定氣先須定息初數息漸調息漸無息息非無也由粗入微内外兩忘身心俱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之謂晝定學者於夜病其昏黑當以觀勝夫眼爲心日誰能不見日而能見天地乎故明道先須明心明心先須明眼宜結坐靜觀府有晝夜而日之所見不分晝夜日之所見有明與暗而見不分明暗見見者非見所能及如是則吾眼光遍照宇宙眼光既然心光亦爾心光如是性光亦爾此之謂夜朗

十二老會說

江以西爲五老峯有二其一在匡廬凌三疊泉之南其一在安成列龜山之西皆靈異所鍾世豔稱爲奇絶者也同年鄒汝聖業已據龜山建精舍麟龍雙峙瀘江曲抱五老峯耳鄰之全收安成勝矣不佞紘亦得片地於廬山之陽結茅其中左琢九疊屏右接白鹿洞開一孤而俯重湖五老峯若華蓋然然不佞尚神棲也乙巳孟夏訊汝聖於龜山信宿東卧樓臨水美魚凭軒望雲對月浮觴促席玄言默坐潭思相顧甚樂也因與汝聖約我終歳家居則就君宿龜山君結坐匡廬則君過我皆以一月爲期使兩地五老迭爲主而吾二老更賓之成十二老不已愉快哉鄒君曰諾盟言永可食也盍記之羅生曰五老峯與天地並立奇人碩士生長其間惡可指數顧待吾兩人卜爲鄰而什二之此豈可視爲偶然之遭耶汝聖少小承先文莊家學泰憤讀所遺書既成進士爲御史以直諫罷歸事大夫人朝夕得其懽心友愛二弟督課諸子亦已勤矣然猶曰先文莊之所遺不獨此不佞

茲言厝家文恭之訓罔於親承而念未嘗忘天其鑒我兩人之潛志降二五老之靈佑贊兩生之神明光大二先生之業不朽千萬世其殆庶幾乎異日有不如約者曰五老在彼

周季子字說

季子名士遴年十五舉茂才巳知名頎嶷父任南海轉南比部天下士大夫大半識周季子爲俊才今年八月朔巳卯冠以賓見招既冠字曰升之禮也於是席見前鄉先生見孝廉劉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士也修學立行則有司遴選而升之學升之司徒升之司馬巳乃命爲士命爲大夫命爲卿以季子才何所不至勉之見崑陽蕭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士之遴選而見升在人夫先自升也巳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德不在小惟所積夫唯卑能高惟小能大季子勉之見竹野康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士之升非徒苟焉而巳獻內論思以言經綸康濟以功制禮作樂以文有其具則可無則飄然升而飄古人所以慎覆餗也季子年方少宜先其誠於是羅子申其說曰諸大夫皆以成人望季子也季子勉之姑無遠舉吾郡方三百里歷 國朝二百三十餘年進士及第者三十三人入相者十餘人爵至三公者數十人卿佐以下數百人異日功勳赫

常名耀史冊者或可得數十人其能炯炯宇宙間不朽者不過數人耳故覜於鄉而知所以升之之道也季子所誦法者非孔孟乎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子車氏之所爲升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仲尼氏之所爲升也升之升之須從善信與志學始夫鑄劍者方其鎔金加礪鍛之間未有劍形而其神先凝於志士之始冠無公卿大夫之號無賢聖之名而曰必以天下爲己任必以賢聖爲師則其神先凝也季子勉之夫揚名顯親父母之望也贈人以言贈言以德宜之職也余不佞不敢溺其職季子其以諸大夫言爲冠冕而毋弁髦之也

吉安府學山向說　爲山人羅天饍作

山人游吉郡有年其山川形勝大槩可覩也來脈自武功逶迤數百里至天華山鈀平岡作嶂穿田過迭爲郡基禾瀘合流至神岡者其隨龍水也章貢水旋與橫帶中鈀白鷺洲作近案神岡右蹲青螺左峙宛然如亐水東天玉山以上青原山以下諸峯鼎賓從吉水文昌鄉迢遞而來左瀧水出張家渡右豊水出文江門蓋數百里特朝非偶然也向聞貴府文人學士欲改南門就學門不果然猶未已昨蒙給諫某公同禮部曾公攜山人至學門用羅經格之乃正午向隨登城延眺細爲評論午向於形勢理氣大相反逆其說有五作午向者不過欲正迎大江作逆局耳不知子山午向於五行爲水局午水爲八殺之水衝射直來形家大忌一也來水既不佳而又甚迫江水正過郡前者但見斜流直去諸山皆不能收二也天門宜寬反緊逼地戶宜閉反大寬三也神岡爲白虎昂藏不遜螺山實青龍反退縮無用四也真君山諸岡與水東諸山相對作主賓者皆空置不成局面

五也幸而城門未就耳向使一改之其爲害可勝言哉今據山水正理宜作乾山巽向兼亥巳其説亦祖五乾山於正五行爲金局於洪範五行亦爲金局金生在巳旺在申酉墓在丑今作巽巳向但見從上來者爲旺方水正對者爲生方水流左去者爲墓方水得金局之全氣爲形家之完局其吉一也天門之上贛水與瀘水相合長流入向甚寬搖曳容與經鷺洲趨螺山而石窩諸岡與天玉對峙吉水東山屹然關鎖其吉二也神岡蹲其右虎山不過青螺峙其左龍山得勢其吉三也白鷺洲爲羅輾木星插於江中木得水而秀巽向正作内案爲倒地文筆其吉四也予是後負眞君瑞華諸山前對水東諸山主賓相稱後蓋前拱其吉五也夫水法之旺衰理氣之隱微惟精於術者知之若夫天門宜寬地戶宜緊白虎宜讓青龍宜雄前有賓後有主此士大夫之所通知有目者之所易覩也諸君子倘不深信以山人爲虛妄試一登城憑眺所謂凶與吉者不亦瞭然哉夫吉郡庠科甸第高爵淵藪也其前後更改俱不可考但據現在形局固如此惟大人君子財之倘乘勢改作其振復舊業興新文運可且夕計功山人跛足待之矣

放魚說

友人周氏餉我雙鯉渡江而西至半百里開檻視之雌雄並美雌者就烹雄尚可豞浴以清泉猶能鼓尾投之以火其氣復陽乃呼童子寘之竹筐攜之深淵悠然而逝得其所矣遂成子產之仁身親見之不墮校人之計爾宜涵養元氣勿貪芳餌完爾鱗鬐變爾頭角倘一躍禹門便際風雲之會如再生孔宅亦成詩禮之傳

青原與華議

青原會講始於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不過因其勝地以樂同志非欲據之為館也後劉獅泉胡廬山王塘南二三先生相次主盟皆沿故事而當道諸賢欲光大吾道遂捌先賢祠於僧舍之右意甚美然亦偏且隘矣議者謂於古寺則闕而不完於儒祀則僻而不正似兩失之郭司馬釆衆議鳩材命僧與新古刹盡除旁所置祠以全地還之青原而別建先賢祠及會堂於前山業有成願為吾黨慮者謂先賢祠其來已久一旦掃去若崇佛教而黜正學非法也羅子曰不然儒與釋各自尊其教而勢恒相依瓊臺梵宇非藉儒力豈能獨創然梵刹既成而青衿游藝縉紳講德必借資焉雖曰借資而聖之宮賢之祠亦必自立赤幟標示來學未可依傍門戶使俎豆與鈴鐸相雜也夫孔釋之生相去數萬里嚮使二人相見必莫逆而笑誠莫逆矣而東魯杏壇西竺靈山較然胡可混哉且吾鄉性命之學古昔未講而不落階級一語開人天法眼寔自思禪師始文人學士談議之餘因得

叅家是即我方外老友吾吉之宗匠也今以青源
思以講堂歸儒使闕者得完偏者復正益見吾儒之
契與吾道之大也夫何恨

覔夢憶說

永新地客鄒文七被賊殺夫妻女三人其兄鄒泰訟於縣捕賊不得主名七何有亭石書隱語爲肯善各其子二人泰喜白于縣昇石及繫善至周侯驗問無情實貸之逾年侯禱於神宿祠覘之夜夢童子持一扇有詩日白髮絲絲挂對頭凝粧少婦休便休天無二日君知否（叶浮）侯得夢疑之至辰所見殺者夫妻二人短索縛置大舩中其小女殺于林驗索則鳥銃索也侯忽問曰里中人豈有善用鳥銃取鳥者乎父老日有名彭仰于是縛仰至輒言日三命事發矣不刑而自首服辭曰先日彭仰在張文家與繼子易奉眞易汝龍龍天稟繼侄張欽雲同謀至鄒文七家爲盗偷財物固無意殺之會文七醒覺大吽且日我皆識汝何至此仰等懼語泄即縊殺文七夫妻并奸殺其女弃鞫無異辭獄遂具邑人稱周侯神明久之寻得其獄辭遂從事後憶之彭之左爲對之中壴（音杜）出木上爲對頭彭之右彡爲髪彡挂壴其文爲彭而過者爲仰之此彭仰也凝粧少婦者易汝龍也休便休者

休舍也易頭爲曰天無二日易不兩坐也其不見夢
者不具論周侯見索得賊固不繫于夢見夢者欲[illegible]
事後彰侯之明信也禮垣逸岂曰世事唯僞與真耳
僞常亂真聽訟者每先得僞輒喜而坐之則僞者代
真者受坐真者竟逃匿自快而死者之寃終不得白
而反增僞者之寃周侯之能感鬼神也在先得石書
原蕭善父子不坐不坐亡辜仁也不以亡辜代賊虐
也仁而虐而神不告之鬼神爲不靈矣於戲世之以
僞代真至上下相蒙如蕭善者豈少哉豈少哉

周紀善龍蟠先生手卷跋

文皇仗馬箠從燕邸渡江即帝位承　太祖高皇帝
正統義也金陵地偏東南山水無正勢共非一統[illegible]
安長治之基明矣建文柔弱聽諸腐儒亂政取　高
帝法度紛更之一旦欲黜諸侯王爲事內不修文景
之政而外欲從鼂賈之策舉亂豈顧問哉自非　文
皇我承一着更正制度恢拓燕都欲一再傳不墜
高帝之緒未可必也顧贊成帝業者姚廣孝耳自楊
忠襄文信國死金元之難孤忠大義名冠華夷海寓
稱氣節必先吉州矣至我　國朝　文皇入繼大統
至孝也而死難諸臣世亦比諸首陽不少貶損何也
文皇以　太祖基業爲重寧冒不韙而成古今之大
孝諸臣亦以君臣名分爲重寧殉所事而全臣子之
大義豈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耶西昌周紀善毀家
布衣文學與解楊諸公齊名至以身殉建文世所褒
稱獨歸紀善嗟夫死生亦大矣匹夫慕義猶或難之
而况興廢之際君臣之大義所關耶然予嘗參攷前
史抑何與哉比干死紂仁矣微箕並受周封稱爲[illegible]

相桓功名著於春秋吳季子亦曰苟不廉劣君之祀吾何擇焉聖人未嘗以必死爲仁也顧其所以死與所以不死者何如耳而後儒重督過於王魏豈其然哉夫　太祖高皇帝所養育人才苟志存宗社死建文可也事文皇亦可也何必同乎嘗過同年周如春氏觀其先世所藏家乘嘆曰紀善之節誠不朽矣如春博訪故迹表章先德數自別[illegible]爲[illegible]大令圖豈所謂善繼人之志耶周氏忠孝[illegible]是乎在

又周紀善龍蟠先生手卷跋

先生西昌隱君子也博洽精詣蹈禮處仁厭元[illegible]不仕遁遯　治朝以薦者起爲王少傅靖難兵薄城裴憤盟衣帶雉經於學宮其處也抗首陽之節其出也慕信國之義誠烈比先哲光耀來史矣先生曾孫如春氏釋褐爲丹陽尹以治行調吳縣特授銓曹於是爲公立祠剏坊表揭先生手書遺草裒爲二卷思垂燕翼傳之世世以絕也紘辱年誼過從之間諷誦連日見其論述有韓書法逼古文采鏗金石高尚薄雲天忠愛之性其素所蓄積哉固知死生亦大矣殺身成仁致命遂志非苟然而已也後之人觀手澤之如新感忠魂之不死刻遺訓以自勵希高蹤於罔墜斯亦孝子慈孫之盛節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先生之德可念哉

安仁令羅元亨公墓銘䟦

先五世祖宋左朝散大夫武岡守不欺公文學冶行冠兒一時楊文節公稱其邃於名數字書故其文長於叙事碑版之作尤爲嶇奇嘗嘆當代倫顧問雅公可胡忠簡公亦深避其言著爲銘公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又有增廣左氏指縱春秋會盟圖二書歐陽文忠公年譜并序并辨訪一卷今皆化爲烏有無可以傳後世垂不朽者唯羅公安仁令元亨墓志銘一篇僅存羅文恭𡸁之秀川譜中大紘捧讀再三流涕長大息久之既書楊胡二先生所爲先公銘狀復書羅元亨公志銘于後公之學雖未覩其全亦足見其豹文之一斑令後世子孫得傳覽焉嗚呼世之能讀祖父書者少矣安望能存手澤於萬一耶孝子慈孫能不惻然於斯哉

文恭公手筆譜序䟦

先叔祖三譚公名轅字亦夫布衣高士工唐人律家宮贊及第歸相與在師友間詩學壹稟受於木夫偶並騎郊遊馬過石橋不行疑其碑也使人摹之果有文則先武岡守不欺公爲其先世安仁令上行所作墓志也不欺公爲楊文節胡忠簡二公所知稱其博學强記可備顧問且著述甚富後世湮沒亾失不留一札今幸存上行公志今雲仍僅見一班猶可追思手澤而文恭以此念先世相得之殷兩家與財之同視木夫益親至爲我家請叙不事文飾直攄情素且書法比平日更精絕每出視人識者輒嘆賞文恭手筆所未有也文恭沒門弟子姤而不達公旨訓文辭過褒奈何屈巳以信人遂刪去不入梓他家往來尺牘至短淺悉錄而獨遺此則其人之識度可知巳顧眞人盡爽自有神明呵護掩之豈終得而掩耶紘生晩未及文恭之門然幼小常熟往焉既成進士又通籍日淺無稣尤勳節光大公所期望者惟苦志黍借於天人性命之原稍能窺見本末使石蓮之脉尤不

絶於斯世則文恭在天之靈或不謂不肖爲非人也
爲我子若孫者其謹視毋忽

羅文恭公與王桐岡先生簡書跋

少時素慕王桐岡長者也不知爲文恭先生弟子乙卯夏選石蓮集覆梓搜訪遺稿少有應者及梓行矣迺有一二持其家藏文恭手筆壹切却之稍濫收於此集不雅又襲故套耳近日二王生從新安衙中歸持文恭[illegible]乃曾祖詩及與桐岡書札種種如新始知桐岡爲先生入室弟子與王着久二三君子[illegible]持先生高第弟子能傳遠者不數人因采其贈别詩一首與以珍書二首附各卷後蓋爲先生重及門[illegible]不獨爲王氏重文恭筆也

題處士周粟州公冊

粟州公爲周道從祖父也爲人性介而意厚有隣[illegible]之妻妬而富民利其姿欲奪之夜持十金過粟州[illegible]公言爲証公艴然曰十金於我何有夫離妻非情也妻背夫非禮也若乘鬧奪人之妻不仁我利若之金而絶人夫婦之好不義以十金而棄四人之行我何忍焉謝其人去復捐金周隣人之貧勸之好如初久之遂諧且生子然公不以爲德也又其壻欲延賓託公假酒器近百金偷兒竊之竊去公不以爲恨出橐金償所貸然公不以爲德也夫却金而全夫婦之好事雖微而爲德則厚捐金而爲壻償所貸雖出於諒而爲量則弘此二事足以風矣道從相隨至廬山因書其冊遺之

書周示年姪張覺夫

[illegible]之百行以孝爲首而孝莫大於順志故周公繼[illegible]達孝曾子養志稱純孝周公贊成文武大業[illegible]何疑而曾晳之志不過在酒肉有無問答之間曾子能承順不違乃遂與周公並美何也親之志無大小能養親之志亦無大小今讀書作文應舉取科名比文武大業固若毫毛然以方曾庭一豆一觴似亦可相埒乎故下帷發憤讀書取一第以成父母之志從此行道揚名即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參並稱可也覺夫崇信佛教進勝年兄望覺夫致身青雲不忘朝夕吾謂覺夫誠能通達佛性不礙聖學在儒言儒在禪言禪在家言孝在國言忠乃是眞信佛者即以並美古聖賢何疑

示茂才周道從

學者未發心即此發心未聞道即此聞道但能內除心障外除境障除過去見聞障將來思量障諸障悉除竟有不可除者是何狀悟徹此案於道亦已升堂矣

又示周道從

自願宇宙上下無一人一物可作遮礙故至人唯於此世界中發大歡喜心大慈悲心并此大歡喜心大慈悲心一切俱捨而實無有捨大歡喜心大慈悲心者

示諸兒世間法

門人廖元長同兩兒邦政邦憲侍問世間法曰君子於大事至要耐得安轉得要捨得唯耑後人能了此其次莫如以古人為師法問古人自漢以下能者為誰曰如蕭何丙吉諸公能耐如狄仁傑郭子儀能轉如諸葛武侯文信國能捨推此類頗有之常將彼等行事醞釀紬繹久之精意浹洽識漸高意漸遠量漸裕去古人不遠矣

寄劉宗魯

學者大要唯端心術調意氣而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此端心術之大法也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此調意氣之對藥也心術端則幽明可通意氣調則上下咸安友朋切磋商證無亟於此

又寄劉宗魯

語曰溫故而知新說者以舊見舊聞為故溫矣夫目視耳聽口能言身能動父子兄弟朋友相處誠故也能於此時時體認時時參悟便能達天德所謂溫故知新也此即是下學而上達

書扇示第五孫士賜

讀書要用心心與口相應眼休左右視耳勿東西聽背誦口如流重溫字須諗立心貴光明做人貴端正入先孝與弟出立忠與信慎聽老祖訓終身用不盡

先祠鐘銘

維萬曆己酉春遷始祖祠於栗山之陽辛亥秋文
昌鄉鼓鳴岡始祖墓始復乙卯閏八月辛亥長房
裔小宗祭貲募匠冶金鑄鐘置于左廊十八世孫
羅大紘稽首志歲月爲之銘

維我族姓宜城始封宋初徙吉三遷乃雍豫章出地
江漢朝宗賢良代有蒸嘗時供載新祠宇律嚴俎豆
俎豆既陳鼓吹斯奏惟律惟呂金般其首仰達穹玄
旁通左右上智悟圓衆生警晝設于東序爲衆樂主
震祀諸孫宜揚列祖威儀秩秩冠裳膴膴神之聽之
悅豫斯普歆享明信篤厚休祐麟燕呈祥雲仍繩武
青雲黃甲元熈宰輔仁孝忠貞邦家柢柱積善儀地
流慶自天爲億安居永日遐年

贊廣平郡丞黃正所丈六十壽像 有序

君起家上饒諭功次補𨚗湖令大有循良之聲
廣平丞已不滿人望而君以母老故輒致其丞而
休焉亡何太夫人進養而君連舉子太夫人逢養
君自喜辛奉藥餌親飲令襄大事終不以一郡丞
易吾天親之仁君舉子人亦爲君喜天之於哲人
不爽其報終不以二男子易一郡丞之貴於是君
年六十友人相知者皆有祝不佞於君最親且近
誼當先祝者言君固辭曰幸而至七十則拜君之
既及履君庭而壽者相章服儼如也於是復共祝
君者爲贊贊之亦所以祝之也逮至七十想于老
筆更健

贊曰清標絕俗卓行離羣上下俱獲康慈平分爲𨚗
湖志貞有其文吁嗟乎是誰之節也是爲𨚗鄉令君
開門脫冕梓里秣駒舞蹈樂地避遠畏途緋闕銀鉄
良士瞿瞿吁嗟乎是誰之儀也是爲廣平郡大夫俟
則慕君而君戀母得則患失而君解組三子森森[illegible]
弟楚楚吁嗟乎是誰之行也是爲黃君正所午巽[illegible]

穠山色似葱既醉且敖歌雅與風如川方至如日初東吁嗟乎是誰之樂也是為午崗六十壽翁

康仁山先生像贊

嗟乎此古之好義人兮今善良意慷慨兮行剛方孤鬅茅兮為堂惡族少兮嚮相攘公憤恚兮質厥莊剔腴贖兮今未央江水横兮多溺髮蘋兮骨石矚目洞心兮慘以惻被木土兮恩鬼結叔不闘兮悲故居覲虛梟兮總丘墟年方壯兮消渴棄務課孫兮不報羣族姪爲塾兮怡悦弟君子訓兮心慨延賓朋兮如市爲蕪棠兮如肆于門欲高兮畢後欲熾施及孫兮成有志天不爽善報兮如券契觀公之容兮肖公之心好義存兮內深深蕩蕩江流如昔兮波及枯骨者何人安得起公于九原兮臨暴漲而問津

熊浚渚經府遺像贊

倩中樸外積善謙光貌如怯吶事鮮躊張其起家也文而無害其率民也勇且知方人美其一官之勵執測其萬甲之藏當逐寇之猖獗公一面之獨當指麾既定獨薙克襄滌　金甌之蝕玷試鈇軸於敵場三遷美秩並感遺芳臺省嘉其勇義巴蜀思其循良士夫耳其職略鄉閭戶其頌章嗚呼浚渚生也殉國殁也勤王宏祀於社以奠官常

又

內叔周心濂東方朔壽軸贊

贊曰東方朔本傳朔自贊於武帝曰臣身長八尺目如編貝目如電光年弱冠讀書數十萬言若此可爲天子大臣矣是朔固少年美丈夫也而俗傳孝武聽西王母於瑤池以蟠桃獻朔從旁窺之王母指朔曰桃三千年一熟此兒已三竊桃矣人遂謂朔爲老僊畫者因失其眞世人獻壽輒比之東方朔心濂周君受東方朔畫甚愛裁之喜其詼諧不羈有類於已不以貌也二郎求贊之壽君六十則世人所謂龎眉鶴顏而竊桃者矣東方隱金馬門心濂高卧槐溪意頗相肖獨恨無細君割肉遺之耳然其伯季酣飲大呼歌嘯謳謔要亦得朔玩世之趣夫惟能玩世則利害榮辱不入而其天者全使蟠桃之說誠有之繼方朔而四竊桃者必心濂先生也

大學王修宇像贊 有序

不佞偃蹇公車時讀書先祠延陳先生課子于修宇兄弟俱受業陳先生而以師友之間視不佞相知甚深也二王俱青雲器而修宇更斂不佞奇之以何久困諸生中乃遊大學又不壽賫志以沒不佞常念貧斂有志如王仲子而以大學終也豈非命哉君長子自昭手奉王仲子像乞贊為之悽愴以周醇仲子像繆綴數言用志不朽語曰死生見交情悲夫

贊曰明珠夜投按劍相觸荆璞弗剖卞刖其足士不見知朝暮反覆嗟彼王生如金如玉既掩世塵復埋幽谷知生者子既歌且哭青雲世業有子能續此爲不死長篤其祜

[illegible]處士尉果州公像贊

秦漢之間賜民爵級彰德單恩班班文質世替風[illegible]胄壞判闊霸棠唯贊沈波傑烈壯士豪舉賤貴自[illegible]以巾易冠奚爲不赫峩峩在首冉冉在躬誰其儀[illegible]是唯周翁翁有至性愛親敬賓自靡好爵負義處[illegible]壑頽山穎蕙髭紺目惟心與貌實稱厥服肖比俠遊風高學士流韻至今克肖克似

[illegible]處士熊時受公像贊

時受雖布衣處士乎然負甚高爲魏水洲壻嘗客徐華亭東閣督脩類書以故甚博洽而嘉靖中人物典章口道最辨晚年去東閣魏公亦家居貧無以爲家圖邇于草廬稍週之時受甚德于然于固深愁無[illegible]於君也嗚呼使時受在漢晉間當以相門客受知有至作孟郊詩而卒老於困窮耶然君善隸廣交游[illegible]亦自不朽自非是何至以遺像致海內名士翰墨邇而其子猶得捧持游諸公貂哉

李母孫孺人像贊

李氏占籍南浦与同年李子敬族也癸酉鄉舉始因子敬知李氏逾二十年厥後浸茂衣冠彬彬盛矣及展孫孺人像始知李氏之繁且昌有自非偶然也其季子鑾卿承卿乞贊遂識之

贊曰端重豊厚維坤之德孺人有焉其儀不忒宜家大吉施于孫子其像儼然其人不亡於呼匪有關雎曷贊麟趾

玄潭重建真君閣及脩羅文恭雪浪閣紀事既[illegible]

章水發自庾嶺由贛而下滙於吉水其深杳淵澂而岸山崎絕秀立者爲玄潭故有崇元觀實吉州奇勝地也旌陽許君伐蛟除民害明德遠矣制御之術乃肇於斯潭寂險處有蛟潛入江底徑通鄱湖蛟蜃往來陰幽莫測許君鑄金釜覆其二竅而又劈石試劍卓符鎮山蛟始絕其陰道又不敢越符而南妖態時露腥風莫掩然後化犀斷足入湘臧首而江右底定復造鐵樹填豫章留劍崇元觀填吉州士人思君之德揆厥攸元肖像祀焉後呂仙經遊題其壁曰褰裳攬步尋真宿清景一宵陰不足月在寒潭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好事者建清景樓志呂僊之跡有宋寶謨閣學士楊文節公題其閣曰雪浪本朝大學士解公手書崇元觀尚新然尚以爲神仙之與非理學之區也至石蓮羅先生聚同好延友生精性命之微研天人之蘊重建雪浪閣而山與水增勝於傳先生乘興必往或登高作賦或結坐澄思道風遠播良朋咸萃若安城鄒文莊公[illegible]泉三吾伯仲豐江聶貞

褒公及廬陵泰和諸名士歲一再至會必百數十人徜徉浹旬酬暢乃罷而毘陵唐太史會稽錢緒山王龍溪虔州何善士黃洛村諸老或五年十年必一再至焉至則辨詰商證不遺餘力凡所疑難未剖必取決於先生而洞天之勝遂爲聖域先生卒門弟子祠木主於閣歲爲春秋次丁會弦歌之聲不絕也夫地脉發於陰則爲怪爲鬼發於陽則爲賢爲聖往者江簌潛通眞氣下漏山川精靈結爲異物自許君剛以金釜然後陽氣昭朗人才勃興文章忠義理學名世之士相望於時故誅蛟殺蟒者一時之利而發地脉昌文運固萬世之功也故課功於旌陽江西之神禹也論學於石蓮吉州之鄒魯也且旌陽淨明忠孝大是儒風石蓮清通秀朗絕類仙骨兩公意氣旦暮千古流風顯蹟並詣玄淆賓劒靈篆同符神禹言泉韻響直接泗濱仙儒齊彰勲德競爽百世並祀非偶然已雪浪閣建自嘉靖癸卯今七十餘年漸敗於風雨眞君殿閣益腐敗頹圮行者心惻吾吉同志議欲脩復於文恭閣議葺於旌陽閣議革其隙地議捌計費近千而力不逮天佑斯文會直指陳公按吉選校石蓮全集入梓復發鍰助脩祠宇而守道鄢公注意已久向移文於贛州會費屬吉水者歲分其半資玄潭會又捐金佐閣工二公德甚厚意甚殷也夫崇獎先喆廣勵風教凡名賢鉅公莅我土者諒有同心至於報功揚德彰前美開後盛則桑梓賢者任也並發弘願共臻勝事將使巍閣雙峙畫棟隆起吞匡廬之秀色分滕王之麗景金相玉潤翹首文軒埜會川沖俯矚雕欄俾研道講德之士挾策遠遊之客瞻旌陽而思禹稷禮石蓮而景周孔發其先憂後樂之志達此濟世安民之仁豈非寓內一大快而功德鴻巨天人共慶之矣

初修螺陂橋題疏

篤矣夫仁人之用心也其憂鬱憤惋蒿目而思拯者爲害天下也非必身有其害也其劬勞胼胝焦心而思營者爲利天下也非必身有其利也夫洪水懷襄豈遂無鯀崇伯子哉及孫厥成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功有平成之利而不與也然決江疏河漉沈澹菑狎魍魎殺龍蛇披塗泥而櫛風雨以爲萬姓請命於皇天當斯之時豈惟禹哉凡厥從事左右奔走之吏疏鑿浮沉之夫皆有禹之心焉故天降瑞地效靈鬼神獻奇八年之後四海謐如也由玆以譚宇宙利害之大無如水矣虞夏而降世享四載之利而無方千里之害廣川大澤江河洋海意所欲往以方舟航之刻期而至獨山澤之數谿谷之間湍瀨激衝壍淵從橫舟楫不能施而橋梁司其權若大深滿絶嶮峭崖淵潭竄雨暴漲波濤胷沸深不容厲淺不容揭雲山慕藹狐狸夜嘷羈客寒心慈母倚閭斯時也朝涉視脛痛殷紂之暴大溱洧假乘訊鄭僑之惠小是無之以爲天下害至明也及五丁驅石長虹架空冠蓋絡繹往來西東朝出暮返志氣楊楊車不稅駕徒不褰裳鳥啼天津鶴歸華表風咏竹歌餘音嫋嫋斯時也元房納履受陰符于黃石相如題橋賦凌雲于漢武是有之以爲天下利至明也由斯觀之津梁德比于禹功雖不必博能濟而已吉水之螺陂溪流發山下直折而自沙介于彭蠡邑之通衢在焉其東瀆支江入豐樂達于汀漳其西徑分宜走長沙至于夜郎一日而越者千人廣不越數丈漲不盈十尺然其阻險爲行者病久矣夫人心之思梁之也石蓮洞僧號智巷者靈泉師高弟弟子一旦以造石橋請于鄉先生衆心翕然不謀自附且謂前七里有龍塘後二里有焦原郎思并工成之鄉祭酒葛龍洲先生主其事邑中多仁人君子喜施濟而智巷僧誓以身命布施願世爲伴予竊計此橋亦千載一時也夫利于人不必在其身況身與人而兼利乎中人之産一朝宴享費數千錢不以爲吝況功澤在千萬人及千百年之後乎傳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倘徼天之佑以衆君子之仁同心之助橋成請籍好施者姓名大第刻諸石

名曰爲之徒也夫何懟

海蓬緣簿題疏

有僧披衲戴笠立寺門七日夜不去屬繁劇出大適之不加詰何而僧愈恭及稍閒使人問之則曰島僧也名海蓬汗漫數載將返乎海上糊口之餘欲乞衆生養食餘粒飯海上僧則願丐峯官一言爲僧前矛予憮然曰秦庭七日尚足全楚何愛予主人吝卿而不佐僧弥願宵聞之學人與念塵勞先起如來按指海印發光僧行乞於四方能使塵勞勿起不吝一指兒顛海印已發光僧見耶未見耶昔海雲比丘住海門國常以大海爲其境界起諸思惟生希有想忽有大蓮華出現世無能比不可思議彼蓮華上有一如來結加趺坐爲演說普眼法門開示一切如來境界顯發一切菩薩諸行照了一切衆生心行根器悉令開悟聞此法門受持讀誦憶念觀察假使有人以大海墨須彌筆書寫於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又觀自在菩薩住補怛洛迦山成就大悲行解脫門常在一切如來所攝取衆生或以音聲或以威儀

或為說法或現神變或為化現同類之形令其心意
而成熟之願常救護一切衆生離諸恐怖又願衆生
若欲念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怖畏
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轉然海雲比
丘此普眼法門外於諸菩薩法門尚不能知觀自在
菩薩亦云我唯得此菩薩大悲行門如諸摩訶薩普
賢一切行願尚不能說彼功德今大衆現住海門其
觀世音道場即洛迦也亦常以大海為境界紀諸思
惟不曾見蓮華出現如來坐其上為說普眼法門不
今雖常念觀世音名號亦曾聞其音嚴睹其威儀於
同類中能識別是行深般若波羅密者不夫大海之
不可思議如故也彼山巖谷之中泉流縈暎封林蓊
鬱香草柔軟右旋布地如笞也菩薩坐金剛寶石諸
菩薩恭敬圍繞宣說大慈悲法攝受一切衆生將將
現前儼然未歇如昨也蓬乎蓬乎其歸而與諸大衆
拈動此法門若能入海雲普眼得自在解脫即持嚴
前一莖草充諸齋供功德與佛菩薩齊等若於此不
闢不見不悟不參即化米如須彌山滿四大海飯二

于大千世界諸僧祇在業障不名功德嘻咄海印発
已發光了也

重修螺陂橋題疏

夫闢梁見於來井利涉天開道路達於夏官卯仁聖制荅川原險阻非道不通而舟楫舲槎非梁斯大願創建非一人之力因緣需衆願以成故論功德則首布施唱風嚴必先尊貴然則利不及物即富如石崇不足美也事不師古即惠如鄭相不足多也是故王人稽司險之工君子尚利濟之義若夫曾襄會溴楚屈營溠用猳浮江巨靈顯黿鼉之瑞東明擊水長弓感魚鱉之祥法象牽牛秦人援天河而後霸業書傳黃石漢臣圮泗水而作帝師凌雲始自昇仙相如壯志伐較表乎克己周處高標或畫英嚴或騰茂實固多借茲架漢跨彼舒虹若夫抱柱踐盟擲巾解難尤爲細僻未足傳聞總見橋之時義大矣哉方夫功稱造化木道乃行及其巧奪神明石工斯顯蒲州之神妙雄鎮三河詩人播君玉蒼龍之頌泉州之延袤橫鎖八閩詞客傳校金報錯之奇自是而後希來譽者比肩摹前修者接踵暨乎吾土何讓當仁螺陂江者吉水之通衢也近連汀撫遠達燕雲城市往來士民絡繹肩負者有褰裳之苦乘載者多濡軌之憂若夫灘高水激春漲夏霖雷電作而龍游蛟唇出而岸崩夕陽既沒新月無光雨溟溟兮狐嗥風颼颼兮馬嘶行人迷於鬼火旅客聆夫鷄聲沾縕既寒宿春不備心煩意亂室遠夜長或期會不得趨或急難不能赴老幼有倚閭之望僮人有欹枕之悲當斯時也莫不讃仰天人稱諦名號思驅鞭血之石架前津於須臾興來飛雲之梯到彼岸於漏刻臨流觸目盤夫爲之動心況乎仁者又惡能已宿川禪師法名海清者宿植功因弘開本願踐初盟於檀越問貞石於山靈偶遇老翁相傳故鑿盤根玉蟒幹地鎔通度廣計長兼尋逾尺加之似紫銅應響望之如頳玉騰輝開疏鍵斲者百人磊疊推移者千丈業已卜辰於季夏敬先賻緣於仲春匯徒博集貲財求現宰官現居士捨金錢者捨絲粟者應以多寶布施如恆河沙等更欲廣收願力冀善男子善女人發歡喜心發慈悲心同結菩提因果比須彌山高猗歟休哉夫善報匪虛河清難俟肥茸自奉徒饜一飽之求膏腴廣營誰保百年

之計園池亭榭耳目之觀易窮寺院浮圖道佛之[illegible]
何補孰若發心一念普濟萬人電拖霓流山川因而[illegible]
增色雲構虎踞造化藉以成功賢哲之風流尚可[illegible]
武於後霸王之勝事不得專美於前自利利他古德
所讚欲仁仁至先聖所稱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
人勿謂有喜則多貴多富多壽多男之慶永錫無疆之
不佞家徒四壁學謝三餘惟道在度人焉敢以身命
自愛有言剛濟世奚必於文藻求工爰揮一札用[illegible]
十方

龍雲寺募緣疏

名山法侶雲集西北稱五臺東南稱匡廬其中爲少
林鼎足而立世無能比者而匡廬西障湘漢東挹彭
蠡北顧長江南繞五嶺尤名山中之大雄也自慧遠
闢教于東林張無盡通宗于兜率其相大主盟無類
數十家捧喝交參龍象蹴踏比之他方此爲崇最光
禪師者習定數十年趺不及麓棠巳闢金竹坪作大
佛事一日顧五老峯勃然而起遂潛踪覓龍雲寺舊
址得龍佑禪師故洞結趺洞中七日不食無能知者
及徒衆訪求至洞羅拜迎歸師投錫於地曰吾不復
返金竹坪矣因結茅其下居從者獨坐小洞飯不充
腹宿不及席又三年於此矣壬寅之冬吉水羅生有
事於九疊屏之麓師聞而過予因延之邸舍忽其徒
一二人從他所來館人語之汝師在此其徒大罵是
何妄人盜我師姓名誑諸方賢聖我師素足跡不履
人間地羅生曰來者非妄汝若不識汝師即是妄及
相見乃拜曰吾師也吾師也因語其徒曰汝信汝師
定吾定信汝師遂捨所造青芙蓉庵於洞前隙地員

虞遊相稱方友周希顏爲之相度故基將崇建梵宮置禪堂接引四方佛子嘻亦奇矣夫五峯萃爽三泉降異文殊顯迹於塔彩玉僧潛栖於靈溪其中非至人不能居經云齊一菩薩辟支佛不如齊一無心道人予以爲修天下名山不如修一五老峯四方君子有能發心同修龍雲寺者於此兩得之矣

廬山黃巖寺募緣置飯僧田疏

予常過彭蠡仰視廬山岩壑雄奇蒼秀嘆爲希有及庚寅奉使荆王事竣從潯陽陟天池寺宿文殊臺明旦焚香禮法王已寺僧出華嚴經丞目諷誦盡日而畢僧亦嘆爲奇亡何罷歸文水西幾二十年不登廬山心未嘗忘也有僧如乾號佛嶺年方壯謁予於金牛寺願居東林刺指血書寫華嚴經予壯其志竊恐難竟越數年功課已完復習靜黃巖而以其出定之日復丞紫嶺謁予曰僧仗佛力所作俱如願惟黃巖

爲廬山勝地僧欲常住於斯妄意欲募緣買飯僧田數十畝先生倘有意成就僧願得一言佐僧行腳幸而僧願不虛指僧不敢忘如來力又敢忘先生大德惟財泉羅生欣然而嘆曰予嘗慕廬山奇勝[illegible]乾既住東林又住黃巖予讀華嚴一日畢如乾刺血寫華嚴三年成師之願力比予篤矣夫廬山無弗勝而黃巖泉石爲最住廬山僧無弗勝而如乾精進爲最作佛事無弗勝而買田飯僧垂久遠爲最以最精進之僧住最泉石之境建最久遠之功德諸佛菩薩無不

釋覺護法諸神無不呵助此必有傾貲倒橐應僧之求者予一言何足爲僧前茅願贊嘆功德法所不廢輙爲題之以勸仁者

圓通庵建萬年燈疏

庵居市之西旣東南帯文江北望吉隆峯玄潭[illegible]諸勝西依午岡峯然又當吉水孔道故士大夫過[illegible]必至庵禮空王士宦商賈湊泊於江上者必問圓[illegible]過之過圓通庵則訪印宗禪師市之勝以庵庵之[illegible]以印宗禪師地與人相得耳故市居則離喧山居則近人亦佳地也庵因有燈會皆市人鄉俊秀集爲之故或舉或已或生或滅不可以爲常近日各寺觀[illegible]計[illegible]買田作長年燈頗有效印宗亦思彷爲之故[illegible]出以至今日其心心相印名曰傳燈傳燈者即所謂莊氏火傳也火傳不止而有燈會智者明心衆生緣相因心設相逢人之適幾緣相見心參學之便門相有興廢則見有生滅見以相興則見由心悟其心欲其常生故相欲其常存苟欲存相以攝心寧愛一時之費毋建萬年之燈乎檀越宜從此共心沙門由此以堅志安知圓通庵之不爲選佛場也

修金沙寺題疏

金沙寺者故嚴眞遺址也嚴眞爲文水之東名刹創建自唐今千有餘年矣　國朝解大学士二周太史及諸碩卿皆讀書其中名爲蘭若寔儒匿也歲久寺廢殿堂僧舍一槩烏有癸丙周生正淑家於寺爲近頓發菩提心延名僧新之往有赤脚僧者見余園通巷稽首曰比丘願募化齋十方衆僧檀越但題其簿滿十萬人自設食作供比丘手不持一粒也願宰官首作檀波羅蜜成就我願廣結善緣可乎不佞曰善遂題其簿竟滿赤脚僧願而赤脚亦以此知名周生物色住金沙赤脚不敢當曰我師廬山長老惠乾也欲重興嚴眞非我師不可惠乾亦忻然自任乃同周生過我改題曰金沙寺惠乾爲廬山老宿習禪門矩度持律甚精能馴蛇虎常近人不爲害久之人漸向金沙矣居士何粤東徐生投寺徐生者名家子也爵一級嘗攜其侄與家載貨物過選過潮東爲賊所掠貨及家室俱亡徐生跳去落髮海會寺以其侄爲虜矣久之邂逅遇其侄相見甚驩遂同入金沙其侄禮惠乾爲師落髮受戒更名本自寺得此數衆稱大王而刑之氣益發舒而數人者遂發心大刱佛殿建堂翻經習功課二如遠公故事周生益大喜介二三調和題其募緣疏羅予曰善世間法一切惟心造苟眞衆心佛殿可作何況佛刹金沙左玄潭右白峯[illegible]溪果山之勝雖蹔替必勃興周生爲檀越得乾公住持門下有赤脚善奔走二徐發心入歡喜地地靈與人傑兩相印合就雖愛此糞宗倉儲剩物而不成就此一大事因緣耶與我此會出世今發心已發心將發心者普禰十方檀信衆福德及所齋僧衆者一切入我道場證無上正等正覺此非予言也三世諸佛所俱如是

南門觀音閣砌江提募緣疏

比丘如圓推爲部區僧也然能脩忍辱行每見人輒五體投地叩頭數十不止口中胡盧稱贊祝頌祿祿不絶敝衣袖中常籠將果不問貴賤即出以獻致令人初厭之并惡之人雖厭且惡彼方叩頭贊頌未已久之人亦解頤爹從其所願欲豐歛酬之以故一推爲亡頼僧能建功果過於城中諸庵寺皆其身口意業專精畢苦所致且得人錢谷布帛盡以脩建不作私費邑中賢豪皆諒其無他腸而忻樂喜捨之矣今佛閣客館巍峩傑出于文江天王閣矣閣下砌一井泉茸列巽別泉然臨江岸將圮井塌則閣必墜閣墜而城必危如圓曉慕禮佛叩諸貴人欲有事於此而以緣簿視不佞不佞亦受其叩頭贊頌瓜果之獻甚頻繁而又甚知其錢穀布帛不爲已費輒命翰林子墨二鄉佐其功德夫脩士持念貴精脩行貴一以如員推鄙所持念不過創建梁砌之業所持行不過叩頭贊頌獻餉之禮然終能感動人至消其厭惡化爲喜施又況莪菩提心持菩提行苟精且一何不至耶

新祠上梁文

漢水源清翼軫分而斗牛並煥吉州派衍江山峙而俎豆重新玉露金風盼蜚鴻於遠舉丹楓紫桂聽鳴木以喬遷德星聚而光映三台瑞靄凝而雲成五色惟祖宗有馮有翼廣垂啟後之仁故子孫肯構肯堂不忘率祖之義八方合慶九族同懽恭惟始祖宋吉州推官時濟公㦛蔵元佑佐郡廬陵遺愛及民腊召棠而勿剪救仁安土占桐社以興思遂歷三朝將垂萬禩三世祖宋給事郎特守秘書丞三德公妙齡騰藻高第馳英曳綬星河循比魯恭之[illegible]擢校書秘閣清似天祿之燃藜學擬獲麟依絳帷而入室屏因中雀假白珽以拓基五世祖宋左朝散大夫賜緋魚知武岡軍不欺公蓬頭學舍辛勤讀乃公之書徒步賢關扶翁登進士之第却錢二十萬介凛秋霜艱覓數百人澤如時雨罷輓漕之費蕩浦所以興歌禁溺女之風虔南至今攸賴奏成食貨張龍圖之薦牘無求書達海濱胡忠簡之交情乃見再遷楓麓遂柘山原如我三公同開茅土其餘列祖並聚箕裘登賢書而

載公車不絕長安之路賦凌雲而受知遇常充天子之庭席珍應聘者北肴明經入仕者接武或富詩書而不求聞達每修孝弟而惟務桑麻結志蘚蘿高北商山之四皓棲真泉石長揖漢室之三公隱顯不齊中和一致若夫策勳洪武弘文學士之智勇兼收破虜居庸御史大夫之忠功並著大宰用知作記幟立先儒廷訐正德建言膽摧閹豎金牛采蕨文毅之風節何遜首陽遊濶閑關文恭之淵源直探洙泗是皆才堪命世道足淑人匪稚代之足誇雖多方其誰並

惟先世積有德而並國祚漢同流惟本派別秀川而爲宗郢歌難和五百年必有名世悵乏通才數千載幸傳遺經叨承末學致君無術陪仗馬之妄鳴忝爾多情顧狙羊之孔碩祠弘而廠良思創造之艱地濕而偏慮非久遠之計僉謀家衆卜地栗陽龜負鸞呈佳氣鍾而蒸鬱龍驤虎躍體勢敞以蜿蜒九派成溪赤鱗躍而思化萬松爲嶂丹羽棲而鳴韶瞻五老於斗墟宿欽禹蹟揖九嶷於天外親見重華神告靈蹤人稱勝地羣才並舉小宗合爲大宗百堵斯興舊制

更成新制祖有功而宗有德百世如生敬所尊而愛所親萬年無斁嚮明而定首趾左右之曾玄如雲擇吉以升棟梁前後之㠯呼動地溶綠與明霞並翅爽薦高秋黃英將丹蕋齊芳香增盛氣自壽州創祠而後茲用三遷從宜城占籍至今堪稱百順敬摛士藻爰代工歌

梁之東大華仁山色暎空蔭得諸孫文且武閫彤麟閣是元功梁之西郢中一派接螺溪傳巖早爰手看築金臺宰相堤梁之南瓊對森森照玉潭從此文章燦星斗山光水色綠於藍梁之北鵬鵠脊黛連雲黑岡蟠鍾鼎饗宗祊地產賢良佐京國梁之上天人之境虛無障先靈得駕朝玉京五色雲車光蕩漾梁之下明德馨香薦樽爵禮樂斌斌則古先衣冠濟濟崇王化伏願上梁之後陰陽會合祖考歆寧天道轉乎人心元氣回於地脈玉燭調而光摧貫日金爐圍而香動干雲鍾鼓時鳴賢才輩出虎文蔚豹文蔚共成華道之光金鉉剛玉鉉柔於鼎鼐亨之象本支百世君子萬年

小居紫原上梁文

伏以鼎基地闢三溪貫斗牛之墟太運天開四海聚
賢良之會高秋薦爽景緯效靈恭惟新基主人閤下
先朝舊德當代名家江漢爲宗一仕而卜居吉郡文
昌肇跡再遷而衍慶山原六百年之甲第相承數千
指之雲仍益茂經書啟於祖考仁厚傳自高曾間氣
攸鍾嶽神斯降山庭淵角表儀卓冠人倫玉質金相
德望久推名世星華節使建泰楚之淡王靑瑣議臣
護國家之儲貳十日四封朝端仰汲黯之直兩句三
黜士類慕柳惠之風辭魏闕而去江湖精神動乎星
象耕有莘而樂堯舜道義見於羹墻鵬翮扶搖來與
人之紫氣龍門茹納務後進以靑雲華萼相輝情諧
孝友鳳麟疊見志合風雲桂子方開蘭孫正茁享天
倫之樂事爲聖世之逸民移廊廟之先憂啇宗祊之
遠慮斯干秩秩曾爲旋馬之宮江水蕩蕩速値産蛙
之寵爰占玆土乃定方中買隣近忠節之鄕測景得
坎離之正轉數年之成業人與力而天與時建百代
之鴻基水增深而山增峻顧一身係國脉之安危致
九重感天心之仁愛經營方剏未許卧安石于東山
綸綍遽頒將欲還賈生于前席羣賢茅拔多士彙征
適値泰初因題堂額標梁協吉將見二儀交而萬物
通鹽梅霖雨之得時甲第告成自是三陽進而九重
闢裁成輔相之有道人心與天心俱泰家運與國運
同春雲潤星輝(?)長天之一色渚淸沙白見大地之
無瑕菊有黃華且進陶潜之酒堂開綠野須彰裴度
之勛好事風傳歡敲雷動及虹高舉六偉齊歌
梁之東人有先朝六一公母氏源流仍晝荻節義交
輝與(?)同梁之西文節忠襄共一溪題名誰識殿中
柱古木還陰楊氏碑梁之南三台高出五雲含但看
儀鳳揚朝彩會見神龍起暮潭梁之北常依斗象瞻京
國浄海誰能銅柱標驅胡孰與蒸然勒梁之上銀河
萬里秋空壯龍光直射斗牛邊天德正臨子午向梁
之下躋躋蹌蹌俱大雅一經傳后比韋賢百歲同盟
如洛社伏願上梁之後令德日新與才輩出出三溪
之旄專事詩書登太初之堂惟聞忠孝二難方駕于
白首六子齊步于靑雲作聖作賢正其誼不謀其利

爲相爲將先於國而後於家和氣充閭世傳螽斯麟
趾陰功及物人頌天保南山輪帛弓旌終來求舊之
詔元魁宰輔推簡貢父之英弘閣漸開于門蓋大中
書二十四考並開汾陽千世八百餘年同符鄭紫緺
熙敬止悠久無疆

送楊如石上梁文

粤惟世德重熙公侯必復其始精忠大節雲仍貴顯
其初高桂華結子之時正燕翼貽謀之候經綸甫定
棟宇鼎新恭惟新居主人溫恭天植孝友性生族本
繁昌非于雲之無他蜀道弘宗範似伯起之在關西
且自虞部開基五百年類產名世忠節繼美二三里
並振家聲派衍同江人稱學海傳道脉于東魯蔚賢
科于北畿淵浙擁皐兩地傳西河之教藍山捱築輿
人播單父之仁事在見幾心存知止方瞻淇澳而考
槃澗用歌伐木以咏螽斯顧先世之廬宜更晏宅念
始基之地曾贖魏居爰命梓材遂攄心畫先家廟而
後庖庫左星岡而右鹿峯不改山川據忠襄之故里
量移基趾望太傅之舊鄉合族聯姻伴東都之邸館
嘉賓食客連北里之歌鍾德必有鄰闢徑新開黃菊
娶非爲養燕樓蚕夢芳蘭撫此良辰虹梁既架對茲
盛事彩詠斯揚
梁之東朝陽鳴鳳集梧桐楊侯不盡憂民志夢得仙
人賜玉童梁之西武功山色與天齊主人高照青霓

外萬里秋江落日低梁之南藍山令尹罷朝黍秫得
尤疑紫芝之茹何妨多壽又多男梁之北平林漠漠烟
如織回首中原無限情登樓對酒遥相憶梁之上壯
懷氣激金風壯陶潛已賦歸去來謝安未荅蒼生望
梁之下德馨如與芝蘭化一年難借寇公車千里常
命移生駕伏願上梁之後地鍾靈秀宅蒨光華星降
精英降神賢良代有文作相武作將功業册與[illegible]
千年子孫百世

重建眞君閣上梁文　　　　　　　　　　[illegible]

伏以參衡廬而干丹霄劒山嶽立滙章貢而漾銀[illegible]
玄水淵渟三千界巳出眞人五百年必生名世[illegible]
蒐爽勳德齊新恭惟　旌陽許眞君丹元眞契仙[illegible]
風成受劍術於吳仙拜天書於諶母傳淨明忠孝[illegible]
巳貂象帝之先除吳楚龍蛇功不在神禹之下天誅
造自淵水玄工實始吉陽卓符鎮山上游之門隱拊
甞石試劍腥風之膽遂寒鑄金鐵以閟幽宮竟梳妖
蜃留千將而貯道院大建奇勳且使靈氣上烝閒我
[illegible]光選漸致大文[illegible]座挺先聖之宗傳友遠文恭
倡明理學甞石蓮而為洞靜啟玄關創雪浪以來仁
旁招同志先生既逝後學咸宗擬釋奠遥於文丁丹
講堂盟以先甲益增洞天之勝允係正覺之場歲月
既深正當鼎革眞儒不泯再造乾坤直指按吉而式
廬撫臺栴倴以倡義部守佐鍰金百二部巡廉夏木
千章郭司馬題疏類相如傳檄巴蜀溫明府為政偏
西伯經始靈臺匠石子來精紳風動竊謂文恭建閣
[illegible]屬旌陽今既以雪浪為文恭之祠則當為石蓮[illegible]

旌陽之閣况故宅既抜似軒轅之遊帝鄉倚仙蹤同
經猶漢高之樂豐沛盡除舊址特建新宮重開麥雲
去天尺五層樓迴目臨水千尋玉座當陽敢南面王
君宇文昌在上接北斗之靈光潭月松風一宵清景
如昨符山劍石千秋鴻烈逾新畫棟雕甍分滕王之
麗景竹宮桂殿擬仙府之化城凡挾策遠遊之夫講
德會文之士瞻旌陽而思禹稷擴我濟世安民之仁
禮石蓮而慕伊周羨其先憂後樂之志益將啟四方
之後學奚獨稱一快於當年雲構既成虹梁斯舉爾
兹芳醴侑以清商
梁之東瀛海三山在服中却咲當年驅石者眞人吐
氣已成虹梁之西丹井仙茅路不迷最是洞林通地
脉岡巒全是上天梯梁之南高秋遠岫欝如藍舜陵
氣色猶堪望禹篆精靈未可探梁之北仙閣凌虛倚
宸極三台今覩泰階平五雲常繞微垣側伏願上梁
之後羣材輻輳衆美駢臻地獻其靈天錫之瑞潤毛
溪藻盡生瑤草瓊花埜會川中並產祥麟威鳳名偹
𠀋世常依日月之光仙侶尋眞不斷關河之氣道邇

臻國運願星海重潤重輝太平有象仙風助皇風化
宗社千年千世曆數無疆

曾官保請郵典呈稿
沖襟偉度博識宏猷學自家傳父子兄弟足法身由
心印出入起居必莊蔡比部改儀司已知名於郎署
歷銓曹掌文選遂甄別乎人倫啟事山濤洎清望而
起草邦金楊震因故人以嚴操首輔徐文貞思簡拔
名流而轉移有術冢卿楊襄毅欲剖剔言路而堅忍
不阿抗疏論功文成之爵斯續正言衛道鄒魯之風
未衰公轄斗牆寺卿鴻漸憸壬方肆豈爲白玉之涸
權勢既徂旋慰蒼生之望始終一德精白乃心京縣
遴供栽而長安載頌酷吏之誅綫而廷尉稱平胥三
司空爰掌邦土 詔督方中之役益昭圓朗之才軍
民匠夫人如指掌土木磚石事皆留神因大工以賑
大饑散流民數千百輩運心計以經 國計省金錢
五十萬緡停樂器之修而貂璫寢蠹格橋稅之乞而
戚畹懲貪苟有利於民雖賞軍賞夷事關國務尤欲
汰其羸以見荒年之當恤儻非急於國即織造燒造
有係內供亦必制其過以彰 主德之無斁議河淮
則權衡審而 祖陵與漕渠並奠繕城關則調度精
而太和與天險交修深議廟廊屢摩都俞之韶明恭
功今羣守蕭一之規溫論頻繁懋勞臣之體國乞休
拜四 賜乘傳以歸田顧南洲之卧方高而東山之
望逾重還文昌之左轄起太宰於留京晚節彌堅鞠
躬匪懈任勞任怨弊吏允快乎輿情攝禮攝兵盡瘁
無分於庖代紀綱繫於國老法度表乎儒紳知幾引
年朝野慕勇退之節未任留侍寮貳建餘清之亭念
不忘乎春公雖家居必憂國事志惟在乎敎化匪口
說寔見躬行會玄諸會同志鄉黨雍睦必崗置先祠
置義贍宗族無人弗親好士吐握尤勤立心孝友篤
切主盟洛社計魯恭遺殿獨存叱馭帝鄉索漢庭歲
星已逝且卧病連旬而衣冠不廢即委頓已甚而壇
宇猶嚴感隕星析對之祥同易簀結纓之正切照故
太保曾同亨通籍四十九年著德匪二歷官二十三
任操行不渝愛焉能忠惟謇謇大節和而有執常
存翼翼小心有謀王斷國之才而經術文雅潤色何
慚於東里無拂世絶俗之行而飲食服御儉素真此
於晏嬰公爾忘私休休大臣之度言必顧行諤諤君

于之風大抵資因學融才由誠達以故嚴色泯而
良遇合廉隅化而士夫歸心名著三朝功昭一代
賜玉賜服賜夫真歸來猶被曠蕩之恩而　子贈
謚予祭塋身後宜蒙優卹之典理合呈乞申詳以遵
題請匪徒名德不朽泉壤增輝抑亦風教所關典刑
如在

壬午爲劉允陽酹魁文

伏以宇水鍾靈盛人文于地域魁星炳耀萃吉士于
天庭惟神微垣奠位斗極儲精文昌戴而獨朗参首
杭以長明履泰階而三台麗在璇璣而七政平建異
衛杓雖薄海覩明明之德光先斗牛惟吉州鍾濟濟
之英星聚奎而六一開宋彗出昴而縉紳啟明節義
忠文比鱗往昔魁元宰輔接踵方今歷稽午未之榜
捷尤盛壬癸之哀征鄉試十二人而聯上第者九
文皇帝有二宋之賞龍江六七里而魁大庭者三商
文家有一賜之稱惟光耀玉堂此地冠文章錦繡故
英賢應會斯文符龍虎龜麟茲值昌期四遘是宜文
運重興共職叨花縣時切桂餘謬執鞭驥路薄載酒
鴻達願令可與文不可爲文章之司命惟靈能造士
衛能占士籍于帝居燦燦四星光芒顯射乎玄黓巍
巍三試魁名高並乎衡樞鱗角鳳毛騰耀而應鑑湖
之識隋珠卞玉磊塊而出南浦之墟俾戊子己丑之
芳塵即今可續而壬午癸未之盛事視昔不殊則大
魁之儼然賢官者可以春秋耀吾寵赫而茲士之藏

然廝廊者豈不朝夕思此皐蕿也耶

禱東羅紵絲潭龍神文

惟龍之潜居茲潭與潭之淵停噴薄茲土也未有顯名于世夫龍惟奉時令布雲雨潤物澤民爲職耳名之顯不顯于龍何恨願名不顯則靈不彰而下民之奔走有司之禱祠神巫之歌舞遺東羅而不之亦有識者之所不滿也今歲春夏之間寒雨傷苗五月初旬播植方終晴霽十日禾稼政縈一雨之後其霖頓絕且米價大湧小民多仰救濟無力而泉源漸涸流布不周乾田之稻已盡稿焱有源之地僅存十三夫民以食爲命食以稻爲本假令僅存之稻稿而不熟則民食何頼民生無聊孑遺之怨豈獨在閭閻里皇皇然惟填滿壑是憂戾夫爲之流涕况乎上仁又烏能已玆不自量淺薄妄爲衆生請命皇天禱祈崇仙覩之北山而有事于茲潭也書曰大旱汝作霖雨此府而深冈幽冷之宮不自振奮以解赤土之難亦無爲貴龍矣龍誠有知聽紘之禱行帝之令合元氣乘雲霧杖雷霆而大敷施雨澤以活我生民則功德存乎桑梓名績書于天府山水載于志乘九邑之人雖

呼祝誦與瀟瀧都湖並垂無窮此亦龍之利也紘今與龍約此時惠降靈源還至法壇從東羅至崇仙四十里而近陰雲隨行祭壇之際霖雨驟降自未至酉三時不住瀟洄洋溢溪澗充滿時維龍之功若過期不雨即爾哉跳促無當我祇毀壇什旛散神逐巫以明玆潭之非有龍與龍之無靈惟神財之玆以生香茶酒楮幣沈放潭水充龍供養惟神忻受

祈雨文

兩旬風日千里旱荒憐禾稼之未成懼泉源之將竭車戽無地枯槁可哀自顧人心非古上于天地之和良由風俗未醇自招雲漢之戾況紘八年去國兩地遐基勞心土木之功疎志聖賢之學二三其德千萬厥愆自私自利仁義未沾于閭里民饑民溺罪過實鈍于冠裳獲天則禦端自人論人則咎源由我如斯尤愆敢動怨尤但念社姓恐瘝土風痡嗇以耕商爲業惟勤苦是耳且近時富者漸貧貧者愈困即豈稔歲難糊口若饑饉何所聊生情實足矜罪有可原如我闕遺自當生受惟上蒼無絕人之理俾下臣開悔悟之門神明感通起潛龍而驅旱魃雷雨作解化沴氣而爲甘霖垂金霧于九重瀉銀河之千里郊原增色枯槁回春昔天慶大有之年幸土被甘生之德兆民永賴萬壽無疆

為鄒爾瞻祈嗣文

伏以天地好生錫福必先善類明神有禱感通宜施與情故尼丘開道學之宗眉山鍾文章之秀誠惟應事豈虛傳切念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鄒某希聖希賢有為有守居當文水仁山之會名在忠臣孝子之籍[illegible]當一登第而廷杖百杖性存骨鯁拜鉅宦[illegible]書上萬言當其偃蹇風波兩京之數往數來已何堪君臣之義想彼間關鳥道萬里之可生可死尤不勝子母之情然本官念不藏心志惟慕道身屢危而處之若泰名愈重而持之以冲有知人之鑑而不以先物有衆已之廉而不以方人設廣仁會而仁達幽冥辟京義倉而義高桑梓親有所篤則垢辱俱忘美若可成則嫌疑不避此其立心制行非減於古人而作善降祥宜蔭於後嗣者也紘等異姓骨肉情本相關同年弟兄愛真尨聯當彼占熊之候共申籲帝之忱伏願視遠聽卑[illegible]采蘋采藻注生司命祈上天之降嶽降星孕而必男利出否於麟趾隹而且壽允續業于鳳毛繼魯尼高蹤未敢遠望於碣石庶泰平異日或可方美于眉蘇則善類之報不孤而與情之望斯慰矣紘等無任激切翹企之至

寒食會

節近暮春時維寒食禁烟息爨豈惟弔介子於山中爨桂饌珠亦且困薪柰於旅邸當鄉里蕭條之狀正鬼神棲楚之時若夭若殤思乳哺之難得爲鰥爲獨哀祭祀之無依或山水已更或廟社既廢棲垣居者頹其宅依林木者亡其叢是以蕩爲妖風鬱爲厲氣感于人則生病觸于物則成災松以斃枯稼因蝗敗三農失豊穫之望四境少鬱葱之靈是用悲惇爰倩濟度命僧爲會建壇于祠誦金剛地藏之經宣彌陀觀音之號施禪悅之食飢渴並甦焚佛子之衣孤寒皆遇香烟散爲瑞藹燈燭耀其光明一酒一茶無非法喜諸經諸咒並是菩提伏願　如來主盟大開接引之路菩薩興願廣施拯救之仁哀衆生之無依念一乘之並載潤以甘露普生歡喜之心覆之慈雲同居吉祥之地厲氣變爲瑞氣妖風化作仁風人享平康物無災害田禾秀茂惠三農以豊年林木菁葱旺四維之佳氣種福生福幽感神而明感人以和兆和家興仁而國興讓明良遇合會雲蒸龍變弘德化于

無疆又開地通見日光星潤照太平千有象

廬山建精舍告土文

惟海內名山巨川稱匡廬彭蠡為陰陽之大會自昔賢聖卜居選勝棲眞悟道者未可指計而五老峯間靈溪連九叠屏為障獨受重淵蓄收湖東諸秀則匡廬之最奇最靈所鍾萃也顧為昔賢所遺而造化秘之以待來者大鉉自揣非精宿契神理天開眼耳頗睇日月之光地露瓊琭遂識闗河之氣寒盟已久奮志維新欲簡吉祥爰建梁柱將以修身將以會友將以詒子孫倘徼福靈與世與明德丕顯山川之蓄積冀斯世斯文之幸也豈不佞一人獨有神貺惟神慈鑒[illegible]久[illegible]歆

紫原文集卷之九

吉水羅大紘公廓父著

少保都御史羅公傳

少保都御史名通字學古吉水周橋人也曾祖仲淵元亂民多失業仲淵獨修行讀古書性倜儻好施明興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揚結客皆俠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槖中金恣聽叔取其半還復以所留悉分諸弟還閭嘗復致數千金又之洪武戊辰應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居江東門外守令知仲淵長者皆賓之市里爭訟未决求平於仲淵者盈門而仲淵益以俠自負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帝方與士大夫厲精吏治察民隱求直言覽仲淵所上書甚嘉之由是仲淵名傾京師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吏倡兩縣父老白其枉狀役父老悔懼各鳥鼠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耶私耶仲淵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仲淵與語曰縣官誠賢職事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亾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言如言兩縣官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臣故得公言之今府丞被私罪臣敢面謾臣與府丞俱族矣執中銜之因盜官錢藉其家不足償所盜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鬻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忘勢與仲淵交遊以老乞歸故里卒仲淵生子三人三錫敷錫永錫三錫能承父志以孝友著聞生子四人長通次遵次蓮次道通生有異質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書博士黃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間嘗過仲淵見通賁度異常謂仲淵曰此兒當是國器不獨亢羅氏宗也年二十舉永樂戊子應天鄉試第二壬辰會試出學士楊士奇之門登馬鐸榜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營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辦通建言免太

下徙流以下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
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後法司以爲例奏 璽書
按蜀特風裁時蜀王富貴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
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邀御史臺公宴使人收王
所僭卤簿蜀王氣沮諸臬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
有司若候聞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謹
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明日復來見俱曰無策通
曰易耳宜移文與王但謂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
中神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所建
祀老子者也通始至蜀中士大夫稍易通少年至是
始驚服於是壹用璽書治蜀蜀人震恐仲淵貽書戒
通曰文翁治蜀以寛武侯治蜀以嚴爾尚遠師二賢
寛猛相濟通受戒爲濟嚴事竣報 命永樂十九年
詔求直言通應詔言 上延游臣度有龍不可離淵
虎不可離穴之喻 上怒詰問通通引易文言雲龍
風虎以對 上意釋與六科官並謫邊州通出知交
趾清化州至南海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巳巳之難需
公大用交趾新附 明風俗言語不通中國通至簡
條教寛賦役省刑獄與清化更始州故有妖社能殺
人通討除之民大畏服逾二年上計對復還州中朝
士大夫皆有詩詞贈送少師楊士奇敍以文二十二
年交趾黎利叛宣德九年三月陳智方政兵敗於茶
籠諸郡震動 上命擇將往討大臣咸薦成山侯王
通通師無紀律既至交趾賊易之數挑戰士通聚醉
歸兵渡江遂大敗死者萬八千餘人參贊軍務尚書
陳洽死於軍王通身被數創奔入城中賊圍城急王
通懼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將下賊賊據城無少
長皆藏之檄至清化公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
受 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言遂棄城委賊
耶今城降者賊盡屠之與其委城就死孰若死守之
等死耳猶有令名況吾儕庠清化人六年清化人皆
信我可用城爲有一得全乎忠爲感動是時簡鍊城
中士卒可用者千人盡策設方畧晝夜擐甲登城督
兵防守七月癸巳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城堅不
可拔敗於城東南西門外囊土爲山一夕而成與城
埒將士皆危懼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力勝今詐爲

日出降賊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可破也衆從計是夜擇敢死士百人持火突開城南門鼓譟而出衆皆隨之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人賊敗盡焚其飛樓雲梯賊無所據勢益阻士民氣大振十二月庚申王通自交趾城特貽書令清化丁黎利通拒不納二年正月朔又安降將督都蔡福來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即斬汝矣福皇恐而退賊又遣土官參政梁汝笏齎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激厲忠忠曰忠死生惟君賊自是不敢復犯清化　朝廷聞王通敗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至又敗王通惶怖不知所爲十二月丁卯王通與內監山壽馬騏布政弋謙等以交趾全城并諸屬郡悉降黎利黎利送王通與官軍還通與打忠聞之亦懷印歸賊不敢迫是時交趾反中國士大夫盡沒惟諒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死之力戰全城惟羅通打忠二人道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表劉子輔何忠死節事三年王通等下詔獄籍其家蔡福伏誅褒贈安南死事文武諸臣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地

罰平一路邊儲　朝廷議竟棄交趾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汝敬通同鄉人洪武中弘文館學士羅輔仁使安南定陳氏輔仁即汝敬宗人宣德九年秋　上親巡邊通督餉千餘里未嘗乏絶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甘肅征阿台朶兒只伯至兀魯遇虜戰我師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徇衆軍勢復振大敗虜人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誥勅玉璽歸因論功忤驥被誣謫廣西梧州府北流縣谷山閘官九年調廣東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己巳通憶所受異人言又聞閹宦王振擅權寵玩兵北虜數寇邊豫策有變乃以河泊功次入京以何　帝北狩土木遇難而通適至京八月十七日土木報至十八日　皇太后詔　郕王監國侍郎于謙爲兵部尚書虜數擁　帝叩關京師急廷臣薦通機才智勇鬭方忠毅可任大事八月二十五日復通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荊關　令諭通近因虜寇犯邊邊關守備最急今特命爾通往居庸關鎮守官處協同守備凡彼一應操練

調度軍馬備禦方畧爾須與鎮守官長計如軍馬怠
瞭望隄禦守不嚴城壘毋缺不治盔甲兵矢不精百
夫長千夫長唆削士衆爾亦與鎮守官時巡督其不
逮爾被　朝廷選擇委用務自持廉秉公勤慎作率
軍吏以副任使故諭二十八日　令諭鎮守居庸關
內官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大同鎮守
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　至尊都出
朝見及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
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

須依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　社稷爲重爾
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
僞決不可聽虜詐誘慎之慎之故諭九月初二日
令諭內官潘成都指揮孫斌郎中羅通今特命都指
揮翁玫往代爾斌鎮守諭至爾斌所管事悉交付玫
掌管爾斌星馳回京聽用爾成及通須與翁玫同心
協謀鎮守關隘毋得自分彼此有事從長計議而行
不許偏私執拗致誤事機特諭爾等知之爾成仍提
督內使陳箇包劉安掌管神銃與居庸關及各關口

應用毋致遲誤故諭初五日　令諭都指揮楊俊茲
虜寇在邊其居庸關一帶隘口尤爲至緊今特命爾
楊俊賫諭前往彼處會同郎中羅通內官潘成都指
揮翁玫將爾所部并各邊回還聽候官軍盡數存留
在關分營列守務令聲勢相接有警互爲應援仍將
大小關口但係可通人馬經行之處不分遠近澗隘
爾通與俊提督協同各隘口內外官員撥軍盡行堅
厚砌塞今可經久酌量分兵防守瞭望遇有賊寇敢
息即便相機拒殺至於設法另謀悉從爾通便宜處
置務使關隘守禦嚴密虜寇不得乘間邊境無虞京
城有託如或軍有未敷計議啟來裁處爾等皆爲
朝廷信用之臣正宜晝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以副
委任爾俊所有神銃悉付內使陳箇包劉安領收應
用爾等其慎之慎之故諭前諭皆白紙璽用郕王之
寶卽位後初七日敕始如制通才晉斂守關有方畧
慶奉　令諭晝夜精勤不懈　郕王卽皇帝位尊
上爲太上皇初七日　敕守備居庸關兵部郎中羅
通都指揮翁玫楊俊近得工部右侍郎陳恭御史劉

訓題各關守備尚踈　勑至爾等即將該管一帶分撥官軍晝日夜廣運磚石砌塞關口挑濬濠塹使賊無可通之路官軍有固守之心輒以圖上於是通上言該總兵官楊洪差兀骨都指揮報説虜使至懷來供張甚具將至居庸待虜使安如懷來言虜先遣使臣通從逃　駕回京臣聞之度其必有大詐切視猾虜詭詐百端恐名逃　帝寶圖大衆窺燕居庸關雖可守然湯衛口䟫林口北關口方良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蹤開路道深有可憂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人扼守成都備艾艾從劍關緣厓躋攀而入蜀巳破而成都守者尤不知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泝渭至咸陽秦巳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近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隘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槩臣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　京師亦固惟　上財察於是　上俞其

議即以通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二十日　勑右副都御史羅通與內官潘成都指揮趙玫楊俊召募地方精壯民夫令人條丁編甲操練選警悉聽調度敢勇當先生獲賊一名或斬首一級軍民官總小旗甲軍人陞一級令人民人二級各賞銀五兩人民願得爵者授總旗不欲爵加賞銀五兩首功三級以上生獲三人以上者俱爵二級令人民人試百戶各賞銀十兩功多者俱照例第陞賞諸如逕軍逃四等有功者亦以功論若能設計用間艱刼殺虜及奪旗斬將退走虜者功不大所掠獲百姓被虜者恭寧家達賊人口頭畜就便給賞有功之人不入恭府（又記事一件軍士甲當脊勇字仍用黃絹方號今但改方為圓前左用紅圓日右用黃圓月紛亦道隨便旗號」青絹帶下黃絹旗取青為天黃為地之義）通曰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有積垛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無所掠二十八日　勑報可但係近關叢草多差軍馬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往彼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衛近京積芻悉燔之同日　勑命內官黃璋

令長隨内史王春往代奉御陳箇包劉安管領神銃仍聽右少監溜成提督遇警聽爾通相機取用十月初一日　勑右副都御史通都指揮趙玫楊俊虜必窺關爾等守禦不可無備無方禦敵莫如守關塞隘守關莫如乘高據險勑至爾等宜自巡視何爲衝險可據須鋒利器械使寇至莫能逃何爲最高且要可乘須廣積木石使寇來莫能度古人有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今爾等擁千萬之衆而又據險乘高若措置得宜調度有方虜衆豈能飛度勉之慎之初二日

勑右副都御史羅通都指揮趙玫楊俊得爾題口外各處立功官軍遇被自行回還及報效等項軍民人等先因達賊驚散在於各山潛躲見今到于上關具悉勑至爾等即會同右少監溜成將前項人口逐一審勘果係先前報効人數已經奏准取回并立功官軍例應回還原衛復還職役不係姦細之人就便放入差人管送赴京若係官府等處衛所軍餘人等應該在彼守城及軍職爲事發充軍役遇例該降原職就注原發充軍衛所若差操之人畏懼艱難帶領家小逃竄回還者仍令送回原衛收管依例降職者發隨住不許一槩放入若或虛詐及別有違礙明白具奏處置爾等其慎之慎之是時虜酋也先擁　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總都孫祥走次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將王通復出爲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　勑通與楊俊選居庸關精軍健馬五千統領取便來京接應十四日又　勑通與俊虜寇俱入在關南攻圍京師甚急前勑取軍馬五千接應今慮不敷

勑至但係爾玫與俊所領軍馬自關外入者盡數各帶盔甲器械付通與俊統領星馳赴京調度殺賊爾玫仍率原守關卒及京軍固守居庸遇楊洪等軍到關輒入之催速赴京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懼恐使所忠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斬之殉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曰紫荊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益張此　社稷安危之機也君弟毋動我保爲君破賊

俊始娓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
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乜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閟
中國精兵猶皆在居庸今居庸人援與大城兵合而大
同諸將遊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
以送駕爲名尝敗則　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　天
子於我無功於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皆逝爾
奉天子駕仍出紫荊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
守我從與爾合遂圍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天子
出塞然後議和送　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
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
乜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過用水灌城冰厚堅
虜不能近與潘成銳攻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
爲營皆用銜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
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羣虎須以計襲敗
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附朋兩馬相
比二人共宿一革裝橫置馬上鋏騎外繞每鐵騎臨
一犬有驚以犬吠爲號公多用齕藥實熟羊肉置藥
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齕藥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與

馬俱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
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虜
營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驚又
爲鐵騎所制不能馳砲擊殺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族
者數千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首那吉帖木兒斬
奪人馬盔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口虜
遂遁捷聞十九日　勑右副都御史羅通得奏虜寇
連日來攻居庸關內外爾與右少監潘成都指揮同
知衛玫調度官軍設計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
賊不得爲患其見爾等運謀克盡心力所致兹特降
勑褒奬爾尚益懋乃勲毋或自滿而有怠志大抵虜
寇譎詐去來無定尤須嚴謹隄備常如寇在目前以
防不虞愼之愼之爾乃取勘其餘爲首殺賊官軍功
次奏來處置故勑於是虜轉寇紫荊關　京師讋虜
再薄城二十四日　勑副都御史羅通即將原領兵
外官軍五千員名統率來京策應潘成衛玫仍行整
勑其餘軍馬固守居庸關監其呂平伯楊洪所領軍
馬郵便放入赴京毋致稽違如勑奉行通報兵通遂

紫荆與虜遇戰敗之又戰於完縣五狼河拗手嶺[illegible]之所斬獲功多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illegible]臣言通本騎楊兵法參理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機不便通疏乞　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鋭馬步軍赴自紫荆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官軍將沿關口修理牆柵剿除寇賊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虚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又言拖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豈能惜言無奉公報國之忠于謙不悦上語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陳亡三千[illegible]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太府部院翰林臺省議疏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諸長久無他謙亦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侯會宣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人攻圍宣府一路城堡及四散摽掠人畜于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至無所掠一旦擁衆長驅[illegible]絡矣至太原則山西摇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illegible]

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楊洪亦乞差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撞營護山西饋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于謙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請熟山西事謙宜去　上仍以命通三月初十日　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與都督同知充總兵官范廣内官弓勝張温管領神銃率領五軍營官軍一萬員名神機營官軍七千員名三千營官軍四千員名共二萬一千人駐劄居庸差夜不收分投哨探報息緩急賊衆多寡近遠前進懷來駐劄與楊能楊信等相機乘勢殺賊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斬獲大有功時龍門雕鶚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内徙遺棄積數萬公言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戸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督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共討上已而虜退數使人來議和通請班師還京協贊京營軍務八月右都御史楊善等迎　上皇至京師從東安門入居南宮三年轉左副都晋階通

議大夫四年上將傳要畧　詔以訓練將士六年加
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祖仲
淵父三錫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祖母顏氏贈夫人母李氏妻王氏俱贈夫人八
年正月十四日　皇帝不豫羣臣請立東宮不允擇
吉候十七日御朝是時外朝間有請召立　襄王世
子者得金牌未發通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同行
二人密詣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
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復位諸君勿
憂也亨曰政如公言願公計將安出通曰吾老不能
謀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泄矣遂與徐有貞謀已
定至十六日暮亨使人密言於通曰際大事在今夕
公幸從通曰侯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
老不能從亨去其諸子問曰　上皇可復乎通曰天
意人心必復曰既復大人何不從通曰亨軏等不可
與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　社稷神靈所職幸有
功　天子返駕金賜不鉄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
天功不可屢微兒輩勿復言十七日亨有貞等迎

上皇即位二十二日通母李氏訃聞遂歸天順三年
起復右都御史通赴命即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
致仕賜乘傳歸通弱冠登第間關南北五十年持危
定傾完名全身老而致政朝紳榮之家居十年不治
生產親友過從賦詩飲酒為樂自號迂齋一日偶不
懌命焚香沐浴更衣出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
豈在草木間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
庭遂卒訃亦遂聞享年八十一成化六年九月　皇
帝遣官致祭諭曰卿以純明之學剛正之氣累　朝
簡畀資兼文武謀謨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驅
馳多難殫力忘身其將畧兵機動能制敵抗虜捍
國家寧謐今中原大定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居多
功成告休進顯詩篇桑梓以承天年當得明哲保身
之義名在　王室紀於大常將垂之千萬年而不朽
何其一疾不起訃音遠來良用悼痛朕重念卿之勞
遣官致祭昭殊勳錫　特恩也卿靈不昧庶幾來享
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功
宜表忠良以勵臣節　勅祠居庸關屢　朝按邊御

史脩飭至今邊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少保都御史公叙傳

大紘於先少保迂齋公家三舍而近少時習聞公訓兵多奇其生平未暇究也及挂冠歸索公銘狀讀之殊無奇蓋公詳于多傲謚不習事同堂姪少叅公亦勘遠識其志銘與少叅公同年狀元筆也於是旁搜其家乘少保公手澤僅得居庸所上疏一篇而景順間制勑黄麻幸而亾恙及當時文人學士贈述與夫故老傳聞僅存什一乃博采野史正以吾學編綱爲傳公弱冠登仕籍起家御史上書得罪出刺安南黎利叛百戰守清化城竟懷印歸　本朝補兵部郎屬守山海關因報捷與督臣忤論謫水衛使者久之正統巳巳薦守居庸復職方超遷御史大夫三逐强虜定國難致返　英廟之駕功亦奇矣當時　郕王監國旋即與于忠肅定議以社稷爲重先少保必欲回北狩之駕意稍不合廷臣倚于公爲柱石而先少保始訓功皆不叙然其功忠貫金石而光日月自不朽千萬禩未可以一時屈信論也公按蜀而抑疆藩有汲長孺之風固守州城黎利不能撓有張睢陽之堅

抱印歸　本朝有蘇子卿之節破虜居庸还紫荆还懷來使也先不敢南顧而中原安于磐石有郭子儀之勳默識乾象潛定大計有狄梁公之志奪門不與功成身退有張子房之識公之精忠偉烈於中興功臣豈有兩哉而議者徒憐于公之死并　英廟功臣壹切貶損言其短長安得爲定論耶夫于公却南遷之議定固守之策其爲社稷臣豈顧問哉然今之聖子神孫垂萬世不拔之統者寧非　英廟之後乎則夫忠於　英廟回北駕而復明辟固萬世之功也夫霍光定策李光弼驅亂後雖有過終不以末路掩其大節況功忠並著終始無間而可訾議之耶孟軻氏論士猶曰食功不食志況　國家用人而可廢功安宗社者哉先少保功既不錄又未與易名之典史猶或譏其怪誕不經而壹切大節不載夫兵固尚變先少保受圯上老人書多奇驗固非文俗吏所能知也不足道矣公祖仲淵亦奇人故附著之見公之生有所自也

吉郡志名臣傳

國朝解學士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七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年雖少嶷然有碩大之望每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上幸大庖西　諭公曰爾試思爲朕直舉施政所宜公即上封事萬言皆切政教大體因言老佛諸經不宜觀詭苑多戰國縱横之術韻府猥瑣無可采願命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觀刪禮經作樂書以惠萬世又獻大平十策　上覽之喜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公年少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遠　上李善長死公上疏極言曰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柰何希望不測而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睞死以聞公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冤爲詹徽所嫉姤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公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召見其父曰大器固當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學

諭公曰而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太用汝未晚也先是 命公脩正元史誤踵成宋書刪定禮經九例皆留中公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劾其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詔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公始二年八月以大學正心章講義進 嘉納之十二月進文獻大成及脩洪武實錄永樂大典悉充總裁儲位擬未定召公審議公言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其事遂定冊立世子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拜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阯公力言交阯古郡縣之國得其地不足郡縣又謂不宜過寵漢府致有異志 上怒出公廣西參議李至剛奏公怨望改交阯八年 上北征公入奏事見 東宮而歸漢王乘隙譖之遂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年四十七公爲相喜引拔士類人有寸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公密贊居多及其在御前率引爲已過

文皇嘗與公論羣臣御書蹇義而下十人 命各疏于下公以實對後徐驗之十不失一焉 仁宗出所許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亮中書舍人公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疾苦輒隱于心苟可用力必盡意爲之尤篤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或謂其泛者終不爲變襟宇淵器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岸雖野夫稚子樂親之其教學者曰日宇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羅文恭論其文[illegible]正有來之之烈有方朔之奇有太白之[illegible]

補郗志傳

太僕少卿劉公逢愷字虞讓號質齋泰和龜溪人幼有異質四歲至家廟父教之祝辭一過成誦年二十五舉于鄉先後師事同郡歐陽文莊公鄒文莊公兩先生講王文成之學志甚銳辛丑成進士授慈谿令公敏而有能急民隱興教化邑人神明之初視事縣民牟數百人訟於庭吏請驅之以嘗公公不為動詰其狀羅讓之如老吏有婺婦訟其子被殺不知主名公心疑之夜見諸夢明日出婦詳讞而密察婦所偵

伺者縛致之一鞫輒首服縣故有茶稅無山稅公為清其茶稅杜浮羨而旁邑欲均山稅於慈公持不可議遂止楊慈湖先生者陸氏門人也以朱陸同異故其學不甚顯而廟祀亦廢公力請修復進邑弟子於書院講明慈湖之學溯源於文安而王文成演為致良知之說實有功於孔門與朱氏小異而大肯同餘姚錢王兩先生聞之大喜哉一再赴講而慈湖之學始益顯入覲以母喪歸再補廬江興學造士亦如慈陞水部主事奔父喪補武選江西嗣銓屬時璽祭公

為競有力者所得竟改光祿寺丞嘉靖末禱祠大興中官横索亡度致金錢匱不能給　肅皇帝怒下內閣問狀寺臣震恐公為條奏月報費有所節而中官不敢索　上可其奏遣御史監之後覽月報喜曰光祿不當如是耶一日禱玄極不果而物品已入內具列月報中　上覽問內監抵罪宦者賫塞歲省金錢數萬而光祿始裕於是公才名藉甚而權相子以公絕私謁故抑之六年不調太宰歐陽公自言於政府擢尚寶卿亡何權相敗始改南太僕少卿有忌者公

遂解組歸公自少篤於學奉兩文莊教如蓍龜自持身居官事親治喪及宗族鄉里壹切以良知為宗見諸躬行而於慈湖尤為有功父川溪翁甚愛之慈谿奔母喪不持一錢歸之曰是吾志也其相成如此後祀郡縣鄉賢慈谿廬江兩縣名宦而慈人進論公功配祀於慈湖書院

禮垣逸臣曰予遊東越探禹穴涉海島邏過慈谿訪劉光祿祠慈湖書院從祀皆今昔名儒而劉太僕然俎豆間異哉慈湖祠祀廢百餘年待太僕始復

僕去今四十餘年而奉常與慈湖並豈所謂同氣相求者耶慈山水甚壯宜有異人楊先生當之矣而劉太僕亦與俱不朽良有以也予爲孝廉時預脩郡志蒐次諸名賢作傳志成太驟多所遺逸今劉太僕治行論者遍海內名士而郡志獨闕當時脩志者安成王太常劉聘君皆作異時人補其闕非予而誰作劉太僕傳

故吉水令蘇公傳

蘇公名士潤字惟德泉郡晉江人也其先光州固始人遠祖嶷從入閩曾祖福祖春皆長者有隱行父璨治經術有厥貧未卒業後公貴封侍御史公幼即穎脫異常兒封公常教之誦詩一再讀輒成誦封公曰吾家積行百年三世矣未有顯者是在孺子九歲能屬文閩學不類諸生語同邑王遵巖先生召試之曰非常兒也匪但大蘇氏門戶晉陵科名從此益熾矣少長補諸生以尚書教授邑中弟子舉止有常度終日端坐諷誦至暮不輟博聞強記尤精於歐蘇兩家言爲文雄渾溫厚所講授多自得於傳註之外繇是泉人翕然宗之曰蘊夫子稱誠齋先生嘉靖戊午舉鄉試第三人乙丑釋褐授吉水令吉水故稱易治然郡縣相沿治獄頗微隸卒勾攝郡下縣縣下鄉鄉民聞隸胥至錯愕相視雖犬亦驚公下車剏爲木隸編甲乙姓名縣五鄉鄉各置木隸十餘丁訟者准理即同里胥負木隸至所訟家刻期聽鞫訊即已釋不繫訊即負木隸至縣自言聽息初議救一縣人皆駭大

邑縣無不決之訟民無收捕之騷公始言於郡郡守以為便而郡吏令不下縣縣吏卒不下鄉自公始是時初行條編法上下窒碍他縣皆苦之公有心計行之如流水他令走記問便宜而新法賴以通令甲江南轉漕粟輸兩都皆遣使者至縣方舟達會城漕卒轉入無輸留都者民間竟達春秋兩限俱負載至縣而費稱是蘇公度道里遠近為水次輸者移米至水次縣羨舟就之於是保胥不相涉而舟子亦無所倚以為奸槩量平而負載且近民甚便之後令張公莚城因水次建倉至今著為令縣稍儉穀價踊公度縣粟不足羨置常平里社親勸富人量力出穀入社設社長司其出內民賴以濟又規行各社勸風俗婉釋高帝諭民六章令鄉大夫諸生於社所設鍾磬立社師教社童歌風雅關諭齊民一縣之民翟然顧化後有司及鄉先生鄉會皆祖蘇公教至今歌之故宮贊羅文恭精詣理學為海內所宗蘇公嘆曰九原而可作吾匪斯人誰與歸乃為立祠學宮永其遺澤相傳捧之以傳是時吉陽士不喜讀古文辭但取時藝或袠者相課以故文寖衰公力救其弊延見諸生誦說經義課以古法選諸生嚴而有恩諸生不敢驕亦不至沮喪其氣公治吉卒以贊事上以禮不苟為趨承取上人意志一日放舟下臨江謁守道至玄潭遇建昌羅近溪先生會講公就講一日因江漲遂返縣士人為之語曰江水清清江濤浩浩蘇公問學不謁守道然公真心實政交孚上下兩臺交章薦公遂徵為江西道監察御史公兩目炯炯若秋水眉秀如芝閣文一月數行下禿筆如飛而點竄嘉賞不失字句以故得士最真丙寅秋學使者檄長吏課子弟補諸生紘將弱冠在試中是時先兄大紳有聲庠序已為公所知紘取高等既覆試因呈卷公屬目問紘曰若羅文恭公家耶對曰非是又問曰羅大紳兄弟耶對曰然後再呈課公喜許之曰峻整切理而舂容不足宜熟讀歐蘇文以充之予少時頗喜讀兩公文不知有益於時藝也以公之才皆望為學使者且至大官竟阨於時相偃蹇丞尉間而卒顧公卒後猶子茂相復

登第爲江西屯田道副使將用其所未足而晋陵成
進士者數倍於昔封公與遵巖先生之言並驗公爲
御史風節具載太保曾公志銘中不復著著其爲令
予所見而知之
贊曰嘉隆間猶多循吏哉以予觀蘇公深厚長者言
恂恂不出口其所吏置皆可爲數世之利役令師其
法並以賢稱至三三年爲吏一謁部守不果蒸蒸古人
遺風矣

興國州知州曾公傳

興國守曾公名士亮號貞文初名元忠字中甫友人
相字素稱曾中甫廬陵城西人也祖某爲吉郡從事
善易卜多智討亡害太守伍文定往之時寧藩有異
志伍公潛爲之備常呼曾從事入幕中謀備已其而
寧藩反伍公要鄰御史徐姚王公定計征寧携曾君
往賊既平伍公欲列上從事帷幄功君固辭解袍鋤
贈之父可耕爲叙州郡太守季父可灝爲銅仁太
守人稱曾氏比萬石君中甫生而白皙疏眉秀目豪
邁自喜九歲能屬文稍長讀古書日數千言年十六
補縣諸生知名郡中萬曆元年癸酉以易中江西鄉
試與吉水鄒元標爾瞻安城劉士瑗允玉並出少司
寇朱公鴻謨之門朱公時爲郡李亟稱得士而郡中
同榜劉冠南文光鄒德溥汝先與不佞大紘皆同聲
氣遂定交同問學於糧儲道蘭谿徐先生明年與劉
允玉復北面太常王先生盡究聖賢精微之旨二君
皆深造各有得也中甫性孝友能治劇時叙州公在
稚藉三十年宦蜀幾二十年而祖母王氏母張氏並

家居中甫代爲家督承事兩太恭人各盡其惟田園
亭臺各就理賓客酬應士友交游亦各不廢與母弟
元敬幼有異質深相篤愛以巨人期之曰是將火攻
伯仁者亡何天哭之痛曰天乎何不以我代吾弟耶
中甫才志高於制抗其有法同曹皆受絀於中甫期
一舉輒雋飛顧丹上春官不第偶甚約友人結社青
原山下帷發憤諷誦不絕口爲文攻苦操筆左右視
日光螢人語鑑句若出金石一脫槀士爭傳誦之然
數奇九試不第於是叙州公兄弟皆致政且老矣試
授虔州興國學論爰孝廉恥受學官近有詔得以學
官再入試而進士高第庶疑賞序中故中甫俛首就
之抵平川第二西山房與諸生年少有才氣者校耗
其中愈益發憤貴昔爲文不輟然竟不得志改夏邑
縣知縣中甫嘆昔撫几長嘆曰家大人兄弟皆二千
石吾屈首讀書三十年期一第以報二尊而造物何
獨難我遂焚其筆研而歸叙州公兄弟慰之曰士成
名無以加於循良令何嘗負士而願厭薄之耶中甫
勉強去夏邑當孔道民疲而又頻河率數十年一藝

河患至是河益大決河故由北趨兗州鄆巢單父歲
築重堤堅厚河歲壅勢漸高故決而南初決黄堌口
去夏邑五十里而近久之決蒙牆寺益近夏邑數里
而山東諸公欲乘勢遂導河南徙遠河患巡撫臨川
曾公不能決下其議中甫奏記曰黄河遷徙靡常然
避高而趨下則與衆水不異先年河北行由李吉口
堅城集直入小浮橋運道　陵寢兩無所妨而今遂
徙南矣今議者欲於河家營上下開從西南三十里
引水入司家道口舊河由韓家道口胡浮橋開爾家
國一帶入小浮橋濟運及詢之父老察其形勢有不
能開者三不必開者一不宜開者一不敢開者一司
家道口舊河故地高於白河不止十尺水性就下強
之逆高不能者一且從西南引河而西又從西引河
向東北相去各數十里河性宜急而欲其迂迴轉從
就人約束不能者二所欲濬河之地離夏邑僅八里
盡流沙三尺而下輒多水泉隨濬隨淤不能者三河
從蕭家堤決至平臺水分爲三曰滑河曰柳河曰白
河今但引白河而南卽盡可引不過三分之一他水

何以導之況河小水緩勢易淤塞徒費無益此不必
開者也從蒙牆上流迎淵開河引水入李吉口全河
奔趨最為徑捷貴於能成功若隋於河家營上下
疏濬不過分其餘派恐全河不行下流易壅伏秋之
間上源必決為害匪淺不宜開者也河決之後
上以失塞黃堈口罪大司空今議曰丁家道口韓家
道口正黃舊口決後所由之道此不敢開者也即引
白河則勢弱不能行引諸水盡入白沙夏邑永城諸
縣勢必不全縱使導河勢順功易成縱無益運道而
於泗州祖陵無虞即一二城邑亦可議遷今勢既逆
運道絕無補而陵寢堤防尤急此當事者所宜深慮
也諸公題其議始罷南河之役乃議從王家口鑿新
河引水東行由故道便於是治河大計盡畫夏邑行
之督理河道御史大夫李公檄曰邇來黃河泛濫陵
運兩妨　主上南顧焦勞不吝百萬金錢以鉅大役
比之往代負薪沉璧之事何啻過之猥以庸瑣當此
重任敢辭荒度之勞空切望洋之嘆所幸高賢大良
漸滿有位庶其耳提面命幾望成功以稱塞　上意

檄到夏邑中甫畫便宜十一事條上之報曰善於是
度新開河道里遠近擇近便諸縣分授而長吏自興
發丁夫躬詣其所皆課之中甫素好潔常自焚香調
清茗攝坐讀古人書對客高談至是盡拆嗜好茹蔬
飲水勤勞憔悴為諸縣先與丁數十萬廬舍連比踵
接肩摩氣蒸成疫躬行病者濟以藥分投各縣民炎
穢無所避人皆慮僨不踰故鑿河數月工告成是時
夏邑大饑民採草木為食甚至食死屍又甚則生人
肉中甫為流涕請於其地饑疫尤甚者免夫役寬徵

輸廣療濟備賑卹撫臺悉從之先是王家口之役兼
金錢二千緡中甫上所羨金免夏邑季徵而民賴以
存督撫皆公議欲遷中甫分司理河疏且成中甫固
辭賀者至亦辭旬日曾公恭河返而卒人謂中甫有
先識然河使者以下薦章十餘上逾年且內召而中
甫憂念二親思歸急主爵者憐之遷武昌興國州知
州以近家便歸省從中甫志也於是集議河救荒諸
記為書名必告錄以遺夏邑人還過白沙友人迎之
日聞太夫人病亟君疾去可相見遲恐不及也星夜

抵舍侍病二日而太夫人卒乃夏邑代者新進少年
也讀必告餘恨之謂捐金以明廉爲書自見所長而
難來者掇拾前令短長言於上官而下所任隷卒獄
中甫輟喪大夭亦中白其事代者愧而兩臺及藩臬
郡守知前令無他事盡解中甫禁已自恨少一第括
据一令反受誣蔑憤懣無聊之情見於詩詞抵家意
忽忽不樂遂病友人往視之歎曰語云歲在龍蛇賢
人嗟今歲行在巳吾其不免矣竟以是年卒中甫少

倜儻喜任事爲諸生時郡別駕無禮於同輩中甫挾
蔣薦等數生鳴部使者訴白之部使者怒大窘辱諸
生下郡獄言於督學議黜中甫以右方伯吳公知得
應試遂入彀乃要郡中同榜白督學復議黜者諸生
後部使者由中丞入少宰鄒爾瞻仍犯吏科給事中
論劾去而蔣生竟成癸未進士復爲孝廉折節慕理
學尤邃於內典與人談娓娓不倦廉而好施叙州公
久宦積絫千金中甫壹無所問每赴公車自貸資治
裝竟中甫世未受一金遇貧士輒傾橐濟之又憐才
有人倫鑒其所賞識狀貌文辭靡不奇中然不得大
行其志又壽不至六十士論惜之叙州府君由郎署
至守多不及滿輒遷太恭人以劉仁公爲丞考得封
而府君配張氏竟不逮封至中甫考夏邑滿始封恭
人惟此差慰中甫志云妻袁氏贈孺人有婦德子三
人能讀父書交遊多長者
贊曰曾氏父子兄弟世爲守令非偶然也王新建與
吏兵征寧濠以吉水故縣丞龍光參帷幄而任公任
曾君然光定縱横亡賴曾君深厚隱默長者公共[illegible]
知名未有知曾君者子與孫用其所不知忠中甫識

偃蹇然治行文學亦足表見其人自不朽以漢李廣
虛猶著觀其[illegible]豈必盡遇哉

定遠縣知縣羅公傳

定遠令羅存一敬者字以脩號簡所廬陵人也其先世與官廣文恭公爲族居秀川後徙大安再徙桐岡父南窓翁名榜以脩爲第四子南窓翁行誼爲鄉里所重性嚴欲得當于遊覽序甚急而尤屬望以脩及試弗入歸翁怒斥其婦逐之旁舍以脩對婦泣曰奈何數日撫几長歎曰投筆封侯孰非大丈夫事顧齷齪對兒女子效楚囚耶括婦裝得數十金免延藩司補從事既歸翁怒尤未解跪以脩庭下三日以脩託

家長老言於翁曰大人豈以不肖爲若蕪耶夫種何必稻粱飲何必醇醪願需異日試觀不肖所就孰與青衿翁竟縱之三十乃罷以脩既補從事丈亡嘗謁選授閩鄉尉軍有當參事甚貧然以脩豪舉喜客好接寒士家稍來不給而坐客常滿[illegible]食俸爲供具一日有太學生過以脩[illegible]食且欲去急以脩曰日晏廚不待發金在如其藁衣囊有二桃可取一餉客桃大如斗生啖之甚[illegible]他日[illegible]事共以是爲東方朔乎大笑而去以脩自負[illegible]得一令自效時同鄉習

大吏在禮曹得以脩手書報之曰羅君才志如是百里侯豈足道哉以脩益自喜居久之以功令進爵一級贈父榜如其官封母戴氏大孺人妻曾氏孺人而羅參軍之名藉甚閩鄉逐遷無爲州別駕以脩心語曰參軍散吏可幸卒自快別駕寧當復爾於是折節勵職事遇有急徵星夜馳赴寒若饑渴弗避勿爲長吏盡力而不自功州有大盜逋匿弗得　奉臺使者檄選精悍吏令授以方略旬月盡獲所逋盜臺使者大喜曰吏不當如是耶於是河使者檄塞河以脩至

分隸諸縣役早暮督率蒲伏負薪爲衆倡先[illegible]歸浮大觴自屬歌曰一行作吏兮陸離佩約結兮亡負薪兮成堤何如翁笞兮對婦涕泆且奮往抱薪說衆曰來縣子者賈吾徐步未幾堤成河使者大奇異之即奉檄守霍山霍山廬州之下邑最瘠以脩問州倅固當強力用才守長吏宜以捐備爲急問民疾苦賑孤寡恤老弱縣多逋賦不苛責而輸者踵至賦盈如額於是諸大吏[illegible]以脩[illegible]以脩大耳廣額軒準修口豁揚眉動倜儻不[illegible]有所訶諸大吏多

奇其狀貌而又操廉能幹辨治行馴謹益大奇之會
郡之英山縣闕令最獨瘠遇旱荒民大不聊生前令
多以罷累去兩臺相與謀曰無爲州倅豈其人乎又
因士民呈乞遂露章疏列一欲治狀改英山令 上
報可且 詔曰後之縣才拔不若英山令才廉不若
一欲毋援爲例 國朝重吏治邑長吏自上粟大學
生禮曹學故俱不得推擇以椽擇者先後八人以修
第九人蓋異數也先是以修爲州倅時與州縣吏謁
直指舉諸州縣貳先出獨留諸長吏坐語久之以修

奮然謂同曹曰大丈夫既折腰作吏獨不能一當直
指坐顧旅進退爲恥至是竟如其志雀山士民叔留
不得爲立生祠而英山人昔大旱望雨亡何太儒人
訃至英山士民號泣如失所天服闋補滇之定遠縣
以修曰此吾民也復用雀山治之得予先獲獄鞫之
唯殺人及十人盜禁如故其餘盡決遣之賦即不盈額
弗迫也賦一錢有力者以充公廩貧則捐去學使者至
當校士人 則以修訖家椽吏文學武藝及命題校文
如宿儒於 是咸稱以修儒者也以修曰吾卽崇儒未

就然受 學家太史久矣一定遠何能難我上下皆悅
吏治大振亡何以修喟然嘆曰當家大人鞭逐時豈
望至此今得一當縣長吏猶日見吾事畢矣遂三投
牒移病致定遠致歸吏入皆來賀以修舉觴勞諸長
老曰使我少時遊膠庠作秀才能必取一令乎長老
曰不可忘也以修曰 國朝甫言畢廷家縣令何宜
萬數出椽吏至九人耳吾爲其少不亦貴乎長老大
笑而罷以修磊落徑直言笑率意無所隱避同郡文
江曾太保大理兄弟吏部鄒公司成劉公五雲光祿

朱公安成鄒太史鄒御史兄弟禾川晉學廿公俱知
之曾大理性嚴重親友稚飲容憚之以修至輒諧嬉
咲縱橫自負而大理亦懽然容納相要結也既歸移
家郡城北面太常王先生與學焉太守汪公大修白
鷺洲書院聘以修爲脊家居十餘年病卒于二人長
士柱次士翰

贊曰羅定遠居困而能奮處卑而益勵其操仕優而
嚮學益傑士也予改給舍時以修在燕邸會上封事
報罷以修不悅予解白金帶贈以修曰待汝爲令時

服之餘家居嘗相過一飲必呼盧𣏌舞盡懽乃歸間
嘗流涕言微時事以修艱難勤勞爲吏自詭得一令
及得之未久輒罷歸其識度不類常人然唯吾郡有
之豈先達學士風教致然哉

鄒處士春臺公傳

大紘與鄒爾贍同舉于鄉與兄汝先同庚汝先七月
不佞閏九月相視以兄弟也爾贍鄉舉後丁外艱予
會試下第還其秋爾贍遂起青原會既罷輒欲歸予
要止爾贍同寓硯爾贍曰善顧吾已擇日造數椽室
耳既思曰吾兄可任也及聘與爾贍還文江訪汝先
所造屋既葬予始知汝先才而能兄也丁丑爾贍成
進士上書論時相不奔父喪得罪受廷杖人嘖之即
太夫人亦以爲憂汝先欣然曰吾弟志固爾及歸相
見甚驩曰吾固知弟亡恙爾贍丞黔中汝先杜門供
菽水絕外交惟不佞至則開戶迎拜太夫人具杯酒
相慰勞曰吾弟囑我勿交外人惟同年羅公廓可與
談耳于爲流涕爾贍登第隣族人多忌之諸所爲齮
齕甚具不令太夫人知也及爾贍奉　詔歸特簡授
吏科給事中汝先一切不道前事意氣一無所加于
曩時後爾贍南遷復改吏部報者至汝先匿不見報
者時卧大雲寺報者訪予曰吏部世所最美慕若我
等小人固不知鄒公崇何鄒長公亦薄之耶予咲曰

郯長公比吏部公眼孔更大報者遂去後爾瞻解組歸賓客漸盛汝先一無所見曰柰何以布衣刺冠裳唯不佞至出與同飧盡食而罷或遇四方來講學者則加敬焉汝先爲人意平色溫見人喜氣滿容而取予是非確然有執近古之篤行君子也其諸大節具爾瞻銘狀及諸君子志中不具錄錄一二遺事焉予所嘗耳目者別爲傳見汝先于予不淺汝先諱元素人稱曰春臺先生

黃文學傳

文學黃公名誠字主思吉水西午岡人也其先多聞人學淵爲元處士徵不就重洪武初隨父應　詔賓京師登景泰辛未進士官比部郎主思父克謹母孫氏克謹生子五人主思最幼行第六早孤孺人憐愛之課以經術比壯補縣博士弟子家人稱六秀才時諸昆襲遺業多田產遂析五並富盛而主思獨務學然買田厚償其值出母錢取息獨少以故鬻產與借貸爭走六秀才門不內然後問諸昆弟而諸昆竟不能如主思厚於值而廉於息也人益信愛六秀才鬻貸之家守其門必內乃已以故諸昆厚蓄而不能散久之主思產日廣收子錢日益增多富埒諸昆或過之而學亦不能廣故地居湊隘兄弟多乃營別業居之數十年遂成聚落産子孫數十人孫母雖甚憐幼子而主思事母和敬有加母年至九十四體豊而修乞其稱諸孫婦服之一再周身有奇見曾玄幾千指里中傳以爲異人主思初娶許氏生三子既長不能卒業乃發憤曰爲吾之子者如是而止乎復娶孔

氏相接必以時竟舉六子長方字義甫次家次育次章次奇次京方舉萬曆壬午鄉試家縣學生章與京俱茂才主思及見之今義甫為閩鄉令有循良稱而育子代亦為邑茂才其諸少多儁而適妻所出三子皆多男駿駿蕃乃祖道昔竟遂其高門之志黄氏自比部後衣冠漸少其最後惟主思一人在鄉校數十年及課義甫輩為傳兄弟鱗次以毹文售於有司今為克謹後者列衣冠十數輩斌斌盛矣主思性篤實寛和顔體端方面若一黒子與客飲能受數斗竟日不出一語其所誦書史句讀精嚴晚年立諸兒庭下口指相授有法動靜恭謹無閒内外人稱曰肅菴先生羅生曰予童子時侍先君徇兒鄉課劇黄先生名後稍聞先生為富人居多男子及登先生堂義甫兄弟頎行進酒為壽先生已儼然耆矣顧先君限其天年以貧卒也悲夫予因作黄先生傳有感云

陳孺子傳

孺子姓陳名坤載吉水城北人也其大父諱輔化號慕古性甚莊以孝友著聞諸縉紳間其父諱奎字汝聚美質行實文學為學諸生奇應　詔授儒官汝聚六子孺子在昆季間獨有至性謙謹仁讓内外無閒語誰欽母讀書於鄉味泊然無所嗜好年十八就外傅鄰歧中亡何汝聚將為孺子取婦今嫂紫歸冠乃母孺人李氏病旬日卧牀蓐不能起孺子内心慼乃翁勸不使人發言母病使兒得發視母冠之日雖冠不樂也未幾母竟亟先婚之期六日其家人謂孺子冠婦亦笄年俱長大寧能三年待耶若從俗因娶之側内婦而後成喪便孺子抑不可謂禽獸之行不忍為孺子既私念母育多男劬勞萬狀減食訓我未酬母願又母久病不令發賭視醫藥歸一日而母即亟遂哀憒蒭中絶水漿晝夜哭不絶淚及斂手振綿與斂者將掩面矣遽然頓首大號曰遂不見母耶三號塞聲而絶嗚戯傷哉傳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又曰毀不滅性孺子既冠且婚非不知好色

墓也者然竟毀以死嗚呼性豈獨禰子輕耶彼其忝可歸者結於中禰子豈容自已耶

周漣用先生傳

周先生名道行別號漣用吉水柘塘人也少爲邑諸生慷慨有大志經晦焦宗爲鄉子弟師有人倫鑑覺序中方靜宗知名者先生輒薄爲無奇未知名者而才雋者輒稱之曰奇士後竟如其言邑俗故文愞先生獨任氣與友然諾間輒許以死抑推貴摧彼強暴無所避難卒以取禍然其天與弗易也至與人言則悛悛長者言人則依於古言利則依於廉趨操則依於義勸勉贊頌娓娓不倦聽者爲改容以故生平多怨過閭門皆目攝之而知先生者終以爲不忘布衣交綢繆弗替先生晚年折節從文人言改行爲恭謹未就而卒卒後多有思之者余與同年鄒甫勝談周先生事凜凜依依尚有甫勝謂余曰君當爲周先生作傳我當誌其墓余諾之作周先生傳

龍泉歐陽處士傳

處士姓歐陽名謙字時光龍泉黃田里人也父欽饒補郡諸生嘗受儒術一經處士少奮志習書試有司未就者十業當同子生屢應舉又未就遂輟業脩長者行奉父母甚恭而愛食必嘗寢必視席延款取予推所欲意所不安間覽而後同曲將勞敢爭既改則曰吾親始心固如是以故父母拂而安弟多病而無子爲致醫親調藥劑幾得子而弟竟夭處士哭之傷性好施無問疏戚必應脩橋路治縣解隨力貲助不

以之竊爲解故歐陽氏傳樂施家風以爲常理家有法而嚴男子治畦女子治績而布衣疏食自甘也家亦用裕縣人翕然稱處士長者縣令下書賓之遜謝不敢當年若干先父母卒病既革握父母手曰兒生未能自致青雲光顯二尊又不幸病且病未遂一尊百年之養負罪深重兒即死無用棺無裳衾以謝兒之不孝遂絶間者無不泣下蓋孝友其至性也子三人繼楠繼梓繼樞楠[illegible]宦封處士承務郎梓補司首領樞補鴻臚序班

紫巖羅氏曰世言幽明之道不信歐陽繼樞少時病絶而復甦既甦言所見物甚著以爲有善行故不死繼樞既信生死爲善益堅獨念生未見父每言之泣血漣而故乞言於賢者揚父之善係是觀之歐陽氏世世善人矣

麟原文集卷之九

義隱傳

東城婁玕泉年八十受一旌諸名士或爲記爲序揚君之行總之不離乎恍類之意其塾師楊作賢以傳屬余曰處其不朽余詳君行義而隱於編戶作義隱傳婁處士森者吉水城東人也字世潔家近鑑湖水泉清徹因自號中泉其先由河南固始徙吉別之新淦再徙吉水皆以宦遊留寓遂爲今城東婁姓云自宋歷元至今代以貢舉顯其枝婁氏家譜中大父元敍年九十受冠帶父聯充爲縣三老從征寧藩有功

賜帛世潔魁特有剛氣性喜居積以身率家人爲勤儉俯有拾仰有取出入有度數在鄉輒市用產田磽剝澤鹵爲人所賤棄者輒收買之人嘲之曰婁氏喜矜爲稅名耳實穫少而終累於賦世潔曾賤田價直減十七而旱澇不收率十二相提而論比上田倍之中田得十五久之穫愈多而田愈衰行之數十年粗入至二萬石遂以產豪邑中邑西孫五用其術亦收買下田數年後皆爲膏產自隆萬間屢豐穀賤衆皆賤糶而孫五獨假貸輕收其息十余年積數萬石至

萬曆十九年後連歲大旱穀價騰踊郡邑[illegible]藏粟惟婁世潔積祖孫五積息郡人無問貧富貴賤盡歸兩家糴於是賤買田大收其利而所賴以全活者數百千萬人於是邑中長吏下令徵富人助賑兩家各捐數百石爲倡因致二萬長吏分賦貧民遂得不困時海內稱荒政唯吉水獨賢世潔益自喜市下田後稍賤貴錯而上田漸倍於昔矣顧世潔好施而所施必計其長久有實惠於人者歲貸穀三千石於人不責其息以及宗祠學校書院濟渡橋梁道路水

潦之費不下千金每歲宜指行部守令藉名上並加褒賞藏之功令又奉例輸粟一千二百石入大倉題撫中丞特爲疏請於 上詔賜冠帶加棹楔復其身詳焦狀元坊記中今年八十嘆曰吾老矣終無益於世復捐金錢千緡建大江州橋夫老以在得爲戒世潔好施至老不倦如此世潔豐頰龐眉美髭鬚意度溫如也間便覽野史逸乘稗官小說之屬與夫耆舊賢哲論議諷誦不忘動爲稱引訓戒其子弟云二子長受華次文蔚以茂才入貲就學南雍婁氏三世俱

犒尚謂受 國恩後必有大其門者矣贊曰人豈知
富家之源唯勤唯儉乎不知好施政所以濬其源也
譬如水不蓄則竭不泄則決蓄而常泄其源不絕乎
常患世之敗於竭者少而敗於決者大也婁氏黛亦
明於蓄泄之宜乎不然則其資合也

吳宜人傳

吳宜人者中丞井紫亭先生配也父吳公母曹氏宜
人蚤失母年十五歸井氏中丞家故貧然倜儻善屬
文有英氣而宜人操作佐之癸酉秋學使者選高等
入試度有司公費不足用乃貸貸外家求助外家庸
衆視中丞弗爲貸且曰年方少試如泛海且即有司
貴給家食何至急於一試圖不可知之富貴爲也宜
人憤曰丈夫豈賴升斗活耶解簪珥貧中丞入試遂
舉於鄉捷聞外家厚幣致賀宜人叱使者曰當時貸
一金不能今何賀也斥去不內久之中丞不第復困
宜人日寧貧勿倚外氏也而部懇徐㝬源先生開講
虔州知中丞深廉知外家富行部至信豐檄縣呼吳
公語之故吳公頓首請罪願助將奉百金爲井大公
壽中丞得以無憂家專精於學舉丁丑會試成進士
釋褐爲丹陽令有惠政旣考丁贈大理公憂起復補
侍御史按楚吳京兆陞大理至貴寵矣宜人持儉素
如初日毋忘貧貸時也癸巳奉大夫人就養京師宜
人生一子就外傅而殤丙[illegible]爲身跡而留諸媵侍太

夫人於鄖語中丞曰君出身幹當公事而妾歸爲君
尨家政幸君自愛以姻續爲念一二婢子能續君體
猶妾也未幾丹公由大理推中丞治維揚既就道而
大夫人卒中丞蒲伏扶櫬歸宜人柴巳治喪壹切俱
辦既葬中宜人謂中丞曰居室甚陋須更治以待祭
祀賓客且可防不虞中丞尚無□治室也悉力修桃
江脩而兩臺及守令循循貲助倫工費賊窺中丞大
發信且募勝者合必多謀聚黨夜刼中丞家辛丑五
月二十四日夜將半既寢賊數十人挾刃然炬從後

踰牆下直至中丞臥所宜人聞賊殺推中丞起尚未
知賊甚迫方啟門視而火光燭天戈矛巳交戶下亟
閉戶倉卒不能扃宜人與中丞及傳婢三人共撑臂
抵戶賊遂未得入相持久之賊呼噪索中丞甚急宜
人曰賊曰口索君欲挾君爲質也君亟避去我自當
賊賊所欲者財耳保無他患中丞徬徨未忍去宜人
恚曰事急矣君豈忍以身爲賊魚肉乎中丞痛跳身
遁而宜人猶慮後路迂曲中丞遽不能自達復使傳
婢導中丞出而身獨拒戶久之宜人力不能支亦度

中丞已脫遠乃提劍叱賊曰我主公居官廉家何所
有而汝曹爲此主公已遠去我誥命夫人也汝勿無
道賊排闥入宜人躍揮劍衝賊賊怒揕刃向宜人身
中五劍斷其手右拇血出如縷而罵賊愈厲賊益怒
捽宜人髮迫之跪不跪也罵曰吾視賊若狗鼠恨不
能斷汝頭而欲使我屈膝賊耶益揮劍擊賊反奪賊
炬提擲賊面賊且怒且駭相顧而譁戶外諸賊縮舌
不敢動賊始以中丞爲金穴故購連江楚大盜及入
室唯盂盂釵釧數十百金大不厭所欲賊頗悔遂縱

火宜人復仗劍撲之罵賊曰我家罔爾賊計自左而
移偏吾室何亡天道之甚也賊見宜人始終不屈血
流被地賊亦膽栗竟委宜人從故道爲鼠散閱數月
宜人創始平而盜盡獲當是時中丞設爲賊所得即
未必加害而窘迫困辱可勝言哉宜人既脫中丞於
難又以劍自衛終不屈仗大義而散走賊且全其室
屋倉卒之間智勇俱出以方古列女殆未可多見也
中丞同年議郎羅生曰吳宜人能食貧不倚貸外家
全其生志節其氣即能捍賊矣

謝母從孺人傳

從孺人者吉水縣學博謝堯俞之母也從氏爲繁昌名族孺人生有異質父從公嘗欲奇此女與貴人問謝生某賢遂以女許謝生謝生美資材伯兄爲吏部考功郎甚奇其弟然而體孱弱不能苦學孺人事生甚謹嘗促就外傅歸則篝火勸生讀亡何督學使者至儆縣弟子人試謝生病弗能赴謝公怒杖遣去之病遂篤不起孺人哭甚哀絶食飲期與生俱歿然實娠有身姑勸之乃食踰三月舉子堯俞孺人且喜且

泣曰天乎吾夫幸而有子然天實遺妾以難也久之謝公與姑相繼卒吏部亦捐館家浸落寞孺人撫孤形影相吊辛苦備嘗而志逾厲鄰之子有欲強委禽者孺人抱孤齧臂從氏持佩刀自衛鄰人謀竟寢兒櫻痼疾瀕死孺人泣籲天曰妾之有今日爲此一塊肉天乎柰何用艾自灼爲兒分痛病遂瘥稍長課之書日夜操作供館穀費堯俞年十三補邑弟子員未幾廪食縣官矣漢陽張公緒以桐城令調繁昌學諭張公長者也一日與堯俞俶言及孺人事張公亦感念適母全育之恩相對涕泣不能舉箸因商歌之復述其事於守及直指使者督學使者皆有旌張公與縣令擇日致旌題於孺人舍縣雨連朝不止令跣禱曰倫此舉未嘗天意即止不行明旦天忽霽二人相顧大喜張公於馬上口占詩有天開眼人出頭之句里中遂傳奇焉堯俞與子嘗赴郡試值孺人病不欲去孺人曰汝不念乃祖杖遣而父耶汝亟去堯俞去數日孺人病革顧孫婦曰吾枕欹而爲吾正之正枕而孺人逝

贊曰異哉從孺人謝學博爲予言昔蕪陰俞貞君有弟洽貞君所篤愛也貞君仙化時洽以歲薦未及決貞君無一言及之從孺人聞之嘆曰貞君還眞自了性命乃然爾孺人忍死待産予厲志撫孤佩刀自將灼肉分痛非以孤爲命耶至臨病遣去無兒女子欲戀之情正枕而逝亦未嘗一言及之豈所謂還眞自了性命孺人蓋前定耶他何足道哉

引空禪師傳

引空上人者法名悟接六祖能大師鄉人也始出家五洩山後行脚至安成之西鄉是時劉聘君方棄公車不赴明學於鄉鄉故有石廊洞聘君闢之結草庵其傍遂留引空居之戊寅春予以聘君授徒於復禮書院遊石廊而見引空引空被白布袍倚樓之右楹垂頭結坐不與人爲揖讓人莫測其意予奇其狀輒叩之曰引空何爲者空曰觀心予曰是誰觀心心作何觀空茫然乃以質對曰僧爲童子時未嘗授書每

夜必夢念佛則遇長者引我出家雖不受書乃獨發憤求見性作佛又苦無入路一日遇秀才誘我曰汝可觀水我見水空明徹底又見我能見者亦復如是心稍開悟然影響耳我今止滞爲坐求心體於此者三年而未有見也予曰若知金剛經乎曰不知願聞其要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汝作何觀引空恍然有省次日入衆以問空空曰無所住且勿說心從何處生心生何處去予知其異遂信宿石廊挾月予與朋儕觴歌游泳自適吾適空亦油然與之偕而忘其泒

觀一日指洞前石問之曰汝見不曰見曰見石內乎曰不得見石外乎曰無障予輒別去而人亦曰猶夫引空耳未之奇也自是十餘年不復見引空然空益詣文與聘君時時就之說法相得甚驩書院別搆菴作引空精舍諸學士每大會書院請空入席曰吾不通文與無可與諸學士語者諸學士語吾亦不會諸學士嚮風者就精舍問之耳庚寅年予使荊過家忽報引空至兩人相顧莫逆耳一啜茗而別癸巳夏予院返初服矣引空持聘君書至謂大乘菴數日予與

友人夏侯興夫詣菴下僧揚引空拜拜謝曰賴君接引幸遂本願又曰君以宰官身悟一乘法何人不可轉而願嘿嘿不出獅王音乎願君飽書院會友如劉聘君予笑曰和尚所謂老婆心切者聘君常轉一數人十人百千人吾一剎那間十方衆生一切俱轉出大雷音震動三千大千世界亡何空出新城邪聘君別語祝予曰所謂悟如來禪未悟祖師禪云何予不答詰晨興就榻上問曰云何祖師禪予應曰鵓鴣啼空曰在彼啼我非不聞亦不着予曰未會曰可點乎

訝古來不點久之空曰吾自信吾眞空體無不知[illegible]
不聞亦無所從知無所從聞如來祖師亦莽攜邦予
曰此政如來禪也遂休去乃相約爲明年九龍南嶽
之遊而因記其本末作引空傳

贊曰接上人不識一字乃至悟無盡法門遊歷名山
禮講師數千輩莫能難之固知人心自具六通本非
學習不聞文字須精神至不可上人生而失父五歲
喪母及遊武當恍然夢見父母前空禮拜既覺曰[illegible]
父母恩即報佛恩遂折一指爇於爐中人無知者[illegible]
至誠如此時人[illegible]豈其然乎

羅氏紫原文集卷之十

吉水羅大紘公廓父著

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學行述

先生名用檢字克賢號魯源蘭谿城中人也其先世居衢之柯山曰柯山面上孫丹陽遡至偃王其載家譜可考閩始祖曰勝二公再傳曰福三公高皇帝爲吳王畧地至婺福三獻策見知爲提舉土兵機事罷不仁和兩縣尉數傳至仁九公公居賈肆歲莫倫兒入室發覆火視之倫兒皇恐走公曰勿懼汝何欲倫兒曰貧亡賴迫歲不能爲饔故至此公曰汝尚可爲生所需幾何曰得五百緡足矣公與之戒曰愼勿言亦勿過我倫兒得金錢治生家漸饒公竟不言也公歿倫兒至哭之哀家人問曰若何自知我公而哭之痛耶倫兒始言其故又再傳至榮十三公名講號菊逸配嚴氏菊逸公行誼孚洽徐氏至公始大生四子長誠山公補以先生貴贈奉直大夫祠部員外郎次孝廉白谷公袍生子用光成進士官部郎孫學聚爲巡撫福建都御史贈右布政使誠山公布衣有至行閭人醵金錢建祉廟辭曰吾家自奉活佛問活佛安在曰堂前父母是也配章氏副室楊氏以先生貴俱贈宜人公艱子祠高媒折梅花爲供結梅子七明年楊宜人舉太常閭人賀曰奉活佛者盧瑞之應乎先生生而端重有至性雖出楊宜人而章宜人自乳之常以背抱子教之書稍長受業仲父白谷公白谷公臨弟子莊先生思念章宜人不敢請久之心動強起嗚咽疾趨歸宜人已俟兒門屏間爲櫛髮整衣履慰諭乃喜就館以爲常及先生既貴與友人談及章宜人即泣下如孺子慕也及長能爲文太母嚴尚亡恙諸孫讀書夜分手瀹茗使傳婢遍飲諸孫獨先生端坐啜罷輟讀不轉顧嚴太母喜謂章宜人曰此兒終不負汝然先生與從兄光先後成進士皆嚴太母所瀹茗而飲者也弱冠補縣諸生敦行誼矜然諾爲士類所推乙卯令錄士先生以章宜人疾不就試令閱卷無當意者檄之必往大賞其文榜于黌宮曰舉子業不當如是耶是秋舉浙江鄉試贈公送赴公車至武林泣下明年試初場心動輒投筆出亟

[illegible]省錢緒山先生新建門人也與王龍谿先生爲王
門两司遊至蘭先生與友人徐天民王之弼輩侍講
數日執贄稱弟子錢先生賀誠山公曰兒子今爲聖
人之徒關蘭谿道脈者不獨五先生也誠山公亦自
喜賀章宜人曰梅子今將熟矣明年誠山公卒先生
哀毀過禮服闋同徐王二公至武林聽錢王二先生
講於天真書院壬戌成進士
殿試第二甲第十七人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本司主
假因糗糒先生條牧放賑䘏之法大司寇從其言久
之文選陸公光祖舉先生自代不果改武選司主事
又改禮部儀制司主事
穆宗皇帝登極未親郊先生具疏要主客郎郭斐同
請會首輔請報可而罷轉祠祭司員外郎祠祭主收
御用藥坐大監院廳事有貴人遣使投刺先生和顏
𤔡之曰使來而公尊官坐大堂郎署坐小廳亦公堂
也公堂豈投刺地耶使持刺去貴人慙服月食陰雲
不見先生議禮初食四拜復明四拜罷臺省監視者
詰問曰護月胡不拜荅曰禮有深意如未見父母疾

恐逆其果疾也日月有當食不食之時陰雲内安知
食與不食耶明日聞　大内禮如祠祭議詰者始服
轉儀制司員外郎元旦日食值三年大計羣臣朝會
之期先是
肅皇帝居大内久朝儀俱廢無所考先生酌議
殿上樂懸不作殿下奏樂餘如常儀大宗伯具題報
可先生歷三部並以禮自持請謁不及門
朝廷嚴憚之以功陞山東驛傳道副使署觀察使
出城遇兩人鬭一被髪血傷一盛氣倚門立鞫之盛
氣者故相家奴血傷者亡賴酒徒並杖遣之故相恨
嗾言者論劾降一級調公論屈之補江西糧儲道參
議時餉道數窘絶爲畫一之令商而民便之餉遂通
安義令有捕盗功巡撫行奬而巡按御史廉其貪方
行劾部使者難之質於先生曰此易分也但覈其實
耳令實貪則達於撫臺使就劾實非貪則言於按臺
輕釋之奏記兩臺而令事白先生悟學自糧道始過
豐城詣學宮與諸生發明所悟一時風動拜弟子受
業者百餘人癸酉鄉試初發科有志者輒謁糧道聽

講先生公餘與諸門人問荅辨論至夕不倦明年攷
嶺北巡道備兵使者虔吉之間豪傑羣集載贄問道
舟相望於章貢自王文成公而後又再見也先生道
風遠播甲戌會試京師大老擇公所集天下士會講
計偕自江省至者誦述先生性善章講語震竦警發
一會皆傾於是天下學者知有徐魯源先生明年攷
陝西督學時爲政者欲清覈庠汰罷冗　詔令嚴切
學使者奉行太急郡縣訪校革黜倍於所入士大怨
恨先生曰　國家經術造士校以文學功令具在何

至是然得士獨盛秦固有正學書院即撤諸生僞者
都肄之益起與諸生講明聖學朂以行業五日一校
蕪未出會城而秦中士已發其豪傑半矣明年丙子
鄉試發榜盡先生所錄高第傍首即學士王圖屢置
第一人於是士類翕然稱關內學政敢天下先是政
府以先生嚴峻故授督學彫琢秦中士即內召及事
竣謂行法恕非
詔旨有意督過之秦人爲言乃解以常格調蘇松督
糧參政前海中丞裁損賦役輕重偏吳人以爲苦跣

生袁盎槃相當鎮江未經裁爲酌省編銀萬餘吳江
久雨大水窮民聚衆譁撫臺欲置之法先生曰人飢
急呼天有疾病呼父母此嗷嗷者是也撫意解譁民
亦散先生齋戒三日禱天遂霽民大悅歌曰徐公來
天眼開三日禱祠亦奇哉然吳中士女好遊遇部使
者車蓋爭道先生純之急卒爲吳人所中又講學犯
時禁因鄰丞失亞因一人并坐得罪降一級調歸太
夫人楊宜人卒合塟贈公及章宜人墓即墓所搆瞻
菴居之瞻菴者朝夕瞻望也其地有古栢

高皇帝嘗駐蹕方山人以望氣見於此先生顧慕思
舜栫栢思堯穆然滿腔忠愛之心焉三年出廬又二
年起補福寧道副使閩兵土客併得縱難制偏將盧
爝私忿杖營卒一人伍長羅文玉號衆露刃入爝舍
反縛爝脅供肆辱一軍皆譁先生至自芝城譁者擁
門先生升堂開門內譁卒諭之曰偏裨恣意僇士律
有常刑士聚衆不歸伍當以軍法從事衆皆鳥獸散
隨逮爝於獄遣州官慰撫營卒縛文玉入鞫各抵罪
置脅從不治衆乃定久之請築福寧州城陞江省嶺

各如期堂上給發以禮遣之人人稱快曰徐先生不獨廉且仁而有心計有道者作用固自別賦祿畢尚羨金錢數千緡復散償撫按各司公費并置學田然大爲僚屬所忌閏四月改南太僕卿疏復馬政曰國初設南太僕隷三輔主畜馬三萬三千正德間以江南北無善馬改折銀今東南時有警或欲用馬難猝備宜量復官馬三之一仍以折價買補寄畜民間不筭其孳息縣官一旦有急欲用馬可旦夕至此百世之利也又議郡縣宜籍民兵團練可備倭亡何改南太常卿請禁褻樂舞生以清祀典并請各省直收稅糧法馬戶工二部十年一鑄換頒降杜私鑄之弊部覆報可通行省直及邊鎮管糧臨德等倉南北戸部各鈔關可爲一體遵行甫二年河南巡按陳登雲用謗者言論劾即籍時懷慶司理安成王如堅知汴省事甚悉入摧刑科倡言於衆曰徐太常爲布政四月弊政頓革發祿銀十萬不持一錢百年中公廉僅見一人昭然在人耳目言者何及覆至是後御史涂宗濬巡河南勘實　詔以原官在籍聽用兩遷

卒地方賢者銓部再疏請補太常不報家居十八年辛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先是門人浙江巡撫甘士价爲先生建大雲書院與學宮對立大紘哭奠已南陰諸弟子要至書院議入主大紘采衆議題其主曰貞學先生先生及門者大半海內而事先生久知學最深無如大紘且後死則表著先生學行將乞銘於立言者大紘責也夫傳賈董載其策傳揚馬載其賦先生以道自任則歷官政事不足爲重故集先生言論最切要爲不肖所見聞確眞者著于篇令同志采擇先生初發心爲學壁立千仞志操俱厲故有淸名蘭人議曰人謂徐克賢清縱清不至伯夷何自硜硜如是先生聞之曰伯夷不食周粟故爾吾當盛時竊祿仕亦去伯夷何遠友人曰克賢不肯讓伯夷更復何讓時海內賢者多聚都門徐華亭在政府趙大洲爲學士皆同志即嚴分宜不向學亦不禁也人有言者曰學人多譏訕朝政禁之便分宜曰汝看朱時講學是何人禁講學是何人言者爾然而退故學者晝詣公所爲會夜聚私宅者　亦泰然無所嫌忌如此

陸五臺金陵李翰峯泰和胡正甫麻城耿伯子豐城李伯誠新建魏敬吾吉水曾于野盱江羅近溪一時羣賢斌斌自負先生傾心友諸賢毅然以學自任進而覩躬職事退而質疑取善不遺餘力嘗謂友人曰吾黨於世味淡一分學問當進一分友人曰須學問進一分方能於世味淡一分先生同吳悟齋見趙大洲吳津津譚不輟大洲熟視吳曰公大好色先生曰人於世上有大捨乃能有大取大洲曰吾爲汝長一捨問何如曰我這裡無有所取亦無有所捨先生有省禮部司務李贄甚恭謹屢要之赴會不至一日揭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猶學甚篤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嚮益堅後語人曰徐公鉗鎚如是贄即李卓吾也會上見羅近溪談甚有致心向之問曰學當從何入近溪時維派諸見先生問之誠乃曰兄欲入道只是拜朝亦拜夕亦拜久之空中自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居江省一日在欑道方治文移忽恍聞有在後高聲唱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豈所謂空中有傳者耶自是志氣益奮心地日[illegible]去平日見解豈以志學求仁爲宗曰顏淵[illegible]　孔子顏不肯死心孔子而猶尚友乎舜志[illegible]　方堪傳授故孔子獨稱其好學今人講學只在宋儒腳跟下盤桓安得大成行部至豐城徐獻和爲諸生進講中庸首章先生曰此未易言也此理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雖發爲喜怒哀樂而所以喜怒哀樂者未嘗發此中也天命之性天下之大本也名之曰獨必於此而戒慎恐懼焉然後中和位育一以貫之而性我復矣此聖學之原也未易言也獻和豁然有契於中遂納贄而風動者甚衆遊廬山遇麻城耿仲子楚倥仲子布衣不讀書然志甚壯苦心參學與先生談數日大喜曰非先生不能發吾之覆歸語伯子曰徐魯源今之孟子也久之以書來謝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而耿伯子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任萬士載之登於大道故曰吾執御矣盍老安少懷信友之志也吾仲氏欲

門下少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自是學者[illegible]
風四方踵至江省爲敍多若豐城二胡德與二祝甫
昌丁右武章潢劉召伯則常親講席焉先生語學者
曰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道多端從何處始求仁而
人之大本立矣求仁何所取法聖人人倫之至學聖
而仁之規矩立矣夫學聖人者非徒意之也須渾身
轉動全付精神與聖人合併爲一方有進步如舜師
堯見於羹見於墻周公師文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顔子師孔步亦步趨亦趨絶塵而奔則瞠乎其後如

此方是志學故能志學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能志
學則不以一善成名不以少得自足能志學則能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
平能志學則思致君爲堯舜澤民爲唐虞聖人分量
無窮吾志無窮學亦無窮聖人分量即是吾人之分
量學者愼勿二視之也又曰人性本善學所以範圍
之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此人之
性也學所以範圍其視聽心思而全吾聰明睿知之
德也故學之於人如木之規矩馬之啣勒也若不知

學縱是神通妙用終不免私心自是非人道之至也
友人問曰先生宗志學是矣假如不覩不聞時安見
有聖人之相而起學聖之想乎曰正須志學令人於
靜中稍見意趣便自以爲未發之中於動時稍加照
管便自謂中節之和若果志於學以聖人心印印之
必將自省曰吾所謂未發之中果即聖人所謂天下
之大本乎吾所謂中節之和果即聖人所謂天下之
達道乎以此進之果即聖人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
萬物育乎稍未印合必將潛心默識俛而思之夜以

繼日必求無媿於聖人而後已若非志學必且私心
自是或妄守谿徑或半途而廢不至於敗德亂道不
止也此志學之所以益不容已也或又問曰先生所
師事者王門弟子也王門宗良知而先生以志學爲
宗不亦悖師說乎先生曰然非也孟子曰人之所不
慮而知者良知也孔子曰我而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安可執孟氏之不慮而議孔氏之敏求
乎故致良知學也志學亦所以致良知也且所謂不
悖師者貴心心相印自悟自性不落旁門不墮谿徑

以此爲不悖耳豈必襲其一字一句執爲契券心未
必是口徒云爾哉問者曰聖人傳心亦自有不同乎
曰聖人之心一也豈惟聖人一切衆人與聖人之心
一也有不同者則異術也學所以傳心豈有二乎顧
其得力與立言亦自有不同耳唐虞以前亡論已開
傳心一脉者帝堯也其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已至舜
授禹則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何其煩也至湯則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聖敬日躋非復舜之故矣至
文曰緝熙敬止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非復湯之故

矣至孔子曰信而好古宜其襲前聖之言無改已然
其授弟子曰博文約禮曰一貫曰爲仁而其語爲仁
者又各出一説不相襲也至大學言明德親民止至
善中庸言天命率性與修道皆孔門之心法也乃不
相襲如此使顔子不亦異日必自有説至若孟子則
演爲四端爲集義養氣曰盡心知性知天其願學孔
子固如是矣自堯舜至孔孟總是一中之學而立言
因人人殊然立言雖殊實脉脉傳中無異心也古之
聖賢以傳心爲宗後儒以傳言爲宗亦異夫古之人

矣癸酉鄉試後同年鄒德溥爾光要大紘同劉士奐
先玉鄒元標爾瞻詣耀道聽講大紘問大學入門始
於致知致知在格物而格物之義諸説不同當以何
爲真先生曰問太早明年下第歸與爾瞻拜業青原
一郡大會請劉獅泉歐三溪周洞巖胡廬山王塘南
諸老主盟孝廉而下聽講數百人先生道吉州枉車
從過之大發明志學之義廬山先生起謝曰會中人
如在夢中我等氣弱叫喚不醒須公祖霹靂震之一
會方甦先生曰皆中諸老皆獅子吼僕旁贊之耳是

年冬大紘買舟至虔執贄爲同年劉允玉黄安劉汝
教先在齋閣而虔中孝廉若黄大節甘士价盧逵斯
言貫蘇雨等先後受業一日侍坐先生曰汝等知我
此時胸中云何允玉應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
生曰學者學此而已嘗曰學者胸中不可無如之何
三字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諸
君既散予獨留先生臥東房予臥西房每夜半後攝
衣就榻問學先生起坐半應答不倦先生曰若羅子
所謂貧而好學者也一日語曰學者平時須作是觀

橫看世界四方上下如此廣大直看世界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如此長遠我於其中橫包十方直推千古須另具一副肚腸另開一般心眼豈以凡夫堪作勝事聞者凛然一日午坐久之從定起喟然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紘聆其言未敢問也又一日坐定曰汝知夫子末後句乎曰不知也敢問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紘起曰向聆斯語今敢問其義先生熟視曰留汝異日自說明年轉關中學政予與劉调甫劉允玉郭賫臣送允玉自玉峽返三人送至婺舟過豐城晤李見羅萬思默魏敬吾於雙寺各攻所短思默曰李丈活了不會死魏丈死了不會活先生曰我有金丹一粒能使諸丈生死一齊脫邦舟中三人侍坐先生晨起視事至午瞑目少息危坐無倦容遂至夜分始休而神氣益王一日問予曰汝視郭生何如對曰郭兄長者差俗耳先生曰獨调甫游世外差爲不俗我與汝皆在俗中何必郭生先生天性孝友每念及章宜人未嘗不孺子泣也念及兄弟故友之亡者未嘗不流涕也念及故人之貧者未嘗不思周之也嘗曰人但知父子之恩無所解於其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不知朋友之交亦無所解亦無可逃以爲可解可逃必其不知學者也先生友愛二弟每分俸給之二弟率先生教靡謹絕貴介習氣若仲弟以貢簿澠池清操不苟尤稱重於世也先生曰學者當常反觀自已食性心術孰長孰短從其長者長養生發爲作人基本其短者或過則消摩之不及則克拓之從義遷善日躋聖域切不可道自家不濟一有此念便會消沮不堪承當此學抵家與老友王中石諸君同宿一樓先生見大紘求道甚苦曰羅公靡必欲明道須隨我至關中彼固大聖大賢所産也竟與王中石相隨入關先生隨時開示一日會食罷予自拭案先生俛首側視曰用世尚早王中石喈好裁詩又欲先生早解組養母偶談禪家乾矢橛話先生曰是何物中石曰是官先生曰是詩二人皆笑顧予曰汝作何觀曰是惡人眼先生曰漸入佳境中石曰漸漏洩及出校外郡送予與中石至歷屋終南山之麓習定重陽宮二月而歸先生解衣[illegible]

予曰吾道南矣大紘從入關浴溫池登臨華嶽過渼陂禮王季墓披重陽仙人衲衣結跏趺坐縱遊太白峯老子説經臺返從藍田出襄陽歴藍關謁昌黎祠至商山弔四皓亦古今勝遊而心源開徹自重陽宮始竟十年後得聞至道先生命入關之方也丙戌秋先生從閩中入

賀千秋予釋褐授行人相見甚驩問先生近日志學何如曰差異往昔如今心體圓成萬物皆備於萬物皆備中無一物可得明此之謂明德止此之謂至善

穆心取聖本聖自學不作二見紘拜曰敬受教時弟子庶吉士王君圖侍御井君士佾行人王君建中刑部康君夢相進士劉君以煥十餘人旦夕聚講少宗伯學士張公内閣王公聃先生躍如也少司馬蕭公大司寇舒公中丞魏公少司徒耿公擇公館要同志爲會邀先生登壇會中問曰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翁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

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政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又問我等居官如何爲學先生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若作一事作後便休論一事論後便罷惟同發真心能補益國家元氣我輩共立一朝同事一主精神意氣原自貫徹若從真心發起我願是君爲堯舜之君我願是民爲堯舜之民我願是世爲唐虞之世我願同朝皆爲稷契皋夔老臣精曰一心隨處皆真相勸相勉同心一德一人發心有一人之誠意十人發心有十人之誠意百人發心有百人之誠意誠意結爲元氣元氣洩爲和氣和氣蒸爲瑞氣自然朝廷清明邊境寧謐極其致而天地位萬物育非虛語也此道最精微最神妙唯通天人達性命者能識此願同會發心而已諸老翕然贊曰今日始見曾老學問精切從其體會者入人人皆孔孟矣從其發心者入人人皆夔龍矣吾黨更復何言飲數行而罷先生入都門不廢常儀比衆差薄

尚實孟我疆苦節絕饋餉獨受先生一縑然猶曰魯
老爲人望奈何亦東西饋如俗人乎先生曰交際亦
古人所不廢也如孔子有私覿之禮孟子有載質之
義孔孟既爲之矣我何獨異且入
賀固有常贐例所不能却也既不能却而可以槖中
裝買田宅自潤乎我疆曰魯老只是學孔孟先生曰
我以良知自信必不能信我疆取證於孔孟我疆縱
不信徐魯源獨不信孔孟乎事竣出都門諸弟子送
至門先生私語大紘曰我從入都門至出都門未嘗
是[illegible]念[illegible]語諸弟子曰自無始[illegible]之人生百年爲一
息自萬類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
自巳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
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邪門弟子皆憬然省悟而
別先生後從應訪使布政中州轉太僕太常收士甚
多及致太常歸卧蘭陰志益淬學日益密自修誨人
孳孳以仁爲要曰孔門之求仁即堯舜之中天學之
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
玄而生機不流專信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

性者性之靈而心之眞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
下會爲一原凝於冲漠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
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眞
體湛然迥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
孔子專言仁蓋獨契天人之微而發先聖之秘故傳
之無弊隨人立教圓活不滯學者於此參求於此體
認於此發憤自能下學上達優入聖域不必別立門
戶效世儒之紛紛也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illegible][illegible]
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近遠經歷之生熟耳
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
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宵之木仍是萌孽時生意
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
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
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
日充見聞日廣智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
眞不爲庸人則爲小人而已矣故惟赤子心可至大
人亦惟大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學者最宜詳辯也
[illegible]傳良知之學者復言歸寂何如曰聶貞襄主歸寂

羅文恭左祖之皆捄時之苦心也然言良知但當精言良知不必於良知外另參歸寂也且大學言致知矣更有誠意正心修身事則誠正修皆所以致其知而達之家國天下本自無弊本無欠闕一時看未徹耳問學不得辭切何如曰人有贊毀無益於得夫利鈍與作此偽之人者贊毀于奪此偽之人者夫以在天與人之權而妄與以已非贊毀而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何等醇切問曰道可聞乎曰聞道上矣用目則着見用心則着識用身體則着迹若

聞則不着內不着外不着形色不着情識不着方所故至人以聞道爲貴學者須從愼獨入門鮮能知味豈饑渴害之乎曰豈惟饑渴之害百姓日用不知耳學者若能平心默識則此知味之知卽是致知格物丹頭廣齊明庶物察人倫亦從此充拓得盡爾問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獨士曰士先志故耻其所可耻鄙夫則耻其所不當耻如耻惡衣惡食及鬪雞走馬之類所謂小人下達也問切磋琢磨曰道體無窮密緻可入故視以骨角之脆而加切磋氣質難化鈍礪

可攻故視以玉石之堅而加琢磨兩者並至敬在中文在外德之盛也先生曰向欲寡言而不能愿然若謂理有所當言也近讀張無垢之言乃知人之精神有限言失之有餘行必失之不足此君子所以必訥其言而敏於事也今人三緘自圭三復將然後言斯爲愼獨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聳動既息天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生曰聖人天性流行全體皆仁譬如赤日當空萬類畢

照學者深體有得其於私意妄念種種落軀殼者直如紅爐上一點雪耳先生曰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卽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亦手可扶元化先生曰今之學者紛紛馳求欲出世豈謂身世外別有一種學問耶非然也人心虛靈本與世爲體而寔非世所能囿學者未悟心源背本逐末未免墮世網中不得出脫及以不得出脫爲苦則思舍此

身世別求一出脫法然身世竟不可舍終死在塵網中耳此學者一大苦事會中肅然起請曰先生幸竟其說爲學人脫此苦海先生曰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與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智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即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即出此色塵世界

終日思不爲事轉即出此法塵世界[illegible]曰戴天履地友人羣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折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一時聞者心眼頓異友人聽教者曰此道苦求之而不能奈何先生曰諉於不能則不能矣必於能則能之矣又問曰亦有必於求能而竟不能者曰立志既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爾走路徒自罷苦終不得至曰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illegible]者惕然先生坐定百日始出大雲書院會友隨[illegible]

感應不作思想問理氣同異曰實同而名異也問性情曰天同而人異也問禮樂曰體同而用異也問治亂曰道同而由異也問仕隱曰載同而塗異也問順逆曰世同而遭異也問人鬼曰神同而化異也問闔闢曰氣同而候異也問內外曰迹異而不能異也問久近曰時同而無其同也知者達其同而因其異仁者會其異而樂其同知同異之道者知天地之所以大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illegible]時先生以志學爲的以體仁爲宗以求友爲功[illegible]自意念達於言動自居家施於政事自立朝及於藩臬皆堅定其志實踐其功不易乎世不見是而無悶同時若黃安耿公盱江羅公豐城李公吉州胡公王公皆各有師承自成一家開門授徒守先王之道以待來學並年高德卲而先生獨屹然如嵩華泰岱以身任斯文係海內命世之望者五十年及病篤衛州曾舜徵過藺入問疾先生舉金剛觀語舜徵曰先生殆以不壞法身去曰呼有是病革之日從侄中丞入視先生與論先天之學追慕乃休是夕卒曾子謂仁以爲

已任死而後已其貞學先生之謂乎於弘與毅蓋無媿矣所著有剏虔會錄及婺蘭新安紀會諸書行于世生於嘉靖戊子年十月十三日卒之歲萬曆辛亥也春秋八十有四配鄭氏封宜人側室孔氏孟氏三子學質舉己卯鄉試有奇行學貫太學生皆早卒學范太學生孫十人京太學生府泉庠生彥亓雯燮丹較兹曾孫十四人介藩介熙介臣介君介轅介祺介春介翰介祉介石介瑩介通介麟介　皆恂謹能世其家先生每評友人賓美者曰以爲見子佳矣作門生更須長一格先生視門人重於子爲道也故門人姓名爵里亦當附錄

羅大紘曰先生在虔提孔門末後句及學道拭案語彼時都不之省十五年後始豁然有悟人之精神隨處顯眞而聖人勿以微言示道勝開悟來學世多忽爲達者昭若日星矣於戲可輕議哉可輕議哉

劉孝廉君東行狀

孝廉劉隱君者泰和城西人父大僕公爲浙東慈谿令生君故名潮字君東約我其所自號也晚年以約名其堂人稱約堂先生其先世居邑之龍溪自龍溪遷泮塘至長沙定　王皆可譜高祖父仕旦曾祖父汪俱有至行祖父坦溪翁瑞祥以子大僕貴贈儒林郎光祿丞父策齋翁產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爲慈谿廬江兩縣令歷官南大僕寺少卿娶周氏封安人大僕令慈谿政行俱勵一夕夢神人抱一童子授之曰佳兒也爲慈人報德遂生君東生有異質稍長便有丈夫氣目光若曙吐辭音韻洪暢頓以氣節自任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大僕公奇之十二歲讀書駕部寮關時給練椒山楊公劾以極諫得罪　詔戮于西市君東遶屋空行至夜半聞楊已死慷慨嘆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貽冠著尚志論又爲無愁子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明空道人燈籠也論操尚不群語更藻拔三傳與致敷朗翩翩然有塵外之思

識者稱爲遠器及六侍致政君東隨父歸補縣諸生
高等代父作壽大宗伯尹公文尹公曰是文氣蓋
世不似平日大僕語明年丁卯隆慶改元初開科君
東舉江西鄉試其卷中孟義禹稷當平世題曰上體
九重宵旰之憂一日此心三年亦此心下拯萬民墊
溺之悲過門不入三過亦不入大爲士人傳誦久而
不絕時君東鄉舉方歸不欲赴公車大僕勉之曰欲
爲天下士何可不友天下士及抵燕盡友諸名士如
大僕教亡何大僕卒明年聞訃奔歸君東病體羸不
腸與齋文祭大僕自怨然朝夕依墅廉雅問大安人
亡恙足不及內親友相對未嘗破顏聲響瀟灑若出
金石聽者竦耳君東負才名高議古人士友咸器重
之同郡鄒工部汝海曾大理于健公車往還共談名
理大宗伯尹洞山公中丞曾省源公大相期許而叅
知胡廬山公俯塱尤深貽書告誡必大人言行君東
頗自刻厲期有所至他如益都朱司空南都焦太史
蘭溪胡元瑞新建丁右武臨汝湯義仍諸海內名士
初試南宮皆在燕社中談藝賦詩相得甚驩既稍稍
於酒乃作麴生戒曰弱冠受庭訓禁酒飲酒自兒先
大人喪始當其毁也幾滅性矣右臂罔痛不能舉客
曰此脾病也惟酒能已之又胷中常鬱鬱不樂時與
友人浮白自寬及嘗獨坐亦以洗其塊壘始裁十數
舉漸至無筭一飲或至適宵亭午以前神皆不王當
困時輒思棄絕然再醒再飲旋起旋卧三百六十日
醉者半病者亦半感悵橫生多憤世不平之意嗟嗟
豈其中誠有所自負如所謂托而逃焉者耶仲春以
來默坐一軒往來既斷目耳無交於是深自悔恨戒
家人毋具酒夫旨酒之惡抑詩之防古人令德之儀
惜時勤業何孳孳也余何人斯其此洗頻項因太夫
人病檢方書酒能腐腸爛胃銷真一之氣然則余以
一人之身得無廣尉之慮乎記曰身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君東雖好結客然律已甚嚴試南宮下第大
學士李公得君東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不可
日落第書生可自呈身相門耶後江陵張公亦欲致
之東閣亦拒不相見結四方同輩文學行誼有聞或
工辭賦工書法者必多方求訪而後已家藏書甚富

老爲名人草書如宋仲溫解學士帖更加[illegible]
視友人輒咨嗟擬賓舉觴酒醉之以爲快遊樂善[illegible]
友重交誼矜然諾其天性也荆王太傅李公九疇[illegible]
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illegible]
死女之姊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當
幼且無嫉妒解盟不待寒矣君東折東告諸親友曰
使李君來嘗見吾稱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
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illegible]乃撫其[illegible]
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李公無子唯一女當
其資產半屬女餘以與同祖親耳君東辭不受曰
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傷吾初心乎汪公義
之不強也癸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勸就京秩君東
哄曰士能爲大用不能爲小用吾不敢當然能爲[illegible]
用不能爲枉用君亦信我乎司選者曰劉君志自[illegible]
落耳君東久宦遊不遂欲懸車終養太夫人太夫人
不可亡何大夫人卒君東哀毀歎曰吾已矣夫二親
不[illegible]吾年近艾復逐逐何爲遂投牒不仕明年有詔
幾公車常賚辭不受構終慕堂志孝思也又歎曰世

不得志廊廟則游園亭縱其散朗耳遂築園以自[illegible]
名之曾司空贈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
漢子虛而君東自序之曰吾從先君宦轍二十年半
在長安後舉於鄉八上禮闈友四方名士總在先人
膝下提秀發奇拔俗振藻自謂生而爲吉州男子縱
不能伏馬箠驅馳萬里外繫單于頸爭虜塵亦自當
策天人陳禮樂立名清時或犯顏極諫以報　天子
豈意至今日我己丑丁先太恭人艱僅存餘息庭火
沾濕兩足幾成支離今年與疾俱至日月云邁志業
覺屈所謂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已先人之故
廬傍有隙地古林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爲園藏先
人遺書萬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貯[illegible]名畫數十
家蒔竹萬竿種栢千行古梅蟠松緋[illegible][illegible]桂蓮蘭
乍名花間錯布滿庭砌題曰自怡園取陶隱君語也
予往還燕都歷名山大川探奇選勝獨徘徊匡廬覺
有神會磊石象之爲南樓數十尺傑出城頭可望長
江予所獨爽固在於斯夫大人達觀任化昏曉時中
則紓其文采遲屈則斂其風藻故馳騁翰墨登封作

領巳非吾分卧箕山困首陽又非其時扣角悟主於
邁要寥亦義之所不敢出也想蘇門之逸響黍潦漢
之玄嶺喉詩於下諦古林間時展草隸品其精劣研
鍾史之遺刻萃鮮米之鮮墨神與情會悠然自得盤
踞匡廬憑陵三疊對五老雲生几席泉響幽鳥采其
玉芝擷以瑤草寄目南樓清氣襲衿嶺水東注風恬
波澄時一命酌高唱朗吟淡泊虛洞精瑩爽豁愷子
與於盤陀招東方之歲星斯亦劉生之一時也若夫
浪跡通刺守令枉駕窮曲巷逃歸屏滃茗竹檻浮白
花前嘯咏終日客不以爲傲主人亦不厭也且吾非
不談仁義惡夫明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吾非
不事文藻患夫篩文則喪其質雕藻則琢其樸也任
性而動隨意所適興心頫盡辭旨發結客有問予曰
君在園中何事應之曰聊授經論孔顏行藏盡在于
是後遊士過君東園者篇什甚富編爲怡園雅集太
守黃梅汪公武陵張公司李慈谿劉公長吏張公徐
公萬安陸公皆式其廬鄉爾瞻亦過而樂之贈以詩
揚㳟知貽書歎之曰君東玉堂吏也予爲作南樓

君東雖遊於園林乎然自律甚嚴辛丑建太子運遇
詔天下舉人不欲仕者授都察院都事予冠帶君
東曰真者吾已并髮之假者何爲又感時事欲入燕
上書過少宰鄧公定宇勸沮之歸遇楊焉文解見志
焉直指桐城方公言於予曰聞劉孝廉高尚無書
不讀欲表其閭且疏薦於朝君東託予辭之雖杜門
却客而宗族閭里孝義甚篤念龜溪祖祠祭薄送田
數十畝豐其牲腯遇饑奉太恭人命發粟賑之邑
度田覈口爲畫佐有司之闕大僕公令於慈有惠政
慈人宋之祀也可李劉公宦吉州知君東歸請大僕
德及修楊楊慈湖先生祠倡明學脉乃奉主俎豆學
宮并配享慈湖書院而吾鄉少保曾公亦以大僕有
鄉行薦於學使者入郡縣鄉賢君東遣子廷魯至慈
告廟自送郡縣主皆涕泣盡哀纂先德錄邵德懿德
錄闡二親之志大宰羅文莊公學宗程朱爲西昌興
學宗自世講良知而文莊之學湮君東曰程朱一脉
豈可遂廢梓編文莊公集梓行而人耳目爲之一新
亦宰劉槎翁詩刻久敗君東曰國朝爲唐詩人但知

趣自北地不知吾槎翁已是盜觴輒爲訂梓而并
秋閣志以槎翁有快閣詩居東少承胡廬山先生
接同輩鄒孚所曾從齋皆講聖學而君東志在進取
役稍爲任達至末年燮然曰此豈可畢吾生乎遂罷
招納謝交遊廢賞玩壹意默坐讀先儒書會其大旨
其見焦太史區佇御往返書中遣子延曾至吉水受
業鄒爾瞻氏曰汝當以賢者爲師毋效乃翁辛亥年
七十一七月修中元利祀戒其子曰吾其將至矣八
月遣延曾徵鄒爾瞻手書大僕公墓碑曰勿急吾十

七猶能徜徉於是乘肩輿歷園亭命孫與猶子相
隨瀹茗行酒盡日而罷曰從此逝矣後卑復有主人
翁服辟耶延曾還數日輒病友人王裕初京兆周章
甫駕部盛服造縣令問君病且革不解帶趨視君東
使人謝二君而卒卒之日無問知不知皆爲歎息流
涕弔者千七八百人爲文祭者數十家吉州人士雖
西昌風流儒雅差別各邑而君東產於浙受鑑湖剡
溪之氣以故曠絕大非凡流少居燕邸著三傳殊爲
平生之識其軒豁通朗類空明道人對客豪飲於焉

愁予得趣最深然終於隱逸晚節更勝也予嘗謂君
東生於洙泗當與琴張曾晳相亞在晉人蓋阮步兵
王右軍之徒也予與同年鄒爾瞻久在田間交君東
最深其子延曾將乞銘於爾瞻而以行屬予故次第
其生平以俟采者

處士楊星池先生行狀

處士楊公名以倫字正甫同江里人也系出涖塘楊氏楊之先自南唐虞部侍郎徙吉水而其后忠襄公邦乂文節公萬里文忠公長孺清謹公丕中奉公存皆爲宋名臣而各鄉分自涖塘者慮以科第顯有聞人同江之楊其尤著也　國初有布衣楊顛道者博學好古洪武中應聘主鄉試竟不仕曾大父希盛以貲豪好施大父英有質行　涇號介石直毅型家有法取予知大義嘗客淮歲饑有以兩女子償債者辭曰涇雖不肖終不忍割父子恩充吾橐中裝其操廉如是母鄧氏溫州太守鄧學海公女有婦德生二子長以仁次即公也楊公樸重寡言笑幼即有長者風度介石公愛重之將平樂司李劉龍山公爲縣諸生知名遣就學司李妻以女及試督學取充邑校官弟子司李喜遣其婿與二子俱受理學於羅文恭公服膺師訓惟謹性孝友奉介石公教事無細巨必當父意鄧母愛父太守家規以繩諸子公凛凛趨侍出入無惰容常撿故券數百紙悉焚之母問故對曰見往見人有持祖父遺券索償券金未酬而獄訟遽起及致喪敗兒不欲留此以遺子孫母曰兒深得我意及后必大母病疽侍藥連旬未嘗解衣卧母泣曰粥藥等耳在他人手吾即不安吾獨安吾兒比卒先生年五十矣哀毀骨立執喪逾謹兄爲省椽無子友愛甚篤病將革公游學虔州一夕忽病心悸亟束裝歸晝日夜抵家兄僅半息張目相視而卒解館金治喪而以第四子爲兄後古人有因父母病或思則心動而楊公於兄弟如此可不謂至性哉生平寡嗜少爭獨嚴重先世事祖祠圮竭力督族人修葺憲副南樓公修九邑同姓譜贊襄有勞憲副贈以詩祖希盛墓與宋代祖之葬峽江者先後被侵持上世券質於文恭公與鳴之有司事俱白楊公悛悛言不出口至當事如此近於仁者之勇矣卒業石蓮以知止爲宗後館竷楚攸邑杜令所與游衡嶽於岳麓書院遇方外人授以養生家言歸而質於石蓮夫子不以爲非是也嘉靖末年石蓮爲邑人平賦命楊公爲其里中督以公平見稱報書曰此是致良知切實處願卒勉之自

是居鄉居家一言一動不敢自欺以辱師教石蓮嘗
館與同門共建祀於江陽書院春秋祭祀必嚴會數
日乃罷講論辨問期發明師旨每至夜分楊公獨默
然危坐後遂爲江陽祭酒稱星池先生居常與同祖
弟以忠相友善以忠性敏正甫性鈍敏故捷於見解
鈍故遲悟正甫曰此是兄不如弟然捷故多脫略遲
故嘗自檢少過以忠曰此是弟不如兄性背而意固
相得也配劉孺人頗閑司李家教晚年信佛行坐必
念佛而楊公獨信玄壺闕之內有如賓友孺人先卒

其善具載劉司成志銘中楊公方嚴不阿劉氏二男
晚年以司城閭稱封君甚貴寵先生相與兄弟頗有
語言率意無所猜非臨外家子弟如其家子弟即貴
自抗欠行禮而外家益嚴事之藍山令邦和先生仲
子也少有志聖賢之學時曾大理于健先生爲孝廉
甚恭先生謂邦和曰吾生而有天幸得石蓮夫子爲
師曾孝廉吾師晚年高弟弟子也汝生晚未及石蓮
門即可師曾孝廉矣吾即以汝待師疏客視汝勤情
志和胡廬山先生與布衣王未菴均石蓮門人也胡

善悟矜石蓮意於言外而王執念甚專復遣邦和兢
胡先生學王布衣亦相與在師友之間戒之曰生汝
者父成汝者師也曾大理既釋褐爲休寧令召邦和
讀書齋閣奇書戒其無預外事是年邦和歸領歲薦
試京闈未舉留燕邸卒業時劉母多病楊公必欲成
邦和志戒毋歸竟中乙酉順天鄉試邦和既舉歸拜
二親㷀無恙鄉人以此稱楊公有識能善成其子云
楊公修偉豐厚坐立如山語言重遲貫過其文益古
之敦尚長者也縣令蘭溪徐公禮請爲鄉飲賓鄉先

生並賓[illegible]得人延按御史朱公移文下縣以金幣獎
旌與同邑王蓼峰泰和王未菴永豐謝鹿亭並稱者
舊云邦和爲武陵學諭時劉母已逝公就養學舍其
邑學者迎致桃岡書院講文恭之學及邦和爲藍山
令公年七十九矣欲往于應所留公拂袖曰死等耳
與其死於家孰若死於賢者之手竟往視藍山政事
大喜曰兒庶幾不負所學邦和游九疑歸述舜陵爐
洞册竈石田玉埴奇勝公聞而色動嘆曰吾生平修
學得與九疑仙人爲侶吾願畢矣未幾邦和罷藍山

歸將戒行先日公尚笑語問行期如常及暮命家人
設宴酒數行罷至夜半遽速呼曰記性記性我不昏
衆人莫昏及天明休息而卒嗚呼異哉公生於嘉靖
癸未四月初一日午時卒之日爲癸卯九月二十六
日卯時享年八十有一子四人應禎娶劉氏應祥即
藍山令娶峽江胡氏司諫曾孫也應祉娶王氏繼娶
歐陽氏應祚以仁役邑庠生娶陳氏孫男六人初升
娶郭氏又娶彭氏禎出東升將升尚幼俱祥出明升
娶李氏公沒之明年天祉出潛升娶金氏祚升娶龍
氏曉升未婚俱祚出而祚升亦矢曾孫二人兆桂聘
李氏別駕省菴公孫女兆槐尚幼孫女二人
羅生曰人有恒言曰記性然如其義者罔鮮揚公易
簀時不及他語連呼曰記性其曰我不昏記性罔非
昏者所能也自非平生[illegible]有得力焉及此無病而卒
賢者難之況記性記[illegible]人遠哉

故儒官陳心齋先生行狀

邑城北陳氏世爲冠族心齋先生其[illegible]心名奎字汝
聚父輔化雅慕古以孝友聞憲副羅爕泉公卜居邑
城塘戶相對時過從盡歡後其子及第爲太史文恭
公文恭幼日陳氏風範雅重慕古爲作三友贊爲並
後諗而陳氏家塾蓋者汝聚質性醇謹篤行樂善有
父風少從鄉子業發憤攻苦試學使者補博士弟子
與同邑劉教可賢王安器著久並受學羅太史於其
身相友善也久之數應鄉舉不遇而慕古公已老乃
歎曰以青衿故久損家人生產富貴不可知而[illegible]朝
夕之養乎是春夏輟誦躬率佃作時晰穫節食縮用
以供甘旨蓄其餘置田產而歲入漸益備行之數十
年遂致萬石性孝雅喜施捨孝友事父年至八十五
毋年至九十一無日不得其歡心及卒哀毀瘠不欲
生終制肥甘不入口忌日則設像哭泣朝夕奠敬侍
如生盡慕乃罷族人貧者居食婚葬分給貲使各得
其所本支先世歲時祭祀皆倜任無有闕遺酒食聚
以燕弟姪時語祖父忠厚勤苦用相勸勉蘇酬之暇

愉愉如也又曰同姓之無祀者多矣特捐產設奠[illegible]
祭令子孫世守無怠邑濵江頗多殍露毎年散槥櫝
百餘具藏之而附以酒文江門藍家渡渉者最繁爲
置舟捐穀百石以供長年故令尹張公楚城褒嘉旌
其間遂以　恩例授儒官毎招客輒自視供具必豐
飲必盡歡九邑士大夫入城無不謁陳汝聚謁必招
飲盡歡人人以爲親已先是陳氏有故大學生蒙菴
者富而好客有聲於縉紳間及蒙菴死而汝聚行之
益共少保曾公嘗曰汝聚百年後寧復有如汝聚者
[illegible]及汝聚死十年餘城中富者不乏而好客之
風索然汝聚於名士無不交而獨雅重王著久余之
得交汝聚也以著久因定盟爲婚王著久死汝聚哭
之哀毎年遇令節一爲位祭劉可賢王著久對飲數
觴悲騅交致其敬久要如此汝聚生平所欲施爲皆
力行之無有恨獨見羅文恭公社祭不豐乃與友人
謀欲捐租數百石助俎豆而社中人忌之不內獨此
未竟其志爲餘憾云生辛巳年八月二十一日卒萬
曆甲午年正月初五日享壽七十有四配李氏端[illegible]

慈厚佐家務富而益儉先公卒側室李氏子六人坤
直坤方坤大稷部儒士冠帶待選坤哉年成童精尋
讀書有大人器哭毋致疾篤死令尹陳公與相表異
之載在郡志孝子傳中俱適出坤元縣學秀才坤篇
俱庶出女二人長適郡庠增廣生羅邦教次適邑庠
生[illegible]大拔孫六人以溫如錦以良以恭以仁以儉公
卒後八年[illegible]三郡論下之某山踰年某等叙公行實
乞狀故爲之論述如此
羅大紘曰陳汝聚可謂知所處矣壯年不遇即力田
行孝道施及宗族行旅蒙義枯骨被仁邑中稱長者
豈不賢哉比時之孤守一經老不能振或輕薄肆志
驕語貧賤或仰屋而歎進退失據以致父毋妻子因
餓而死可同日道哉至於追思故友令節設祭又欲
捐產贍社雖不見內志亦已存其於師友之間厚矣
末世有此獨非人倫之規範哉戊戌年秋夢汝聚官
帶乘肩輿過我問之曰親家今安在曰張眞人府作
百夫長耳因曰君見吾婦不曰願見夫人遂出身入
尺而容圓滿色紫黑鬢白布巾垂後三尺有咫肅手

而拜端重有威予心甚敬異之尋滅汝聚曰我欲去急可作食余呼酒食未至而別旦日設祭於庭命次兒主之因思汝聚嘗受籙真人府故云後以李夫人容色體貌詢諸子信然夫幽明之理未可誣也因附于此

先兄都昌司訓石川公行狀

先兄名大紳字書之更字服聖從遊者稱石川先生世爲吉水山原人也其先初祖拯襄陽宜城人由宋景祐進士補吉州推官卽家於吉之鼓嶋岡二世祖日宣宋慶曆進士給事郎特授守秘書丞先受業太常博士彭公乘公愛其才妻以女創白珏書院居之因家焉塘五世祖棐恭由宋建炎進士知武岡軍以左朝散大夫請祠從山原又爲山原之初祖也朝散公而下詩書承冠世不絕　國朝惟從高祖訓公景泰丁丑進士聰公烈公兄弟舉於鄉歲貢三四人本支自大高祖數世皆業農有質行至先祖文偉公始業憤敎子讀書先考諱琛號松坪幼失父夜篝火唫誦繼以長號年十三試有司輒以高等補邑庠生娶母蕭氏生女兄秀兄大紳兄生三歲而母亡有異質清弱多病然穎敏善記五歲就外傅時則先考臂枕之未明就枕上授書數十行成誦始起從塾師讀試以三五七言口對響應弗滯姊亦聰慧或代對益工故甚奇愛之顧捫其頸則愁曰柰此骨相何二十卽

學舍遇一女仙贈以詩忽不見既長稍縣學游汝於深淵遇援得免爐火焚蜂巢中蜂刺面目痤腫先君已娶我母歐陽氏母抱兄泣曰汝無母家貧柰何弗學而以水中火爲戲汝父不能加怒於汝而怒我柰何父果大恨我母不能畜也然亦漸惡兄學業不進弱冠族伯攻形家言與太史文恭公善先君遣兄隨往楚之攸縣就館歲久之家信還稱祿作祿先君見信大怒曰何以教弟子時不肖初就外傳問之曰祿祿字從何起不肖應之曰從示先君大喜曰勝汝兄矣不肖稟性拙不如兄斂然能潛思默識志氣稍異羣兒先君嘗曰使我兩兒子以長濟短何憂門戶及歸舟中以其俸金愁損瘦果殊失度父子怒絕不見族長者屢爲言如見之時家中名士盡落唯先君一人出入單獨恥與少年競亟欲得孺子進而息肩兄亦大悔其前失刻厲明年再往遇良醫愈其宿疾又藝苑名家言晝夜精研久之入彀即自負歸奏其誅先君覽之亦有喜色遣從城北龍先生受業龍先名士及門皆宦富家子後麗見兄貧怯卒易之龍

先生督課愕曰羅生何自得大方家語而稱述之乃遲贊諸弟子盡相顧失色試有司遂知名督學使者王公宗沐選補縣博士弟子高等先君喜具酒食召族人曰吾幸得脫老青衿矣是年冬先君病卒先君病五月而華兄泣曰父萬有一不幸柰賦役何先君厲聲曰汝作秀才何慮之淺也汝亶立志於是時呼兄曰立志立志不絕口一晝夜而終家四壁立無宿舂先兄素未治生一旦遭大故倉卒無所措及娶嫂氏嫁時簪珥買棺治喪哀毀屢困憊族長者寬譬之稍解已乃聚族衆謀曰先人以家未造遺孤面家子弟皆可教訓孤安敢以督爲辭族子弟爭相率北面受業爲立科條正經義朝讀古文辭習書講授夕溫故夜授時藝各因其資講則從長及幼對所問失對則跪而扑責之雖已冠婚者不貸課疵字句調壹準於繩始諸弟子以爲厲後漸安之久則各成一家言鄉人見輒以爲奇鱗次彬彬多文學矣而不肖卒業成進士先兄遂稱易學宗師焉先君棄不肖時年十二又二年先慈亦亡羸多病先兄亟欲成不肖迹

又憐其病多護之適隣家狗齧其踝久不瘳兄瀝肉羹手濯其創每度歲嫂爲一製履或未就輒嫚罵嫂自煎剔故履履不肖乃盡夜除夕仮所著講義責令分行細書一字訛輒碎之令再書斬完好乃已不肖初讀左傳及古文辭先兄恐妨舉子業輒竊以遺人課中程則私喜不甚假好語防其驕惰一日同過細人家食不肖狎而怠先兄正色曰夫士也敢偷其身豈以編民室福自生我慢不肖悚然服其言終身未敢忘先兄少壯負氣矜友誼里中三四友如楊君仕爲蕭君然周君道行鄧君春震龍君之首皆以意氣相許時太史聽嫗友言分有司推平縣丁賦各鄉以其鄉先生督之里中督者盡據各里殷富兄弟闔分自潤數君爲不平發憤合力攻其餘而督者計沮以此甚爲諸君明年周道行中飛語破直指逮先兄奮曰士爲朋友死周生逮而我等寧得偷生皆全乎晝夜糾同輩鳴道行之寃於有司竟得釋而先兄受謗益深縣令恚者幾欲中之適不肖舉於鄉而令意塞先兄復悔其前事折節與邑中名士結社江陽以避

義文學相切磋更爲恭邑中翕然稱羅先生長者及門之士如雲吳楚躡蹻負笈不遠千里德益脩學益加新遇會課先兄登壇持衡友人數十輩斂容待校唯故司成劉士和時加辨難先兄爲剖析可否劉君益服督學使者莊公校郡士先兄縣學第一孝廉謝邦棣裕學第一劉司成名次先兄而同會三人並得儁於是四方競傳江陽社草爲縣令寧海陳公所知其學大行於南楚楚人語曰說易鑑鑑羅先生又曰大羅善講小羅善作先兄聞之戲曰楚人奈何以口舌爲稱以何謝君舉丙子鄉試劉君楚解壬午遷及第先兄已卯壬午經房爲有力者所移落乙榜第二先兄宿有足疾及是鬱鬱不得志而疾愈熾故放酒自解轉增劇再五入試不舉戊戌年應貢庚子謁選授都昌司訓明年挈家往都昌學故陋學官慮不修範而敗其尊往時先兄爲學督司祭見三博士絕勿視祭品惟競肉胾之退而取酒自酌不爲宰至都昌則視祭惟謹祭畢閉門高臥忽聞鬨視則二僚友爭肉乃咲曰二君所不欲者恭分之禮以祭更密

以少爲貴我輩食升斗抗顔爲弟子師所不足者邪
此乎二僚媿服諸生稱曰前此所未見也羅先生初
至未有譫口之餼二師乞以多讓既不讓而先絶其
分少以餉廩而媿爭其與吾師乎於是旦夕集羅先
生門受教先兄爲立會約講經義正文體諸生皆聞
所未聞瞿然傾化歡欣踴躍爭持冢肉餉羅先生唯
恐不受先兄以其餘分餉二博士博士餞之曰此非爭之
所能致也二博士爲感動亦日就先兄聽講先兄以
兄事之愈恭先兄以足疾日食不廢肉因門役假居
冢者畜三金取其息自給父之居冢者無賴并廢其本
門役督收亟居者自視無可柰何欲責妻償所負金
聞之召居者謂曰我所以不過二金而令若鬻妻非
仁吾不收金又呼門役問之曰居者尚有家乎曰以
日無家雖不責其負其妻必鬻復問之曰居者即不
居尚可爲生計乎曰其妻能剌屣於是復遺之一金
使其妻晝夜疾剌而室家幾得完居者夫妻顩呼號
泣而去諸弟子相對語多泣下曰羅先生仁如是先
兄既赴學舍不肖日夜念兄羸病欲往省弗暇其冬

臘將盡乃買舟往二十四日發白沙六日而抵[illegible]
徑入白鹿洞度歲元旦次日兄知予來以謁守至[illegible]
相見甚悲且喜笑談飲食共寢處三日去不肖遊廬
山過潯陽將一月返乃渡湖東省兄學舍適兄受酒
熱胃風鼻失血臥則血塡咽喉幾不醒曰柰何不肖
應日亟促裝同返無他計兄難之稍投藥數味頗愈
遂甚驩與諸生會講數日罷歸是爲壬寅二月時延
按直指與南康守俱同年名士欲以薦牘授兄兄固
讓學論遹巳以何五月初輒報兄病予頓足泣曰吾
兄弟其不及相見矣夫值病瘖甚惡手足弗能移遣
兒子邦治邦教往至則已殁嗚呼痛哉遺命曰吾俸
薪及餉將百金俱貸諸生顧償者收其本給喪不能
償者勿收諸生與有司及鄉先生益哀泣悲感設奠
無虛日及裝輀諸生設人勝數十乘牽輓十餘里赴
舟號泣不忍去先兄與不肖聚首鹿洞語不肖曰吾
兄弟自分席後三十餘年未有三日夕同寢食坐談
知今日者不肖爲賦鴻鴈孰知即訣別語也嗚呼痛
哉生嘉靖丙申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卒萬曆壬[illegible]

年五月十三日申時配廬陵劉氏生子國良國賢國
泰女鄉英國良娶楊氏國賢娶尹氏同時一入郡庠
一入縣庠俱夭尹氏守制憂疢女適安福劉士玄再
娶胡氏無出先兄罹兩神氣甚堅讀書至夜分燭燼
不寐攻宋人語甚精熟交游情好甚篤遇急難輒赴
不以在亡為解晚年善慮靜益縈於[illegible]而嘗傚喜
怒憂國壹醉於酒自奉儉然喜客操家[illegible]
生產友朋講學多宗王氏良知語先兄獨[illegible]
終不能奪至今族人思其功祀於祠所著有學庸
[illegible]
[illegible]周易講義傳於世

李毋段孺人行狀

李博士君南鎮之撫諸生於溫陵也既解組而奔[illegible]
先大夫喪矣未及祥而毋孺人段氏亦寢疾卒踰年
博士君謁羅生再拜而泣曰先大人善美幸籍銘若
仁人君子圖所不朽已忍獨使我毋孺人苦心賢行
泯然無有所述耶不肖銜不勝大願丐狀於吾子以
待銘也羅生曰諾並聽博士君所涕泣道孺人事而
狀之孺人姓段氏系出廬陵坊郭鄉樟山父永昭善
人也生子女六人孺人最幼甚宜其毋毋食味有美

好者輒分諸子孺人獨不忍口嘗留之以還奉毋毋
復與之固跪上不肯食以故毋於諸子中偏加愛憐
之曰孰有痛念我如少女者乎既孺人歸石潭公段
族稍漸落人謂段氏慶澤盡種於孺人云孺人辛勤
敏急性復款款能不拂人意石潭翁家素貧以經學
授弟子尚不足家人口食孺人晨起操作黍饍上機
杼盡日不休暮挍杼夜轉紡輪鷄鳴始罷布絮貿化
可旬日得什二焉被服褻殘於是稍稍無乏而翁因
得經年遠遊無內憂長子龍雖非孺人出然與[illegible]

並育之如自生子比龍長游邑校及婚娶翁爲酒食召賓客家無女奴孺人自滌器當廚治酒漿無不豐至而應呼不辦者家人咸服其能姑甚嚴難犯孺人多方承事能得其驩心石潭公亦狷急有不當意輒遽然怒孺人弗與爭也俟氣稍平從旁溫溫寬解之孺人性儉約雅不好紛華然能急人之難至事當大體確乎其弗可易也往時儀居叢廳之側族人歲爲優戲廳中有招之往視者孺人辭謝曰此非婦人觀也津津事女工不輟至隣有產難者急往扶視之速[illegible]者卒不育者勸之容副貳以廣嗣諄諄不倦及得男則曰孺人德也石潭公家世業儒四壁之外無長物僅僅遺廢堂後隙地尋丈而人有竊欲圖得之者孺人遂率諸子灌溉治蔬其間而圖者之意竟寢公固訓孺人有丈夫志云乙未生子蔆護苦不治生業孺人弗疾也甲辰生博士君衙家困寒又不得歲有諷以博士君子於人人亦有欲得博士君爲子者孺人厲聲曰寧餓而死不以此兒棄而生竟自乳之既長孺人甚器其狀貌令就學博士君刻厲讀書朝夕攻制舉業求所多孺人者在庠數年庥有聲稱於諸生中孺人愈益喜亡何遂膺隆慶四年庚午鄉薦而孺人儉約事女工如故貧時萬曆五年博士君再上春官矣深念翁孺人皆老缺肥甘之養懼一旦至於無可奈何遂乞

恩授教晉安孺人就養而博士君配徐氏病不得往孺人甚哀憐之每食飲則投筯撫其孫曰知汝毋得無慈否比報卒乃喜蓋其慈也既而石潭公訃聞博士君奔歸號痛欲絕孺人勉慰之而其自哭亦甚哀[illegible]載而卒蓋嘗觀之古人其父聖賢而子或有不肖有未聞毋有令德而弗克成其子也李氏自檢討稍稍後落莫百數十年乃博士君特起諸生間文學品誼卓犖遐夐縉紳推服竊惟其拔興之異而及聞母孺人行忠皆本身出意中婦存兒念息實有其孝慈焉則知成博士君者豈無因與語曰厥有良則寔生嘉穀不虛哉

吉水羅大紘公廓父著

方伯劉又洲公暨恭人郭氏合葬誌銘

不佞習聞萬安劉方岳又洲公行誼甲申秋與修郡志嘗爲立傳而未竟乃今銘其墓也公之墓既銘於晉江黃司成而復銘之何以郭恭人合葬而銘也公初娶周氏將貴而周氏卒及爲漳州龍溪令郭氏始歸贈封俱恭人郭恭人後方伯公十四年卒公未葬待恭人始合葬地因恭人定也劉之先始於唐學士劉兕徙金陵至六世徙萬安之石洲遂世爲石洲人高祖彥達舉孝廉教授淮安曾祖善慶成進士知荆門州有惠政祀名宦歷官比部員外郎父杞號石津公少爲博士弟子以公承天守貴累封中順大夫母郭氏累封恭人公諱天授字可全少聰慧學易弱冠盡讀祖父書下筆動千言以才名嘉靖戊子舉江西鄉試壬辰第進士授龍溪令龍溪在山海間称難治公摧抑豪猾平賦役調徵輸民不苦催科而公賦無後者邑中有奸吏林某者恚公嚴訟于御史臺御史雅知公賢下獄繫自鞫治之公深引爲己過不敢御史愈益賢公三載奉 璽書內召是時揀國者以昕爲政公夙無修脯交也竟從常調改刑部山東司主事遷員外郎朝尚後期論徽郡司李嶽故善訟倚權勢爲骩公盡格治之視篆休寧唯閉閤養威重訟者一再至輒温詞慰遣之訟遂息以宿望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郎中出守承天承天故安陸州編户視它郡十二自 肅皇帝龍興以後 陵廟營建大吏中貴騷驛于途林官甲士以千萬計供張數倍劇郡民疲于奔命公首議郡傳協濟衆沔陽荊置歲得二千金以給費民稍寬粃前賦十之二守備府宦者驕貴橫甚嘗庭見守公抗不許宦者竟折節下之郢逆漢水直央郡治公條石築隄上流居民得全呼曰劉公隄庚戌廟工成賜文綺表裹者三以功次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辰沅時洞苗爲亂公詣撫張公爲畫策破之生致苗賊龍許保胡老嚮吳黑苗等獻俘軍門陞俸一級以母憂去服除補山東副使備兵徐淮倭寇犯淮殺官吏督撫鄭公以公平苗有將畧

殺淮泰二衛兵從公殺賊衛兵皆市人傭奴不習鬭
公策之曰賊碎銳驅弱兵與戰敗矣賊深入利在速
戰吾第堅壁清野俟其怠可坐縛矣賊果困始下令
軍中曰分左右翼賊左左之賊右右之士不挂甲不
追賊者斬以徇于是自披甲持戈分兩翼圍賊數接
戰輒勝已而大雨賊不得食匿民舍士稍懈公厲聲
曰雨且止不可縱賊逝去于是再進戰遂大勝斬首
數十級俘盡生得報鄭公鄭公大喜使淮安守詣軍
前慰勞公且欲上功狀留公盡平諸賊公曰書生舉
事偶然耳寧可為當耶萬有一不效即殺身無以自
贖辭甚力鄭公恨之僅以常功報聞未幾鄭為少宰
當大計以不及調公公怡然謝事去時封公尚從飯
漁公出赴調得福建販堂副使而倭賊復寇閩中漳
泉甚急將撫王公提軍出援而公已有參浙之報會
寇二萬餘逼福建城公遂留守城四十日寇計窮始
去仍爲王公畫策設伏擊賊歸路焚其舟擄賊空手
去公始趨浙轉福建按察使旋陞廣西右布政使尋
聞封君訃奔歸忌者遂乘隙媒孽摭細事論公[illegible]

罷公尚壯而重違言者乃請以老致仕公間之輒曰
吾志也公有至性封翁患告疾久之公每夜露禱請
父乞眼凡三載而封公目復明作蠅頭字報公謂爲
孝感云公雅學玄居閒益精專有得晚年愈強壯
目光炯炯豚顏鶴髮望之若仙冬日飲水盡一盂方
士咸驚異之一日覺神去呼諸子曰疇昔之夜夢
爾皇臨幸吾第吾侍臣也將從　先皇于地下乎式
何遂逝郭恭人萬安城北人父郭公名守洪有隱德
母蔡媼有娠適萬安令過其門遂免身生女郭公喜
其女曰官章少長貞性端美異常兒諸父大司寇淺
齋公過里中見而奇之曰此女狀貌必貴宜謹擇婿
會劉公適名將委禽郭公謀之司寇力贊其成遂從
郭公歸方伯於龍溪官舍時周恭人遺四子一女而
恭人年方少驟貴封君及太恭人皆憂其驕弗能字
諸子也恭人雖少在外家時即能誦內則暨大家女
誡諸書於母儀甚脩慈愛諸子若自出每朝謁恭人
必非臨之教育悉至諸兒竟賴以成封君及太恭人
[illegible]可知矣方伯公敭歷中外郭氏俱從龍溪令[illegible]

封孺人承天守以功次上封恭人恭人貴矣慶之洊
如也先是劉公在比部時有　詔廷臣命婦入賀
慈壁大司寇聚眷屬內子都肆　朝見禮諸婦倉皇
有慚色獨恭人英姿珊珊進退不失尺寸閑若素步
一時翕然稱劉比部閫範云比部君誤朝受杖下詔
獄出謫司李病愈甚恭人謹視藥餌佐起居節帷幄
公幸亡恙及公〃憲入闈時封公耄矣恭人往被倭
驚難於行乃留家視封公養是年嶺外流寇入贛侯
吉安居蘇溪郭氏而石洲壞挨蘇溪恭人　皇急促諸

子買舟奉封公至郡城避之家人遂完而祠屋盡[illegible]
後乃贊方伯公捐俸數百金修復之嗟乎方伯以文
士而一平苗再禦倭恭人以婦人而一相夫禦倭全
其城再奉舅避寇完其家有以也郭司寇謂此叟必
貴宜謹擇婿不虛耳及封君卒而方伯公歸休於家
子婦象盛恭人恚响愉撫之哀死繼絕矜孤恤寡推
能佐方伯公之所不及方伯曰惟蒿氣順神游乎方
之外不知有家累也公外以功名顯而內不失全於
孝慈其恭人之力哉其恭人之力哉方伯始終具[illegible]

蔡酒蕭岩史臨狀中予按恭人狀書其大畧有關風
教者　銘曰
蕭皇在宥惟玄熊羆有臣方岳同心比德生而宣化
歿感其靈皇游紫極兵填列星於惟恭人或亦天挺
克孝克慈孫子繁蕪　國運中興至德惟誠產茲異
人絕俗離凡西昌之陽五雲之北塑此碑銘傷我心
惻

袁州太守戴公墓誌銘

袁州府太守戴公諱瀛字希茂號洛源先生淛東麗水人也其先世高姓微父石溪公初生瀧水司訓金田戴公無嗣鞠為子以貢起家至松溪令遂姓戴娶楊氏生四子而公爲冢嗣生八月母楊卒後母單氏育之無異己出稍長穎脫異常兒繼祖司訓甚憐愛之經書皆口授年十九試有司輒知名學使者豐城雷公試循縣諸生自是試輒高等郡守四明高公延至郡閣課其子經義學使者石埭畢公雅有人倫鑒公於試日觸風雨卷汙法不録畢公閱其文拔置第一遂領戊午鄉薦明年下第入南雍壬戌成進士與大學士狀元丁公之門釋褐授行人使淮府封延詣侯王饋遺一切却絕不納署中稱廉性潛寂交游同官大半至臺省而公僅補司冦郎處之恬如也差陝西慮囚治獄燭下日吾寧求其生求生不得則國法也所全活甚衆秦人爲立好生祠功次陞山西員外郎署郎中事封贈父母如例尋陞饒州守知府饒據江湖上流界越閩俗雜商賈雜閩器應　上供征求之使相望最難治公一填以清靜豪猾干禁網置於法無所貸饒俗頗華王某者公同年也有子而嬖幼女結婚勢宗病革託所嬖妾中分其産事聞公盡以貲産與其子俾勢家有言不爲動學使者校饒無故笞郡吏公杜門不出兩學使者氣沮其介類如此郡人思公前使淮封餉金爲建高節亭萬曆元年分校江西鄉試得士若吉水羅大紘寧都盧達豐城徐即登後皆成進士知名於世是年扶侍松溪公偕入覲視膳問寢如居予舍即次必先定松溪公館後就舍晨視松溪公行然後行旅館暇則自宿客舍道路皆脊歎戴氏父子並乘傳車爲國華而尤羨公純孝比於石中郎然竟以介故蒙謗調廣西潯州守公至潯爲罷牛稅千金[illegible]錢[illegible]潯俗善發塚取其楷榜於路索厚賄始歸[illegible]木[illegible]賂勑公爲厲禁窮治其魁風遂息潯人甚[illegible]入單氏訃至扶服奔喪歸服闋遂從[illegible]長春堂爰日斬而松溪公終欲戚[illegible]行亟不得已赴部補袁州守袁多[illegible]黎藉治其亭臺尚存過客

宴饗臨眺無虛日公曰是廢事且病民悉禁絶之旅
一以文學課諸生修吕黎之業然終無意宦成既以
覲遂移病歸公在仕雖以孝養爲念歸之日年五十
一矣趨蹌跪拜雖諸如稚子松溪公剛而使氣諸子
與婿皆嚴憚之婿二一南滓令陳嘉謨一吉州別駕
湔大熙陳甥遣使問訊稍失辭輒笞去明且陳甥來
謝呼叱庭下久乃解飭禮過滌甥無所加怒與譚
經史娓娓不罷松溪落魄不持一錢有急則呼公盛
怒臨之公輙栗承顔常有所進必得父懽乃已而諸
弟妹姿務賚甚厚且各成其名季弟鼒晚出公撫之
曰勿憂無家當析吾產釋父憂今諸弟汀洵皆先後
致而季獨在知名諸生中公幼失母楊母一念至痛
欲絶泣曰焉有人子而不識母面者乎思極形之夢
寐彷彿寫其像甚肖事後母单供養喪葬無異所生
公之孝友蓋其天性也丁亥春松溪公病革公侍病
洪湯藥衣不解帶者兩月及執喪伏苫枕塊飲水毀
且病幾絶不能言數日始甦奉母楊氏单氏與父合
葬於覲陽之原結廬墓側曰與日我死葬必近父松
溪公受司訓恩不欲復故姓公間有言輒怒松溪公
卒乃命祠並祀二氏祖而以書告撫臺滕公御史蔡
公爲疏請予孫得復姓高而公竟以戴終曰無敢忘
吾祖且父志也辛卯歳將除守道印公迓昔生謁聞
宿疾頓作暴卒印公歎曰人生何常於是亦致仕去
公平生未嘗言人過不治生產不干郡縣事遇學官
雖夜必下公庭朝賀必赴居官執法無所阿以此仕
進不甚遂而識者皆稱公君子生於嘉靖庚寅三月
初七日卒於萬曆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
有二配陳氏封安人有内德少公八年生子一堯旻
娶張氏大僕卿嫡孫女女一適庠生薛自修孫子堯
翰堯晳麗水縣諸生外孫滸天啓青田縣諸生皆進
自公戊申十二月某日孤堯旻奉公葬於松溪公某
側從宿命也
羅大紘曰萬曆初時相以刻覈斂給爲政故吏治相
率趨於便巧夫便巧上而循厚者下矣戴使君恂恂
長者設遇其時褎然首稱良二千石豈顧問哉三仕
爲郡不以名聞豈非遇哉豈非遇哉然公志年爵然

瀕父志孺慕至老不衰迹其孝行斯亦曾閔流亞矣士何必宦達乃稱過哉戊申春堯旻因潘公過吉持狀謁予曰先大夫不朽事以辱先生大紘再拜受狀而志其槩且爲之銘　銘曰

維浙之東代生賢喆　有明初興金處称傑醞精醲醇迸于麗陽松溪種玉瀧水擷芳金華博邃青田神奇維公大雅羽儀淸時庶能厲俗濟可填躁進[illegible]退義蘊德彌與萊服承懽娶我興嗟五十而慕[illegible]華人坐大節惟廉惟孝師之休矣可風可教甦山[illegible]盤麗水迸迢宋縣邈睿[illegible]所招取數者嵩留餘者厚長發其祥在公子孫

處士周公南橋誌銘

西昌處士周翁者名某字某號南橋今南京尚書部郎周如春之仲父贈君某公同產弟也公賦性通敏讀書好閱覽而任情不拘於俗再試有司不就輒改業事居積因以貲豪里中然孝友敦於家行誼称於鄉有士君子之風出告反面遊有常處二親壽期千里必至病則嘗藥帶不解結喪則致哀口不茹味同氣之愛訢訢如也急困解紛義形於色汎愛不校鄉人歸德又出金錢建義學以淑族子曰我其已矣繼予姓修學有業顯庸以光前世不亦休乎先公紀善死於靖難　近朝追恩舊烈詔建祠祀則捐數百緡闢地爲宇以彰　國恩此其尤大節也如春自舞象時公輒堅其非常待以殊等及成進士則勉以忠孝勗以令聞喜而不誠至於宦游代爲家督豐約施納一任其意既無所私亦不以專爲嫌其友愛蓋天性也往予過公家則見公傷一目色容常喜與率有風致客務逢涌多多益辦而神不勞嗟乎使公不以業自致青雲其設施何量是我公生某年月日卒於

某年月日卒享壽七十有奇配胡氏爲廬陵忠節
裔孫生子女某某孫某孫女某子於如春爲同年
知厚結子女姻又嘗接翁殷勤之歡故以志名
及至金陵走狀來屬爲論述而係之銘　銘曰
孔薄辟醯孟軻并李賢聖所貴天常人紀厥有修士
湛于什五慕義親仁麾金如土高步遠視弗與俗同
友愛可風是爲周翁

先兄都昌司訓羅公墓誌銘

先兄名大紳字服聖號石川先生世爲吉水山原人也父諱□母蕭氏生數歲母亡弱而善病然貧甚迺五歲就外傳日授書千言輒成誦試以偶語口對輒應弗滯弱冠補邑諸生父卒爲家塾督教授弟子甚精益家學始振不肯紘卒業成進士而兄弟子侄彬彬多文學壬午中經房爲權倖家奪之落乙榜應鄉場九不售卒應戊戌年貢授都昌司訓範甚端都昌人士慕其癈仁日益親踰期病卒不肯遺兩兒子迎柩歸諸生哀痛送至湖弗忍去先兄慷慨多大節善謀慮至友誼厚宗族鄉邑公務輒捨身先之處內最愛弟甚篤者代半酬張目縱談如旁無人精經義評品壹準於繩翼十之間名士盡宗其學所著有周易學庸孟氏講義傳於世生嘉靖丙申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卒萬曆壬寅年五月十三日申時配廬陵劉氏生子男良國賢國泰女卿英國良娶楊氏國賢娶尹氏二子同時補郡縣弟子俱夭尹氏守制苑孫一名士啓甲辰年十一月丁酉祔塟五世祖妣彭氏

入墓㚈之左作辛向不肖弟紘號泣志其墓石而銘之曰

嗚呼先兄爲父毋卜塋阅愛此山兮今藏經笥於此㷀適所願兮

會昌守禦所正千戶葛公墓銘

葛將軍者諱天民字可達號行吾其先溧陽人也始祖玕以　太祖高皇帝開國功授會昌守禦所百戶世世襲五傳至葛興從新建伯都御史王公征綜剛賊有功陞本所正千戶玕與興寔有勞於　國家而肇葛氏之封爵者也興生琮號方池方池公長者也生子單爲將軍之父單字子延以文學充博士弟子娶姚氏生將軍三歲而子延卒姚孺人年方少矢心撫孤而祖方池公與祖毋汪太孺人並無恙將軍幼岐嶷異常兒六歲就外傅漸攻舉子業及古今將畧諸書日誦千言歸報課姚孺人及祖方池公皆不失句讀方池公心私喜謂兒雖孤必大吾門嘉靖末閩廣寇作特設參將鎮會昌而參將谷公者撫督中閩諸千夫長百夫長無有異瓢蒐將家子弟都肄之而得將軍時將軍方柴㤗倜儻雄傑魁然有大人氣谷公甚喜命之射輒破的連射連中者三叩其所學對答響應無窮者谷公大喜贈以花幣張旗鼓送歸第亡何方池公與汪太孺人相繼卒既莚姚孺

誥將軍曰汝父蚤世汝祖又不祿官家荼毒豈宜
虗而汝不忘承乃祖父之志耶將軍泣别北上謁大
司馬襲爵嘉靖四十三年蒞任叅將汝南蔡公以
術嫻武事者見將軍喜甚委叅中軍兵務久之從蔡
公征龍南逆賊賴清規斬首三級生擒賊首曾本貴
一人又從征惠州平山倭斬黃倭首三級先是倭所
掠良家子女無美將軍盡省釋之一婦有色同事者
欲留婦泣曰妾衣冠之婦也將軍憐其情付婦之同
鄉者歸之凱旋而將軍之義勇煒然聞軍中矣五年
考軍政掌印僉書管操兼游軍馬政局元年中武舉
鄉試第十六名二年十二月都御史劉公委署羊角
水把總事四年正月考軍政如故三月都御史江公
將薦其略曰慰措之豫啓提之能騎射稱優名蚤知
于武弁文雅夔善志匪苐於庸流從征而獲首功曾
膺薦剡署總則報勞勛屢試才猷可堪傾兵備總以
備戰守之用行各院道連薦奏　詔陞南贛坐營以
都指揮遵依到任管事七年廣東撫按奏報征倭大
捷錄將軍功奏　欽依給賞功銀壹拾伍兩將軍感

激知遇方欲厲精大樹勳業爲流輩所忌遂有
詔罷營務歸當路者尤諒其亡他而才品可惜仍薦
獎之後委署羊角水把總事十二年考軍政如故又
署長寧營把總事十六年御史朱公薦其秀傑不群
倜儻有用累戰素立殊勳一眚未厭宿望同薦者十
人皆調將軍獨以貲用乏不得調屢考掌印僉書如
故十八年大司馬題推武職供依廵按御史薦以叙
陞革斯路之弊而當路無知將軍者二十六年兩臺
以姚孺人貞慈奏聞奉　詔旌表其閭明年御史馮
公用薦者言首列將軍名於薦章而將軍疾作
命甫下將軍已先期卒悲夫將軍居戎廉屢署營辭
篆革冗費散羨餘郡常佩廣畜牧所至士皆思之而
邑長吏皆嚴重將軍性寂篤孝友姚孺人病將軍食
不甘口衣不解帶旦夕焚香籲天期以身代諸父貧
者多怨望既容恐後周其困乏已死而斂葬之貲悉
無所悋女弟寡居撫一孤將軍推姚孺人意移女弟
居近舍養視之孫弟姚貢士事之甚謹鄉選客死將
軍卜地營葬之甚篤於親大率類此尤矜然諾重倜

玉後遂舉子遂連舉三子始□家謁銓部加授京衛
經歷亡何自念二親老京衛差次遠内上書言狀改
府經歷需次者久之乘疾至不能語家僮述言于余
曰主人病甚柰何乃與之過余邸館醫治之數日差
旋又病目瞳余檢其待者方視之曰服此則目終不
明矣又別選方療之目遂如初一日過余升拜涕泣曰
選幸有期但過閩多閩粵絕遠安得舍老親而赴之
其楚衡非秩大老不能言僕將終守川舍耳如二親
何余姑慰之曰毋悉□請旦謁自于大司空曾公司

空長者不逆人意會慕選君至輒爲言之遂授衡州
經歷衡州善地先是司空爲所親言於選君所司閩
老許公亦爲其故人子求之竟從許公然不踰年而
遂閩又經以司空言授周君甚有天幸云君任衡州
謹衡州守雅愛重之然方起亡何以守故得罪于
制李且不測余乃移書直指其君曰周經歷二尊人
皆老思歸矣無它志竟以王官致仕歸君歸方欲勝
二親之養合族姓之懽修祖父之志教訓子若侄以
光大前德顧不再歲而病不起悲夫君生嘉靖年辛

丑二月初六日卒壬辰年三月二十一日初娶徐氏
生女一配城東江有淵繼娶毛氏生女一配金灘許
公遷復娶劉氏爲司經局洗馬劉君族子文學如川
公之長女也子三人長時泰庶陳氏出次時晉次升
劉氏出甲午年十二月初三日君之孤以公葬于稲
聚院前龍形乾山巽向之陽而乞銘于不佞君于不
佞爲再從外兄不佞常從其尊人飫雅知君在燕邸
朝夕甚密及君以王官罷不佞亦部爲民將築室于
溪上去槐溪盈盈一水與得與周氏父子兄弟酬笑

之懽乃桂山竟不得一而遽然逝也又踰年椿山卒
未久方塘公亦卒連年間俯哭君之父子兄弟亦可
哀矣余外公無子從子多落莫君子姪亦少其從兄
弟姪雖豪舉相什然貧無頼常欲省外父墓而過諸
父老孰爲出金錢佐諸父老飲也者良兄悲矣志君
墓者志悲也系以銘　銘曰
槐溪流出東山扶與磅礴不盡發兮君壽何促兮後
將昌兮

[illegible]姪毋譚恭人墓誌銘

譚恭人者金吾左衛指揮彭君楚芳之配也金吾[illegible]石塘公爲少保張文毅公之婿張少保以進士第一人入相　肅皇帝名重當時然得子晚絕愛幸婿而石塘公茂才高等竟起家明經至戶部員外生二子張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適加於婿金吾其仲子也恭人家昆塘[illegible][illegible]戶族祖雅祥登進士第父光進國子生毋羅氏以嘉靖己亥十二月生恭人恭人素閑姆訓適女誡諸書張少保奇彭仲子才與其盟內聘焉亡何仲子病痘失明戶部公與張宜人憂之及恭人歸事金吾甚恭二尊人喜可知已戶部與張宜人即世伯子爲家督伯毋素貴倨不事事當政定總於恭人內外戚宜既析箸貲產惟伯指授無所擇伯毋故多疾恭人奉侍如姑終其身伯卒有子以次子爲伯後戒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毋戀所生也金吾不問家人生產獨好客時爲具召飲客常輻輳恭人晨起供治[illegible]金吾意適也未幾金吾[illegible]卒恭人哀毀殆絕自[illegible]亡人以古節課諸孤聞名[illegible]千里外即遣負笈[illegible]從肯泣戒之曰而家世修行先戶部經術著聞先[illegible]坐客常滿皆有聲縉紳間君等柰何自墮至廢墜先人乎恭人性嚴整晨起坐堂皇家人以班受事俛首不敢仰視至白首老人無不凜凜受約束而所置器即壞益盃盂各有常處稍施易輒令夜搜彭氏貲頗贏恭人尤以勤儉佐之日夕督家人子績紡爲經理至夜分不倦而錢貫絲縷鹽米酒漿脯棗梓漆之屬雖隱賾纖細抽發計算畢無遺者以故產益饒然居嘗布衣蔬食澹如也所製衣一試即扃櫝之至乃祭祀宮室賦役婚嫁之費族黨親戚之卬給日不絕需亦應之甚稽遇子弟之才或貧不能自給者輒[illegible][illegible]佐之不以無爲解蓋勤儉而好施其天性也長子應揚爲諸生文行爲州所推督學使者數置高等屢應鄉舉不第恭人命以貲入太學以卒業應詔補鴻臚閒歸省恭人時時勗其行未果而恭人疾作遂不起蓋萬曆之丁酉六月二十八日也後金吾十六年卒得年五十有九恭人素嬰[illegible]疾革子女爭就牀下啼泣問遺言恭人不爲動嘿然而逝啓其裝斂含之

其無邪僞蓋以宛爲歸云生[illegible]夫夫子三長應蘄爲[illegible]
臚寺序班娶國子生劉某女次應璽國子生娶浮梁[illegible]
令尹某女仰立伯父鎮江少府後者也次應雋娶國
子生鍾某女女子三長適指揮使高氏子維祿次適
浙江按察使廖某孫國子楚良次適溫州二府尹某
子孫先孫二彭京彭襄俱應嗣子孫女二未字其孫
將以某月日合葬於北渡竹陂嶺金吾君之墓長君
應嗣介使者走狀屬誌銘於不佞長君嘗從家伯子
受經義而問古學於余余習見彭長君勤學篤行因
耳恭人家政悉遂不辭而　之　銘曰

匹好兮結褵敦序而遺貌兮便揗者之所難共以栢
自誓兮清以財自完甏泰築臺兮風人永歎沅有芷
兮澧有蘭湘靈縹緲兮衛琵振翰唯楚之多修嫮兮
懷諒節而靡刊吁嗟作俠兮性愈淑壺婦儀順兮家
道成適然逝兮反其真卻其偽兮古之人

郭母劉孺人墓銘

余讀書青原山識永豐郭一涯太常先生於講德會
習其言論亡何太常揗館而郡大夫修郡志余操觚
從事掌志者以太常入列傳後遂與郭氏子弟遊
其後則郭氏兩生奉太常仲弟封登仕郎之配劉孺
人狀乞銘余嘗聞登仕君廁豪舉頗劉孺人甚有婦
德又重太常之誼遂不能辭按狀孺人姓劉名葵劉
處士聽爽之女適登仕郎郭三華公以長子鴻臚恩
貤封孺人登仕君與太常及留守兄弟也父以太常

在掖垣功贈給事給事公當太常未貴時卒而大夫
人吳在堂將太常留守方事進取登仕逐什一吳延
間早晚奉吳太夫人惟三子婦而劉孺人奉益恭太
常初娶宋夫人蚤卒遺二孤皆幼就外傅劉孺人雖
仲母手視其飲食襏襫無異已子故太常得專志問
學無萩諸孤發其孝慈如此後太常貴登仕當過之
致甲郡邑孺人守其布素絖綺不時御也登仕公居
倉衆於南樓并以爲家塾南樓失火家人澌伏走倉
所迴衆孺人[illegible][illegible]諸倉頭曰無譁且徙書笥或問焉

人何失緩急之序之甚耶孺人曰吾家旦夕課諸子
諸子屬音受書日抄寫文字至盈筐篋此豈一朝夕
之力耶倘頃刻付煨燼安能遽集至倉粟不過以歲
月完之耳聞者服其識度逾於男子至於賑饑賙急
驩然自喜其天性也里中頗有新寡者家人盜其產
歸本潞南時潞南政官岡也婦聞弁訴孺人孺人曰
毋啼使產歸我家介值歸汝婦泣謝去我竟歸其值
登仕公晚歲理債券孺人勸焚之曰留此以與子孫
訶也嘗郭氏微時孺人身先作苦奉紫帷謹撫諸幼

有方佐登仕起家及郭氏貴且富子孫繁盛孺人儉
約型其家好施捨大體各適其宜孺人丈夫子二長
與稷鴻臚寺序班次與益潞南州同知先孺人卒孫
男四日章國學生娶彭氏次訓國學生娶陳氏次詔
娶董氏次諒國學生娶聶氏孫女二長定英適廬陵
胥宗伯長孫國學生尚德次柔貞適邑城張大參長
孫國學生沐次雲英未字曾孫男四鏞鐸鈴銖曾孫女良英
鸞英孺人生正德戊寅年五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丙申十二月
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九孫日章等奉孺人柩葬于　之源

周母劉孺人墓誌銘

劉孺人者衡州參軍周桂山公配也孺人出南彪劉
氏父天衍縣諸生中有佽名毋胡氏孺人貌豐而端
有婦儀劉公常奇此女與貴人久之歸周參軍參軍
以大學生事父方與翁翁孜修武丞歸性豪來喜客
毋佽酬輒起舞細歌群從兄弟拊掌和必盡驩至夜
分孺人自當爐躬庖廚亡倦佐翁佽翁大喜又能勤
苦庀家政參軍益自幸得孺人晚時參軍尚未有子
先是試陳氏舉子時參孺人視陳若姊撫其子如身

舉之未幾亦自生子時晉等視之人莫辨其異也參
軍以二尊人有所託養家既饒又舉二子始辭修武
翁謁選補衡州衡府郡也衡守憐參軍才任之孺人
仿儀從戒扃鑰惟謹及臨守入計孺人歸明年參軍
以病謝事二尊人尚亡恙孺人佐參軍出俸餘供其
甘益加精再舉子升亡何參軍病遂不起孺人哀泣
黽勉襄大事敎代參軍終養又代參軍督諸子先後
皆成秀才無論婚配已久之以家授諸子三分其貲
產無偏厚者人於是頌孺人能婦又能母云明年孺

孺人病及革三子皆侍孺人熟視三子默然而卒生
嘉靖乙卯六月二十九日卒萬曆己酉八月初五日
子三人長時泰娶縣陂蕭氏方伯公孫女次時晉娶
谷村李氏參政公孫女次升礽娶黃氏貢士女繼娶
銀溪謝氏郡庠生女泰晉郡庠生升縣庠生男孫際
賢際康　泰出際夏際部　晉出際旦際奭
升出發娶城東江氏韶賢俱娶前村黃氏　女孫長
珠多珠瓊珠允珠並未字孺人卜葬于三都匡山之
原形甲山庚向時晉兄弟持狀來乞銘嗟乎參軍父
子兄弟世聯蟬冕然皆起家從事及大學生參軍卒
劉孺人式穀三子皆入預宮負青雲器吳矣乃誌其
事而銘之　銘曰
世道既波誰能自克夫子悠悠而兄姊德婉婉周屏
女中人傑能孝能慈焉寵焉典銘之於墓以垂來葉

興國州曾公墓碑

刺興國州曾公名士亮字中甫號貢文世為廬陵[illegible]
西人吉州從事之孫叔州府君之元子嗣仁守之[illegible]
子也生而玉質幼負駿才甫成童即知名為文下筆
千言非世所嘗書無所不讀以易應制既冠[illegible]元年
江西鄉試遂有國士之稱擇師而受理學定交必著
君子敦孝友重信義廉以立身惠以及物益欲遠駕
千古而長驅四方者矣乃何九上春官不第試補興
國縣學諭闢閣講授賢文並修僻陋之區期月而化
已經之孺方集百里之命遷至改歸德夏邑令非其
好也然心因地盡才與誠并會黃河南決邑當其衝
城沼民魚　陂運可憂上下焦勞智勇俱困君借前
箸籌其方略言河有不可南遷者七畫便宜者十一
而治河大計始定外督丁夫營於畚鍤內憂豫疲郵
其饑草上書告匱捐金助賑即儀滑由已不動於此
矣河工既成薦牘數十上行且應召命擢以賢良興
等而君思念二親不能待其至爵者知其意遷武昌
興國州刺史既歸拜疏堂下悲喜交至太夫人遂違

叅承權未畢倚廬興哀而代者之謗後出意外事繼
踵釋而壯士之志屈矣憤懣遘疾連月不瘳歲星娵
次龍虵應讖萬曆三十二年乙巳某月卒嗚呼以君
之才志固宜策治安賦凌雲結主知矣然漸鴻之翼
困於咫尺跡其治行即以　璽書特召列耳目之司
可也竟出常調而尚不免於忌者之口此良朋所以
扼腕而輿情爲之大息悠悠世路固亡足懟天道寔
寔亦何言哉卒之明年子景堯等奉葬於高沙之原
大氐與君交宿深且久業爲之傳復作表勒之貞石
而綴以辭其辭曰
少年逸氣干青雲明珠絶俗鶴鶩群兎園獨數枚如
文賦成不遇聖明君幽蘭孤芳老江濆平川傳經辞
維空栗陽治行卓如當手攬長河決復東拯溺賑饑
動蒼穹聯翩鷹章入漢宮一朝思親返故居永歎不
食武昌魚溘焉失恃哀且獻朝趨予舍夕倚廬夫太
壯氣成邁邁吁嗟人世皆逆旅君視富貴如腐鼠神
遊絳闕招僊侶交情生死心相許萬古爲期可誰[illegible]

禮部員外郎曾封公墓碑

始曾舜徵爲禮部迎封翁就養京邸時年已七十其
健温然有長者風不佞某於舜徵同擧癸酉以德義
文學覯相厲則結約爲兄弟於翁猶父也顧以使事
常來傳走四方不得朝夕侍公驩乃一迎至郊壇奉
觴爲壽公縱觀　高皇帝配祭　上帝及圜丘壇宇
欣然樂也曰傺生長南服幸覩　帝都嚴麗若是亡
何某因封事罷歸六七年而舜徵亦與時忤解綬還
衡哉以其半居子舍問寢食以其半居南嶽著書予
常悵曾大公風度欲一過省亦有間而公訃至矣翁
食大官禄幾二十年德養十有餘年壽至八十有八
即舜徵亦可無憾其何憾於公獨其醇德質行將與
舜徵共圖壽不朽故自任以墓碑記曰公諱全字葆
眞號石峯衡之耒陽人也其先世爲吉州安城人大
父開生本元商耒陽娶許氏而生公與兄富生數歲
父母相繼歿母姨撫而子之攜歸衡陽省其外母劉
劉撫之竟至成人使就一藝竟以其藝起家家且饒
萬曆元年子鳳儀舉楚鄉試有司加公冠帶及鳳儀

戊癸未進士歷官禮部以功封公爲承德郎禮部祠
祭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妻嚴氏爲安人祠部公
朴而好仁厚於報德而薄於取酬長於施予而短於
見人之過常念幼失怙恃非母姨與外母劉不生也
歲時餽餉相望不絶至分貲產給兩家匱乏以爲常
又念幼無學術非守一藝亦不生也所爲一藝師者
敬事之若父死而春秋必祭其墓本元公葬未陽之
鰲山因舜嶽卿衆始上幀悽然孺慕不忍去爲厚買
田宅使兒富之子世守供祭祀郎以給之賙人之急
卹人之難有犯不較慶吊必先持平以解棼約身以
敦俗居卑不以爲辱處貴不以爲榮祿養於朝京憂
歸德賓禮於鄉宰司燕焉拖[illegible]秉心惟常晩年
嘗作佛事廣布施朞起焚香對神明默誦若有所遇
年登大耋府淵哲如玉遘疾逾年禮誦不廢加慶久
之數曰世以爲有陰府誠有之不見諸亡者迎我何
也世以爲有淨土誠有之不見諸化人迎我何也萬
曆三十六年六月某甲子卒嗟乎此可觀祠部公矣
夫人之駭心移志者唯約樂與生死耳當其厄困[illegible]

身無衆或饑饑以死猶餘抱餘而爲命一錢不能施
至因子弟貴者輒豪衆有矜色公以一藝自奮於[illegible]
窮之餘然施報各稱其情既儼然封君矣顧循循若
布素人老而貪生唯恐死及病則見鬼見光怪詫以
爲異公老益好修病且革眼中無一物不雜吐實以
示人然後知有所見非欺則妄耳於戲此足破老病
者鬼惑哉綴行論實誠處士之高致封君之盛軌也
宜勒金石傳於來世廼作銘曰於赫我　明太化純
[illegible]　肅皇嚴正四十有五繼世六載乘統萬曆淵淵
穆穆六六餘一太和流液民多皓首偉彼南荒頭人
其有系出安城產于衡嶽嶽降瑞星含醇抱璞施報
用昏報施用晝匪仕而爵匪傴而壽身歷三元生逢
四聖甲子五百三十未竟完[illegible]以歸無鬼無佛去路
洞然而月而日湘水之源衡山之陽有封如堂脊[illegible]
之藏奕葉其昌

茂才楊翠峰丈卜佳城表

楊先生里中長者也先生年七十有二自卜生壙於所居近地乃自扶杖携一童子叩羅生大紘之廬再拜曰知我者莫若子我死子必銘吾墓然知生之文者莫若我昔銘吾墓於身後死者之有知無知未可知也孰若表吾墓於生前使我一讀生之文爲愉快乎羅生不辭敬受先生世系焉先生姓楊名仕周字繼魯世爲吉水灕塘人其先有漢司空楊伯起之後自南塘禮部侍郎幹由華陰徙吉水一再傳後忠襄公邦乂文節公萬里文惠公長孺清謹公丕中奉大夫存相繼登興名德遂甲江右而中奉有陰德于我

文皇帝御製書繼魯於中奉爲十七世孫祖化孚父必獻憲副必進孝廉必逵皆其諸父也繼魯生九歲父卒母王氏矢志撫孤遣就外傅受制舉業弱績緒佐筆扎費稍長値歲饑若徭役家愈衰耗而吏胥日至門促賦譟諫疲訶已甚繼魯少即負氣弗能忍欲毆之恐反爲所困乃發憤讀書晝夜不息弱冠補縣諸生內結兄弟訓子侄外交友邑中名士連應鄉試遂有聲而門戶漸振繼魯氣軀苦學與弟子講業僧寺晨起輒走井汲水數升退而讀至晝弗輟夜則篝火沉思鋼書雞鳴乃罷時楊氏自憲副孝廉卒後諸少皆僅一姓游贊序者十數人彬彬然盛而繼魯獨氣高刻厲爲文以青雲可必致也顧數奇七試弗舉然里中士必推繼魯爲祭酒每校藝則拱手聽繼魯評騭致辭繼魯嘗語曰舉業貴中程不中程雖工無益也以故於兄弟中少許可晚得大紘乃歎曰此非吾黨中人後紘舉於鄉成進士繼魯輒自負以爲知人不佞獨心媿負繼魯知也繼魯性倜儻急義遇事不憚輸財力爲先倡忠節祠剏自宋稍圯躬率族人修葺有增復鳩費買田膳俎豆以及小宗皆有田春秋時祭族人訢訢如也里中苦催科則倡爲戶輪法行二十年大便後太守汪公行之一郡皆從而繼魯又益自負繼魯長七尺狀軒舉負奇氣遇俗人輒白眼相視不加誰何獨屈下於名士友人來訪輒留新尊盛供具佐友人驩或辭以大費則曰家有酒而不以醉朋友將焉用之至老乃益折節自全以故人

綵稱先生爲長者博學多所涉獵獨以易應試學者
宗之稱翠峰先生生嘉靖乙酉年九月十三日亥時
其餘具載碑陰
銘大致曰維爾生平爲高行覩其志意不以氣節名
世不與忠寶文飾並光日月不止也乃卒老於諸生
悲夫雖然遇不遇命耳其爲人終不愧乃祖矣

陽江令湯公墓志銘

公諱瑞宗字和夫號洪江先生永豐上濠人也父韞
齋公母胡氏以嘉靖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丑時生
幼即聰慧讀書日數百言十歲居父喪甚哀二十二
補縣諸生丁巳督學使者王公試高等補縣學生選
入正學書院戊午中式不果隆慶改元詔選貢士入
大學公中選舉順天庚午鄉試丁丑會試中乙榜第
一例得選州守不應庚辰下第以母年高就祿養始
謁選授濡山令初至縣會淮運交兑水次吏繇舊例
進席金二百兩公弗受奉詔清戶口履田畝他縣俱
苟且取辦期限應詔公獨按丈法量田盡得實報撫
後而傍縣民訴于當道願得量田如濡以故降長吏
盡忌之交口譖公遂被章調鄞都會大夫人卒奔喪
歸未幾降長吏劾去而公始直服闋補項城令公治
項如濡捕窩盜鋤富豪一繩以法奸人潛走京師謗
公遂中讒左遷大倉判官職水利也大倉海塘爲民
利害頻壅塞弗治塘長每醵金錢賂水利廳願勿治
公却之下令諸塘長刻期疏濬如故道乃止徵諸書

明年三吳大饑大倉獨捻而治海塘功爲吳中最[illegible]相王公族豪擅殺人訟于州州守移公理公曰殺人者死法也竟坐之王公廉得公治獄及治海塘狀大喜語人曰此豈一州倅事哉即爲延撫可矣王公始以湯判薦於吏部冀欲大用之會王師相奉詔省母歸而吏部改公陽江令非王公意也天下以此高湯公而賢王師相之能知人陽江爲南海要地商賈輻輳故奸利藪公度商稅不可罷寬之耳至牛稅歲可得千金入公帑僅五十金餘皆沒於縣公言於籓司曰柰何以五十金開民間屠牛之風請罷之而牛稅遂革縣是罷計錢罷供給清契稅却衛偏率累千金衛官非格殺縣民李茂藥公縛杖之下獄守備曾儒率兵奪獄出訴於部使者後撫臺覈實如公牒既聞竟貶曾儒而公亦終以直罷甲午解組歸治室顏其堂曰完璞歸七年而病卒公家居終日嚴坐一室不入公庭不赴宴會有司時過而問政事則語移時不倦性廉直不阿以故三仕三已不能越令尹云公卒於萬曆庚子八月初四日酉時享年七十配陳氏子

[illegible]　媳　女　孫

塟于吉水東山之湯家庵首乾趾巽

銘曰三仕三已古有子文無喜無慍復見湯君不異彌撰不遂紛紜鄉邦著直南北載勲位不稱德沒而有聞何以報公孫子如雲隹封青葱隹兔匿窟爲誰墮淚湯公之墳

參議澄源龍公墓碑

嗚呼此龍君揚之墓耶君揚魁壘倜儻高視闊步平參有傳諸君子論著大槩盡矣獨君揚始成進士拜蘇州司李以彼其才自可旦夕坐致臺省乃諸使者琛治行尤異至章十餘上僅改姑孰丞丞姑孰[illegible]六年上計始一擢遷守河南遷大計奪河南守倅黃州旣四五聞議改僉事治兵捷有功始謫藩參竟論罷而復以吳生獄適戍郎諸君反覆開解其原未能明也君揚卒數年其子嘉桂持湯義仍志乞表其墓[illegible]求之不得於忌後數年偶與其子開談君揚多慷慨予開言君揚入賀酒中觸怒貴人然後知君揚優蹇丞貳閒及得罪不獨以露才及吳生獄也君揚名宗武號澄源世爲泰和井竹里人其先繇永新朱司李介軒翁分徙西昌城漸至井竹中有名震翁者遭寇亂焚其母屍夫妻俱投火死至感六月梅對再華學士盧公爲詩篇紀其事代有顯者而傳至贈公沃齋贈公爲任俠數失子破產厚飾祖祠禱焉而生[illegible]揚君揚生有異質五歲授書日數千言九歲成[illegible]

誦有司稱神童母夜能盡哀年十七學使者臨[illegible]公試補縣諸生輒恚憤走安成從師而食其同學四人癸亥贈公年七十卒哀毀幾不起庚午舉於[illegible]魁其經歸即捐坊金於祖祠曰我父耕祠而生我[illegible]固祖所遺也明年成進士推擇爲蘇州李蘇固劇郡豪吏們緣爲奸利不可詰君揚批導有條豪皆解散又飢荒能下士蘇人士歸之徃有爲大吏旨破公格挂吏議者至捕逮其子孫不能貰直指御公爲言
上怒益切責使者使者恐屬諸李而諸李怯恧無以應益先輒數十年事[illegible]數郡所[illegible]貫[illegible]著炙絶且出君揚至受事不辭一月輒報竣使者喜以報聞　上原故旨彼者罪而嘉使者能癸酉分典南畿鄉試所得士獨倍於他有司巳守及長吳令俱入計君揚奉檄縮其三殺而事益辦且多閒日從諸名士賦詩飲酒僚屬稍忌之㕥何以郡李入賀時郡中貴人居第閣閣甚有寵枚卜且及遣蒼頭致禮會君揚與三客飲方劇不答二客故酒徒與君揚素爲豪舉者開[illegible]頭謀報急故以言激君揚曰龍生吉州男子柰何[illegible]

貫人使所窘君揚遂發怒逐去蒼頭不報貫人禮朋
用貫人得蒼頭自造謝君揚匿不見於是貫人卿之
不復見君揚又恐司李得其家陰事故難我思有以
厭君揚而君揚之禍自此起未幾改姑孰丞姑孰當
留都重輔江海盜賊蠭起君揚以江防治蕪陰數月
威信大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宿從時至市人歌吹
相聞火夜達旦不絕也凡三攝令所至頌而留者
至五六上所條刻皆可爲後來法當因先輩識丹陽
姜公實後姜公被論歸十年不得白臺司奏　詔罷
聚以屬君揚輒得姜公枉狀報聞姜公復起至南宗
伯而感君揚入骨髓以何有妻男子謬爲中丞海公
書言時政且有言語漸章徹操江巡撫欲窮治其事
以下君揚而寧國司李蹤跡得宜城吳仕期遂致之
蕪陰而竪以屬君揚日宜多援公復長者宜董治其
事撫亦主之逐下蕪獄仕期者落魄老諸生素頗擅
藝不得志常大言日我當至長安上書言執政寔以
有也至是索得其書頗類謬爲海中丞書者以質仕
期仕期語塞具上江撫以聞執政報日此不足鞫

大獄斃之杖下耳而江撫且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
沈君典君典孝廉府爲君揚所知丁丑殿試第一而
過執政奪情至杖言者謫編修鄒進士等君典亦上
書見忤移病歸君揚益憐重之至是知江撫意甚駭
曲庇君典不暇覚吳生矣吳生問執政語計必不自
全又値丞他往度歸輒斃遂發憤絕吭死君揚爲流
涕捐六千錢殯斂之實未有加於吳生也已卯冬上
六年計遷河南守庚辰大計論倅黃州至黃日從文
士游赤壁不治事臺使者強攝黃岡令時大侵有下
令貧民得操富人粟公驚曰何至是召海富人出粟
賑饑待歲熟爲責償而貧富各得所欲斬汝間盜多
出沒不可詰爲部署其渠魁之而益寖衰息直指按
黃嘗有所誅除捕之無左驗爲白遣之所全活十三
人徽按五谿五谿吏俗耗雜君揚日驩鉅易耳顧民
雜夷易驚擾吾得事情還報耳及五開衛卒叛五開
者黔黎平地而隸楚　欽皇帝時款而羅驗嘉靖至
萬曆間衛卒六姓號六諱推其黠者爲帥斜天甫鎮
賴諸苗賊爲援凡五司號五諱嘗焚司門掠庫帑兵

使者一逐黎平守者二提守備者三殺掠民夷戶口無算於是銅鼓靖州諸峒夷皆響應爲亂撫巡屢檄不能下至是御史檄君揚往視之君揚環察道里所出入得其情伺還報御史并條上機宜都御史輒疏上其事於是　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君揚僉辰沅兵備事兼督學政君揚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從馬上裂檄告諸峒夷解散其黨傳檄都肆諸生出黎平官吏師生集靖州然後兼程至賊城下招之賊守益堅君揚擐甲嚴號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土舍精兵從征之屬令諸將軍鄧子龍等分將之而親督矢石間從辛巳仲冬十八日迄二十二日凡五晝夜攻戰十數賊據城呼噪下木石湯沸毒弩矢諸藥飛墜如雨君揚色不變督戰益急親策馬獲其渠一人斬以狥賊氣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大兵入其北門獲其六諱者四逃伺黎戍入安撫城中諸將難之曰五開非他虜等故縣官所豢卒也遂入反覆開諭誠二日夕始還五開平巡撫上其功　詔以君揚參議湖廣布政司事備兵兼學秩如故君揚益勤其官職

識爲清問市旁郡書授諸生讀課以時是歲壬午秋沅陵沅州各舉於鄉一人民始知有士之貴明年癸未復當大計吏君揚自謂盡瘁王事有功可幸以罪而向所觸怒貴人已在政府嗾言者論君揚罷歸以何又以哭生事論逮虎合淵悲夫君揚才志絕俗向使不激於酒徒當自致通顯安于非[illegible][illegible]閒嘗哭任期事既改始執承則宜去尤恐無名至撫臣欲快意執政有所屬則宜決去能爲灌夫罵不能爲李日知乎漏恐以就功名終不補一搶頭怒致生平意氣爲一眚所掩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揚生平慷慨任氣節同郡御史傅公御史劉公進士鄒公信州孺東徐公皆爲君揚所急其他邦倜金還倩券脫宗人孔魁之戍歸廬陵林吏目之家祀商人之船授僧人之溺皆爲人所難具載湯若士志中尤篤念祖德厚族姓初成進士即設義塾館穀諸子弟其藉以養老長子嫁娶喪斂死而祀者甚衆其先由城西徙鄉創爲祠無資於是捐祖貸族人收子錢十餘年而城西祠成又念始祖以下派分未有合祀獨捐千金建

祠於鄉祀始祖收睦羣族而制大[illegible]各有記而[illegible]
他慈谿令竹夫公少司空靜學公皆請祠於學[illegible]
他賑鄉隣禦盜賊息鬬訟皆非君揚大節不具書[illegible]
海上歸唯課子視用前從士大夫布衣詩僧遊醉而
賦詩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困亦不及一同事者姓字
有問者但以醇酒了嘉柱長而才好爲文君揚止之
曰而翁固非不能爲文且留侍而翁一杯酒晩病足
間登臨自喜日尚不廢我蹣跚也至末年足病益篤
巳酉十月初二日卒距生嘉靖壬寅七月五日得壽
六十有八父東溪翁誥天爵贈奉政大夫母王氏贈
宜人配尹氏封宜人側室羅氏子二長嘉柱補郡諸
生改南國子生娶尹氏故永新大宗伯尹公孫女次
嘉樑娶周氏今職方周公女女子四人各適名家子
孫一耙弘戊午易魁娶余長子邑廩生改南國子生
那希女巳酉孟冬葬公於里中五龜塘祖墓之左酉
辛山卯乙向論曰士君子意氣不小用而信於大節
獨惟龍君揚未忍一時小忿而終身屈辱也然其[illegible]
結吾施尊祖厚族有足多者故忌者巳甚而憐之[illegible]
赤有餘有以夫湯君歌之曰俠得不俠洗兮蒼爲千
古長恨哉

光祿寺大官丞志齋徐公暨繼配張孺人合葬墓
志銘
徐生汝進問輻鈴之業爲南州劉忠愍高弟予次孫
誼爲予婿補邑庠生諸一日手一帙謁曰是不肖所
爲先考妣之行述也先妣見背去先父十六年先父
殁亦數年矣先人有未竟之志以遺不肖孤而孤錄
綴錄僅聞先德之幽懿弟幸遂一命叨
天子寵恩　制贈爲兩世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容無
志先生其哀而賜之墓門之詞幸甚予弗克辭按狀

翁諱嘉祥字其旋別號志齋其先南塘中書侍郎遜
公裔也遜公繇金陵徙吉水西家焉五世　公遇諱
康之辭昇姆避兵水南流矢中額血溢及踵嚼汗不
輟人目之爲徐孝子從水南遷入城東族指日蕃十
一世稅父公　捐貲振乏全活甚衆院司題請樹牌
楔勅曰普惠十八世學士公穆居册甲第二人有道
集行世至今傳焉不替自是徐氏人文之盛彬彬出
邑廿矣翁生而穎敏嶄然以學士自命發憤遊邑
同儕寔器重之翁父昆季三人咸倚翁爲後恐以舉

業勞悴遂從吏援貢例入國學而青雲之志輒浸翁
以績學得上考授光祿掌醢署署丞旋以卓異考最
特題大官丞膺
恩綸榮及父母寔異數也翁念局冷職微無能効涓
涘隨循尸祿報國之謂何遂決意解組乞休家居數
十春貌癯神清飄然若蓬島中人淡泊閑家耻言田
舍翁事獨栖心玄微結煙霞之侶綸巾鶴氅無不式
翁之廬或遠在他邑杖屨而往重繭不辭疲有當於
心即解衣捐珮所不惜稍未協亦唇頰接之不形於

色翁之意深遠矣若夫孝親之孝也祀先之虔也合
族之惟也辟衆之紛也御下之寬也其飲人以和而
愛人以德也皆自其性生然者邑中咸謂志齋先生
所稱有道非耶翁初配盧孺人係大保毛懋襄公嫡
甥女中蔞繼配張孺人爲王峽翁禍大中丞凶山公
次女翁娶未踰時孺人仰從翁入郡門謁選旋含蕭
瑟食蔽茹淡數載如一日絕不以富貴生厭學想孺
人居燕時已舉嗣君思頌之月議者當以孺人拜命
孺人堅卻之日結髮在前後且爲終身山禮義之閑

誓不欲先藍孺人翁亦無能難之聞者咸嗟異焉然
日犇競之流以夫子貴苟沾翠翹霞帔即嘵嘵而不
不辭爲之此女子常態孺人與藍孺人貴介同名分
同况已隔世抑身沐寵光匪爲踰涯迺退遜若此豈
閨閫中所易見者乎余觀孺人之子鍾靈毓臺英傑
邁倫蒋令倜駿流鴻金章鐵券唾手可致孺人之孫
少年覡奇有聲黌序闈巽日以麟經冠多士直須時
耳孺人之潢德當食報於子若孫可不恭而知也以
故翁之服官而承天寵居家而稱孝友在鄉而推有

道春秋以妥先靈臘臘以樂賓朋朝欽共賢野頌其
德生也榮名殁也令終皆孺人内勤力也孺人眞哲
媛哉翁生嘉靖已亥閏七月初七終萬曆甲寅十一
月二十七享年七十有六張孺人生嘉靖辛丑正月
十二終萬曆庚子六月初一享年六十子一京武學
生孫一宗麟縣庠生孫女二長適予孫士卿府庠生
次適蘭溪曾　美縣庠生曾孫女一幼未字汝達奉
翁與孺人窆於龍華寺布　　改扦于折桂鄉宮冲
邛隴田中逆水龜形巽山乾向予撥次其志而爲銘

銘曰嶷嶷徐氏既昌且顯惟翁與母克貴克賢又
俱以壽終於生也何忝魄委於茲丘子孫食其休而
蓊永固雁千萬秋

吉水羅大紘公廓父著

祭太常徐魯翁老師

嗚呼天贊我　明東浙降神金處之間代生異人我師蹶起命世賢良志在守約内直外方私淑新建北面錢王慷慨自抗匪儕故常釋褐禮曹令聞隆起爲直爲廉可風頑鄙盡友名流索研精理有馮有翼人綱人紀秉憲齊部呴稚抑彊寧爲玉碎徙參豫章天佑斯文丕顯明德志學爲宗先民是則霆震風披孔孟脳朅志士雲從英才星列宗風遠播督學三秦時尊嚴毅獨用循循郢收梗梓網結夙饍開西夫子天下歸仁道竟造時志不拾命官似閻楊交物無競欵歷東南中州布政旣陟太常遂秉歸與於惟先生一代真人孝思同德循慕終身注神凝遠乾德嶙峋瑜不掩瑕貴不掩貧閔久逾堅處雜能辯隆萬以來人心屢變賢喆遂逝老成方便唯師矯矯心常如何代木之義至老彌恪結好緇衣和音鳴鶴年登大耋志如喬嶽靈光獨存振聾鈴鐸海宇喁喁屬望期頤綿綿道脉廣虔有知歲星返舍騎尾是箕帝鄉白雲魂兮難追大紘初舉於鄉衆友問師虔臺執贄夙夜孳孳下榻澈水執禮中原追隨萬里參究千門結坐終朝心源悅契最後有聞直探宗秘惟師于我再造其生匪有攸負易孫厥成歸田廿載心邇室遐宵存夢寐書與嘆嗟竟阻趨承遂成長訣屈魂難招楊烏垂血我師既逝斯文未墜矢心承當神明可對嗚呼淡沼失殽祇閑被顏但期火傳奚恒大還

祭羅近溪先生

竑自結髮嚮學則慕吾宗石蓮夫子以年少未及執贄爲恨既舉于鄉則知盱江羅先生時先生在仕無繇及門而蘭谿徐先生倡學豫章始從遊聞志學之旨復從入關西宴坐終南半載悟心地無障法歸而若有得也府俛懸公車十餘年不復見徐先生而盱江羅先生傀然等吾鄉與王大常劉徵君會于白鷺書院先生諄重談出心法不假以微言證之先生大喜明年成進士以使命封建諸侯王過家者再恍然有所悟一悟于滁陽之客舍再悟于里中之道院始實證獨知格物之義輒欲蹤先生廬一語相印而先生解矣悲夫不佞歸農九載聞諸弟子剏明德書院祠先生屢欲升堂再拜謝先生教亾何覲留都封事影射先生以自保于一察者嗟夫世道如此又烏能已於盱江一哭耶高必招謗大不見容匪獨譏議于生前抑且流言于身後或枘鑿難入冰炭不親或名位相軋朋黨生尤或攻人之所忌以取悅或代彼之術洞以全身聲口滔滔自古而然又何病於先生哉予之哭先生非哭先生吊人心之不直尤吊吾鄉之一變而薄也夫羅與許之不相信天下所知也許與楊之不相信又天下所知也然此三公者徒以所見不同所趨各異一以無人我爲宗一以守藩籬爲貴此欲以我矯彼之非彼亦欲以彼徵我之是徒爭諸口而心無讎也柰何乘其機借爲自全之地乎誠爲自全之地苟明毀楊以附許亦足矣何必嫁言于盱江又苟明論羅以別于楊亦足矣何必托題于文體囘互曖昧巳如鬼惟虬虺無復人道矣又安知直指人心爲何物孔孟正學爲何事耶此非獨言者過也其所交游擬議之朋亦非端人正士可知巳前不佞過東南海陬訊豐城李孟誠先生問同鄉諸老相援之義何如孟誠嘆曰何敢望相援罪人居漳州三年於此而平生親知無一字一言相通他又何望哉不佞聞之爲流涕不踰年而在事諸公或疚或去湮滅無聞而李孟誠尚揚眉吐氣與海濱弟子譚學如故識者爲之長大息不意復又見今日事也大江以西峙匡廬而瀦彭蠡風氣大厚信義尤著如徐姚王渝

安倡良知之學于章貢闡天下人皆希之郎其爲教
亦非之至寡昧之徒攻之不遺餘力而吾鄉獨尊信
之百年如一日非獨北面王氏者爲然即如御史大
夫周公未嘗講學也宮贊羅公未嘗親受業也一以
封事白其冤一以年譜辯其誣至今俎豆饗宮牆王
氏之學當然亦吾鄉之厚成之也奈何殺冤[illegible]尊
井下石不知此道吁自何人而遂有今日[illegible]之
哭盱江非爲盱江哭也嗚呼鳳岡無恙玉[illegible]
汚埃墟何足點于斯文

祭宮保曾見翁先生

維公星辰降耀日月依光兩都冠冕六典紀綱少年
蜚穀伯仲並舉弟不先兄龍驤鳳翥釋褐刑曹器識
凝遠改步容臺遂達銓選謙謙君子蹇蹇匪躬冲襟
粹宇玉潔鑑空羙歷清卿奉常光祿作尹京兆建牙
南服撝于斐非浮湛田里權奸既摧哲人復起新
命匪次爲鵠之式既正冬官百工率畀約已奉公餝
材率屬躬蠶程新懲貪貞度功歸廊廟利在生靈邦
之楨幹士之典型龍章載錫爲序俄乘陳情寻告哀
郵孔懷歸田未久係望彌閎星聚南斗帝睠東京起
掌銓衡兼筦樞密緯武經文公忠亮直老匪倦勤尊
能虛受去偽還真剗浮敦厚出而酬恩恬以明志疏
不待報飄然長逝歸去既賦皇眷愈重晉秩上公注
思再用於惟太保山高水深吏民戴德士夫歸心方
屬期頤靈光巋嶷佐國禎祥爲鄉矜式世佑既薄仙
籍叠催中能星折南嶽峯隤嗚呼哀哉紘等少蒙鑒
識晚結金蘭無增秋纂不減歲寒幽明既隔交情乃
見蘋蘩可羞歆我薦奠

祭大理曾健齋翁

於惟丈公一代名賢方伯家學官贊心傳弟兄並登卿寺比肩令君再試柱史初遷直方易折堅白愈全名高節署任重大官閫邊之命節在范韓龍章節節驄繡桓桓夷方既定華夏以安再遷士師推擇中丞蒼生屬望令譽烝烝二難政茂雨驟戒盈司空解組廷尉持平載賦白駒倏感鵩鴞嗚呼丈公[illegible]遂行方智圓道參上乘理契太玄死生修短如晝夜然逝者既遠存者可憐惟茲同志痛此凋落千古一人九原可作

祭憲副康省野年兄

維丙戌成進士者吉州得五人而予與君締交最深蓋予充皇華使君爲北部郎居白雲司皆冷局非要事之所及也君質樸無華而予疏懶自負性又相近朝參一罷輒相過邸舍促膝細語撫几劇談蒿目憂世務對月浮淵醪肝膽相視無爾我形骸之隔甚驩相得矣久之比部殿名日弛漸理獄牘大司寇耳目任之予改給舍旬朔間輒以封事罷而君防河齊魯敭歷藩臬爽然有公輔之望廊廟江湖跡遠心邇豈出處榮辱能間兩人肝膽哉君罷金衢歸一二年輒有滇中之命固將經文緯武攄蘊生平矣然終當白首爲期復結耆社於青原白鷺間耳孰意君出身定亂及遭謗速解而病且歿也悲夫嗚呼康君孝友行於家忠信著於鄉而兄弟守其訓子孫世其業皆足以垂不朽夫人誰能無死又何足憾哉

祭仁和令蕭龍洲先生

嗚呼惟公之先名題政瑞流澤三朝人文蔚貴方伯允宗爲時嚴憚如木之繩惟金作範厚善之餘衍于三鳳伯也羽儀季則花封嗣嗣惟公致身青雲比美陳荀譽日有開天與之善自取則縣一仕遽已未三年淹彼榮其祿公高其風衡門之樂不易一二公裔公之名而豈厥壽稱邑大老爲鄉祭酒小子孤幼公所賞識先君之誼嚴無敢失訪奇問字几杖以從語言煦煦椅擧雍雍丁亥之秋奉使而歸公既病蹷謁公庭闈左偟右杖晗然念我自稱天刑分席以坐慨今道古無所不至暢然而嗟昔非今是小子歔息敬相慰勞冀公復愈載酒遊遨今歲首夏封建荆藩復欲叩公公巳無言老成逈矣故實誰咨後生小子如失傅師先達父執碩果唯公公不可作我復何從嗚呼螺溪潋潋鷗洞蜿蜒喆人獨往若星若仙悼逝誠深招魂難親何以爵公生芻一束

祭僉憲劉完自年兄

安城之南世載令德玉林珠海耀嶽潤澤惟劉名族惟翁碩彥室抱幽思邑傳令聞孕瑞鍾靈負附方卞英英茂質恂恂篤行貢稱燕賀爰升鴻漸鴻漸伊何吾郡六人齊力同氣異體合神並驅紫陌聯袂金門言念意象情潤義脂　天子南顧屬君司憲獄洞心開報庶乎殄直敷所振勢豪摧伏入佐司空分摧畿右易水長城伐閱輻輳剖符命車出御千里悠悠江漢南國之紀上觀下獲雲流岳峙識消臺嚴度定王祉宜指稱神薦能任鉅移守汴都誇戴三楚信陵爵俠夷門吊古函牛烹鮮敦仁安土循績顯著遂祭大梁一文一武能勉能張名冏貫茂才爲時師知幾善藏解紱返服承歡子舍結情幽谷不收不求適樂我素嗟彼天道堅難易潰人生忽霍朝榮夕萃悼此哲人玉折珠碎綵衣既捐經笥永廢我六人中長逝巳半眷言好音可思可怨昔我昆弟如鶯如龍今我友生凋傷墜雄感往哀來今昔所同誄詞有既傷哀右

寗

祭楊麟皐年兄

嗚呼功成身退天道也功成身退功未録而遽歿豈天道之常耶頑者播賊肆亮川貴雲擾海内策士皆謂其地險必不可入其兵强必不可敵其食足必不可困苟爲一切之計而已及　皇怒赫然必滅此而後朝食於是當事者始以兵事屬公矣夫能制播賊之命者非安氏耶方官兵敗衂諸將隳落公以大義責安氏而誘之以利安氏始亡其婚媾之好轉爲功順討逆之兵而播之險始可據又安氏子乘勝屯守

僥欲滅播而功之而川中諸將忌安之討得則獨之功薄謗議沸騰幾敗其成公復以大義説安氏子而懼之以禍安氏子始絶其貪欲之念棄其垂成之功而蜀之兵始得入大安氏兵未入則播險不可乘安氏子未出則蜀將不能入安氏之出入制於公是安氏之命制於公能制安氏之生命故能制播賊之死命卒之斬關破城獻俘廓地建　本朝之奇勳者始終皆公之力也公不自功而以告歸飄然遠擧使孰中之徒各自冰釋於人情誠難之矣乃金谷之酒寺

傾召平之瓜未熟而公已病病而遂不起天道果如是耶公能爲人之難而復遭天之蹇功名人忌之奇齡天又忌之公亦柰之何哉

祭劉徵君調甫先生

惟吾郡忠義文章固夙尚也而猶重理學哉自王大常没郡人士頽然以斯文屬望先生先生卽謙讓未遑而登壇唾塵以先王之道詔來學益翕然宗先生矣亾何青原之會廿擧而先生不復來也夫道大矣而唯粹然一出於正乃稱君子先生西受業於楚東受業於淛而學唯本乎仁義仁義唯本乎孝弟唯不以且晝之所爲牿亾其本心卽爲存養内不事收攝以爲内外不騖虛遠以爲高言而使可知知而使可行故聞者入從者服嚮邇者化學之正也無先生若矣先生弱冠擧孝廉一再試而投檄自尚忠信以存心廉耻以立身孝友行於家禮義率於鄉教行於南服而身隱乎西鄙所謂不成乎名而遯世無悶者非耶既而薦牘屢聞徵書再至一仕而以經術佐國學再仕而獻納著春曹方亂開西之辟輒賦彭澤之歸其投檄而隱以求志也而非希蹤於巖石其應徵而出以行義也而非貪榮於軒冕其隱而出出而復隱以全眞也而非奮激於意氣出處之正也無先生若矣夫儒者命脈繫乎學學之大節驗於出處以先生之出處徵先生之學豈非粹然一出於正而爲當代之君子儒也者先生逝矣可無愧於天人無慚於古之先聖先賢矣而獨使吾郡人士庸言庸行失其所爲型範也豈不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乎嗚呼哀哉經等思觀摩之有日念典刑之猶存青原九秋之會既爲位而嚮率同志介哭矣復遣奠致詞申其不容豫已之情惟靈鑒之

祭張元和年兄

維張氏之世業兮承東山之嵯峩二千石裝其源兮刺史别駕揚其波致冠裳之充閭兮紛才畯之列羅惟伯子尤其傑特兮蚤蜚譽於賢科氣凌雲而食牛兮鐵摧峯而決河自謂樂家則龍鶴可乘投筆則虎燕奚過早早文谷鳥足卻何傾命與志相乖兮逢時運之踳駁稍俛首於青衫兮泣荆璞於卞和攬衡湘之靈異兮吞雲夢之光華將揚震厲志於遐躋兮幾劉晁受除於江陵柰何河清不俟人壽靡常蘭蕙化

蕕珠玉掩塵靈鬼兮飄道旅櫬兮及門悲莫悲於伯道兮屈莫屈於劉蕡嗚呼哀哉惟君之不羈兮素晏邀而軒遐倘以衣爲歸兮何知不以客爲家吾欲登木而歌兮君將謂我狂吾欲借面而哭兮君其笑我厞匪歌匪哭兮噫嘻慘於悲傷

祭陽江令湯洪江先生

嗚呼公年政七十耶方欲餚羔豚趨庭廡稱百歲之觴柰何公遽捐賓客而逝耶公初紀家於濳以疊囬忤當路者青澗鄙未就以憂去服除補項城又忤當路者左遷大倉別駕俄雖以長子試館下然未習公治行謂公一木彊人嵗項令耳及余同年比部徐蕘莘詢濳山長史多敗俗而獨稱公長者又大倉王少師極稱公判大倉有異政然後知公之三黜以循良不諧於時而非不能也王少師欲大用公而主爵者

誤遷公陽江非王少師意也然公竟由陽江罷夫世如徐比部王少師之知人者少而公之不諧於世者多然有王少師徐比部之知公也公又何憾哉所貴知我者稱其洪江先生之謂矣夫商周之器秦漢之篆何益於世用而世多寶玩之者爲其近古也今吾吉人士以點節文采嗚世而講道論德於鄉者亦不乏人然貌與心皆古如公者士大夫可再見哉公逝而鄉人之思公者又將如濳之與鄭耶也夫仕則落去則麟鳳生爲木石死爲鼎彝夫知公於仕與去

者薄而知公於去與歿者厚是去固不足爲公憾所歿又何足爲公悲耶嗚呼洪江若聞予知己之言寬慰其亦少醒也耶

祭郡丞黃正所文

維公賦資秀敏涉世融和幼試高等蚤拔賢科門族豐盛兄弟英多唯公挺出珮玉鳴珂初署學諭擁臯上饒鄞收杞梓卞攫瑰瑶人推直亮士服清韶最名鵲起文澡星杓乃遷閩令泰路通衢地切留谷勝據閩湖赤心撫赤儒業兼儒變冗爲雅化獷成瞿載修邑乘斐然有章山川恭置圖史雲翔朋儕特貰美臨趙稱良功救兩廚嚴傳四疆爲書屢上銓丞武安爲母與後懸車掛冠衎衎友于花毳承歡塗渡並戢族室兼完人頌厥德天報其功官錄親絕母以養終林居十稔夢叶雙熊考祥視履宜壽宜豊不佞於公生同里閈晚結姻好社會村醪輪懷展抱春人秋筍觴歌論討一飲百餘酣氣激二三兄弟惟公是美心期百年老而不悠慘然劑闢嚴闢遠變且驚且痛如綠如電嗚呼正所名實並茂能孝能忠亦貴亦富傳史之間未爲弗壽不病而歸休矣何咎

祭劉孝廉君東文

嗚呼江省以品名世自徐孺子始孺子賢而隱者也厥後陶元亮踵孺子甿遂冠冕晉代而　本朝吳聘君並有徐陶之風若近日安成之劉廬江之鄧皆以隱士徵或出或處靡不有文采行于世豫章貢和瀘之秀鍾於隱士獨多耶君東先生蓋在安成廬江之間而得之徐陶者深也先生少承家學爲鄉書目若巖下電吐辭如鍾都人士望之若藐姑射仙子固弗以公輔期之君東亦翹然有丹霄青冥之志亡何神

駒離御器大弗庸屈賈生之策黜劉蕡之第先生遂焚筆研斷公車養高衡門矣所謂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龍蛇非耶然先生結天下之客而不以交著讀天下之書而不以文鳴矜然諾重名義而不爲俠行脩身理性而不作儒語而時或逃之於酒在昔諸君子賢而隱君東尤隱而隱者也唯賢而隱世猶得以隱士名物色之隱而隱世安所得其名哉唯世不能得其名而君東隱之志始遂大紘不佞知君東甚晚及知君東而君東輒隱君東隱不數年不佞亦廢在田

間往來周還二十餘年不佞數過西昌游君東之園登樓作賦罄十日之歡乃罷君東亦或過予浮白長松下以相酧也今年秋予赴友人廬山之約將歸爲君東舉七十觴卧南樓一月盡吐生平始別孰謂君東不能待而遽長逝耶哀哉聞君東未病先一月輒以家付令嗣子任誡之曰勿涕是其期矣[illegible]輒易簀而友人王京兆周駕部盛服將至[illegible]東病華不解帶趨視而君東瞑目嗚呼君東名死而不病不死於妻子而死於友生之手此[illegible]

有道者所能致耶君東亦可無憾矣

祭陳心齋姻丈

僕之得知於翁也以王生著久而共遂締姻好也亦以王生著久王生與翁並北面受學于石蓮先生王生貧而好仁公富而敦誼凡公所爲樂善喜友赴義若渴好施如不及皆王生之志也以故二公相知甚深而僕少也賤不及見石蓮先生然私心實嚮慕之凡先生之門人故舊能體究先生之學者吾師之矣能言先生之貌與其行事者吾友之矣僕於王生雖友而實師之也於翁雖親而實友之也孰意王生沒於去年春之三月翁復歿於今年春之正月朞年之間喪吾兩友然王生吾尚及視其飯含佐其歛殯而公之卒正吾與友人徜徉江湖時也其生平不及訣飯含不及視子女不及託意願所欲爲而未竟者不及相贊以成也嗚呼痛哉公雖去石蓮久然每飯不忘石蓮嘗欲以腴田三百石致江陽書院爲先生祭曰吾甚念江陽祭之薄也又曰平生爲有功於書院也願先生德吾家甚厚藉此以報也去臘吾遠行時翁執吾手以言相約以明年次丁舉行而孰意公之不及次丁歿不佞且後次丁歸耶嗚呼爲公諸子也者其能守公之志耶其不能守公之志耶能守公志耶吾爲公行之以明公之不朽其不能守公之志耶吾爲公言之亦以明公之不朽若夫公之富且壽且多男又何憾於公而作兒女子涕泣之狀使公笑我於九原耶

祭處士吳香山姻丈

嗚呼老氏稱盛德若愚良賈若虛豈公之謂耶是宜延年滿百歲不亦宜也而遽止於斯耶不佞忝潄水乘先師徐公因渡海詣補陀至育王寺禮舍利願以壯遊自快方擬寧家便過翁談山海之所詭神物之靈變與翁上壽畢數日之驩奈何乘桴未返翁已仙逝嗚呼痛哉雖然翁固以憾也凡人治生不過欲富而翁貲豪于郡直雄于里鄉族之待翁舉火而行商者數千百家卽卓程不是過矣富者所貴在好行其德而翁議貲輸粟造梁設渡如是難以悉數卽宛孔宜任不是過矣作德者不過行後而翁諸子玉立折節爲恭謹卽萬石不是過矣若夫長吏式廬直指行旌累漢氏之爵而應周庠之養於公爲長物然且夏行陽冬行陰循墻而走亦莫敢介侮夫人涉世百一不能及翁猶或者爲車上僇而翁若愚若虛卒世不改其操其于老氏也深乎以此始終又何憾哉大紘誼屬葭莩情同休戚遠遊一賦幽明判隔不腆陳辭惟靈鑒之

祭內叔茂才周心濂翁

凡人有所嗜好非馳逐殫劇不遺餘力則不能自得意豪肆以成其名故古今飲酒一也而惟劉伯倫畢吏部專一自放至捐性命棄禮法以遂其得意豪肆之志此所謂馳逐殫劇不遺餘力者耶而劉伯倫畢吏部至今稱爲酒宗或者爲其輕世故薄名利逃于酒哉嗚呼心濂豈其徒乎家在東山居臨官道車馬喧闐樵牧雜沓公飲博其間不知壺觴外復有人世事雖不至捐性命棄禮法然嘗其豪肆得意之時亦焉知何者是性命何者是禮法能踈吾酒亦所謂馳逐殫劇不遺餘力者耶而心濂因有酒名公嘗病子孫問之公謂茍得與劉伯倫同遊醉鄉吾何憚歟然竟以天年終公蓋無心于逃世而自率其眞者也紘受公之知最深每至必飲盡醉而紘量不能勝酒飲未至一斗輒大醉而公故浮觴困我我雖困公豪飲鼓罍自如不視客紘呼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庶幾見酒狂哉公今有知復能爲吾舉數觴吾亦不作兒女泣公以辱尸　一庄志

祭茂才鄒我闓兄

予微時從里中二三兄弟較博士業惟君時有奇[illegible]不佞頗心賞之而君亦甚敬畏不佞兩人私爲期約曰異日富貴亡相忘也不佞成進士奉使數還故鄉而君意薄指舊業高臥田間不欲與貴人通而不佞則安敢忘他日語去秋不佞上封事得罪罷乃尋昔日貧賤之交黃冠野服携杖投錢翱翔山壑則聞君卧病遂爲悒悒奈何遂不起也嗟夫緬想昔年寒飈披風雪走午岡山房阿指爲文阿母蒸梨炙大菽作餉今寧可復得耶不腆之儀惟君有靈強爲不佞飲焉

祭茂才周景濂文

人之善生也不如善死夫死人之所必有也顧展轉於床蓐恭戀於妻子躊躇於藥餌乞哀於鬼神與計較於身後之名利皆非死之善也死若是平生所學之謂何景濂先生行年七十不知病其卒也亦未常病與諸孫授經分夜倏忽之間悠然長逝何其善耶無病而怛化執善於是嗚呼豈偶然哉先生少時負氣不少挫於人壯而師事塘南王先生乃折節爲性命之學言不違行事不違心道合則留而無所忮企于中不合則去而無所戀憑于人以四壁之家而周人之急遠近親疎如一承親之志其於諸父昆弟之間靡有間言貧不以爲憂窮不以爲戚胸中洒落宛然其宗家元公光霽之觀故能不展轉于床蓐不眷戀于妻子不躊躇于藥餌不乞哀于鬼神不計較于身後之名利而坐化如歸有如斯者余與先生少時同爲郡諸生先生之志不售余亦居休田間乃得與先生旦夕相從故知先生爲甚悉而信先生之善終不偶者先生之先代有聞人其後之子若孫咸可[illegible]

繼先烈而闡屢世之幽光者宜先生之没無遺憾
掀漿之奠聊以志吾二人久要之誼云先生其鑒

祭楊志曲表丈

嗚呼志曲胡爲不祿天乎命乎寻將奚哭君生世家衣冠名族代有賢人家傳善俗粤惟從祖科第聯翩冢冠莪莪緺裳郁郁博士茂才由祖逮父君薄呫嗶計然私淑卓鄭之流千載可續周急貸貧充閭載路好士親賢珍墨藏牘千畝百蹄封君之富仗義樂施節使之度孝事慈嚴莊臨子姉宗黨親友推心置腹偉然丈夫良哉志曲君于不佞重姻迭厲杯酒殷懃隻辭芬馥相敬相親亦拳亦獨然諾千金候生季布

三月之春四方來復儼然辱臨竹林簇簇頻倒笑談而君穆穆色釋黯慘意氣跎踢心私惟之蓄而弗露別始連旬晨興櫛沐凶問忽傳驚心駭目始驚而駭既駭而赴謂夢非真或寐而寤徘徊久之痛哉開訃嗚呼傷心有如志曲英年豪志遠肩重負一朝奄徂如釋芥土吁嗟人生有如朝露倏欻倏生孰新孰故達者聞之歸于大數况君有子鳳毛麟角椿萱未艾雖爲勸育忠襄文節有堂帝所光爍星漢氣噴雲霧簡雅從之朝朝暮暮駕電鞭霆吞星吐宿曠焉遊觀

惺然大悟蛙角蠅頭羞彼碌碌予心誠悲予言誠表
君以爲然即居淨土

祭蕭咏泉文

非罔齊物生何足重王孫裸葬貴反其眞夫至人火化衆人土化而君乃以水化也又奚恨耶人死上則爲烏鳶食下則爲螻蟻食而君方施爲魚龍食也又奚足悲耶嗚呼匡廬出雲彭蠡生波二江風阻九華月上君方咏赤壁之賦歌九辯之章挽太白于采石吊靈均于瀟湘山鬼逢之笑揚靈不敢虐君其成然寐遽然覺

祭楊蓮池表文

嗚呼楊氏之先自忠襄節愍流風餘響所傳錄來遠矣而中奉公獨以爲善陰騭表著　當代今之爲楊氏子孫襲冠裳而陳禮樂者皆中奉後也夫忠文節惠非士不顯非得其時不彰惟存心於幽獨積善於冥漠上徹晃珮下逼簑笠無弗可者蓮池楊公庶無愧焉公自家貧以儉勤節嗇致富然而好施爲布衣常徒跣疏滄間治生產然而好士自少棄詩書不事然而所言必依於道所爲必根於心仰質中奉微顯雖殊爲善同歸公蚤年剏子既得二群族病童疫殤者過半而蓮池之二群獨完爲善之報亦其近徵君以陰騭一脉續中奉之後又焉知子孫異日不有繼忠文節惠而起者耶聞君病革與家人妻子訣自喜無憾嗚呼是誠可無憾矣僕與楊氏爲世姻交知最深君之待僕不薄於諸親而意獨眞方欲言于有司表君之閭而君倏病且不起今日之哭蓮池安能無辭而空以涕淚灑蓮池之室耶

祭縣尉半山伯

嗚呼人固有世覶而相愛謀異而相知者是固天之所啟非人之所爲也紘於伯父同七世祖服則窮矣伯祀家併屬而紘由鄉校業進士方爲聖人之學[illegible]則殊矣伯致平陰歸紘時六歲耳家大人揭余在諸子侄小兒中伯獨心奇之又六年而家大人見背又十餘年而舉於鄉少負勁氣疾痛孤苦中偃蹇塊磊躁齋學舍薄世俗綢繆往來之狀以故伯第終歲不一二往逆則瞭矣及夫念先大人之故舊顧家庭之老成訪先世之流衍則伯父之外無當也當其几杖過從松林翺翔敘生平談詩賦舉杯相視伯固不以諸侄待余余亦不以諸伯視公及夫品人物量事情直意抗辭屈義服善伯固不有其齒之尊紘亦自忘其分之爲卑也所謂覶而相愛者非耶伯初慕念菴先生而過之自處以宵及紘從耿徐二先生歸聞[illegible]談心獨喜焉悵年老之無及惓文恭之未師紘雖時從公談未嘗自言其志乃公一日謂我子之胸次如[illegible]嵩山眼空諸有視若微塵故得喪毀譽無能點子之孫紘聞而謂之予之友於四方也亦不鮮矣其[illegible]與採要眇窮精神者幾人而知我者稀公言及此非所謂甄異而相知者耶不肖遐上春官計別且逢[illegible]欲攜琴與酒與我伯談性命之說聞公之聰庶幾老而有歸也而公固不待矣嗚呼伯愛予而予未有以顯公之愛也伯知予而予未有以成公之知也此紘之所自懼也然紘雖愚且不肖亦不敢怠其顯與否未敢必而猶欲必其有成也如或其能顯也而或復有成也然公既歿矣其孰能愛予知予而聞予之說也耶抑亦有未始歿者尚能愛予知予而聞予之說也耶嗚呼哀哉

祭房叔新塘公

惟叔享齡八十閱世四朝爲卿三老爲家祭酒夫婦齊年相繼丘首假寐而化世所稀有惟紘幼失怙恃風木生悲事叔與母爲我羨墻棄之一朝思永情長嗚呼今復欲飲叔新醪爲我稱古昔胡可得耶哀哉

祭族兄度九

嗚呼九兄之父號曰良心良心先生以市爲家以買爲業以酒爲命以醉爲德惟兄亦然世居其業世守其德朝坐閭門晩遊津泊指揮吳儈呼叱商客盡日所營薄暮所得惟醉中罄無有餘息親若宗族睞若鄉鄰冠裳之貴擔負之賤相遇則醉無有差別愛喜忿怒感憤不平惟醉中消貧窮愁苦哀慼悲痛惟醉中釋寒熱所渉燥濕所侵藥不能瘳惟醉則蘇屋漏及床壁穿見膝妻不朝炊子不夕食我醉而已焉知其餘伏日寒帽臘月暑衣一醉一醒惟陶惟嘻口無二價衆無他腸罵市驚坐似俠若狂市人稱之名曰醉仙家人呼之號曰酒顛名號由人我嗜惟酒酒之爲天父子相守二十餘年先後俱亾四月十八期入醉鄉嗚呼醉時若夢夢時若醉若夢既樂若醉何慰

祭族兄坦菴

嗚呼士之遭際非宦達之難而世美之爲難翁承[illegible]保之休光襲八魁之餘烈能使美彰盛傳赫赫不泯可謂世濟其美矣士之入官非榮顯之難而惠民之爲難翁分赤縣之符佐花封之政能使吳邑之民戴若父母可謂古之遺惠矣士之褆躬非矜飭于少壯之難而淡泊于晩景之難翁二毛致政皓首林壑而能其心窮約畧無營營羡慕之心可謂衰而戒得矣奇氣瑋材雖未盡展其平生而可仕可卷可約不斤斤于虐名而亦不汩汩于世味豈其締交于文恭夫子者親而且久故能動不詭於古人遠承我先世德者顯而可循故能行有光於前哲如此也且多壽多男享全福于生前而森森振振衍餘慶于未艾翁豈儔伍中人哉今玆已矣永訣幽明子姓宗戚頓失典刑敬奠一巵願言來歆

祭周年姨親母夫人

嗚呼古悼亡之感不虚哉紘與周如春同年成進士締姻好相得甚驩也如春游宦留京過白沙先室迎勞夫人於舟中歸甚訖夫人訓子女嚴有法自喜必得佳婦兩家好合如春風朝日方篤未艾也柰何乎十年之內先室暴亡於壬寅初秋而夫人亦以去臘病不起悲夫夫人相如春三仕爲令一遊南北部再受覃恩之封親執匕箸事太夫人沒視其飯含經三年喪而先室以不得盡事翁姑爲長恨乎爲行人時從入燕邸六年甘忍寒餓不復有長安之念又格於制不得封乎改議郎一月而罷先室竟以布素歿此夫人之幸而先室之不幸也然先室因哭奠家兄追思不逮翁姑至慟傷不絕立化於紘之手子媳族姓無不環視號泣者而夫人不歿於如春在家之日而歿於入京之後子媳半在半不在夫人視先室豈亦有所不滿焉也者使如春聞訃其哭夫人之慟視紘之哭先室又當何如耶夫世禍被人止有此數圓滿無少缺陷者多夫人生全其志先室沒受其報先室沒少一命私恨於紘夫人亦無以未親訣爲恨顧吾二人之悼亡也寧有窮哉

祭萬親母彭宜人

予少將慕憲副君高誼則知彭宜人賢也戊子之秋使秦中還則以第三子託好於憲副君未幾赴兩書院學士先生[illegible]廟謁憲副君之庭時浙東王中石吉水王嬰峯二老生在焉宜人方卧不能自操作然其割牲破樽擊鮮治蔬淨青荇炊白粲園賓之禮甚肅家僮宿二老者帷帳房榻俱精治盡宜人卪督辦之無闕以是愈益知宜人賢不佞還燕匝一朞與憲副君一再聞問皆報宜人卧恙及使粲還而宜人遂與憲副君訣矣悲夫憲副君成進士起家中書省衆素不滅饘甕自當官之澹泊者也而恭人以貧苦守之及爲御史以三尺繩天下士大夫驄馬長嘶山川震讋官之清嚴者也而恭人以貞肅佐之及擢方面敭歷荊楚錦屏羅列黄金照耀官之通顯者也而恭人以抑損持之及偃蹇時日偷作螺川溷水間扁舟蕩漾杯酒笑傲官之若有若無者也而恭人以服詠[illegible]覓之方共螽麟未育帷帳分張種宜男於花祠仙姝於庭而恭人以駿妾廣之外佐憲副君羔羊之牘因賞以樛木之仁恭人之賢在國風矣憲副君方[illegible]跪東山叱馭爲名臣而恭人胡不少待遽蟬蛻[illegible]耶嗚呼恭人貴不自貴賢不自賢諸母有子若[illegible]爲方艾之壽不竟夫豈[illegible]之[illegible]有闊達者安之造物[illegible]然若夫兩家子女雖[illegible]未成異日所爲奠鴈而見持踵而泣者不能不致思於恭人是婚姻之私也又安足爲恭人傷也

祭萬親母龍孺人

於呼親母幽水鍾靈平沙毓秀幼守女王才出男右解佩荆簪專帷勇紬作貳能諧爲政無尤夫以崇[illegible]家漸殷富出内錢穀總稽丁口擔石不遺百千咸料驅呼剖分參伍奇偶豈才獨裕亦仁之厚美而能節儉益喜施用必由禮求雅後[illegible]險河潤千里聲施使君好客杯琛供遠豪士[illegible]姑夫婿婿能鑒稽阮亦辨孤斟飲問名流酧[illegible]蘭茁玉立鳳雛龍駒易書和熊一體不殊厥[illegible]予先女後男女繁而長願視鮑鮑齊服均飾珠珥玉簪各選門第並配崑藍内則維閑母德有輝于今罕儷在古所稀茂年政盛芳容未衰秋風慘冽遷華遽萎嗚呼哀哉不佞親屬葭莩義兼永好兒媳之恩高深未報倏驚凶問使我心惻臨祭綴辭悲咽卿卿於戲世事如夢榮瘁何[illegible]親情友誼差得久長久長亦幻達者弗迷靈其[illegible]庶幾鑒兮

祭陳母龍孺人

維萬曆丁丑之冬陳母大孺人龍氏爲九十壽[illegible]慶祝者百家士大夫相與歌誦褒嘉之而津途之人無不咨嗟嘆息再越歲孺人但焉化則爲戊寅臘月人皆賢孺人之守多其福美其子長者孫枝繁又奇孺人之克至于九十而乃令終也其子之友羅大紘辱爲道義交又浙構姻熟孺人之慈範每計之於古如孺人者不可多見及聞計乃持蘋藻哭奠於大孺人之靈曰於呼有子眘然者又披衰扶杖而孺子泣也於孺人復何憾哉獨惟夫司命者胡靳此三千六百之日而使人間有百歲老壽也哀哉

祭陳母李孺人

於呼孺人閨政閫行備淑人之儀式範宗族里閭爲陳氏大家年不登上壽而卒孺人之愛子坤載甫成童哭孺人盡哀泣血伏泣對日而從孺人之靈於地下吁嗟悲夫賢母遊塊繄而不享孝子伏苦塊以拊軀一將靈爽昭貫日月而不佞每爲剡感歎賢母內行不逮滅孝子致死之誠不宜則長逝者寬鬼私恨無窮不佞之哭孺人而有辭也得已乎且予聞歛福而全歸者有不死之永壽激性而裂中者無貪生之餘幸世亦多壽考矣然而賢非純素分誼或有缺焉欲願不足而抱未滿之恨苟卒歲耳安在其爲壽也孺人名族子醇謹而多天厚翁姑皆有賢行居家恭謹孺人莊事之甚當翁姑心事姑至耄年孝謹不衰相夫子守先世繩墨閫外斬斬閫內誾誾自守儉質客豊薄取廣施衣服素樸庭除蕭潔躬親操作與女奴同甘苦起家累千金多男子而與心齋君偕老孺人之分誼無缺矣其於欲願亦無不足矣即長此百年何以加焉夫人晨扶卿相之秩而暮自剄即愚者不欲也生之重亦明矣至激於義理則去生如蛻[illegible]激於天性益不復知有生矣何者其有所甚愛慕[illegible]易其衷也若陳孺子是已孺人六子多奇俊而孺[illegible]尤溫良嗜詩書耕使孺人無恙孺子得優游文史而遂其成人之志假之十餘年則青雲之業可致而孺人之褒封且與心齋君並有也然孩之孺人終不以冠佩易全歸之福孺子終不違天性需成立之名宗戚里巷悲哀涕泣咸思慕母之德哀痛孺子致欣羨焉而鄉邑士大夫君子長者無不嘆息者故齊莫奠於陳母成莫成於孺子何者其天性全而世無所與易也不佞奮羈留京歸來遲遲姊喪既哭孺人曉又微賤不能出力光顯賢孝之名粗陳固陋聊以慰魂魄於九京之下云

祭親母曾孺人

嗚呼孺人高門淑媛名家伉儷早躬操作晩臻壽寧[illegible]周親之典不問貴賤逮下之恩能恤寒饑室已完美[illegible]而儉不改于廢辛年既耄耋而勤益加于少壯里閭稱其葛覃閨閫式其蘋蘩夫以寒素而致卓程之積子由俊彥而膺胄監之選昔梁[illegible]克配陶母能母筆記曰傳以爲美談由今視昔曾何足云而今嗣方策騄駬試能淵展瑰瑋以報國膺冊命以榮親而孺人遽損年華割親愛捐紈綺而不御棄簪珥而不飾豈謂世界有缺福報無完將留不盡以還造化而存有餘以貽子孫蓋非常情所能望也紘等誼聯姻戚情荷睠顧訃音入耳涕泗交傾瞻靈泣奠莫罄哀思

祭先室周孺人

嗚呼夫誰不死而夫人之死異於人有五未聞有[illegible]伯兄之喪携子媳蒲服步奔而哭者一異未聞有哭伯兄至追思翁姑未及見哭而極哀者二異未聞有弔死至一哭而遽絕不返者三異未聞有女身哭拜成禮立化於夫與子之手者四異未聞有婦人命盡合夫與子與媳與家族長幼男婦親從羅列而瞻禮者五異豈惟婦人即學士大夫修身慎行稱全歸者寧有是哉此其善根宿植德厚深藏非凡情可比可擬可測度可思量不知其爲賢耶爲達耶爲至人耶予弱冠與汝爲夫婦三十五年不以帷房之愛爲歡者今十五年而數年間時見汝面貌圓滿冲粹精光如月予素做內肅然起敬予性不能與內款語每一見時但以清淨布施二者相勉語而所之兩不相滯亦孰知夫人究竟如是夫夫人如是吾復何以爲懷哉惟是別之太早去之太遽盼不逮轉倏爾神化孝子弱孫愛女慈戚及家人子女哀慕悲戀予亦不[illegible]獨此人情也何復道哉夫人卒之四日哀涙[illegible]

李氏焚書六卷

〔明〕李贄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卓吾先生

李氏焚書

首序

李卓吾先生以儒術起家二千石有理學名然多涉釋氏制行瑰異措論玄冥世亦病之因是禍搆遺稿數十萬言悉焰祖龍吳人士鐫其餘而隘之制議者曰以先生之資究心儒術將統繼千秋廟食百世前無濂洛後無餘姚胡逃儒歸釋遁世訾詬如今日哉余

以為惟其歸釋得以炳爍不然僅一學究老生耳川岩注滅雷電俱收何有今日然則以此賈禍者即以此招聲先生未嘗負斯世斯世未嘗負先生也雖然先生豈其逃儒豈其歸釋惟是儒者尚漸釋者尚頓由釋入儒其功捷由儒游釋其機鎔先生之於震旦氏也始則假途終則游秇既

徼其捷復淅其銘蓋鈔於
儒者何得病之古亦有是道
左螻蟺道左糠稗螻蟺糠
稗道且或存豈遺釋氏斯
集也不知者目爲震旦筌蹄
知之者目爲尼山衣鉢矣梓
成吳人士徵予序因題數字
於弁

會稽陳證聖書

○卷之一

書答

○卷之二

書答

〇卷之五

〇卷之六

七言八句

李氏焚書目錄終

書答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

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所作所為，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為有無，非汝佛有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恐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為乎？事有礙於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劫，可畏也。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苟不明德以脩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脩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於舍本而圖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

[illegible]學畢矣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曰明德[illegible]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悉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知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已自反果能常

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搖乎百慮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稱曾子終身以守約名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學邪並固有終其身覓良師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得收寧止之功者亦多有之況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遽以善知識自任乎

又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illegible]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多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為安倚之以為常也明矣然而鵾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呴而百丈風帆並

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為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況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為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為雲若霧也

中夜舉頭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古今賢聖皆豪傑為之非豪傑而能為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為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

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為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為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鄧石陽

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當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於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為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

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弟老矣作筆艸艸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簡之理不厭虛生此一番則弟雖吐肝膽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死為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答石陽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學非虞廷精一之學也精則一、一則不二不二則平一則精精則不踈不踈則實如渠老所見甚的確非虚也正眞實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蓋親得趙老之傳者雖其東西南北終身馳逐於外不免遺弃之病亦其迹耳獨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則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則千萬其人亦千萬其面矣人果有千萬者乎渠惟知其人之無千萬也是以謂之知本也是以謂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萬而一聽其自千自萬也是

以謂之至二也是以謂之大同也如其迹則渠老之不同於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於心老心老之不同於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知數老之不容分別此數老之學所以能繼千聖之絶而同歸於一以貫之之旨也若槩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異因疑其人之有異而遂疑其學之不同則過矣渠正充然滿腹也而我以畫餅不充疑之渠正安穩在彼岸也而我以虚浮無歸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未故弟亦願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

學眞以朱子者爲是而以精一之傳爲非是則弟更何說乎若猶有疑於朱子而尚未究於精一之宗則須於此當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據我二人論之兄精切於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肎放過我則從容於禮法之外務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試靜聽而細觀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誤矣但得一萬事畢更無有許多物事及虚實高下等見解也到此則誠意爲眞誠意致知爲眞致知格物爲眞格物說誠意亦可說致知

亦可說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務共證盟千萬古事業勿徒爲泛泛會聚也

○答李見羅先生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發蒙啓蔽時或未省而退實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弃故往往極意參求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與某相類耶但知爲人不知爲已惟務好名不肎

務實夫某既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以故閉戶卻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年少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卻枳木丸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蹤跡如此豈誠避人哉若樂於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士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為誠然否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懼朝聞之眞志聰明

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為千[illegible]所搖奪者未可遽以與我其學此也蓋必其人至[illegible]明至剛至健而又過之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安穩而踞坐之耳區區世名且視為俛已也肯耽之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遊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以人為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間適之餘著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今者有公則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即呈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

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無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終難脫卻然亦不須脫卻也世間人以此謂為學者不少矣由此觀之求一眞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求之閉戶又宜矣

○答焦漪園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耑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

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illegible]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illegible]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illegible]求使爲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illegible]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惜藏書宜閉秘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于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眞英雄子畫作罷軟漢矣眞風流名世者畫作

俗士，眞啖名不濟事，客盡作褒衣大冠，以堂堂藐[illegible]
自負，豈不眞可笑。因知范曄尚為人傑，後漢尚有可
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為
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
一過，如以為無害，則題數句于前，發出編次本意可
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
有如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處遠，
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汚辱此書，卽為
愛我。中間差訛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
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

本欲與上人偕往，而不果，以聞日下荒甚，恐途次有
儆，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先平[illegible]西湖，佳勝便於
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
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
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
種種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
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
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前書所云鄧和尚
者果何似？第一機卽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婆
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為眞有第二
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此是
何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乎？故曰：億則屢中。非不
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
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共證斯事。潘雪松
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者，多則
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為要刪太
繁，故於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

日成，蓋為蘇註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
則為友人寫心經畢，尚餘一幅，遂續墨而塡之，以還
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
書則眞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當居
言路作諍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
豈眞心以我為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便相隨順信
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着眼睛，索我於
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之為世外人也，則當[illegible]
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illegible]丘若泰
丘書云僕謂丹陽實病柳云何有於病丘某[illegible]
默識識默默耶識病耶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空
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illegible]既有此病
即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耶人知病之苦不知
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
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至矣苦樂相乘是
輪迴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仙安能弃輪

迴舍因緣自脫于人[illegible]外邪但未嘗不與人
同之中而自然不與人[illegible]路頭索明
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illegible]別念乎豈容
一毫默識工夫參于其間[illegible]念也是乃
真無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illegible]念不起方寸皆
空之實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
也若要如何便非實際便不空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尚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
之事為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弃之病[illegible]
為下下人說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
兒者秖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最多
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
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
絕無者舉世既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嘆憾光
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為國出力徒竊
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
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弓連生四男三女惟留

一女在耳而季遍耳順體素羸弱以為弟姪已滿目
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illegible]所欲之而不能非能
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illegible]事未能明了心下
時時煩懣故遂弃官入[illegible]以求少得蓋皆
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illegible]倫之外者平
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盡是[illegible]忠烈丈夫如
兄輩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為徇人彼等亦不以我
為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遠而形迹頓
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為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

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其爲學耳然則所取於渠者豈取其弃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略不過曰其爲人倔強難化如此始焉不肎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強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強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倔強何益雖出家何用雖至於斷臂然身亦秖爲喪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於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

佛者非學其弃淨飯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能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多矣而成聖者其誰耶若以出家爲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於成佛爾矣渠既學佛矣又何說乎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壟之態覽教至此不覺泫然斯言毒害實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墮其中而不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爲高品輕功名富貴爲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之爲乞墦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墦耶使胡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于輕功名富貴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于富貴功名之人言之則又不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槩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吾謂趙老眞聖人也渠當終身依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耶然要之各從所好不

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墦之辱心實恥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爲聰明或藉耳目以爲心腹與或憑冊籍以爲斷案或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於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諭欲弟便毀此文此實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覽者覽欲毀者毀各不相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吾兄又以毀者爲是而復責弟之

不毀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為有累於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太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則亦無貴於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為後世嗤耳，則渠已絕棄人世，逃儒歸佛，陷於大戮而不自愛惜矣，吾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為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改之；若

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為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為大同也。且觀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於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況佛教乎？佛教且然，況鄧和尚之語乎？況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手以奉之，彼即置而棄之矣，而何必代之毀與棄也？弟謂兄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弟異端者流也，本

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為異端，相襲而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眾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國家以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為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所不棄，而兄乃以為棄邪，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動念？然謂弟欲使天下之人皆棄功名妻子而後從事於學，果若是，是為大蠹，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卵而求時夜者也。夫

渠生長於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為者乎？吾謂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驅而之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願也。而謂一鄧和尚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居士，能以幾句閒言語能使天下人盡棄妻子功名以從事於佛學乎？蓋千古絕無之事，千萬勿煩杞慮也。吾謂真正能接趙老之脈者，意者或有待於兄耳。異日者必有端的同門能并擁尊老丈以為師門顏閔，區區異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論

匆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曇[illegible]亦出家者也李耳厭薄衰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illegible]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暖[illegible]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既卒矣獨一子耳更不聞其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於室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則曰明日遂行則於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叔梁紇葬處乃葬其母於五父之衢然後得合葬於防

焉則於掃墓之禮亦太簡矣豈三聖人於此顧為輕於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棄之病哉然則渠上人之罪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罪不在於後日之不歸家而在於其初之輕於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棄父母矣所貴於有子者謂其臨老得力耳蓋人既老便自[illegible]病苟有子則老來得病困時得力臥床[illegible]行[illegible]奉侍湯藥時得力[illegible]分割痛苦難忍時得力臨終嗚咽分付諸[illegible]絕時得力若此時不得力則與無子等矣反在於棄喪守禮以為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學道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忽全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他急功名而忘其親也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為大惑足稱顛倒見矣吁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七十歲皓皤之夫萬里相逢聚首他縣誓吐肝膽盡脫皮膚苟一毫衷赤不盡尚有纖芥為名作詐之語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劫為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報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復周南士

公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illegible]彼本無才可用故自不安於用豈誠與雲與鶴[illegible]愧甚矣夫世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若[illegible]而居有其名如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與大司馬抗衡自附於王謝是為不自忖度則僕無是矣如公大才際明世正宜藏蓄待時為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於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

老關是也今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
顧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終遯
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爲師敬養之以爲老有不若發
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略不用也此皆
所謂善藏其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
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褒隨驢終名
隱士雖不遯心而能遯迹雖不見用亦見隱才矣
黃老而下可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
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沉因時

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
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
能委曲以濟其用操一已之繩墨持前王之規矩以
方枘欲入圓鑿此豈用世才哉徒負卻切切欲用本
心矣今之儒是也公今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
皆所熟厭當必有契諳者僕特崖略之以俟擇耳不
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爲天
下後世非笑也

○答鄧明府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爲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
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
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
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
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
攝於是憮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此
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
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
日與吉安縉紳爲讐然亦未嘗讐何公者以何公不

足讐也特何公自爲讐耳何也以何公必
曰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
知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
江陵
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
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蹤其步方其
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
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關門
孝義河遂撥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
[illegible]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

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邪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爲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皆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

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爲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眞推而擴之與天下爲公乃謂之道既欲與斯世斯民共由之則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於孔子而深信之以爲家法者也僕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給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於孟子僕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惟其由己故諸子自不必問仁於孔子惟其爲己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人是無人無己之學也無己故學莫先於克己無人故教惟在於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

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聰明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常懷憂懼是謹言愼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訒而已牛也不聽故疑焉而反以爲未足由此觀之孔子亦何嘗教人之學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己而必以孔子爲學雖公亦必以爲眞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教人學孔子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爲教於天下是故聖人在上萬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

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於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縶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强有力者與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懊者夾持而

使有德者隆之虛位但取具瞻[illegible]以重任不問出入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欲揜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是非真能明明德於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真能不見一絲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歟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茲孔子之學術歟公既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己之學術亦可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爲自善所用自廣所學自當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公自當愛僕不必公之賢於僕也則公此行人人有彈冠之慶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爲者耳更不必聞於人之言非不欲聞自不聞也若欲不聞孰若不爲此兩者從公決之而已且世間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盡爲之邪且夫吾身

之所繫於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illegible]非但不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見者舉千億莫敢當前獨此君子焉稍出其緒餘者以整頓之功成而[illegible]不知則其過於人也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蛟[illegible]不輕試也蓋小試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他日所就亦可知矣阿世之語市井之談耳何足復道之哉然吾之所以知公者其責望亦自頗厚渠以人之相知貴[illegible]心苟四海之內有知我者則一鍾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人觀公實

者以為真之知已夫渠欲與公相從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嘵嘵焉欲以口舌辯說渠之是非以為足以厚相知而咨責望於我者之深意則大謬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為渠之輕重也審矣且渠初未嘗以世人之是非為一己之是非也若以是非為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蓋渠之學主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無諱今公之學既主於用世則尤宜韜藏固閉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爾及之然是亦嘵嘵者知其無益也

與楊定見

此事大不可世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也於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足怪也古人以真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稱有一笑為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爭辯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非者為可厭而反厭彼爭辯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覺耳既惡人講是非矣吾又自講是非講之不已至於爭爭不已至于失聲失聲不已至於為讐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為讐則失親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為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身者不為而我可為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時自反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笑則當下安妥精神復完胸次復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屬自家受用矣此大可嘆事大可恥事彼所爭與誣者反不甚可嘆可恥也

○○復京中友朋

來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著即便是學誠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又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庚明撻記第欲竝生讒說殄行猶不憤疾于頑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也曰舉直錯諸枉錯非舍弃之蓋錯置之錯也即

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終弃也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脉能親便是生機此子意愿人人俱有但知體取就是保任之擴充之耳來示如此敢以實對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於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於安飽之間則僞矣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慎於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於人也

今之敢爲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敏事之故耳夫惟眞實敏事之人曾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漸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學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如此則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則自然親民如向日四方有道爲我所就正者我既眞切向道彼決無有厭惡之理決無不相親愛之事決無不吐肝露膽與我共證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認此爲題目爲學脉而作意以爲之也今無明明德之功而遽曰親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飛且使聖人明明德與繫一言全爲虛設矣故苟志於仁則自無厭惡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

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而實不好學者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爲而惡之哉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厭惡已能明德則自能親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聖學之所以爲妙也故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眞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爲學耳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有學而但言不

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爲好學也耶。既稱顏子爲學不厭而不曾說顏子爲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親民未能不厭而先學不倦。未能慎言以敏於事而自謂得道。肆口妄言之不恥。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於人。人吾誠不知其何說也。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說親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說無厭惡。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猶恐有便佞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賜也日損以其悅與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安親而自處于不聞過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須如顏子終身以孔子爲依歸。庶無失身之悔。而得好學之實。若其他弟子。則不免學夫子之不厭而已。學夫子之不倦而已。畢竟不知夫子之所學爲何物。自己之所當有事者爲何事。雖同師聖人。而卒無得焉者。豈非以此之故與。嗚。當夫子時。而其及門之徒已如此矣。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字。同輩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以字爲非名。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嘗有名。字次帶將來矣。胡爲乎而有許多名。又胡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者。止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甚矣世人之迷也。既猶可委曲號之稱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爲諱。而舉其不美者。反以爲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顛倒之甚與。近

豈又且以號爲諱而直稱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爺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爲爺者奴隷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隷也爺之極爲翁爹之極爲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隷事獨非兒孫事乎又胡爲而舉世皆與我爲兒孫也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爲不俗吁若眞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爲乎獨不可同於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爺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

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噫非苟志於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如志仁之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甘爲下士只作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失

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爲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爲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爲自已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自考驗庶幾合符非有閒心事閒工夫欲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於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若只作

一世完人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爲一世人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以爲大言不慚貢高矜己則終將緘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論淡

世人白晝寐語公獨於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子禮於此淨業亦[illegible]數明作不知淡之云果何所指也夫古之[illegible]人蓋亦[illegible]漸刷之功[illegible]所謂漸磨者乃漸磨其意識所謂刷滌者乃刷滌

其聞見若當下意識不行，聞見不立，則此皆爲寐語，但有纖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蓋必不厭，然後可以語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苟有所忻羨，則必有所厭舍，非淡也。又惟淡則自然不厭，故曰：「我學不厭。」若以不厭爲學的，而務學之以至于忘厭，則終不免有厭時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一之旨也。蓋精則一，一則純；不精則不一，不一則雜，雜則不淡矣。由此觀之，淡豈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聖人終其身于問學之場焉，講習討論，心解力行，以至于寢食俱廢

者，爲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疾世之君子厭常者必喜新，而惡夫異者則又不樂語怪，不知人能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亦無奇怪而不尋常也。經世之外寧別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豈復有外於經世之事乎？故達人宏識，一見虞廷揖讓，便與三盃酒齊觀；巍巍堯舜事業，便與太虛空浮雲竝壽，無他故焉，其見大也。見大故心泰，心泰故無不足。既無不足矣，而又何羨耶？若祇以平日之所飫聞習見者爲平常，而以其罕聞驟見者爲怪，異則怪，異平常便是兩事，經世出世便是兩心。勳華之盛，揖遜之隆，比之三家村裏甕牖酒人，真不啻幾千萬里矣。雖欲淡得與？雖欲無然歆羨，又將能與？此無他，其見小也。願公更不必論濂磨刷滌之功，而惟直言問學開大之益；更不必慮虛見積習之深，而惟切究師友淵源之自，則康節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當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旨，而不謬爲常惺惺語也邪！

答劉憲長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未曾一日爲人弟子，便去終身爲人之師，以爲孔子家法，不如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爲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肯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豈無聖人，要皆遭際明時，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傅說版築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渭濱老叟、巖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之師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

後授以五千言文字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儻孔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顏子與之辯論東西遨遊既無好興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亡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實矣弟毎笑此等輩是以情願終身為人弟子不肯一日為人師父茲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觀吹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蓋生死事大

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若眞正怕死在家出家等無有異目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于世上何有弃家去髮然後成佛乎如弟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懶倦於應酬故托此以逃非為眞實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朴實英發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即今友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為兩事哉得則頓同諸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空以空談為事耳

答周友山

所謂豈不是寄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為樂者以酒為生如某是也以色為樂者以色為命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獨予不知何說專以良友為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豈非天之所獨苦耶無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氣楚倜回雖不曾相會然覺有動移處所憾不得細細商確一番彼此俱老矣縣中一月間報赴閻王之

召者遂至四五人秊皆未滿□十今我驚憂又不免重為楚倜老子憂也蓋今之道學亦未有勝似楚倜老者叔臺想必過家過家必到□□則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泄秋候自當清泰弟若不小泄是以火盛無之奈何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秖為大地人作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飯喫而受熱比空腹受熱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活良法

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最下者無力無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於下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稼穡之稷自然當任已饑已溺之事救焚拯溺之憂我輩安能代大匠斵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相救助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外之思出位之謂也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府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年少或聰明未啓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爲失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爲難也夫以人才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夫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人之難得矣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于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歟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眞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同於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illegible]終於狂而不實而習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也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爲所讐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萬分一有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

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絶學則舍
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
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
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
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實見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
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
矣夫夷齊就養於西伯而不忍幸生於武王父爲西
伯則千里就食而甘爲門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
子爲周王則寧餓死而不肎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

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
於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非人之愛人
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起易
簀反席未安而沒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
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得道
傳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
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將告別矣復
致意狂狷與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必

答周二魯

賤眷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
人之求友蓋孔子求友之勝己者欲以傳道所謂智
過於師方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己者欲以證
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答耿司寇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眞講學方可稱眞朋友公不
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於
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眞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嗟夫朋友道絶久矣予嘗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
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

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
爲之況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勝
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況無其害而且有大
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入則分毫無我益不幸
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爲讐何心老至以此殺
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監也故予謂千古
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顏敢諫之士恆見於君
臣之際而絶不聞之友朋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
於公耶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耶眞可謂

也快哉怡哉居然復見憁憁切切景象矣然則豈惟
公愛依做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做之也惟公之所
不容已者在於泛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
已者在於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
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
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
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公之所
不容已者博而惟在於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
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

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
効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凛冽是
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
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之
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
於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已者爲是我之不容已者
爲非公之不容已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已者是異學
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
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眞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

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已
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於此尚有執己自是之病
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
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
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謂公之
不容已處若果是則盡人之不容已處總皆是若盡
人之不容已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已處亦未必是
也此又我之眞不容已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
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

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illegible][illegible]以至今日均之耕田
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illegible]書而求科第居
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孫種種日用皆
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illegible][illegible]及乎開口談學
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
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肎上門
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肎會人是自私自利
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肎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
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

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非孔聖之訓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我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蓋真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已實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不能是

行顧其言也故為慥慥故為有恆故為主忠信故為毋自欺故為真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肯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為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舍己無

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為善便自與人為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

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為正脈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善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太苦心矣安在其為挫抑柳老而必欲為柳老伸屈為柳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為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為子禮掩蓋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勿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觀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禮未嘗自認以為己過縱有過渠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為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爲之辭公其以爲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爲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所憾於柳老而不欲其長進邪然則子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爲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獨注意於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爲毀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純是一片赤心公固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之言

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柳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柳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脈不容已真機直爲柳老委曲開導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於柳老柳老又何貴於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寬責耳設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介矣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學的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則我爲

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顏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眞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乎必於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柳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邪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邪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焉欲其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有加於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之虛談

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誑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竝走凡鳥與鳳皇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于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illegible]何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着脚則已先乖[illegible]傳之秘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邪[illegible]聞此言必以爲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爲事而但借

明明德以爲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邪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眞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弃人倫離妻

子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於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郭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郭先生方可說是眞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郭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護太

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況東郭哉此非強爲爾也諸老皆實實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既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亦在雜種不入公彀率矣況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我非不知敬順公之

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我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公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予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愼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正脉也此[illegible]

簡之學守約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
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上老
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
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
已之說也公勿以修身為易明明德為不難恐人便
不肯用工夫也實憲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
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龍
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為學又得明師所探討
者盡天下書所求正者盡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實請

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已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
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近溪
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
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為傳法計與蓋亦有不容已
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稍知藏名之法歷江右兩浙
姑蘇以至秣陵無[illegible]不去參訪雖弟子之求師
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謂[illegible]了良知更無工夫乎然則
[illegible]不必別覓[illegible]
[illegible]定也見終難空空耘人[illegible]

由終荒穢廣人無以分別偏源之見而并怨之也
古人甚好察此言其名乃錮身之鎖聞近老一路無
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時讀其書便十分相信
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二分則得五分耳及乎
到南京雖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柳塘之徒曾子雖
有一二分相信大槩亦多驚訝焦弱侯自謂聰明特
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弃置大法師不理會之
矣乃知真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受遯世
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

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
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
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貴與故
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貴也近
老於生登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信之何
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心太冷
吁何其相馬於牝牡驪黃之間也

○答鄧明府

某偶爾遊方之外略示形骸虛幻於人無如此且因

間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既繫友朋性命
真切甚於肉骨容能自已而一乍其不知察乎俗
不知謬謂生於令師有所言說非公聰明孰能遽信
乎之衷赤也哉然此好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
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察則得本心然非實得本心
者決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
正謂此也所以無人者以毋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
無人工夫而[illegible]我無人自不容做也若有
做作即有安排便[illegible]欲已欺人不能

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
望於令師亦豈敢遂以此好察邇言取必於令師也
哉但念令師於此未可遽以爲害人使人反笑令師
耳何也若以爲害人則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
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單傳直指諸說皆爲欺毋誣
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後毋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
得有陽明心齋大洲諸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
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爲法辨耳千語萬語只是一[illegible]
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令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illegible]

於大智之前莫有方便或爲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
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
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失得也不遺居積於後人也
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言雖邇而所爲復不邇者何
居愚以爲此特毋之人不知學問者以爲不邇耳自
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曾聞學者以爲邇耳自大道
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
既不俟取法於乎矣況萬物並育原不相害者而謂
乎能害之可歟吾且以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

老自一家以至萬家自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
孰待教而後行乎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
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爲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爲
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之所以自爲者未嘗有一釐
自背於邇言而所以詔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
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貪貨
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爲子孫業也視一切邇言皆如
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
我亦知毋之人惟邇言是就必不我聽也但爲人宗

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世間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爲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爲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決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強談佛今居佛國矣又強談儒則於令師當絕望矣

○復周柳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進也夫彼專談無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待之於彼前而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爲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去惡之學者我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者於彼前而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爲無眼人矣惟是一等無緊要人一言之失不過自失一行之差不過自差於世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立人極繼往古開羣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觀聽一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效尤豈易放過乎如彼豈特於世上爲無要緊人息焉游焉直與艸木同腐故自覩其身亦遂爲朽敗不堪復用之器任狂恣意誠不足責也若如二老自負何如關繫何如而可輕邪弟是以效孔門之忠告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邪夫以我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況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

安敢以不可則止之戒耄二老也倘有匡廬之興且小樓不堪熱毒亦可因以避暑次涼歸來與兄當大講務欲成就世間要緊漢矣

○○寄答大中丞

觀二公論學一者說得好聽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說得未見好聽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已能行亦衆人之所能行也已能行而後言是謂先行其言已未能行而先言則謂言不顧行吾從其能行者而已吾從衆人之所能行者而已夫知已之可能又知人

皆可能是已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已而非人也而何
已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
之善與已同也是無人而非已也而何人之不可從
此無人無已之學參贊位育之實扶世立教之原蓋
眞有見于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今不知善與人同之
學而徒慕舍已從人之名是有意於舍已也有意舍
已即是有已有意從人即是有人況未能舍已而徒
言舍已以教人乎若眞能舍已則二公皆當舍矣今
皆不能舍已以相從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

人以舍已而自不能舍則所云舍已從人皆妄也非
大舜舍已從人之謂也言舍已者可以反而思矣眞
舍已者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無已可舍無已可舍
故曰舍已所以然者學先知已故也眞從人者不見
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所
以然者學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已而但言舍已不知
人而但言從人毋怪其執悋不舍堅拒不從而又日
夜言舍已從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
他扶世立教之念爲之祟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

[illegible]之先也先知先覺之任好臣所教之心爲
之驕也以故終日言扶世而未嘗扶得一時其與未
嘗以扶世爲已任者等耳終日言立教未嘗教得一人
其與未嘗以立教爲已任者均焉此可恥之大者所謂恥
其言而過其行者非邪所謂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者又非邪吾謂欲得扶世須如海剛峰之憫世方可
稱眞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須如嚴寅所之宅身方可
稱眞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實而絕口不
道扶世立教之言雖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人亦

未嘗不以扶世立教之[illegible]其
名可乎且所謂扶世立教參贊位育者[illegible]雖聾瞽侏跛亦
能之則仲子之言既已契於心矣[illegible]得此教成得
參贊位育亦不過能侏跛聾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
而必欲以爲天下之重而任之邪若不信侏跛聾瞽
之能參贊位育而別求所謂參贊位育以勝之以爲
今之學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則亦不得謂之
參贊位育矣是一已之位育參贊也聖人不如是也

李氏焚書卷之一

李氏焚書卷之二

書答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幷州既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兼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有名而無實則臨別猶難割捨也何必婦行婦功婦言婦德自然令人思念爾岳母黃宜人是矣獨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令人所未有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慨然况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眞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慎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之期矣卽此魂靈猶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卽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卻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吾語莫忘卻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寄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苦囑三五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復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尚未知稅駕之處而約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兄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

苦其內此其人顏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以為不願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怡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肎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閣老始信為事有前定只得安閒一一且便是便宜一[illegible]

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不縛耳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為邪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為人取去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復所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翻覆敘明甚可惱末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

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棄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肎學多以我輩為真光棍也於此有恥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耍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以為患而帝堯獨以為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

知人為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人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為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孰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之為不賢而妄以為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呼亦

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時之喜怒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槩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尚論切實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也爲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

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於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眞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獨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爾倘印出令學生子置一冊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侯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肎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

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肎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黄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

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衡風目果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因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為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嚇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

已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illegible]來訪李卓老以嚇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illegible]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

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

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illegible]公卿之門不倦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illegible]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illegible]為我加誅我不護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夫知免矣

○○復鄧鼎石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illegible]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illegible]則程鄭卓王孫輩當[illegible]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粒一金一青目便[illegible]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

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知情不容已然亦無可如何秪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漢亦好但得官爲糴本付託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慣糴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面糴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糴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即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糴者有利則樂於趨事而糴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糴者既有糧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於給票發穀之間簡便[illegible]人不阻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便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爲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若曰救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並聞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救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救之之策也惟是並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便謂人決不能爲而又敢倡爲大言曰救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已有者不啻若自其已出者嗚呼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鄭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宵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以謂生才難難甚不可不愛惜也夫才有巨細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

可藉手以爲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弃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旣老而自懈乎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眞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已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與曾[illegible]

昨見公令我兩個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勸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曾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尚欲拔刀相助況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痴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

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己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侄旣逝而切骨之談罔聞友山日疏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氣尚在可笑也已

○與曾[illegible]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眞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沿門乞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

外則我黄宜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决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

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萬記取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雜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年之久而萬億年數則不欲也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勞此尺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猶在百歲之內者所其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年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年之食飲者所其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賾匪衆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

又笑之曰此安能久也又安足云千萬年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况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况役此心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求世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

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詳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況如生者方外托身離羣逃世而敢呶呶嘵嘵不知自止

以犯非徒無益而且[illegible]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illegible]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illegible]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illegible]之羞盡龍鳳之髓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筯即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安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可得耶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

許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己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邪佛祖眞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卽差卻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

勝[illegible]遊九峰也即[illegible]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實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感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肎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卽日加冠畜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

不宜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從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為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有逃改則[illegible]加[illegible]使其饑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有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illegible]身之樂又無朋友之樂煢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illegible]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illegible]身之後或遂為登臨之會或遂為讀書之所或遂為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為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為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為寺馬燧之第為園可遂謂二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必其孫太康遂為羿所篡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為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為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illegible]始就俗服為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歎豈得已邪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為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尚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況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將舊雜髮歸山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illegible][illegible]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善藏非萬分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刃而不知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善於遊刃而不見其巧于善刃周收斂之意多平生唯知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為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為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為人所用者也周粧聾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為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為解而況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劉晉川書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為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死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為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為有道之就正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諭

吳中丞札、卻共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爲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即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答友人書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閣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

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筭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

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傷觀者醜耳自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況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闚觀之見索以利女貞而以文母邑姜爲罪案矣豈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産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

慕之況持黄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矣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

煖餓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巳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於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新奇所惑矣此非眞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孰能當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於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仁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川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此眞令人歡悅無量豪勸諭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卽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卽得暫免輪廻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況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卽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爲客卽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

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爲彼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卽便有佛但有佛卽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場佛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卽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主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卽赴天堂地獄有佛卽赴地獄何必拘拘如[illegible]說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illegible]

尊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太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論禁殺生事即當知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為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既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

[illegible]既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為惑益甚若我則直為無可奈何只為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為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頭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況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為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為出世人羞辱不到他等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唖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況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為之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為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為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剖乃止此自感德厥弟則以為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

個知我之人反不如出[illegible]死為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illegible]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illegible]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於保定塼夫之[illegible]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況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雖

易見而卒不了年我豈貪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禪圖寂滅耶一爲守冢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必認定龍湖以爲冢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脈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

欲居九夷而弟子懽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眞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又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眞乎然性氣帶得來

此葉科圖配補

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認眞矣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余又見覘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葢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眞見倚伏之機故

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乱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箇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措舌於兄之前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念汪本鈳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鈳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即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潦艸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

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

此葉科圖配補

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即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病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猪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

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illegible]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个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可上大樓歇宿

[illegible]與[illegible]湘[illegible]首附

[illegible]單于之頸[illegible]請今日之頸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賢聖在卽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爲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強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嫚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況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如一何足掛齒牙耶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昝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卽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毋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空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矣佛[illegible]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劒寶杵擁護無非[illegible]終不[illegible]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尚且屈恥忍辱必就其事況欲成此一段大事耶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姝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復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郤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肎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飮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是眞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卽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illegible]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須[illegible]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眞正高陽酒徒矣方[illegible]

夫之與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箇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眞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亡便可計日是謂眞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爲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即東鄉坐西鄉待師事之以此見眞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眞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眞知此輩之爲天下寶又知此

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憐惜之縱然滴酒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季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內其尊已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爲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沉溺利害是非爲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爲下僚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迕然上

官終不以我爲迕已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爲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此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此葉科圖配補

承教方知西事外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眞奸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博此蜂蠆似不必代爲之慮矣晉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箇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此小穢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眞令人益

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掛故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尚未覺別別後眞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卽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山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感慨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

此葉科圖配補

況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卽終身廢棄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廢棄歟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令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聚

顏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卽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卽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卽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冤讎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終當爲我一笑而止也毋事如此若似可慮然[illegible]

今日實爲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爲梗，
堂尊闔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圍碁，收
租築室，自爲長計邪。

〇〇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
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
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盻者，以爲此分段之身禍患甚
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
不然，佛乃是世間一箇極拙極痴人矣，舍此富貴好

口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
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尚
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
似極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
號真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
此大患之身，是尚得爲學道人乎？披仙集，我有披削
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
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
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

〇〇〇與焦弱侯書

昨聞步清涼，聽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
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
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
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原，其先同
爲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
余於先生爲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
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
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載璧而還，誰謂昨日之步

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感焉。夫先生于半山門
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illegible]信半山亦實切至，蓋
其心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
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
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
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
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
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
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

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illegible]
離於繩墨而遂忘却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
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眞可敬也余之景行先
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旣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
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
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
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淸涼
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隣
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

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illegible]非兄[illegible]與九我先生與
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illegible]前先賢之所賴以
表章立碑于在大書姓字[illegible]九老不能讓矣
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復士龍悲二毋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
非繼嗣李翰峰先生之後也非翰峰之後安得住翰
峰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
近議立爲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峰
[illegible]守節之姊之後也非翰峰之妹之後又安得謂
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爲辭也
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節
之妹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強取節妹
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搆是非誣加翰峰先生嗣孫
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
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李公虛心以聽
務以翰峰先生爲念翰峰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
別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illegible]峰則必念及其守

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illegible]氏又念及其嗣孫
無疑矣夫翰峰合族無一人可承[illegible]僅有安人顧
氏生一女爾翰峰先生沒而後招[illegible]張者入贅其
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
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
香火矣而壻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
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矦與公等
所處如此蓋不過爲翰峰先生念故弱矦又以其女
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

人，毋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說，而二大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峰舊雅，只宜擇師教之，時時勤加考省，乃爲正當。若遽爲此兒孫病，而別有區處，皆不是眞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歸李家。翰峰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峰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毋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旌表著節，翁氏稱聲于白門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廬。二毋相安爲日已久，當不以此孫失孝敬而遂欲從[illegible]氏族[illegible]以十分[illegible]大爲李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不信，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人祇諉楊氏族孫貧甚，或同居，或[illegible]往，未免[illegible]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爲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在世，又復靠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唯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爲妥當。

○復晋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須聲不輟，焦弱侯蓋屢談之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爲士民倚重。並道恃賴，但貴如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賜[illegible]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決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雖欲幹辦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爲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爲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看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可[illegible]，亦只得隨順其間，相機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只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杖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邃菴書，極可玩，幸置座右。

○書晋川翁壽卷後

此予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於白下

此葉科圖配補

雖欲不偶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眞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

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遂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聖人視之若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

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唯聖人能醫狂病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掩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惟世間一等狂漢乃能不掩於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蓋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成是爲千古要

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illegible]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illegible]

、復顧冲庵翁書

某非負心人也況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況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

病暑僕僕寔寂一一接翰誨頓起矣

一、又書

昔趙景眞年十四不遠數千里佯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某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

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耶抑少時或可勉強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決不如壯耶抑景眞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

○又書使通州詩後

某奉別公近二十年矣別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某猶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某爲小人公爲君子已詳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某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太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將何賴耶目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隣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邪非公能忍

也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illegible]僞國未知公之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illegible]今公其又奚肎既已爲詩四章遂并述其詳方[illegible]以[illegible]與公原非偶者

○○附顧冲老送行序

顧冲老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溫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毎適意

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爲而無不爲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

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贄不爲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

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溫

陵者爲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婿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灩澦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人一意與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未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即回龍湖矣回湖唯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眞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

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即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住則湖上即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以謂温清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縱使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於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眇乎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些小功名眞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敢筆之於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尚攻舉子業初亦曾以落髮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過此乃禿然

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眞志矣是以不敢題言但時時略示微意於語言之間而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說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眞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嘆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如上人非眞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

此葉科圖配補

為何如者，心齋之後為徐波石，為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眞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鄧豁渠，山農之後為羅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於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乎，故稱之曰大孝。

○○眞師二首

黄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尚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卽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卽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為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卽不可友。大槩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卽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眞愛己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為友，亦以師兄為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illegible][illegible]也，亦信念佛卽參禪而不可以徒為念佛之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友亦以師弟為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二上人方可稱眞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耶？[illegible]知師友之為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為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側，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知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

[illegible]為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為套語，其實[illegible]吾之所言。雖不曾四拜受業一箇人以為師，亦不曾以四拜傳受一箇人以為友，然比並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眞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即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於人者，此四拜於人者亦非聾即啞，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數，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illegible]哉。

失言三首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illegible]吾生平好高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illegible]人之高潔，比余當十百千倍，則高潔之說為[illegible]高潔之說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為應病之藥。余觀並人恒無眞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濁，了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為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宜以高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為止渫益薪，況高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illegible]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為高潔而不止者，太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眞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為眞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復李漸老書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illegible]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illegible]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即此衣食之賜，既深以為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唯隨所任之重輕耳，並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唯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illegible]安

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
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雜述

卓吾論略 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辨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衚衕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

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並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憒憒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月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

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

圖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
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illegible]
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遨百泉
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
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
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
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
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
晝夜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

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illegible]自活三年服闋盡
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illegible]京邸十閱月不得缺
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
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計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
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
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予之入門見居
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
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
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

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
不宥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
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賻金一半買田
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
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黄宜人曰此非
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
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
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迕也收淚改容謝曰
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

也勉行冢事我不歸亦不敢[illegible]收拾行李托室買
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illegible]人財不遂假借灃
河名色盡徹泉源入灃不許[illegible]澗間居士時
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
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
灌溉豐收哉縱與必不受宜來之遂歸歲果大荒居
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
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媼有告
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

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illegible]
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巳俸二星幷馳書與僚[illegible]
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季
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
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
乃復抵其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婦未數
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淚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
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
與宜人秉燭相對眞如夢寐[illegible]乃知婦人勢逼情眞
吾故矯情鎭之到此方[illegible]也至京補禮部
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illegible]乎雖子能堪
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illegible]其不知止也
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於不聞道樂莫
樂於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祇爲家事全忘却
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
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
苟聞道當自宏闊居士曰然子實窄遂以宏父自命
○四个卓吾
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

得免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
思齋居士○五个卓吾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請以誌屬
然子若死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爲若死于道路
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
作傳其可予應曰予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顧虎
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略後予遊四方不見居
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巳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
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論政篇爲羅姚州作　至言

先是楊東淇爲郡南充陳[illegible]守是州與別駕張馬
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一[illegible]盛矣今三十餘年
而君來爲州守予與周君[illegible]次先後並至諸
父老有從旁竊嘆者曰此豈有[illegible]時也乎何其
濟濟尤盛也未幾唐公下車復爾相聞予乃驟張之
曰此間官僚皆數十年而一再見者也願公加意培
植於上勿生疑貳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類雖然有
多賢足以上人爲予夾輔雖不類庸何傷唐公聞予
言而壯之是春兩臺復命君與諸君俱蒙禮待雖予

不類亦稱道及前李子之言迨合矣乎固因稟火[illegible]以爲君與諸君賀而獨言子之不類者以質於君焉益子嘗聞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說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已也有仕於土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往以己之所種藝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歟且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乎己因乎人者恆順於民其治效固已異矣夫人之

與己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illegible]同有無諸己矣而望人之同無此其心非不恕也[illegible]此乃一身之有無也而非通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歸吾之教而愚不肖則遠矣於是有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從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使爭乎至人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求知新於耳目恐其未寤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盡

之以桎梏恐其縶而顛且仆也今子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惡也過嚴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惡安知己之無惡乎其於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況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予是以益懼不類而切倚仗於君焉吾聞君生長劍門既壯而仕經太華而獨觀昭曠於衡嶽之巔其中豈無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與君談說及此乎不然何以兩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誦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則予言爲贅如其不然則子之所聞于有道者詳矣君其果有當于

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當[illegible]也則子雖不類庸何傷乎

〇〇〇何心隱論

何心隱即梁汝元也余不識何[illegible]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

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為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
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
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
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
宏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
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
在以天下為家而不有其家以羣賢為命而不以田
宅為命故能為出類拔萃之人為首出庶物之人為
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

既獨為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
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絶陳畏匡
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
以為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
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
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
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
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
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

之則為顰學之則為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為也公
以為世人聞吾之為則反以為大怪無不欲起而殺
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為法
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
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為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
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
也未聞有為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為公今已
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
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不

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噓
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
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
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
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
以為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為非是而咸
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為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
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
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為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

此葉科圖配補

賢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貢伯時無曾朱家誰爲脫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寃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眞故必欲剗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眞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眞者之所以高心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

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閭閻下保保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於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學者之所以爲心隱病也吾以爲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爲何物學爲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過焉然

予未嘗親覩其儀容而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遽以爲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爲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 因畜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不出于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

覆窮詰無不是二又烏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其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語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大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

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〇〇〇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首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爲至祥極瑞歌詠於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后世獨諱言鬼何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

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爲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卽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瀆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邇之可遠也是故不事鬼

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益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于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之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

所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生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季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微徒知羨三王

此葉抄圖配補

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于六經矣乃議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兵食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爲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

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于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當以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

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illegible]
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
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
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
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凶器也其名
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矣也美者難見而惡則
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肯
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
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

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illegible]則謂時方多事而
奈何其殺我也其誰[illegible]以[illegible]必不怨殺者
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illegible]道耳不知王
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illegible]之譽乎要必有
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嘿而
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
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
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
[illegible]時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

[illegible]也而可以和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
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
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
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
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
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
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胄
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
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

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豕[illegible]何有于即戎乎
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illegible]難相守不待上
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
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樂鼓舞不倦不待耀
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分
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
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
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
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

[illegible]之設莽躬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閒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季矣而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

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illegible]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illegible]而徒慕古以爲名秖益醜焉商君知之[illegible]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illegible]之修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illegible]衰矣

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

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illegible]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

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為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忽然又說佛法）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

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

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

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

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

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為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

○○○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無人妄以爲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于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着空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

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眞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億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

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豈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眞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眞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

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歎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于泯泯爾矣

此葉科圖配補

四勿說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己。學者多執一己定見
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大人
勿爲，眞己無己，有己卽克，此顏子之四勿也。是四勿
也，卽四絕也，卽四無也，卽四不也。四絕者，絕意、絕必、
絕固、絕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是也。
四不者，中庸卒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顏
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卽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
則卽不而勿，此千古絕學，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沒

而其學遂亡，故曰未聞好學[illegible]亦已不
能得乎此矣，況濂洛諸君[illegible]此而輕談四
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illegible]以質正諸君何
如。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illegible]者謂之非禮；從
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
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
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
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
無界量可限，無扃鑰可啟，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

[illegible]此而輕談四勿是以孳孳謂之曰不[illegible]

虛實說

[illegible]道貴虛，任道貴實。虛以受善，實焉固執。不虛則所
擇不精，不實則所執不固。虛而實，實而虛，眞虛眞實，
眞實眞虛，此唯眞人能有之，非眞人則不能有也。非
眞人亦自有虛實，但不可以語于眞人之虛實矣。故
有似虛而其中眞不虛者，有似不虛而其中乃至虛
者，有始虛而終實、始實而終虛者，又有衆人皆信以
爲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此其人犯虛怯之病；有

衆人皆信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此其人犯色
取之症。眞僞不同，虛實異用，虛實之端，可勝言哉！且
試言之。何謂始虛而終實？此如人沒在大海之中，所
望一救援耳。舵師憐之，以智慧眼，用無礙才，一舉而
援之，可謂幸矣。然其人慶幸雖深，魂魄尚未完也，閉
目禁口，終不敢出一語，經月累日，唯舵師是聽，抑翻
[illegible]也。及到彼岸，[illegible]登，脚履實地，萬無一失矣，
[illegible]舵師復謝之曰：此去尚有大海，須還上船與爾俱
[illegible]所乃可行也。君知其人掉頭擺手，徑往直前，終不

復舵師之艱矣抑又何實乎所謂始虛而終實者如此吁千古賢聖真佛真仙大抵若此矣何謂始實而終虛如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非不實任先覺之重也然一聞二程論易而皐比永徹遂不復坐夾山和尚已登壇說法矣非不實受法師之任也然一見道吾拍手大笑遂散衆而來別求船子說法此二等者雖不免始實之差而能獲終虛之益蓋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者不信也何謂衆人皆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彼其於已實未敢自信也特因

信人而後信已耳彼其於學實未嘗時習之而說也特以易說之故遂冒認以爲能說茲心耳是故人皆悅之則自以爲是是其自是也是於人之皆說也在邦必聞則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聞之於邦家也設使不聞則雖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寧有實得者耶是可笑也何謂衆人皆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彼其未嘗一日不與人爲善也是以人皆謂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已從人否也未嘗一日不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謂之禹也然不知其能過門不

入呱呱弗子否也蓋其始也不過以虛受爲美德而爲之其終也習慣成僻亦冒認以爲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安知其爲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然則虛實之端未易言也非虛實之難言也以眞虛眞實之難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夫人衆人也衆人不知故可謂之君子若衆人而知則吾亦衆人而已何足以爲君子衆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慍若君子而不知之則又如之何而不慍也是則大可懼也雖欲勿慍得乎世間君子少而衆人多則知我者必不知我

者多固有舉世而無一知者[illegible]于一人獨知之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illegible]遯世而不見知也則雖有虛實之說其誰聽之

定林庵記

余不出山久矣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謁定林菴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亦受徒令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庵第屬定林創建名曰定林[illegible]虛而定林創庵[illegible]卽合于[illegible]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

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遂走楚訪余於天中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焉伯時罷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剎區區一定林菴安足爲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毁則此菴雖小實賴定林久存名曰定林菴豈虚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盖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

峰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illegible]欲學辛毋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illegible]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illegible]或拱身拄側不敢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暨焦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復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於館側別爲菴院而余復書定林菴三字以區之此又定林菴之所由名也弱侯曰庵存人亡見庵者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庵尚存菴存則人亦存雖然人今已亡菴亦安得獨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余謂菴不足記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庵爲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

辭卑賤而有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illegible]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illegible]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illegible]能自貴者誰歟況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況於僕廝之賤鞭箠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於充囊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有俛首下心歸禮窮士日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庵專記定林名庵之由焉

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菴眞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伏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隷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

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黄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箇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已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已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又以予無目而不能知人故卒爲人所欺偏愛而不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孔所論確矣其實視世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耶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當卽下拜而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事之而况知吾之爲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

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有才之士又曷肯爲我友乎必欲與之爲友則不得不致吾禮數之隆然天下之眞才眞聰明者實少往往吾盡敬事之誠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眞則其勢又不得而不與之疏且不但不眞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得而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爲無目耳夫使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爲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黄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爲偏

矣二上人其務與我始終之無使我受無目之名
也然二上人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莫
可告語也實知予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予也吾又非
以二上人之不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
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
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庵壽庵師事鄧豁
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於師
故所取之徒如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
知二上人之必能為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高好潔

之說以貽之

○○三蠢記

劉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
人亦不恨噫若百藥者可謂真劉翼知己之人矣余
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
言惡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於長進意善者又恐
其人之不肯急於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
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
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親者又何也

蓋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讀書
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
做人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
又實有可罵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
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
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終不可變化何
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世之產不事出世之謀蓋
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雖
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認定

死語以辛勤日用為枷鎖以[illegible]用為極安樂自
在法門則亦不免誤人自[illegible]仍氣骨而欠
靈利深有稍靈利而無氣骨[illegible]一蠢物而已
夫既與蠢物為伍矣只好將就隨順度我殘年猶爾
責罵不已則定見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
蠢物也豈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記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
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恥聆時也楊胖平日

好賭唯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所欣而喋囈
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嘅廣和尚不覺矍然開眼而
問曰子何咲曰吾咲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
耳余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
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
而逃是一叛也懷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
之落髮遂以此僧爲師以深爲師祖故深自有懷喜
東西遊行咸以爲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
棄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諠雜豈閉關

地耶明是背祖反楊[illegible]言[illegible]在去上黃柏吾
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illegible]洞矣頤再四苦
留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余又[illegible]是三不答但笑
蓋指祖也時有魚目于東方生卯酉客並在座魚目
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同科乎東方生曰三
者皆可殺有何輕重蓋天下唯忘恩背義之人不可
以比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尚知守義報恩也既
名爲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目子曰深之罪不須
打中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日久豈道所可同乎

彼楊廝徒得道有幾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
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厚薄爲
差況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人品則道
爲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服上刑喜次之
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不然其說魚目
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祖之痛喜豈誠痛
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之志氣果不同于凡
僧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真足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
道一樣人特利其能飲食供奉已也寢處枕席之足

以備冬溫夏涼之快已也彼以[illegible]利于已而痛之此
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報者[illegible]已矣無餘剩
矣如今之顧工人是已安得而[illegible]之不與道同科也
二子既爭論不決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
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殺唯老和尚可殺速殺
此老賊圖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
過而愛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
無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
者也是可殺也長則人志氣滅自已威風不殺更又

何徒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首既無且今又無頭人言禍不單行諒哉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鵲納

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眞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

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

此葉科圖配補

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

足而眞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獨最

發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于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眞饑而後能得之也

○高同知奬勸序 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子嘗語高子曰我　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制

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illegible]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illegible]之將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illegible]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與千撫屬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蓋上稞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　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弃包論制與德蓋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

也故予謂若我　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不若有夏忽
替有殷凡兼戍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曆萬
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
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
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
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
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於世及之典
又念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
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除其眷夫當混一廓

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illegible]其如兵設使守
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而[illegible]然亦[illegible]何或
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illegible]其故土之毛
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illegible]也其又若之
何故吾以謂我　祖宗之恩德至[illegible]也且今之來此
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嘗破萬
卷胷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
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予之罰
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

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
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
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
累世富貴不絕未嘗稽顙厥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
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勳懋伐
載在盟府尚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
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所其先世非與於拔城陷陣
之勳則未易以千戶賞況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
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

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則不[illegible]亦既炎炎矣
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illegible]徵勞輒恐後
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illegible]於下矣夫同
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illegible]不得比以衛所
世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
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
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
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強有力知禮
義亦不可故容其責之備耳夫有撫衛以防其蔓有

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無以無受冇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法將與我　國家相爲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旣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鐵驄大敞羣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風焉其務無其家以求克益前人者尤可嘉也於戲予旣直書獎語懸之高門以爲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

尚知恩報恩以無棄予[illegible]　國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已又爲齊相九年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出爲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實大不然史稱汲黯戇性倨少禮初授爲滎陽令不受恥之後爲東海病臥閨閤內歲餘不出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哉要何與於

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於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爲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觀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治於此有不計與將民寔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學亦槩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共畔於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

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豈其於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乃以予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羣吏處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啖不輟醉後耳熱或歌嘯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爲意而邑

[illegible]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夫貧其契與道合眞不自知其至於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日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盡無若人爲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廚有酒求爲校尉君既恥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況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

且僕無權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他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〇〇〇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識者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illegible]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illegible]俊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於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溫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眞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德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時既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達乎膏肓直欲窮之於其受病之處蠹弊之源令人

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不[illegible]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illegible]賈晁錯有論賈誼有策今觀誼之策如改[illegible]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

論[illegible]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鷙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蘇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眞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徽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

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於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先行錄序 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illegible]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也[illegible]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爲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

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illegible]不當行之者而況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illegible]而言在仲由則爲當行而在冉求則爲不[illegible]時異勢殊則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illegible]待據往行以爲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逼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于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眞所謂逼于道深于學者也故能潔已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行者乎適今又幸而獲讀所爲法政集者則又

見[illegible]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 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

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于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棘闈三日之言即爲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於行遠[illegible]顧諸士留意觀之

○○張橫渠易說序 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皐比變易而從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

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篇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于心發于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贊之[illegible]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illegible]

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illegible]顯
一過于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
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
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罕讀
先生之書乎學無眞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
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
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䙡龍谿爲鄉先生其平日
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
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

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
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illegible]尤精且要者曰吾
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illegible][illegible]全以付天下後
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
遺珠之恨然簡袠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
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悖所貫然後先生之
秘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
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肎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
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
繹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
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
索書曰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
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
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
乎其必有在于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荊州下襄陽
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藐割據之英

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illegible]則其吞吳并魏豈但
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illegible][illegible]洲一之業復卯金
之鼎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illegible][illegible]亦隨吐血亡矣
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雛不逆料其詐而呼
風震霆猶足破權奸之黨驚霧鞭雷猶足裂讒賊之
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內外足跡至與不至無
不仰公之爲烈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
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
在[illegible]留之間也其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

勸慰朋友效義罔困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并往不知者謂秉燭拜且爲公大節也此特燃碎小丈夫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谿贊文

公從幼嘗學釗老不傷人無復而不收言無誕而不錄誕言龐信公意獨爲蓋衆川合流務欲以成其大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問遺摠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

曰公倜儻非常人也其見其人又聞其語矣丗廟[illegible]駕幸承天公爲荊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縴夫走渴疫死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煑參蓍令置水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焉夫其所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荊人丗丗賴公之仁心蓋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菴慈祥愷悌雖于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未四十而掛冠以老終

能殫其餘年肆力於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聽爲法內賢豪驅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死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魂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山鍾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客時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年滿百未足爲壽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章咸謂過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

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也不曰楊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人至于今傳乎使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以撫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長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

爲[illegible]請[illegible]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遵陽別號輸[illegible]仕爲禮部郎於贊爲同曹友於沆爲同年友皆同道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宜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黄金百鍊今其没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

不倦之理葢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内或暗首而執經五陵之閒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總脊淮南兒孫布地猶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辭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疑勝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没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呫嗶其譚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羅近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矣，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餘，而先生之訃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其緩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耶？而往來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將實未聞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於天下萬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訃也自不容於不緩矣。余是以痛恨

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死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復勉留一日，與多士談。談竟矣，而後往耳。今先生往矣，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共梓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曾參矣；扶杖逍遙，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愧，又善吾死，吾師至是眞有得矣。大爲其師喜，故欲梓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希，

壽躋古希，雖恒人能不惜死，而謂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爲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世，纔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已死而復甦，既瞑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托也，則庶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爲勉留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托，雖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則雖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死稱先生也？吾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死

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膓，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謂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蓋惜死莫甚於先生者，吾恐更有甚於多士之惜先生之死也。何也？天既喪予，予亦喪天，無父則望孤，無子而望絕矣。其爲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井小兒猶不忍於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爲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宏甫即爲位以告先生之靈。余時蓋嘿不應云。既而臘至矣，歲

又暮矣旣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矣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聽公談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訃至公卽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今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

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定上盱江見羅先生下時龍溪王先生歿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有書欲抵南都云赴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會一入秣陵城爲羣聚得朋計公卽爲書往焦弱侯所羅先生今玆來愼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也旣又時時物色諸盱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又甚初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旣病當不果南下矣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觀先生骨剛[illegible][illegible]神完志定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尚享年八十六先生卽不百歲亦當九十決不然也然某覘公似疑羅先生病欲然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然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然先生決不然今羅先生實然矣更嘿嘿何也嗟乎余嘿不應不知所以應也蓋余自聞先生訃來似在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眞哀不哀眞哭無涕非虛言也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余不思先生耶而余實思先生謂余不知先生耶而余實知先生深也謂余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

莫如余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能下雖余亦自不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父而望孤者耶今予亦旣老矣雖不曾親受業于先生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厝骸于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歿也然惟其不曾受業于先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蜚聲鎭院而出世夙念眞結肺腸有道之思恐孤師友於是上

丁四方蹣足不聘咨詢既竭步趨遂止飲河知足空
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
庭訟簡委蛇樂多口舌代鈇論心無兢胥徒令史渾
如其家卽仕而學不以仕廢卽學稱仕何必仕優在
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旣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
下唱歌少長相隨班荆共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
前之日恒如此也若夫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拾提梵
刹巨浸名區攜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粵東甌羅施鬼
國南越閩越滇越騰越窮髮烏語人跡罕至而先生

墨汁淋漓周遍鄉縣矣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
井少年公門將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屨名儒衣
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況夫布衣韋帶
水宿巖棲白面書生靑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
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
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
披襟八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寬和而不見其不恭有
大雄氏之慈悲而不問其無當同流合汙狂簡斐然
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柔處下非鄉愿也汎愛容衆

眞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
夫誰則知盖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
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雪夜花朝無虛日賢愚老幼
貧病貴富無虛人矧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
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
老尚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爲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
眞實造詣得者得卽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
今而後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眞可以不惜死眞非
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

以釋矣若孔子之與曾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
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於是設
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
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煢獨之哀仁人君子
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
然也哉死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癘作

是故聖帝明王哀而無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於是
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
不有祭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　列聖而不敢替者又不
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
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
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神人而協
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
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槩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

等若我　太祖高皇帝所錄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
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
於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
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
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
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諂黷於無祀之鬼空
費牲幣以享無用而
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曆丁酉之清明是夕
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　令典

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況我沁水坪上仁人
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
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廬念
焄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
今夕始矣凡百無主鬼神有飯一飽無痛乏宗有錢
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余更有說焉凡爲人必
思出苦更於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於趣中
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
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

鬼慮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真言等衆
僧爲爾宣言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即生人
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
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
之苦此夕隨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
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
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
着　大士瞻仰　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
時禮拜聞導毋終沉迷則我此壇場共爲諸鬼成聖

所[illegible]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
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即我宗親并内外姻
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脫
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
呼爲無祀之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總不出鬼
域耳總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
欺大士必罰我　地藏王菩薩必罰我　諸佛諸大
聖衆必罰我　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
兼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及　列聖皆
當罰我矣不敢不敢不虚不虚謹告

〇〇篁山碑文 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饒州德興縣介萬山中其來舊矣而
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庵孫者修眞得道
於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眞又於此山修眞得道
去相傳至今山巔有二眞人焉嗣後山缺住持庵院
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興一廢理
固常然既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眞空之所爲作也
眞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興聖禪師說戒比還故
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然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
篁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眞空遂發願願此
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
然在於廢院之中眞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於
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刹復還故物
苦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贊募化
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庵院鼎新聖
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
皈且與山陬野叟岩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

之冥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於淨
土矣向非眞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
指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
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
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眞空之所以
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
也眞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
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
兆持戒爲益重所謂青於藍也衆居士可以踴躍讚

貲同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刦寧復是此等鄉土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為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於藍也僧眞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比也余是以益為眞空喜也向兩眞人已去今戒眞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眞人然戒眞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它日如見向者兩眞人幸一拕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眞人之功德益溥矣茲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余以此

得與西方之緣戒眞人見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與工於某年月訖工於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廚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有協贊之僧衆最有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于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君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世之人毋有如予之廣交者矣予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矣何謂十其最切為酒食之交其次為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閔氏油價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為遨遊之交其次為坐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謔而不為虐僮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琴師射士棋局畫工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曆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卽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

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所交眞可以託生死者予行遊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肉骨相親期於無斁予於死友李維明蓋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遊心於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

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為
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
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
以飲食為媒而他可勿論之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
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不友而況傾蓋
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飲食
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
願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
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
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
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
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
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
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
拾紙墨之一二竊唇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
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
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夫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
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
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
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
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方竹圖卷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於有斐
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悱悒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
者唯竹耳是故儻相約而謾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
或曰王子以竹為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為彼君矣此
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
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
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
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自生色況此君哉且天地

之間凡物皆有神況以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
傳曰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
王子則疎節奇氣自爾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
成簫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爲悅己者之容矣彼又
安能孑然獨立窮年瑟瑟長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觀
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晉也紫芝燁燁爲四皓饑也寧
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儀於舜鳴於文獲於魯叟
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
吾惑焉彼其於王子不類也其視放傲不屑至惡也

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
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以
故余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
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石
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
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余別持是示余何爲
者哉余謂子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
出家爲何爲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
事出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眞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
不是見身爲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
乎其爲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爲之
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爲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
饑凍何爲而自苦乃爾也爲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
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況至親父母
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
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眞大貪者

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
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於鯉死也久矣是孔子
未嘗爲子牽也鯉未死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
嘗爲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
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
游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
是雖名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予謂釋迦佛辭
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我自
視聰明力量旣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

佛祖[illegible]多見其不自書也上人又何爲而遠來[illegible]所著[illegible]上書及人黃氏[illegible]雖有一女嫁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余何以告之第爲書釋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爲譬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著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於律則

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絶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與矯強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李氏焚書卷之四

雜述

○○○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頂至大至高唯佛爲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自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脩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爲了義之密經此脩爲證明之密脩此佛爲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必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于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卽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卽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之色謂衆色卽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豈可哉由此觀之眞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眞空之苦謂眞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眞空不能除滅衆苦又豈可哉蓋旣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衆苦熾然生而眞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眞空未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界證入此者謂之自在菩薩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者皆誑語矣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卽以娑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邪故謂娑婆世界卽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卽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得樂又誰肯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

罣礙無恐怖無顛倒夢想非有罣礙有恐怖有顛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強以爲無苦集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強以爲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義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恐人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願即便有慈悲今

但恐其不見佛耳不患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薩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興假慈悲殆矣

○○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無明也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已心地者以爲吾之眞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秖緣色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完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之眞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即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人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眞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既也反以爲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即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眞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眞空即在此明白之中而眞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眞空亦即在此晦暗之中而眞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眞空特地結起一朶晦暗不明之色本欲

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蓋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既以妄色妄想相交雜而爲身於是攀緣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於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眞心也而以相爲心可與是自迷也既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諸擾擾相而爲空之

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于爲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既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幷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眞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邪心相既總是眞心中所現物眞心豈果在色身之內邪夫諸相總是吾眞心中一點物即浮漚總

大海中一點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點泡則眞心亦可以空却一點相矣何自迷乎比類以觀則晦昧爲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眞心既已包却色身泊一切山河虛空大地諸有爲相矣則以相爲心以心爲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鶩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復覓第一義諦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宜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一乘者亦均之爲權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仰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峰和尚謂學道眞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候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眞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眞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參禪總歸大海無容着唇吻處也

○○征途與共後語

弱侯之言蓋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勇

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謂得眞不少也則即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間功名富貴最易埋沒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名之累況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悅于人而肎究心生死視人世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蓋生死念頭尚未萌動故世間參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奇也我願弱侯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侯叙中語以與弱侯商何如弱侯謂聲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

引伯牙以爲證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今實不然之夫伯牙於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必不可已則空窮日夜以教之操何必移之海濱無人之境寂寞不見之地直與蚩之矇者等則又烏用成連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於海而必之於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蓋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

於成連所謂音在於是偶觸而即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矇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即契伯牙唯學故至于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于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於絕海之濱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聰有所不聞一擊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侯如居海上者於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眞可與共則願并以此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既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即學即達即下即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即下學便以

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即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即學求達當如前詰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尤爲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即學即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夫眞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非也離學者亦非即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即學即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

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於言意之中也今觀洒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達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於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上達則為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間曰其殆庶幾況他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唯天知者信痛悼

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為仁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棄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為仁知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慨嘆于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雨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切須記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究竟堅固不壞是真實語是虛謬語是誑人語是不誑人語若誑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取

○○讀若無寄母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纔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若無答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邪況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

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昝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便他流落不肯爲人笑恥當此之時、你要脩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眞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

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住金剛金剛不靜更往何處邪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境當住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眞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傷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

令傷人又笑傷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眞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著[illegible]張掛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眞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眞佛即是眞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脩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

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毋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

余實不容不為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眞才矣人又烏能為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為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然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

而不復疑也唯其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為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為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為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為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為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幷睹天臺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

吾女幷吾婿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為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婿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旣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 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旣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弃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辯

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譽邪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邪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

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為此傳而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為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歎少時多病貪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于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況于二氏然愛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蘗能以氣向人乎唯恨楚空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空長郎汝念書汝念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為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猶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

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姪汝思　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為明玉書法語

萬壽寺僧明玉事溫陵李長者日久矣長者本為出世故來此然世人方履人間世日夜整頓人世事尚無休時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雖出家兒猶然何況在家者且長者性方行獨身世孤單生平不愛見俗人聽俗語以故身世益孤唯愛讀書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輒自感慨流涕

故亦時時喜聞人世忠義事不但以出世故來見
長者長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眞正的實忠義事來
告長者長者亦無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興福寺
開山第一祖無用事告長者云興福寺古刹也無
用方僧也無用遊方來至其寺憫寺僧之衰殘怨
居民之侵害持竹鎗連結果一十七條性命然後
至縣自明詣獄請死縣令憐之欲爲出脫無用不
從遂卽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護法以死衛
衆遂以此僧爲開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規

程不敢少犯長者聞之歡喜無量叫明玉而言曰
爾眞輕易說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卽眞孝子矣若
在國則眞忠臣矣若在朋友則眞義士矣若肯學
道參禪則眞出世丈夫爲天人師佛矣可輕易也
耶蓋天地間只有此一副眞骨頭耳不問在世出
世但有此百事無不成辦也明玉之告長者幷長
者之語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爲興福寺直歲僧
來求法語于余余因以得聞長者之語遂語明玉
曰卽此是法語矣又何求乎苟直歲僧聞此語則
能念祖德也繼繼繩繩山門不墜矣苟合寺僧聞
此語則毋忘祖功也歲歲年年規程一如矣況因
此得聞長者之風頓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卽以
此語登之于軸懸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幾合寺
僧衆雲遊道侶過而讀焉或有眞正骨頭者急來
報我我將携以見長者俾長者不至孤單也

○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
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源三結義

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況公皈依三寶於金仙
氏爲護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輩導師哉某也四方
行遊敢曰以公爲述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尚之
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議　總世之談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
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
面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趺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
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

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乿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直頂穿山宂石崖自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世音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乿一陡崖轉　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　建塔一崖坐普賢即此三坐上方迤遞透迤或隱或現或續　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往來其間用心如意[illegible]也用上好顏料裝

成即有賞不則明告佛[illegible]座即汝罰也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太小麽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包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敎處士曰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慈容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爲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眞身自然出現可使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

即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銷殞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盼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敎像之面目有些不平整和尚每見輒嘆以爲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嘆在驪黃之外也衆僧實不知故因和尚帰方丈即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女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齦手搖即答云非某甲意諸人敎戒某也林時亦在傍代啓和尚曰比於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

亦可不改正乎和尚忻然笑曰爾等怎解此箇道理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彩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善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間菩薩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令之假名道學是也活動者眞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適居士楊定見攜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洗因置一莖艸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眞不蓋必眞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illegible]若竟不吸草

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艸磁石不引曲鐵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草來投之一投即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眞矣此非我喜眞也佛是一團眞者故盡有眞人然後知有眞佛有眞佛故自然愛此眞人也唯眞識眞唯眞逼眞唯眞念眞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眞石我亦愛此眞石也不但我愛此眞石即此一粒眞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眞而不欲人以腐艸誣之以爲不眞也使此眞石遇腐人投腐艸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眞也覺必于腐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坯胎已

就處一一裝塑合掌而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即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畫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畫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靈

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必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裏佛自解放光不似畫上一等魍魎匠魑魅僧巧立名色誆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即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

和尚閒步廚下見粧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嘆曰只這一塊泥巴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孰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巴土塊乎任爾千言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即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土人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土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以其實眞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尚曾嘆

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主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嘆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測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艸木又豈禽獸艸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杕復請曰上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愼矣一不愼即至此極傾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懍

林記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龍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月日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雖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祗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修供者俱歷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幾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衆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即罪同丘山況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爲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嚴慈以憫衆生之愚頑弃小過而不錄暫以待後日之謹姑准自改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又告

切以誦經者所以明心見性禮懺者所以革舊鼎新

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歲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終自有芝佛院以來龍潭僧到今不知凡幾誦而凡幾懺矣而心地竟不明罪過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爲搭屋於茲院之山以爲他年歸成之所又欲安期動衆禮懺誦經以爲非痛加懺悔則誦念爲虛文非專精念誦則禮懺爲徒說故此兩事僧所兼修則此會期僧家常事也若以兩者目爲希奇則是常儀翻成曠典如何可責以寡過省愆之道望以明心見性之理乎謂宜於每歲十月通以

為常否則每一期會必先起念先起念已然後衆事既畢事已然後募化既募化已然後成就如此艱辛謂之曠典不亦宜乎從今以後不如先期募化有緣菩薩隨其多寡以為資糧但得二時無饑即可百日聚首於是有僧常覺慨然任之不辭酷烈之暑時遊有道之門不憚跋涉之勤日履上聖之室升合不問隨其願力無不頓發菩提妙心擔荷而來因其齋糧可使隨獲菩提妙果誦經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illegible]而施主以粒米遂廣福田不唯

衆僧六致虔度雖衆施主亦免唐捐常覺之功不既溥乎但如此歲歲季季則衆僧有福施主有福常覺亦有福恐以我為妄語故告佛使明知之

○禮誦藥師告文

余兩季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季已是死期既是死期便與以死乃為正理如何不賜我死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至死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于自在[illegible]活也若我則該死之人壽至古稀一可死也無益於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緣如我則絕無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即我死而專苦我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王佛發大弘願拔救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於是普告大衆趁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諷藥師經一部四十九卷為我祈求免病想佛願弘深決不虛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其不聽必非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衆為

我誠心念誦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九部嗚呼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衆之殷勤不可謂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只下窄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移住上院邊廈告文

龍湖芝佛院佛殿之後因山蓋屋以為[illegible]骨之室蓋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居于楊定見家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為之逮和尚歸又告神添蓋兩廂及前廊邊兩廈艸艸成屋可居矣和尚但[illegible]

力出衆人成此大屋寔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面靦
且有厚顏也屋成遂題扁懸其額曰阿彌陀佛殿中
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爲院僧三時念
佛瞻禮歸依之地南向廂房三間塑起普陀懸崖坐
觀音菩薩於崖石波濤之上以顯急苦難大慈悲
之力使衆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間中間塑
韋䭾尊者金像一區連座高九尺專賴其擁護僧衆
使精勤者獲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額曰護法
尊者之殿而觀音則直書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字而

已殿之東西供養達磨伽藍二像門樓北上其神在
上南向則爲執金剛神專聽護法尊者主使有此種
種慈悲威嚴佛菩薩眞容則和尚借佛背後半間丈
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尚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
亦未敢謝土何也土木之功未得止則動土之事尚
有勞也但欲擇日入居邊厦不得不告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和尚爲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廿五
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爲已足九部經於今日是
爲已完誦經方至兩部我喘病卽滅九分再誦未及
四部我忍口便能齋素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
痊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雖諷經衆僧虔恪
無比實藥王菩薩憐憫重深和尚不勝禮謝禱告之
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見藥師如來卽愈我疾亦
便發心隨壇接諷祈瘡口之速合乃肅躬而致虔以
此月十六之朝請大衆諷經一部嗚呼佛乃三界之
大父豈以僧無可取而遂弃之況我實諸佛之的嗣
又豈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今此僧雖非克肖在僧

中亦無一行然鍾磬齊臻鼓鉢動響經聲聒徹佛力隨
施兩年未愈之瘡藥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爲此代
懇不勝瞻依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通爲因病瘡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事
重念常通自從出家卽依三寶叵耐兩年以來疾瘤
作祟瘡疼久纏醫藥徒施歲月靡效咸謂[illegible]有冤業
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解除須對法王懺悔第願
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降臨於[illegible]

歷觀前刦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以爲高僧俯念後軀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罔非愆尤日增月增無可比喩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將來當墮無問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頓興炙艾分痛之眞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更不再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卽非舊身若已滅罪而更生何異續斷何再悔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

悲曲加湔除大雄大力直爲洗除法水暗消瘡口自合此蓋佛菩薩憫念保持之恩與衆弟兄殷勤禮拜之致也

○安期告衆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務皆是道場所作不苟盡屬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須賴師長敎督之耳今師不知敎督其徒又不畏愼則所有事務令誰爲之必至于廢弛荒散而已尚賴一二徒子徒孫之賢者自相協力故龍湖僧院得以維持到今然中間不無偸惰成性必待呼喚而後作者或恃頑不理雖呼喚之而亦不爲者未免有三等僧衆在內則雖欲不荒散終不可得矣夫此間僧衆約有四十餘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孫日益月增漸久遂成大叢林而皆相看不肯作務則雖有一二賢者其奈之何況今正當一百二十日長期大衆雲集十方檀越四海龍象共來瞻禮者乎爲此將本院僧衆分爲三等開列于後庶勤惰昭然務化惰爲勤以成善事報施主之德助師長之化結將來之果咸在於茲矣勤者龍象

也懶者無忌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雖呼喚亦不作者無恥也皆賴賢師長委曲勸誘之故有師長則責師長若師長亦無之奈何則責韋馱尊者尊者輕則一杵重則三杵畢矣尊者勿謂我太嚴也唯佛至細至嚴所以謂之大慈大悲故經曰楞嚴又曰華嚴嚴者所以成悲也爾韋馱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澀佛法不是腐爛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衆余所親見者其常川作務不避寒暑勞苦極矣第二等緊懶僧衆三名第三等奸頑僧衆一名此二等三等

之衆據我目見如此耳若懶而能勤頑而能順即爲賢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飯無人作務且人數雖多皆非是作重務之人則此十餘衆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〇〇〇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唯爾有祈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目今趺坐直上則西方阿彌陀佛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人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

無類與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韋馱尊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寶杵矣專修淨業者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況觀音勢至咸唱導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啓迪于吾後懸崖千丈友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達磨猶在東壁誰無緩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識乎生雲長尤是護法伽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現普陀於眼底上天有路唯道無路視靈山在目中十界同虛判念便分龍虎六總寂靜一棒打殺猢猻從茲繼繼繩繩咸願師師濟濟務同一念莫有二心則卓吾之處即是極樂淨土龍湖上院偏是華嚴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相之能故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並列虔恭致齋不濫[illegible]殷勤設素匪葷匪羶唯茶果是陳只蔬飯以[illegible]必豐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韋馱指[illegible]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協贊人神同欽則爾土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〇告佛約束偈

龍湖芝佛上院從新創立道場上殿阿彌陀佛下殿韋馱尊者特地接引衆生不是等閒作伴觀音文殊普賢悲智行願交參從今皈依得地皆賴信女善男韋馱尊者何爲寶杵當頭立斷毫髮分明可畏尤勿容易等閒爲此與衆約束不緊不緩不慢四時不須[illegible]黎明報鍾方好清齋金剛一卷春夏秋冬一樣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時爲然休夏依時自恣不是倣古模賢但記誦經念佛緊閉門戶莫忽恐惹閒人

雜沓致使誦念閒歇早晨報鐘甫畢便入諸殿上香上香必須鳴磬磬動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罰跪半晌大衆聞鐘齊起急忙整頓衣裳漱洗諸事各訖沙彌如前撞鐘首衆即便領衆以次合掌致恭前後不得參差先行拜禮韋馱然後觀音上殿虔恭禮拜一徧上殿鋪設經卷高聲跪誦金剛誦罷齋畢何爲依舊諷讀法華每歲三冬無事日日華嚴一卷不許妄期抄化擾害菩薩善良但得二時粥飯便當喫緊思量如果粥飲不繼沿門持鉢可也但知聽其

自至便知爲僧便宜爲僧不須富貴富貴不須爲僧爲僧爲己生死人死於己何與何必哀死弔喪替人慶生喜旺無故遨遊街市及自上門上戶不許赴請誦經不許包攬經誦不許諷誦玉經公奪道人衣鉢不許私習應付侵占萬壽僧飯不許放債生利不許買賤賣貴一切富貴心腸盡付龍湖流水須知回頭無多縱使忍饑不久不聞衣祿分定非人智力能求何況一身一口何必過計私憂自謂是佛弟子却學市井下流自謂禪僧無比獨坐高貴上頭猶然蠅營徇狗無人替代爾羞我勸諸人莫錯快急念佛修行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涼極樂

○○○二十分識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

天下唯識爲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槩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爲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即識仁即才勇即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姜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死費偉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經世

則有呂尙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人[illegible]
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尙於此三
者何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
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
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
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
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爲
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向在黃安時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道
乾否蓋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人者必曰林道
乾云予謂爾此言是駡我邪是贊我邪若說是贊則
彼爲巨盜我爲淸官我知爾道大頭巾決不會如此
稱贊人矣若說是駡則予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
乎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浙江南直隸以
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產人物
奧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爲
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發潰[illegible][illegible]

遠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
自若也今幸 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遯民人
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衆願歸
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
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
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
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卽擒
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
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

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淸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
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嗟乎平居無事只
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雜念不起便
是眞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姦詐者又攙入良知
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
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
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
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
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爲郡守令

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邪又設用之爲虎臣武將則閫外之專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唯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爲盜也余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乃以爲戲子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譏天下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年之語呼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者也某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

或隱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絶人逃遁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以彼識見視世間一切太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者蓋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四海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敎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illegible]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卽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眞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覩者哉今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則天下之西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迤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

始爲正東之海東甌至福建則古閩越地也稍[illegible]東南海矣廣東卽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徽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illegible]

正西是也水又莫大於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西蕃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為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於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陜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陜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順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迤遞逶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為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槩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闊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

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於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於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於滇之西南皆無義矣其誰享之

嗚呼觀於四海之說而後知世人之所見者小也況四海之外哉

〇〇〇八物

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

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為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為有心為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illegible]

入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
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計推托逃避無
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唯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
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
反為德又其常也蓋十百千萬咸如斯也此君子小
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
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
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
乎吾見在小人者更為伶俐而可用也或曰先生既

如此說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過嚴而惡惡執怨也
反過甚乎予曰不然我之惡惡雖嚴然非實察其心
術之微則不敢有惡也縱已惡其人苟其人或又出
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當焉則我之舊怨盡除
而親愛又隨之矣若其人果賢則初未嘗不稱道其
賢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實難故我心唯
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曷敢怨也是以人雖怨我而欲
害我報我者終不得以我心之直故也或曰先生
愛才誠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廣愛人太驟其既

弃人太急而終之收錄人也亦太狹曷不論定而後
賞勿以始廣而終狹乎予不然也夫人實難知故吾
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則見以為廣而其才
難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則見以為
狹耳若其入眼即得無復疑似則終身不忒始丘長
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見而遂定終身之交不待
再試也如楊定見如劉近城非至今相隨不舍吾猶
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難如一利害如一毀謗如一
然後知其終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則予之廣取也

固宜設予不廣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
篤實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楊定見有氣人也故眼
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
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
人不知之也若丘長孺之在麻城則麻城諸俗惡
直視之為敗家之子矣吾謂周友山則世之所稱布
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則古今所稱伯
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駿是也其不知也亦
也若丘長孺雖無益於世然不可不謂之麒麟鳳

瑞蘭芝草也據長孺之爲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雖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兒靠不得雖自己之身亦終靠他不得其爲無用極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篤生未易材者也觀其不可得而親疎敬慢也是豈尋常等倫可比邪故予每以麟鳳芝蘭擬之非過也若楊定見二子者譬則樓臺殿閣未易動搖有足貴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惡又自明白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權智太審也夫人而專任權智則可以生人亦

可以殺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予謂衡湘雖大樣然心實細謹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稱之爲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譽衡湘也哉嗚呼此數公者我固知之而數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並用之邪或曰如老生言必如此數者然後可以用於世邪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難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見麻城一時有此數人便以爲易易矣不知我費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數人乎若其他則在在皆有時時可用自不待費力以求之矣猶之鳥獸艸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選取也予既與諸子皆候談至此次日偶讀升菴鳳賦遂感而論之

書稱麟鳳稱其出類也夫麟鳳之希奇實出鳥獸之類亦猶芝草之秀異實出草木之類也雖曰希奇秀異然亦何益於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間本自有一種無益於世而可貴者如世之所稱古董是邪今觀古董之爲物於世何益也夫聖賢之生小大不同未有無益於世者苟有益則雖服廟之

牛司晨之雞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鳳賦而推廣之列爲八物而鳥獸草木與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盡於是矣八物伊何曰鳥獸草木曰樓臺殿閣曰芝草瑞蘭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鳥獸草木之類夥矣然無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則隨所取擇總無弃物也是一物也

夫官寺樓閣山舍茅庵基址一也而高低異本植

也而小大異居處一也而廣狹異同是鄉人而鄉不
如則以宮室業產之良矣譬之於鳥則賓鴻於獸則
獵犬於草則國老於木則從繩同於鳥獸草木而又
不同於鳥獸草木則以其爲鳥獸草木本類之獨著
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蘭馨香小人所棄君子所喜設於並
無君子亦已譬之玩物過目則已何取於溫譬之好
音過耳則已何取於飽然雖無取於溫飽而不可不
謂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梁遂就噫安可
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鬬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鬬
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毋有清節之
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並之萬年青
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剛
峯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爲不足珍賢者好異以布
帛菽粟爲無異於人唯大智大賢反是故以其易於
易暖者自過吾之身又以其同飽同煖者同過人

曰所謂易簡而得理無爲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歟眞
著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馬牛麟鳳俗眼視之相去故甚遠也然千里之駒
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鳳乎雖至奇且
異亦奚以異爲也士之任重致遠者大率類此而並
無伯樂秖謂之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眞可慨也
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殺人能貧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
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趨者不倦

今並用人者知其害而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
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決梁山泊以爲良田
而思無置水之處劉貢父大聲叫曰　一梁山泊
則可置此水矣然則今日江淮河海之士將以有害
而不用矣將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見其人
也
夫賢如日月然若辰星照見大地物物賦成布帛菽
粟者決不貴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決不乘
以異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時或氾濫崩衝長江大

河實耤其舟楫輸灌高樓涼殿巍然煥然誰不欲也獨不有鳥獸魚鼈與之咸若山川草木亦令多識乎器使之下可使無不獲之夫則知日月星辰灼然兼照眞可貴矣此一物者實用八物要當以此物爲最也今亦未見其人也嗚呼此八物湯也以爲藥則氣血兼補皆有益於身以救世則百工效用皆有益於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於我也彼無德於我也雖有千金不傳之秘長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娟嫉以惡之而唯恐其勝已也巳吁觀於八物

之說而後知世之用人者狹也況加以娟嫉之人歟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欒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爲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死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爲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矣是爲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爲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是矣是爲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於前兩者然既忠於君矣雖死有榮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爲善死若夫臥病房榻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蓋在世俗觀之未免誇之爲美

談呼之爲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爲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於牖下耳何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爲邪丈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爲未有今寂寂臥病床褥間扶柩推輦埋於北邙之下然後爲得所死矣蒼梧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爲然則將

何以死乎計唯有做此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祚曰聶政者既不見買王來到則立可徒死而死於床褥之間乎且我已雜鄉并捐童僕直來求買主於此矣此間既無知己無知己又何死也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聞死來覤我切勿收我屍是囑

傷逝

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

○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說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誠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復生戒是雖戒慧出於戒非慧滅戒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釋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汝大衆所知也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衆所知也若謂佛是戒空成是佛縛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則舍精舍歸王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者哉須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顆粒之施難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毛戴角酬還信施豈誑語邪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須臾不戒失足而殞故知三千威儀重於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強爲於法不得不爾故也毋曰莫予覯也便可閒居而縱恣一時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二目十目蓋千億目共視之矣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偸鈴一念不戒鬼將誅之旁觀而嗔者非但一手十手蓋千億手共指之矣嚴而又嚴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觀

坐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若不膽顫心寒，與大豕其何異！行覓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魂飛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稱衲子。如水行舟，風浪便覆；如車行地，敧斜即敗。風浪誰作？覆沒自當；敧斜誰爲？顛仆自受。凡我大衆，其慎之哉！除年長久叅者無容贅示，間有新到比丘，未知慚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凡此大衆，幸各策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共成龍潭勝會可矣。

六度解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肎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然須忍辱，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虗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不然，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既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六者始終不舍，如濟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然必須持戒忍辱以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即是前此禪定之人耳。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以此見生死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試看他靈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季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晩末，說道何佛可成，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觀音問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乏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

不敢與于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尚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于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于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尚欲留惑潤生發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願我願澹師似之

○又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懵懵不能讀今幸生此間身得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肎讀比前二輩又在其後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眞實可以死乃得

○又

患人貪生怕死管管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爲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衆誦念經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爲之津送耶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爲搭屋于龍

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爾澹師倡導火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己若澹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得衆人念佛而已若澹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illegible]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眞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箇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世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

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爲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爲患而決求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眞眞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邪然眞[illegible]者亦自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illegible]記其

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學疑而覺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卽是悟自信菩提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卽是談佛若悟談詩卽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悞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強作則不必若眞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澹肰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孃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劫相失爺孃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頓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絕頂之談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也試問自信者是信箇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箇甚麼於此最好參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得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着實參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眞實是第一等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

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着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父母已生後卽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唯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唯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

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怕非有死而強說不怕也自古唯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愼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於詩學無分秖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眞學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眞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卽清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清淨本原謂頑空無用之物謂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値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爲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清淨本原卽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

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兎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清淨也清淨者本原清淨是以謂之清淨本原也豈待人清淨之而後清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裡膠青蓋謂之曰膠青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青膠青與色合而爲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清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淨本原已合於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清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雖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龜毛兎角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非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効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

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爲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卽時敗露卽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淨法身卽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卽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

一身也卽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卽今念佛之人滿卽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卽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卽報以天堂作業之人滿卽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狗毒害者報以虎狼分毫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卽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卽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

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淸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荅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卽一身則知三世卽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荅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荅記得爾言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念嘗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孃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孃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世中尊者卽爺孃而人却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嗚與流浪也耶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旣認得自己爺孃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

結絕矣蓋此爺孃是眞爺孃非一向假爺孃可比也假爺孃怕事眞爺孃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親爺孃爲至尊無與對唯親爺孃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親爺孃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孃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孃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孃亦自在也唯此爺孃情性大好不肯棄人耳因復禿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又

無明實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會實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既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然然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末可愁難說莫愁末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若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尚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尚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苟有佛即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眞爺孃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眞也眞爺孃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佛未

嘗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擯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即星散視之如讐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舍却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尚貪着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蓋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然則凡看經看敎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經敎之人方是眞聰明大善知識人莫說看經看敎爲不可只要看得瞥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自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

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世間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即是相耳今且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既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宛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

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強以爲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爲不見是又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復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着空存有是着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眞爺孃自無此等見識然即此見識便是眞空妙智

弃有着空則成頑空矣即所謂斷滅空也即今人所共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既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若言

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illegible]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變耳其實我之眞空豈若是耶唯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爲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參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illegible]空[illegible]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乘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着諸祖一

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達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教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卽成斷滅空

眞空旣能生萬法則眞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眞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麼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爲不曾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心說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耳旣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旣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內心自不喘此眞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參參

明因云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念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卽是徒弟何足

乎能做人徒弟方是與佛我一[illegible]

豫約

○○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賴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耳，故豫爲之約。約曰：我在則善觀在目，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則敬我，汝等縱不德，人亦看不見也，我若無德，人則我輕，縱汝等真實有德，人亦看不見，此所係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無愧耳，雖不能如古之高賢，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難及，故此間

大賢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禮我，若我死後，人皆唯爾等之觀矣，可復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終年修理佛殿，塑像，請經，鑄鐘，鞔鼓，幷早晚服事老人，一動一息，恐不得所，固忙忙然無有暇刻矣，今幸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後，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見我，只看見汝，則汝等一言一動，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謹僧律，則人因汝敬，幷益敬我，我亦不然，則豈但不汝敬，將我此龍湖上院，即同與爾等寺應付僧一樣看了也，其爲辱門敗種，寧空此已置此塔，無人守護可矣，吾爲此故，豫設戒約，付常融中常守、懷捷、懷林、懷善、懷珠、懷玉等，若餘幾衆，我死後無人管理，自宜遣之，復還原處，不必強也，蓋年幼人須有本師管轄，方可成器，又我死後，勢益淡薄，少年人或難當抵也，若能聽約，忍饑和衆，則雖十方賢者，亦宜留與共聚，況此數衆與下院之衆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趁早言之，

一早晚功課

具上院約束冊中，不復再列

○一早晚山門

山門照舊關鎖，非水火緊急，不得擅開，非熟客與檀樾爲燒香禮拜來者，不得擅開，若爲看境而來，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盡在上院山門之外，任意請看，不勞敲門與開門也，遠者欲做飯吃，則過橋即是柳塘先生祠，看祠有僧，來客可辦柴米，令跟隨人役燒茶煮飯，彼中自有鍋竈，亦不勞扣門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禮數，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禮儀

除挑水舂米作務照常外其餘非禮佛即靜坐也非看經即經行念佛也俱是剃頭僧衣與接客等矣豈可效鄉間老以爲無事便縱意自在乎與其嬉笑無寧恥臉此實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蟻其立如柱其止如釘則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誰敢謾我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銀則糴無銀則化化不出米則化出飯化不出飯則化出粥化不出粥則化出菜化不出菜則端坐而餓死此釋迦律儀也不法釋迦而法積攢俗僧可乎此時不肎餓死後日又不飽

死不病死乎總有一日死不必怕餓死也既不怕餓死又胡爲終日馳逐乎是故不許輕易出門除人家拜望禮節與僧家無干不必出門往看外若稱要到某庵某處會我師父或師兄師弟者皆不許只許師父暫時到院相看遠者留一宿近者一飯即請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辦齋不許輕易入門相見若無故而時常請假欲往黄栢山欲往東山欲往維摩庵等處者即時驅遣之去寧可無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約之僧寧可終身只四五衆不可妄添不受約一

人夫既不許到師父住處矣况俗家乎如此則終日鎖門出門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閒志意專一久則自覺便宜亦不耐煩見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試反而觀世間僧日日遨遊街市當自汗流羞恥之化他日之錢米蔾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門粧飾狗臉之行與衙門口積年奚殊也彼爲僧如是我爲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體面亦自超越起人敬與何苦而不肎閉門靜坐乎既終日閉門亦自然無客萬一有仕人或鄉先生來不得不

開門者彼見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雖相見何妨耶接鄉士夫則稱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學則稱先生此其待之者重矣若稱之以老爹相公則輕之耳且既爲弟子又豈可與奴隸輩同口稱耶我自重人自重我我自輕人亦輕我理之所必至也閉門靜坐寂然無聲終年如此神猶欽仰何况於人乎太上出世爲眞佛其次亦不爲世人輕賤我願足矣匾函藏厥塔屋有守亦可無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縣經過有公務者自有下院衆人迎接非守塔僧所當聞若其

眞實有高興欲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爲相稱迎送務盡禮談佛者呼之爲佛爺講道學者呼之爲老先生不講學不談佛但其人有氣槩欲見我塔者則呼之爲老大人五衆齊出與施禮三衆即退而辦茶唯鵰常融懷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融鵰坐林傍坐俱用漆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有問乃答不問即嘿安閒自在從容應對不敢慢之不可敬之敬之則必以我爲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晚佛燈

夫燈者所以繼明於晝夜而並明於日月者也故日能明於晝而不能照重陰之下月能明於夜而不能照厳屋之中所以繼日月之不照者非燈乎故謂之曰日月燈明佛蓋以佛譬日月燈稱佛之如燈如日月也日月有所不照唯燈繼之然後無所不照非謂日月可無而燈獨不可無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其義以謂常明燈者但是燈光而不復論有日月乃晝夜然燈不息則日月俱廢矣非但月爲無用之光而日亦爲無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燈於夜晝則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燈於晦望之前後十餘夜即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唯隣晦朔前後半餘月然燈徹旦以佛之常如燈也則允矣足稱日月燈明佛矣

○○○一早晚鐘鼓

夫山中之鐘鼓即軍中之號令天中之雷霆也電雷一奮則百穀草木皆甲拆號令一宣則百萬齊聲山川震沸山中鐘鼓亦猶是也　前寂寥無聲萬

慮俱息一鳴則蝶夢還周　改觀易聽矣縱有雜念一擊遂忘縱有愁思一槌便廢縱有狂志悅色一聞音聲皆不知何處去矣不但爾山寺僧衆然也遠者近者孰不聞之聞則自然悲仰亦且回心易向知身世之無幾悟勞擾之無由矣然則山中鐘鼓所係匪鮮淺也可聽小沙彌輩任意亂敲乎輕重疾徐自有尺度輕能令人喜重能令人懼疾能令人趨徐能令人息直與軍中號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輕乎哉雖曰遠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聲音之道

原與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實而鐘鼓之音不清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於先又聽鐘鼓和鳴於清晨良宵之下時時聞此則時時熏心朝朝暮暮聞此則朝朝暮暮感悅故有不待入門禮佛見僧而潛修頓改者此鐘鼓之音爲之也所係誠非細也不然我之撞鐘擊鼓如同兒戲彼反怒其驚我眠而詬我耳反令其生噪心矣

〇〇〇一早晚守塔

封塔後即祀木主以百日爲度早晚俱燒香唯中午

供飯一盞清茶一甌豆豉少許上懸瑠璃我平生不愛人哭哀哀不愛人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丈夫漢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有此俗氣況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世爲客以死爲歸歸家則喜而相慶亦自謂得所而自慶也又況至七八十而後歸其爲慶幸益以無涯若復有傷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豈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死而念佛相送即令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禮生死一例苟送客而哀與豈不重

難爲客耶客既不樂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嚀非怕汝等哭也恐傷我歸客之心也唯當思我所嗜者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抄錄之書于供卓之右而置常穿衣裳于供卓之左早陳設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三次祭祀雖名爲祭祀亦只是一飯一茶一少許豆豉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曬曬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肎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

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自在此落髮爲僧時即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也不然晉江雖遠不過三千餘里遣一僧持一金即到矣乎豈惜此小費哉不過以死自待又欲他輩以

欸待我則彼此兩無牽掛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勞費省江湖之風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勞苦則我心亦自愁苦彼驚懼則我心亦自疑懼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為使彼不得做人家并我陷之也是以不願遣人往問之其不肎遣人往問之者正以絕之而使之不來也莊純甫不曉我意猶以世俗情禮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窮來時必假借路費借倩家人非四十餘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遠則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若如此則我只空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莊純甫乎故每每到此則我不樂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復來故也既不肎使之來此又豈肎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肎遣人往彼今日又豈可遣人往彼報欸乎何者總之我欸不在今日也我欸既不在今日何謂封塔而乃以欸待我也則汝等之當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如生前言語不苟行事不苟此舊更加謹慎使人人咸曰龍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龍湖僧之不謬為卓吾侍者也又如此其為喜悅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復見我為苦而生悲愴也我之形雖不可復見而我心則開卷即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況讀其豫約守其戒禁則卓吾老子終日對面十目視之無有如其顯十手指之無有如其親者又何必悲戀此一具瘦骨柴頭以為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屋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別有維摩庵創建始末一書寄北京與

周友山矣中間開載布施事頗詳悉其未悉者又開具緣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項兼查則維摩庵布施功德主亦略略可案覆而審不得沒其實也創建始末尚有兩冊一冊留龍湖上院為照一冊以待篤實僧能堅守樓屋靜室者然後當友山面前給與之世間風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雖百姓亦難何況出家之者謹守清規莫亂收徒眾以為能縱不能學我一分半分亦當學我一厘兩厘何苦勞勞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尚為有妻兒親眷等衣食人情

逼迫無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銀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禍，天必刑之，難逃免也。周友山既捨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見交銀七十二兩，與曾劉二家矣，可輕視之歟？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箇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遊，稍長從薄宦於外，雖時時有敬我者，然亦皮膚淺淺視我耳，深知我者無如周友山，故我不還家，不復別往尋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為

知己死，何也？知己之難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為親爺孃，終身不能忘，提學官取之為案首，即以提學官為恩師，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猶然如此，況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則我之不歸家又可知矣。今亦不祭，既以不歸家病我，家中鄉里之人又以不歸家為我病。我心中只好自問自答曰：爾若知我，取我為案首，我自歸矣，何必苦勸我歸也。然友山實是我師，匪但知我已也，彼其退藏之密，實老子之後一人。我自

望之若跂，尤不欲歸也。爾等謹守我塔，長守清規，友山在亦定必護爾，爾等保無恐也。劉近城是信愛我者，與楊鳳里實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既學道，有端的知見，我無憂矣。雖不曾拜我為師，彼知我不肯為人師也。然已時時遣人走三十里問法，余雖欲不答，得乎？彼以師禮默默事我，我縱不受半箇徒弟於世間，亦難以不答其請，故凡答彼請教之書，彼以師稱我，我亦以澹然師答其稱，終不欲犯此不為人師之戒也。嗚呼！不相見而

相師，不獨師而彼此皆以師稱，亦異矣。於澹然稱師者，澹然已落髮為佛子也；於眾位稱菩薩者，眾位皆在家，故稱菩薩也。然亦真正是菩薩家般，而門戶重，郎親嚴，往來常禮亦自無閒曠之期，安得時時聚首共談此事乎？不聚而談，則退而看經教，時時問話，皆有的據，此豈可以好名稱之。夫即使好名而後為，已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況實在為生死起念，早晚唯向佛門中勤渠拜請者乎？敬之敬之，亦以眾菩薩，女身也，又是有親戚愛，姊不等生出閒言長語不

可耳聞也，猶然不一理會，只知埋頭學佛道，作出離人，況爾等出家兒，並無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耶。我有西方決最說得親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須知此趣向，別有端的志氣矣，不然雖曰修西方，亦是一句見成語耳。蓋念佛者定須看逍了西方，決方為真修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佛也，見阿彌陀佛了，卽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可生也。見性者見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阿彌陀佛了，卽是成佛了，亦無別有佛可成也。故修西方者，總為欲見佛

耳。雖只得面見彼佛阿彌陀佛，既常在佛之旁，又豈有不得見自己佛之理耶。時時目擊，時時耳聞，時時心領而意會，無雜學，無雜事，一日聽之，百日亦聽之，一切伴之，百萬劫亦與之伴，心志純一，再無別有往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無有念佛一件直截不蹉者，是以大地衆生咸知修習此一念也。然問之最聰明靈利有念佛者，竟無一人曉了此意，則雖念佛何益。既不以成佛為念，而妄謂佛是決不可成之物，則雖生西方，欲以奚為，縱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語，自然復生別想，欲往別處去矣，卽見佛，猶不見也。故盍之念佛修西方者，可笑也。決萬萬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不理，專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欲求生西方見佛，而時時聽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本願，正經主意耳。以上雖說守塔事，而終之以修淨土要訣，蓋皆前賢之所未發，故詳列之，以為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衆菩薩見我涅槃，必定差人來看。夫諸菩薩甚難得，若善因者，以一手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家婦而養諸姑，昏嫁盡禮，不但各無間言，亦且咸得歡心，非其本性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繡佛精舍，與其妹澹師窮究真乘，必得見佛而後已。故我猶真心敬重之，此皆爾等所熟聞，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遠事，或出傳說，未可信也。爾等但說出家便是佛了，便過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

葢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為好而後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後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從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既長而入學，即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即為官管矣。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只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特以世人難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遊，其所遊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攝得我。故我於鄧鼎石初履縣時，雖身不敢到縣庭，然彼以禮帖來，我可無名帖答之乎？是以書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則太尊已；不敢曰治生，治生則自受縛。尋思四字回荅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則古今時時有之，目今郡邑誌書稱名宦，則必繼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賢公祖

父母也；流寓者，賢隱逸名流也。有賢公祖父母，則必有賢隱逸名流，書流寓則與公祖父母等稱賢矣。宦必有名乃紀，非名宦則不紀，故曰名宦。若流寓則不問可知其賢，故但曰流寓。葢世未有不是大賢高品而能流寓者。若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平，蘇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郟縣，一葬潁州，不特是也。邵康節范陽人也，司馬君實陝西夏縣人也，而皆終身流寓洛陽，與白樂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謂非大賢上聖而能隨寓皆安者乎？是以不問而知其賢也。然既書流寓矣，又書客子，不已贅耶？葢流而寓矣，非築室而居其地，則種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稱客子，則知其為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馬公、邵康節之流也。去住時日久近皆未可知，縣公雖欲以父母臨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臨我，則父母雖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書四字，而後作客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受出家之為愈。葢落髮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髮父母管束，況別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鄉可

以落髮又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盡計哉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一日不吃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個眞孝子是個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唯以不肎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雖然余之多事亦已極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

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卽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卽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卽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潘陳呂皆入閣高之掃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迕得全高亦人傑哉最苦者爲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并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合與余抵牾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淸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予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爲郡守卽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駱最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爲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爲無用而作賤我則知有巳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爲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予嘗苦勸駱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攜家則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

能卽爲賢者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卽裝聾啞何須細問蓋清謹勇往只可責巳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清能亦不足爲美矣況天下事亦只合如此耶嗟嗟孰知予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余得以薦人必以駱爲薦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含垢忍恥遊戲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廣之中庸梁江總之頭黑馮道之五代貪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勝算就此一著巳非上策爾

等安得知耶故予嘗謂世間有三種人决定出家非三種而出家非避難即無計以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就吾之懶也無足言也三種者何益世有一種如梅福之徒以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為贅疣不得不棄官而隱夫洪崖王子晉之間者一也又有一種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輩苟不得比于呂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齊桓孔明之遇先主傳說之遇高宗則寧隱無出故夫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則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是以孔子終身不仕而隱也其曰有道則仕無道則懷不過以贊伯王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知己善價則雖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種也夫天下曷嘗有知己之人哉況真為天下知己之主歟其不得不隱居于巖穴釣臺蘇門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種則陶淵明輩是也亦貪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為恥而曰叩門拙言詞愛富貴故求為彭澤令因遣一力與兒而曰助汝薪水之勞然無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一種

也適懷林在傍研墨問曰不審和尚於此三種何居余曰卓哉梅福莊周之見我無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後出必有益世真才我無是才也故亦無是見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風千古余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真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

以上六條末條復潦倒哀鳴可知余言之不類矣勸爾等勿哭勿哀而我復言之哀哀真情實意固自不可強也我願爾等勿哀又願爾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難止人安能止

寒燈小話

○○○第一段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么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么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眞可哀乾坤如許大好人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巳必然有時還來亂曰此說不然此人聰明大有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去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十

五夜復聞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訪荊州袁生且親下請書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應丘生又係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與袁生商之傷人相視莫不驚駭以爲此皆人世所未有者大人謂袁生只爲不省人間禮數取怒於人是以邀遊至此今又責之備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難也烏得無罪乎懷林小沙彌從傍哂曰袁家丘家決定是天上人初來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間人安有不省世間禮數之理某謂林言甚辯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唯眞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間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間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謂之天人也夫世間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巳不知不能則天人之所知者世間人亦決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間人亦決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復責天人以世之所共知共能是猶責人世以知能而復求其如天人之不知與不能也不亦難歟則不惟天人失其爲天人將世間人亦失其爲世間人矣是責備之過也吾謂不

如取天人之所獨知獨能者而以與之如[illegible][illegible]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間人者而不爲之求備焉則善矣因感而賦詩三章以祛責備者之惑 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禮省得世人禮不難[illegible]求我往知禮矣 既不能知人世禮如何敢到人間世任爾胸藏萬斛珠不如百拜頭至地 去年曾有一新郎兩處奔波苦苦忙糞掃堆邊都是也痴人却說郎非常

○第二段

是夜懷林侍次見有猫兒伏在禪椅之下林曰適才
見日間秖拾得幾塊帶肉的骨頭吃了便知[illegible][illegible]着
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嘆曰人言
最無義者是猫兒今看養他顧他時他即戀着不去
以此觀之猫兒義矣林曰今之罵人者動以禽獸奴
狗罵人強盜罵人罵人者以爲至重故受罵者亦自
爲至重爾誰知此豈罵人語也夫世間稱有義者莫
過於人你看他威儀禮貌出言吐氣好不和美憐人
愛人之狀好不切至只是還有一件不如禽獸奴狗

[illegible]之處世而上做強盜者有一二或[illegible][illegible]遁迴怨
氣無伸遂爾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
箇半箇憐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
忘恩矣然則以強盜罵人是不爲罵人了是反爲讚
嘆稱美其人了也狗雖人奴義性尤重守護家主逐
亦不去不與食吃彼亦無嗔自去吃屎將就度日所
謂狗不厭家貧是也今以奴狗罵人又豈當乎吾恐
不是以狗罵人反是以人罵狗了也至於奴之一字
但爲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謂之奴世間豈有

使人之人哉爲君者漢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
餘盡奴也則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號而反怒人何
也和尚謂禽獸畜生強盜奴狗既不足以罵人則當
以何者罵人乃爲恰當林遂引數十種如蛇如虎之
類與[illegible]罵人不得者直[illegible][illegible]至夜分亦覺不得乃嘆
曰嗚呼好看者人也好相處者人也秖是一付肚腸
甚不可看不可處林曰果如此則人眞難形容哉世
謂人皮包倒狗骨頭我謂狗皮包倒人骨頭未審此
罵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罵人遂去睡

第[illegible]

守庵僧每日齋皆取給于城内外人家供給盞飯推
其餘乃以飯往來方僧道侶是日道侶中有一人再
來索食守僧怒罵不已大人聞之謂某輩曰不與食
亦罷何太辱罵也況又盞飯之餘乎因論及常志等
謂常志每借得銀物隨手輒盡此其視守僧之罵道
人較勝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謂能輕財好施當過
守僧十倍也某謂此說未當要不過伯仲之間耳彼
守僧之罵道人傷于太儉者也但知爲施主惜餘飯

而不知為施主廣積福但知化飯之難欲以飽其腹
不知受罵之苦反以傷佛心是太儉之故也若常志
輩但見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銀若甚容易而不知屢
借名色以要人之銀人實難堪况慷他人之慨費別
姓之財於人為不情於己甚無謂乎是太奢之過也
奢儉但非所以為常志之勝夫人曰若如子言則輕
財之名不美乎從固慕輕財之名而後為之者也某
曰嗟哉是何言歟夫古之言輕財者必曰重義未有
無故而輕財者也故重義者必輕財而輕財者以重

義故曰以有輕財重義之說有散財[illegible]
范純祐麥舟之事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則一麥不
肯妄費矣曾子敬有一囷三千米之事以周公瑾故
非公瑾則一粒不肯妄費矣為公瑾是以結客故散
財為石曼卿是以重義故輕財今得人錢財視同糞
土豈為謀王圖伯用之以結客乎抑救災恤患而激
於義之不能以已也要不過縱酒色之慾滋豪奴之
貪亂而不理懦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於大
賢之待朝餔者此為浪費縱慾而借口輕財是天下
之浪子皆輕財之夫也反不如太儉者之為得哉曰
與其奢也寧儉

○○第四段

九月二十七日林隨長者遊至西城發足欲往萬壽
寺寺有僧長者每遊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勢似
天以河水長者避雨于秀士門下不一盞茶雨過然
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啟長者曰此驟雨水未退
不如升堂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長者登堂坐于中堂
之上時有老僕即欲入報長者遮止之曰勿報我躲

雨於此[illegible]一時切勿報不報我[illegible]且若報
主人出我不過一茶即起矣俄宅中有老嫗從內出
見是長者不覺發聲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報便齎
身入內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報快報知于時
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長者果起至道中問林曰
何此家婦人女子盡識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婦人女
子識得具丈夫相者反不識也此間男子見長者箇
箇攢眉長者曰如爾言反比不得婦人耶林曰不然
男子慣見長者故作尋常看此老婦人乍見耳乍見

是以生希有想歡喜想也長者但自念果尋常乎[illegible]
有乎不必問林也若說男子不如婦人非矣長者曰
爾言是爾言是疾行至萬壽寺會其僧其僧索書書
數紙已其徒又索聯句聯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箇
道場爾爲爾我爲我大家遊戲是夜雨不止雨點大
如車輪長者往與林濕滴帶雨而歸大叫于輿上曰子
看我與爾共作雨中遊何如林對曰眞可爲遊戲三
昧大神通自在長者矣

○玉合　共[illegible]首

此記有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illegible]亦是
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
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
耳此昔人所以歎恨於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
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
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
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
伯仲也嗚呼由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
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平[illegible]

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
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崑崙奴

許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崑崙奴當時力
取紅綃使重關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
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忠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志士
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俠而
妄委之終不可用也或不知其爲俠而輕置之則亦
不肯爲我死爲我用也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

不難於死事而在於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則死
眞無難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肯以輕死哉
賈高之必出張王審出張王而後絕吭以死者是也
若崑崙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則奴願畢
矣縱死亦有何難但郭家自無奈崑崙奴何耳劍術
縱精初何足恃設使無劍術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
之何乎觀其酬對之語可見矣況彼五十人者自謂
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網矣一夫敢死千夫莫當
況[illegible]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換死命乎直潰圍出本

目無阻而奈何以劍術目之謂之劍術且不可而
謂之劍俠不益傷乎劍安得有俠也人能俠劍劍又
安能俠人人而俠劍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謂
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者是也夫萬人之敵豈一劍
之任耶彼以劍俠稱無上者直可謂不識俠者矣嗚
呼俠之一字豈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
一俠耳夫劍之有術亦非眞英雄者之所願也何也
天下無不破之術也我以術自聖彼亦必以術自神
術而逢術則術窮矣曾謂荊卿而未嘗聞此乎張良
之擊秦皇也時無術去故下[illegible]遇術者
立爲齏粉矣故黃石老大嗔怪于圯橋之下也嗣後
不用一術只以無窮神妙不可測識之術應之滅秦
興漢滅項與劉韓彭之俎醢不及蕭何之械繫不及
呂后之妬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
之有何術之有況劍術邪吾是以深悲魯勾踐之陋
也彼其區區又何足以知荊卿哉荊卿者蓋眞俠者
也非以劍術俠也

○拜月

此亂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眞元人手筆也首[illegible]
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
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肎以爲然否
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
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尤爲閑雅事
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
之極矣興福投寓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
以良緣許之歸妹興福爲妹丈世隆爲妻兄無德不
酬無恩不答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紅拂

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
眼無雙乳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妓皆可師可法
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羣
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槩多矣今之樂
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李氏焚書卷之五

讀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郎將曰婦人觀貌而丁儀目眇恐愛女不悅後公與儀會因其所談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猶當嫁女與之何況但眇是兒悞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眇愛才而忘其愛女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曹公眞可謂愛才之極矣然丁掾亦何可當也夫人以目眇為病而

丁掾獨以目眇見爲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具眼矣是故獨能以隻眼視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愛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縱可以不稱岳翁而不得不稱以知己之主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藥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即起于見文章是天下之眞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之善文章非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矣然[illegible]於有以[illegible]而獨難於有魏武讀之呈陳琳之檄於凡爲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爲好然未必遂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篤契愛爾深也故吾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己益知己甚雖難琳亦不容不懷知己之感矣曹之可喜豈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禮賦浩然不才詩已棄之如秦越人矣況六朝之庸主哉況沈謝引短推長僧虔充筆自免孝標空績辨命哉

○楊修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大懼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而入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修每當就植慮有關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應答於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殺修此爲實錄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爲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禰正平之無狀猶爾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爲記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誅

立臨淄爲丕等所譖是的益臨淄本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爲知巳植既數與修書無所避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晦自宜取敗修與禰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敗

○○○反騷

朱子曰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焉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

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峄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以世不足憤其憤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與談其憤俗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驟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視世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憐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沖則以不見羞汙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執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揚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嘗不相痛念也者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仿彿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

得之

○○○史記屈原

夫爲井者泄淤泥而瑩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眞不能不令人心惻也故知王明則臣主並受其福不明則臣主並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則懷王客死於秦屈原沉沒於淵正並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託之爲元首望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癡觀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之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絕無與原同心者則

原亦太孤矛而無助矣且所草藁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見之既得而見則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無有我人又何待奪又何奪之而不與乎即推以爲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奪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廣忠益將與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漁父

細玩此篇畢竟是有此漁父非設之辭也觀其鼓枻之歌迥然清高絕不同調未即頓顯拒絕之跡遂去不復與言可以見矣然原決有此見何必泥雖乎世相亦循各執一家言也假爲漁父則易爲屈子則難屈子所謂邦無道則愚以犯難者也誰不能智惟愚不可及矣漁父之見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則謂爲屈原假設之詞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也說者以爲招魂復魄有禱祠之道盡愛之心蓋猶冀其復生耳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陽占筮屈平所在與之魂魄巫陽謂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復日久不待占而後知筮而後與也但宜卽差掌夢之官往招其魂速之來歸耳夫逐魂還魄生死肉骨天帝專之乃使陽筮之帝之不足爲明矣故陽謂帝命難從而自以已情

者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辭巫陽而謝不能復用屈原焉蓋玉自比巫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懷襄比天帝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處但道故國土地飲食宮室聲妓宴遊之樂宗族之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招也樂哉招也同特景差亦有大招辭至漢時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是也王

遯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陽非拙既云無有常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為工班固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於長老之在朔時者可知也當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蔑如乎不也雄之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脣吻欲以博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為朔雄實錄

○○非有先生論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為是以莫肯為歌咏彈琴樂而忘

死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遇[illegible]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為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賈誼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

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

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眞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

體與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誼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

駟不及舌慎其所尊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非疎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設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濶何以用之皤鬚鶴髮從容廟廊冠冕珮玦垂儒拱手不知何說

○鼂錯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草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則[illegible]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惟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復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真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己之術[illegible]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三五帝伯亦自有三五帝霸之術數也擬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真實一定之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木會直若執左券而後為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無無定時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已不勞上也執其術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無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晏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又以文帝為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已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已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錯氏之不安矣千載之下真令人悲傷而不可已

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跿泣下霑襟而其聲
慷慨實有悲精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
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
近自然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耶
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
舞之康亦以復之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咏之不足
則寄言以廣意傅仲武舞賦云歌以詠言舞以盡意
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

[illegible]也由此言之有聲之[illegible]人
[illegible]言之不如盡意不得矣然則謂[illegible]為無聲謂手為
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聽者獨得其心而知其
深也其為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
又以是觀之同一琴也以之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
夸也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慘也琴自一耳心固
殊也心殊則手殊手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謂
手不能二聲可乎而謂彼聲自然此聲不出於自然
可乎故蔡邕聞絃而知殺心鍾子聽絃而知流水師

曠聽絃而識南風之不競蓋自然之道得手應心其
妙固若此也

○○○幽憤詩

康詩稱明安無罪此義之至難者也詩中多自責之
辭何哉若果當自責此時而後自責晚矣是畏死也
既不畏死以明友之無罪又復畏死而自責吾不知
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為義者是故終其身樂
義而忘死則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責為也亦
猶世人畏死而不敢為義者終其身寧無義而自不

肯以義而為朋友死也則亦無自責時矣世間君臣
莫不皆然曲未有託孤寄命之臣既許以死乃臨死
而自責者好善闇人之云豈別有所指而非以指呂
安乎否耶當時太學生三千人同日伏闕上書以為
康請則康益可以死而無責矣鍾會以[illegible]機害
康豈康尚未之知而猶欲頤性養壽改絃易轍於山
阿巖岫之間邪此豈稽康順性養壽時也余謂叔夜
何如人也臨終奏廣陵散必無此紛紜自責錯謬幸
生之醜態或好事者增飾於其間耳覽者自能辯之

○酒德頌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蜾蠃、蜂蟲、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蟲矣、此頌哇結語獨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讀者詳之、今人言養子爲螟蛉子、卽此、然則道學先生禮法俗士、舉皆蜂蟲之螟蛉子哉、猶自謂二豪悲歟、

○○思舊賦

向秀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爾思矣、秀後康死、不知復活幾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猶爲千古人豪所歎、而秀則已矣、誰復更思秀者、而乃爲此無盡算計也耶、且李斯歎東門、比擬亦大不倫、竹林七賢、此爲最無骨頭者、莫曰先輩初無臧貶七賢者也、

、、楊升菴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聖賢、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爾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世、後而生者、又每數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死固大矣、余讀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爲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學道者、必大其道、敘功業者、必大其功、敘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槩、而豈知其不然乎、蓋所謂文集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於敘贊乎、彼敘贊不已贅乎、況其人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而遂贊而序之以傳也、故愚嘗謂世之敘文者、多其無識孫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也、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敢辭、則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與生平

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八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況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時留心凡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況復有矮子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謠

[illegible]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illegible]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予毋毋焉[illegible]以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從入滇又熟聞土官猺獞之變矣大梁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為戾則以為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懇心正與予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為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裕蒲哲亦可以證予生之非不祥也因喜錄此

唐貴梅傳

升菴先生孝烈婦唐貴梅傳曰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乎乃夕易衽襴縫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挺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曰生既以不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慟哭為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終不敢舉節余舅氏喻士積

潭遊至池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illegible]
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氷操
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委諸有司失職咄哉
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阜吾子曰先王教
化只可行於鄉鄉下邑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之名
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裡不識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
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讀
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谿爲縣又非毛玉所産之
巨邑名區乎今通判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

而[illegible]皆如此孝烈唐貴梅[illegible]史所未曾
讀書而沐聖教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
二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烈矣於孝何與蓋
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
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而故忍死以爲之諱哉書
曰孝烈婦當矣死三日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
而終不敢舉每歲之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
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
別項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能知數乎

里之外無干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
也楊太史當代名流有力者肯許欲借一言以爲重
而不得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
孝烈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
白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
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見
於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俞士積士積風
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傳具載
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不但孝烈

[illegible]士積亦附以[illegible]名於傳[illegible]
通判當日之爲亦只謂貪其賄而人莫知也貴梅已
死而誰爲白也孰知不白於貴池而卒白於新都乎
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知傳其事於此集之
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贓吏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
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有鄉官毛玉受賄而死逼
孝烈以淫也毛玉唯無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
認毛玉以爲父苟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
蓋同鄉少年偶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

必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
玉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己也
又安知反使孫子不敢認己也哉太史公之傳嚴於先
王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
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夾銘

唐右補闕綦毋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
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
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

實多瘠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
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恕己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
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辨
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顯與子終始
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
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
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
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曰蜀人則以
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
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
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
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
所容入死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
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
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
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

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
不流不到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伯夷傳

眞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
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
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
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
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
是怨是司馬子長說翻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

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幷施全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illegible]將[illegible]不出辭闡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爵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祚雖計效以或殊在夷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illegible]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揚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正又曰宋文公云[illegible]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有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於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置櫝并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illegible]皆其事遂爲之贊曰[illegible]食其祿[illegible]受其禍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并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與官兵捕盜者因

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賍擡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侍奉公戴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寬川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盤桓君著十五十三俱不許我得持彊分廩去驅我爲盜寧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禺山有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卓吾復誰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既足執羔賀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乖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巳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況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弑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哉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予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巳甚若康節下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

然終隱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況也

○經史相爲表裡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鍾馗即終葵

楊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昧者相傳便謂眞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眞有其人也此物比眞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眞則皆眞先生勿太認眞也先生又言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愼按硯以鍾馗名亦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終之一椎而已先王勿勞也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

調綠腰及慶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獎賞卽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

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鐫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況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之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書鐫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蓋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工而所鐫之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則鐫石之工亦必鐫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然元祐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鐫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吾子謂改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輿爲之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

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緫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況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可以易識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總若此矣

○○○黨籍碑　千古至言夫誰得知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其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不待誅也其為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非尚可憐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予每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無所不佩

主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為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為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為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為修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徒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竟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儆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荀卿李斯吳公

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

則自能奔[illegible]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即有坑儒焚書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illegible]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纂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illegible]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再思與三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

○○○陳恆弒君

雙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始爲當於義矣卒卓吾曰岳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謂之

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胥八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即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illegible]今處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後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荊軻豢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豢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豢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荊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荊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荊卿一首云荊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愚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朱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illegible]而相灌輸

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即如今計戶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既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輸灌也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富時霍子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

之善矣何況班孟堅哉俗士不可語於政信矣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文公恨之直欲為[illegible]以謗乎閱未之[illegible]洛黨出氣耳豈其真無人心哉若[illegible]以先生又曰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橫議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之為盜又譏其為申韓學文公則文致其大頗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免者憶文公詆毀譽章云聖人善善[illegible]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繇[illegible]凡惡得為緩乎[illegible]乃自蹈於謾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天下之士乎文忠困阨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遊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必論人矣

○闇然堂類纂引

闇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為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復錄其最者以自鑒[illegible]人余[illegible]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游[illegible]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盡則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寒變則[illegible]循未定也其行不[illegible]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益[illegible]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托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闇然自修不忘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以見而喜去而思思而不[illegible]不忘鑒戒亦[illegible]

去華也夫鑒戒之書自古有之何獨去華蓋去華此纂皆耳目近事時日尚新聞見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談習之時文當時則趨避則頑人習之於曲則新腔於詞則別調於律則切響夫誰不側耳而傾聽乎[illegible]也喜則必讀讀則必鑒必戒

朋友篇

去華友朋之義最篤故是纂首纂篤友誼夫天下無朋久矣何也舉世皆嗜利無嗜義者嗜義則視死猶生而況幼孤之託身家之寄嗜利則雖生猶死則凡

[illegible]之所稱友朋者皆其生而猶死者也此無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嘗有嗜友朋之義哉既未嘗有嗜義之友朋則謂之曰無朋可也以此[illegible]君有何賴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

一嫗一兒僅蔽縕掩體而已[illegible]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華曰阿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生父何以異乎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為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illegible]

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illegible]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illegible]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愼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訓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譬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泛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

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鬭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等論之成大功者必不

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

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何害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詬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已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況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爲予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四言長篇

○○○讀書樂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學唯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能手不釋卷況清遠閒曠哉一老子耶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能細書字然此未爲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

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爲幸也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然至骨髓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艷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弃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乍聞此言若悯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

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骨此獨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鶻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
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曰夭萬世永賴曰壽

解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貧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適大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眞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四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舊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秊花比今秊盈今秊人比去秊老盡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秊我猶在陰山今秊爾復在江南傷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姝一瞿曇花開千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背前塔高高未出雲衆棠緩步且相隨一任[illegible]施

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禿鋒鋩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

[illegible]帽作不[illegible]人所[illegible]我[illegible]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衆上行人忍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渭余爲利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眞良圖我願與世名利徒同歌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爲僧、僧寶世間猶時
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笑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
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
莫浪傳、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
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胖漢、利害失脚、踏倒須彌、抛散
酒肉布袋、猶然嗔怪同行、要喫諸人、四大咄天無底
地無邊、好個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遊戲偈

不去看經念偈、却來神通遊戲、自誇能殺怨賊、好意
翻成惡意、喫南無阿彌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
叅也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盱江、平生獨推許、

其二

行年五十一、今朝眞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
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辭
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
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
仰天一長嘯、玆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
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眞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其閑閑、
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曰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

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粧飾、世儒樂苟安、
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
緩言徵風入、疾言養叔射、麤言雜俚語、無不可思繹、
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廣、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
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子[illegible]

其二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illegible]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來

鄭樓

谷口鄭子眞棲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薙髮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順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眞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與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又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清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賢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千茲水

其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黃宜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竈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己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棄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鴈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麤踈遨遊四海桼圖升斗以瞻俯仰憑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視爲畏途余獨坦行闊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遍交當世名流無[illegible]適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合世趨世之所難者余[illegible]少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覺平妥逃[illegible]顛躓何邪豈非理之一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難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內實自傷故因聞鴈而遂賦之

[illegible]北征夜半猶聞哀鳴何所[illegible]今人[illegible]如鴻其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獨鴈雖無依羣飛尚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憂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時聞冀北音鴻飛如我待歲暮向山陰

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

○莊純夫還閩有懷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illegible]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礪房味正清大宴共食敢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illegible]明必然早著聲若能堅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宜善自計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illegible]掛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晏如

其二

河內著碑銘瞿塘流頌聲白季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其三

四鄰簫管沸大都爲歲除一石看五馬貲囊有一錢無

其四

有席雖長穿有冊亦喜歡園蔬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嵇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蘿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illegible]獨登臺

○鄭子玄不顧雨雪之艱走潞河欲[illegible]情[illegible]息

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

右一章

四顧堪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澄難對貧交說

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由故弃瓢許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眞定劉晉川先生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二

芒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雨立迓星軺

其三

細雨夜來著暮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其四

青翠滿池臺徒增靜者哀一步一回遠君今去不來

其五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適玄信長者比海好男兒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其七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歸榮陰江城遺白叟君恩用逍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　時有倭警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其二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其二

莫誇家裏富家富令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無不有識鬼從外來今人難為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朶經僧閣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
花香有情

其二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凭闌爾但一開兩朶我來
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問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
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難為弟季方又難為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
白日飛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眞人東行兩家並生才子自然
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　明興公共為
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
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為客此何時從前秪為作詩
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直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
在城下唯瞻太白樓

其二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
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愛菊淸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
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〇〇〇哭陸仲鶴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歲歲年年但寄書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陽夢垂老那堪策素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其二

坪上無花有酒錢慢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其三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即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其三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閉關

閉關正爾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真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〇〇〇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

其二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即天涯何當弃我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其三

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却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其四

平生桑榆身亦同吾今哭子非龍鍾父情生死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破亡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雁門

盡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目頻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劍未曾磨徒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真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逢人多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即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illegible]洲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秖覺音聲別不審身真到白登

贈禪客

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恐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水焚

東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唯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諸云通古道人今唯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荊卿原不識燕丹秖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唯[illegible]
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illegible]
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其三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見情知不是信[illegible]
客刎頭迎風一送之

却寄

一迴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却羨婆須蜜氏
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遥聞高論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
少盡道官高即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
冨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
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攝山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季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
來孤雲野鶴在山寺

其二

隱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
至鬢裏有絲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
作傳君一字到黄州

同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爭笑
語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閒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春又
去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人山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郎今欲上荷[illegible]路誰把十金拋與人

○牡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于今又謝披可是山中無人到花開花謝總不知

其二

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計二百單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節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興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爲舊衰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疏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竹徑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爲對客把酒好論文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羣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illegible]先嘗徙倚窺馴鹿聞呼過短墻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環陽樓晚眺得碁字

不是環陽客何來席上碁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水底魚龍醒花間鳥鵲飢眼看春又至歸老亦忘疲

、重過曾家

水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季白人知何日回一杯臨老客三度隔牆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無歸處君胡爲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畱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季看百歲人間易逢君世上難

稀生瑞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辞醉尊前有[illegible]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旣埽第一義寧復管三分
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並烈烈有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六[illegible]
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爲交深

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聽聽者或別有知音
○○閒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黄柿未甘
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荆坐憑君說[illegible]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歳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温
人賤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
○其二
廷爾逢春日到來兩足尊偷生長作客僧臘始聞[illegible]

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呑千三四百里又是一[illegible]
○○乾樓晩眺
呼吸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晩浮烟重天空歳月[illegible]
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一灑冬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梵[illegible]
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illegible]
○○其三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謡俗非干懷壯心

山雲低薄暮僂日壓重陰欲埽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illegible]
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illegible]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巓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
陰陰藤掛樹隱隱日爲牽坐覺凉風至披襟共灑然
○○薛蘿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爲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求羊多

覔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痾宗疾非曠蕩若意在烟霞
○望東平有感
我來齊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
天桃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唯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結
倭夷爾步辛廓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無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畱

文章滄海性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時失于游
○○其二
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
春風吹細艸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此
七言八句
○○自[illegible]漢江宿大別
疎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
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艸題鸚鵡萬里長江入
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爨萬家村雄邊子弟誇[illegible]
韉絕塞將軍晝閉門倚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
君恩雲中今有真頗牧安得移來覲
至尊
○○晚過居庸
薑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開占[illegible]
氣行人或共說非熊瀋環出水馬蹄澀回復穿雲月
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月至極樂寺用袁中郎九月至[illegible]韻
此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特逢重九花應
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鵲西風落日下
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
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瀧
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堵寺和袁小修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混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離罍容酒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況在何妨老子每情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買鄴都犢身賣與小兒朋山濤不是私憂者羊祜寧知非算無入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衽終屬吳當時王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壚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沉江底可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羣公皆閣筆功成二子莫爲讐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瑠璃寺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遶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去田家有酒為誰攜籬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暈報曉雞自有深公為伴侶何妨一笑過前溪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illegible]

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 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直[illegible]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脩然欲下門庭霏知是先生愛不才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卷附錄一卷詩五卷（一）

〔明〕鍾惺撰　陸雲龍評

明崇禎刻本

鍾伯敬先生合集序

楚鍾伯敬先生向有隱秀軒集所謂删損之餘所刻已盡去序似無可附者幾幾乎精金粹玉哉後有遺稿所謂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後死者不可不爲旁搜者也予向已梓其小品今復合而梓之評之序之吁嗟予品識卑下若寸莛洪鍾亦安能鳴先生評史評詩別出作者聲響弟嘗購觀明文若有本先生獨契者蓋明作者林立其間壽者固多卑者亦不乏倚閭學爲腐爲勦特才識爲鑿爲佻爲積骨董格不奇氣不奇祗以字奇援結譽髦思不勝韵不勝祗以兢勝今日諸子開口去朝抹粉

塗脂笑是倚門裝束朝習六經暮習兩漢南轅北轍悲哉岐路奔馳沓拖晦澁眞睡魔之招壓架塡床堆覆瓿之用祖龍一炬借豪

爲今行之且杜之不文韓之不詩求其兼才蓋寡則夫學識並擅詩文兩隆無所因附卓然一家誠無如先生也試就其集論之跡

爽氣多渾穆氣少雋永味多醇醲味少秀穎句多古拙句少予亦敢高而抗芝兩漢即先生亦不自失樊邑故作揶揄也乃讀其

諸論不嘗發左氏班馬之未竟鈎其隱深而出之乎冷眼頡心直具史之才識至諸序廻環應照格局皆超不經意語中俱伏深情

與旨讀竟令人恍然合其誌傳觀之肯刺刺多作訣語歟此其品又託文以見者也他若尺牘寫情贍事笑語宛然銘贊刻象繪形

鐫鏤酷至粗服散頭靡不皆好豈直照映一代耶爰及詩集無語襲唐無一語不甲唐羅其衆體不狃一家融會諸長獨成一是三

湘七澤洪洞中不乏澹遠之致九嶷三峽瑰奧中儘饒森秀之觀爲靈爲厚恐無以加一披閱未有不破愁作歡起醉成醒斗酒爲

盡唾壺幾缺也且今之以文人之自命者大都爲花鳥之流連儔偶之酬倡廷理學而薄經濟先生雖亦以山水友朋爲性命其眞

經濟東不一見然未始不
隱躍于楮墨間此更不可
以一文人盡之也予方有
皇明大家之選固不敢登
先生于中以阿所私而要

之自闢天地不落勦腐諸
習珠聯璧合光怪逼天有
目當具神賞耳集爲文幾
十一卷詩五卷皆併遺稿
合之而成全文自足珍固

不俟予之評而顯也聊爲
之序以誌予所獨契更以
望之世所共契
昔
崇禎丙子春季錢唐陸雲

龍雨侯甫題于翠娛閣
中

鍾伯敬詩文集叙

伯敬先生旣以視閩學政出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海内無不知有隱秀軒者而隱秀軒之有集也鍾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盡出於集之外也鍾先生旣以自定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傳矣夫不可傳而求爲可傳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之可以已也鍾先生旣不欲世有序隱秀軒集者世實亦無有能序隱秀軒集

者抑澤也支離憔悴人也於梓是集也竊有志焉無名之名不文之文以撤糺爲珠玉導可乎蓋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叙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澁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隆之作者幸而裙襦獲全舍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有識者微反脣于開先創始者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參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之披文相質眞所稱日新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爲細響也不覩銖衣之彩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齊巳好慕韋蘇州效其語

以贄一再讀輒棄去不省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大加賞識曰子奈何舍故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聲韻間今世之爲齊巳者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世自遠意不可一世而獨屈節好余卽其好余也其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生者微獨其詩若文卽其人亦眞能爲空靈者也昔有人構持内典常以手指

書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經書處自然嚴淨而不能
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爲半字嘻斯可爲空靈之
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隱秀軒集也哉
天啓壬戌六月既望虞山沈春澤撰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序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三

序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四

碑

記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五

論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六

論

王羲之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策

一

二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七

表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疏

修省疏

書牘

報蔡敬夫大參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又

又

又

與譚素臣兄弟

與王穉恭兄弟

寄叔弟恮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八

辨

李長吉詩辨

雜著

書放鹿事

紀夢

引

放言小引

黔錄小刻小引

江夏紀事小引

鄭季卿採木行引

題跋

自題詩後

題叙文恪詩選後

再題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蒐刻吳越雜志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黔公虛山結社卷

觴政

題血書法華經

家画跋

自跋茶訊詩卷

翠娱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翠娱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一

疏

頌

偈

銘

贊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一（賦）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燈花賦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念日

夫何迸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蚴惟青蓮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臺兮瀉蘭膏而作渠幹寸蘖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

可移易否

夫紅芙於是初苞葩以焱發斯吐蕊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蕚細紛點其若金粟微萉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燊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露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恐瞥條而落英背檽隙之蕭颸兮慮乍定而忽驚俄覩甦而哉生兮終然華爗爗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搴芳兮徼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紫帶上下委屬乍敧乍虧若離若續疑爾雲之承夫桂喻兮類朝霞之漲夫若枝散幽藹而

奇想

結孤秀兮宛翠毦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日微輝吐欲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緜兮日有遠期賸言道兮

末句雅似園原

尋常泥于賦之爲富不大爲微事以表博必綴拾奇字以見異其于情趣了無可味然試遡于騷餘賦始之初固如是乎似此聲光色焰絕勝沓拖萬萬也

何處得此奇論

無情有情

鵲巢賦

蔡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伐之蟲患並育之意惻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蠢鵲之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鵬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蕃巳炯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

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日視巢卵之相爲命兮羌更意而懷傾日予日宰匪木爲梯日葉日枝匪鵲焉謐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砰彼伯鶯之借枝于廡下兮暴客過而及我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日有柳依依有鵲棲棲嘴導善氣嗉逿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本靈悉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採斂折枝

立意在巢柳之相依故不以摹擬見奇

有逸

曲終人杳江上峰青

〔四〕〇秦淮燈船賦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啣尾有非一舫火擧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鴈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泰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内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擯散則鶴鵝之作陳兮差左右下上于其間覩其蜿蜒與喋唼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内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悦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日火水杳兮生星月兮碎光雜兮晴瀾壓兮照幽沉兮潛怪怛兮晦明違兮作津筏兮彼楚魄兮寃滯豁兮

蓋嘗親燭此事見寫事之酷肖至動去水安更發出景物何常之悟

三賦無一閒語泛語眞鮑謝之流

聲價因品題而重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栢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泉猨猱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

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内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内事與詩文其中釋其雜蕪穎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僻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縱橫取予極穿揷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奇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予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而事妬之者不作而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眞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纂述能事盡之矣

揚抑奇而致趣

伏波聚米成隴蜀之形光武亦就米中得之則迹象之間固可以暴山川之勝能者暴之能者得之耳然去其嫫姆我山靈者使露禰皆亦大費剪裁矣語語能得紀著者獄繁其行文啓疏蘊上倚伏迴環恐不下青城諸勝

可爲左官者，

非澹乎世易及此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于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録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田而出其心印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餖飣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之

一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自用易而用人難此能言其痛痒

自是一體

如此方是

何法妙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于大學文王周孔之于易以至左氏公穀之于春秋皆注也凡注之爲言依于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注者而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爲書則以

古人重下視其述而後人輕下視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于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于三子世焉何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則其次視論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在三國諸葛君之綸羽在新語道林夷甫之清標在水經則江河之蛇驚委迤迴合而歸于墟也文心文致罕有與儔

清游漫世說之標蒙迴有水經之致。

妙喻

戰國之文多以强詞奪理

偏詞非理

趣之一字以評其小品則是、、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

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如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沒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臥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

文存理亡　理之別

運動以生者趣所為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為聖賢為豪傑者非盡趣所為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穀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為吾舍此自有眞學問眞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謖謖然于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巳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

探其源本世鮮有知　者本孟子所以文而理

病戰國之文無當于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乃謂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即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策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為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嫻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處也

奔溢得蘇家之氣轉開得蘇家之快吾更欲以此廢蘇氏矣

詩歸序

正以選為歸　選之關係不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

精神能同途徑不能[illegible]精神　此言可以為歸　只此精神[illegible]

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

欲化人之情神不可不竭已之精神

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緖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累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有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牧夫遊女之詩傳只是其精神不可磨滅也晦于卵習而明于偶拈是在選者之善遇之若只以字句爲工那可遇之合友夏序該可見兩人之苦而詩歸眞可爲準矣

吾更願讀詩歸者更有得於鍾譚之外方爲詩歸之功臣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與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遐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

與乙卯黔試也臏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于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于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跅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于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于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于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于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

自視特重

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于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于士者方未已與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于無言代爲之計而預爲之所有甚于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

欲以事君而孝或衰丁得君之事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于聚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跅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　上嘉與廣厲不忘遐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覘有司之彈壓綜理于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下以廸士卽以告　君使一毫聰明排調使不得
盡其體如是而適如其體

孝廉二字說得警動

深密不過智者法不嘗簡明不發愚者法易行兩語盡立法者原

積引題目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為矣有人人焉欲起而為之已而卒無不為為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于所以為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為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為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粟强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若中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

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來商與國之困全以為奸民利吾楚滄孺袁君佐計大農為疏理十議大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洗痾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紙上鑿鑿必可經驗有如來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為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中撓之君不為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寄中間利字猶在利中察害無非利矣語微妙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强其所苦畫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萶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貴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餘萬起掣之商不妙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還荅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析楊呼譽不聞于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

此段應病門爲愚者可共知

應深爲腐智者所不及謀

恐亦是常情

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適則舍適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其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爲程今貴人而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及診切之府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久費之不奢而不以國醫酧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

明提出應

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怵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鮮明未有不出于極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

應愚者一段任事者一片血忱原難質于旁觀

所共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御鹽法乎哉攤閭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

無限感痛娓切可思

之後也難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御鹽法乎哉

照應心深開陳莊重舉止全然大家

設兩疑以起議

不易臣箴

閑字即下自信自獻之道

西臺奏議序 代

西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其以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于今庚戌咨中西臺奏議而重有感于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選隨俞隨就列自 神祖末年鄭重遲廻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 上實有所疑知者曰 上實重此官而用之如不得已夫疑之

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觀在西臺難言之矣西都與燕京並稱其于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雖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覩而諸臣之耳目瞻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京都之名而形近乎僻會官有近臣之實而勢疑於外吏即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腑

中口中豈可全倚此四字哉今觀庚戌咨中之在西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宮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修廢言人人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于筆舌之中而或可得于語言之外苦心深討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西都之臺臣難爲西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西都之臺臣尤難故其于序西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高簡凝重諦俱洒赤

信手拈來已見珊瑚入掌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目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蟹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瘧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

以當園蔬閩之寠人啖江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胸中暇整出其餘地蓋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于海猶之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夫廣所近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宜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蓋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兒見貴客至傾筐倒庋剪砌飣餖几案陳陳而寒窘之氣常見于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常滿妻妾童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以內常見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布帛菽粟之文自有鮮雋之味探錯于海自與常食不伴也

背而不察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艮鋏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評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藪諸書爲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閑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學正傍關派雖小

那得以小道汚之

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間顏魯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于印章亦然貝乘曰善于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如豆粒施力扛鼎容燕時解一貂帽及佳中

嗤笑文章

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立伯獨著葢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者一二枚耳風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于遇遇者期于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潢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銅出某所某爲何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

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耶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其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印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如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爲得器郭其章不復存而印識于紙者寒暎

或得而睹之是印工之事不如金石而金石之事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碑之壘蹟在紙則鄉搨粉本耳君共亟取所最賞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雅俗數語見識身無封爵數語見趣急就之中猶自有韻

首楞嚴經如說序

夫妙性真如是謂大佛頂見相永離大定堅固斯名首楞嚴菩提始滿乃始中終之所不得異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也頓圓通止趣一途修證必資萬行所以用果爲因故因曰客因諸經所同而茲稍異乘因得果故義曰了義諸經或畧而此獨詳行此乃能成佛昧此無繇結經然舍利得懸記涅槃兼圓覺聲聞而畢集阿難請最初方便雖內秘外現而俱遺斯何以故願樂欲聞蓋法華成功而身已退追譚中路所經楞嚴就學而志無前預斷化城之想結集者明服利根乘小乘要實凡既迴而進來宛爾法筵未散而看去了然故陳義不待其終開經已示其極括五十五位中約佛子善超之數語而圓通之法已見前矣就二十五聖內舉目連拘絺之六尊而圓通之人豈外此乎古今名宿分曹豎義殫力參微互有短長交相補救通聖凡之驛騎作迷悟之津梁領意義之幽深會都未易即文辭之巧妙滯礙亦多如初次徵心語未終而忽及莊嚴之路再番顯見肯未明而先放

佛面之光廣際七大圓融之滿義獨括三科見識之偏辭若不達舉一例餘之法幾疑爲衍文脱簡之條近三懷法師說法以辨才無礙妙天下而不注一經人問共故曰和尚先不識文理安得注經若不得已以文士之筆代僧家之舌庶幾相濟不致兩傷旨哉斯言幾于無我夫行文之妙徑難解巳如斯矣況析理之深心要畋當何似焉要其大槩亦略可言舉闢闢之大心作攀援之妄想幾次破心本以追搜賊首七番見處公然黨護盜窩猶欲借阿難不定之辭用

以混如來無方之體抗佛尤深叛經斯甚生死之本根有二緣心最粗業識爲細豈容一往無分菩提之途路無多與心獨露見性自除焉得兩存不廢旋妄而得法忍所旋者豈七番所破之心合湛而至不搖所合者正八識所邊之際見見何時乃如來照生相無明之候聞聞何法斯菩薩入見前寂滅之門衆生即佛而世間語言未可入其知見萬法唯心而藏中體性何嘗雜彼色空從破自破他破共破無因悟生滅之本無故曰聞曰思曰修曰如幻證圓通之不偏

無和合無不和合離無可離非因緣非不因緣進何從遣見在業果衆生遷流誠爲有故未有山河大地能所定屬何人苟不詳其相續之答終難豁夫忽生之疑衆生緣斷而因且不生諸佛覺全而迷豈復作細惑既除諸魔自遠第現業惟行可銜宿愆非咒不敵既從頂出即是佛身立見邪逃豈關魔號言思已斷證悟斯存等妙前之頓漸境自分明乾慧後之淺深人多混濫諸天因地不眞何以寄回心之聖三乘取途舛錯何以墮邪見之流即數處之覺迷關全經

之明晦豈宜自信粗心不務深通實相以此不揣頑冥妄希信解研討五年栖尋衆典永新賀居士中男慧性辯才深心閱覽昔聚白門演說者數過中來閩署披剥者四旬辨因果于茲經析異同于諸教較如觀果快若拈花自謂厥衷所蘊非緣予筆不宣亦恐遺忘勉爲疏緝七卷以前已懷強半八卷至末賀說居多諸家舊解義已安而文未圓者通其遵隔酌其複單幾同易稿劳得成書是歲冬居士來楚重事推詳猥蒙證可因取經中如所如說之語名之如者准

佛五語之一也。

法幢對對飄雲寶絡行行映日。

亦是限于識力

經國經術言之可託以不朽者

言而無效與空言同

次第經濟合者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于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于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于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已

見于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手能追之足所既至口能道之與至暢達披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謂用也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與內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

古今稱此傑
作杜牧亦不
能古
紀折

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槩原本舊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旣已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于漢漢有兩司馬今槩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亦以爲文者也至于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今之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今槩以其文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

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酎金勸輸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于富厚也豈不謬哉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爲不

指畫之說一
夕得訂太史
公不寃矣

亦惟古人敢
說

朽之盛事于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既見于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人爲此一種之文于以紓經世者之氣而服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以嫁婢而拙于嫁女金錯以飾櫝明于售櫝而暗于售珠若夫女如尹姁何妨于文錦之婢珠如隋卞何妨于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于官其文聽于事公爲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多故鄉用方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有已也

言非鑿空專
精而得

于此出京兆
周匝且有法

風雲月露之詞亦如風雲月露之易盡不則亦以小道視之信留心經濟者之可傳至原本舊章綜時宜以文聽事眞必傳之訣

轉筆靈快

與師生

寫出一倚俠人

文勢亦有不審不能隔者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遲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慳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益循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艮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奕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鷙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欹媚能振

世其氣宇閎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嘗讀何思先生集有才不能竟其品者大要一如其品藻而不謏

拈出主意

求工易落纖巧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于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趣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

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眞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于詩而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閒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

此其所以工也

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益獨勝者過于同能而兼長者遠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益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嘶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窮飽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徵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爲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

其人者爲之深省內愧焉于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是拈一無意工詩而自工作解益作詩有趨名之心則躁有失名之懼則餒均爲性情之累不足爲詩也

立案

簡質

無詩不爲俗儒俗吏還是彼善于此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蝟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頷笑吾以占予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之助然予閒曹耳予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爲廬江令精力于職見以爲理劇治煩有上下鑿而顛不廢詩能舉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婧之故爲秀才則妨

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于淫靡浮婧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寃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數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益有悠然于胸中者而能盡力于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清新如韋杜之詩

亦想有四物賦形體物作態光景

玄覧集詩

玄覧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覧于玄嶽集也序曰楚蕃有衮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與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之言曰玄衮山奇過五嶽而名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依楚人官以行爲名其于遊頗便乃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蕃與弟佺及友人譚元春

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蕃猶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與山水之爲六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下之言乘河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也馬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于山水而其爲山水也出于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者文若賦舉而名之曰玄覧有味乎其言之也如吾友蔡元履遺予衮上草其言曰吾與督學馬公蕃先後覧玆山焉吾之爲玆草也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既其理今年春公

雅與玄稱

詩亦集中之佳者

始奇予玄覧集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無牲幣氣匪惟無牲璧氣並無宮觀氣匪惟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之不得至于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與之遠不佞旻譚子旋以去秋詩曰八月氣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不果遊又曰嚴泉蓬靜者靈脉必生愁則若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子六經儒人也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也

設喻固玄寫玄奇切

入手秀逸文心百曲

人能實地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于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無踰于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覩至吳越討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謝人情私于所至所見而不能達于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覩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于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于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

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假仰于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于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今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其遺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沖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于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撿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于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于白門而欲遊且止于斯也

秦淮渡頭月搖漾多情鍾山頂上雲游揚盡態

今之相見者悉俱在名中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意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

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細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可近而不傲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收名之人舉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與予少年未出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益博取

隱

又惠轉前

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示予予亦若有歉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覷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觸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

海之上聞海水汨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逌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

厚頤如似無其窮態

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啜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落筆若無經意而已伏案其中後則紛紛應之蓋其氣爽而思沉者也

必欲假他借強

故非所屑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詞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郎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于其時退然不與人爭槩然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與盡而返厭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

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予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之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之始予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于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世固有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豪亦與相倶
近俊亦與輕
併近
總不出于自

不如鄗灣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于靜與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為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與終詘于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厲其與其厲不出于性情而出于聲響于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黙然也其詩因久已足于中其出而為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厲厭而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肯聽定如之盡而返厲厭而止哉然則定如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

其曰陪郎草者自題其作陪郎詩草也

根于性靈則靈發于積厚則厚厚者出于有意無意之間詩自可名矣若以聲響在心不免逐物忘已詩歸選旨于此可見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 評選
陸敏樹生生 叅閱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

名豈因人[illegible]

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

要非得已

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遜予

乃欲其心跡併巧詩清物也其體如逸勞則否其地喧寂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淚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樓遁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貲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

形勞意苦也
[illegible]自娛自笑

而以孤衷峭性勉强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

着意周旋終爲身心之累

已遠乎且夫性才而習晁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疎則變者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

笑啼不敢應以簡應遠俗爲宜

素示隙忌嫉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嫉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

人須有獨[illegible]不受强處

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强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息營豈孤高聊以清夢魂澹然心境澄筆鮮塵俗痕

詩之簡者必不出乎猥瑣細屑之人詩之遠者必不出卑冗拘株之士簡遠洗世第一義作詩自可稱第一籌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絶不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眞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旣不

（隱出四字以評其詩）

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强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嘆也伯孔爲秦淮絶何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兩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開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額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諱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予不

（伏下已之能明其短長）

（正是最使不推處）

劇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爲唐某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爲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予益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之椎能奮於嚄唶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

（亦是使人）

之以子弟臣隷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東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已

（又應前）

石公亦自得其爲石公

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不與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

先生心靈口快常恐出語易盡故其爲文每多伏案映帶以紆其情不則峽流山瀑傷其一覩即止耳。

詩以抒己性情成其爲伯孔便足取矣劌心唐以上亦豈必勒其聲容哉

人之無定識而伯敬讀之應喜歎

原是惡其盛而混之者非惡于鱗也

是又宜惡

察餘于人亦不捺其合己而有關于我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着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

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蕭組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時有必轉勢有必窮但能開一時之風氣亦不必苦抑前人也論極公平

叔敖衣冠始而驚繼而習終而厭矣學于鱗者已非眞況學其學于鱗者不更遠乎排擊者眞功臣于鱗亦自笑爲不肖子孫受惡

若使篤眾人之知亦眾人耳何足奇

轉折出致

取前用物屈是叙述

可以知人之讀詩者矣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己知而始幸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塗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

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若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在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厭孟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

和寧爲此不爲彼日知已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已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議論磊落末幅大善諷喻亦多蘊藉

此根本不可無要得本來面目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騃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一人自有一已精神不必借材於人得爲晦叔固先生所喜也

遠不入于鱗近不入石公省却許多攏脫

詩亦因詩初非任己夫何許

尸由人情多設

佗字妙用可刻盡便是誤之

寬字作不了評令人作深

徐元歎詩序

惺論詩人乎其許許于今亦許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為不可吾必以為不可之謂許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為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怨於已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為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為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許之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吃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關予

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許于今亦許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許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許而獨以一可字許元歎予亦何嘗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為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

想

也其故可思也

不輕許可則許者必其可者矣且不許于先而許于後更見許之不輕文特靈活

序非無因

生意

奇恣

應寄然一出千字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儞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不及見其人間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銘者即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即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始竟竟而歎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即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

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與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曇生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才其與而名與才與與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人有成耶如曇生之文章

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曇生一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持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曇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歿予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竟而歎焉有以也

就無年並論委宛鬭發鶯聲咽柳嚓嚦爭新絲影

因風游揚蓋能行文全以情勝
如遠山層出疊疊堆青然其脈絡迴環連屬不亂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硏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鈌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周覧冥搜孤往高

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輙垂古今出没正變有王孟之致居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繇長史工射而繇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鋮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推自命爲知彭
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太史太初序之
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清冷自韻
其序人詩文處多不似他人諛辭滿楮固不佞所
最喜其善規避者

潘稺恭詩序

予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稺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
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稺恭也丙辰與稺恭相見於廣
陵又過眞州訪之於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
是其勢宜皆得序稺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
稺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
詩也稺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稺恭詩憂近時
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脈情深
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
予始逡巡踧踖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
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
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
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
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愛我
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譽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
長之論是也煩稺恭語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
迹予序子詩以報子稺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
精用物之謂也稺恭生新安居於眞州眞州爲燕齊

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酬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屐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酣而穉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見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穉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穉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穉恭之嘉樹林不日新安眞州也橫山社則穉恭之橫山社不日新安眞州也燕遊草則穉恭之燕遊草不日新安眞州也予以一帙從穉恭後請告元長爲削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穉恭許諾予每見詩文序多不肯許人此則尤不以許穉恭特爲序已所以作序之意其集可知已

不爲乃能有爲眞詩人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粵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異而不能不爲詩非眞能詩也非眞能詩而不能不爲詩則當其意滿才窮有時乎不爲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程惟德之於詩無時而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爲詩矣又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爲異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嘆矣徐元嘆者吳人徐波予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胸中挾一徐元嘆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與願爲之一變況三年乎即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

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恮死其秋予病亦幾死元嘆遺予書以生死事大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嘆忠恕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嘆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使元嘆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先生爲文取致嘗別疎疎落落之中正見其不妄譽人

嘗閱作文者揚搬頌德類如俳人塗而獻諛良可恨且笑高爲自己位置不輕揚詡人予甚快先生諸序

亦未必爾
是亦爲秦矣
詩亦是化緣疏
雨後山嵐踈風直性
是有濟之上大夫
超處
頂起
詩其詩處只以四字州責餘而盡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繼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

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庚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予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予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濟便有致詩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僧不以詩清士夫不必以與僧遊雅非伯敬未解
此俗也清便有致還可以爲評

達人之見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之嶽曰衡曰嵾衡較遠至於嵾與譚子無歲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嵾而不予待者一待予往嵾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嵾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求信于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讀岱集而喜妙緒

佳言眞不盡於一人一事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首合刻之

飄飄出岫之雲雅有無心中逸致

勝之者不出于山水物象人事天時也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鏤乎三遊洞之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葢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

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以古人自寫

野花寒條楚楚自幽

兩相狥而真文不出

能如是文隹矣

閩文隨錄序

閩文隨錄者鍾子視閩學政時所試三郡生儒之文隨閱隨定隨定隨發隨發隨錄者也故事督學試士之文刻而行者所當試士之地則然他處則已焉試士而身在其地則然過去則已焉身不在其地與當其時而刻且行之者全錄則然鈌則已焉鍾子試士於閩止三郡以憂歸楚數月矣友人孟孝廉誕先好其文而刻之問於鍾子曰子錄閩文名其文曰隨錄隨之義如斯而已乎鍾子曰隨固義也淺深偏全在

人之所會之夫士之試於有司也將求售於有司必將以狥乎有司之所求而有司之試士將才之禁而體之正亦必有所挾以求於士鍾子之教閩士也不惟不敢有所挾以求士而且深懼夫士之今所學以狥吾所求者嘗記閩士曾請於予文若何而必中予厲色答之某知有好不好文字不知有中不中文字正告諸生人寫其意所欲言力所能言機緣所不能不言者凡以士之應吾求者不如是則不與士有與吾而後有與文乃始因其才力機緣所至而後收之

人那得知

收拾無瀾

勿强士之文以就我於以養其氣而全其所守文體之中而士習寓焉此亦隨之義而鍾子之所以教閩士者區區之念如此孟子曰吾今始得聞隨之義也厥意遠厥用大矣然則閩文雖錄止三郡子雖已去閩歸楚烏可不刻而行之也三郡者延平福州與化也

考時承迎主司即其異日承迎上司承迎人主者也去躁去阿誰識即在衡文之中卓見定論

取意似平而實新是于眼前光景口頭語中作絕妙詞者

能如此可以無社

社則可以業書

誰爲爲之

靜明齋社業序

鍾子觀於近日應制文章體裁習尚之變深慮其終而思目前補救之道莫急於社也然鍾子在諸生時爲文實不知有所謂社且試最不利姓名不出三家人亦無與爲社者以此亦自安之私計時義以題爲師以古文及先正名家爲友以心身爲衡爲鑑爲贄何往非社烏用羣居終日爲已而自聽其才趣學術所之服習既久亦復滿其所本有而快其所欲得如是是亦可以爲文矣此所論於一人文字之工拙而

於其中體裁習尚邪正眞僞之故關係世運者未之深思也何以明之三十年前士之所挾以自售與上之所求於士者淺深偏全不同同乎一眞故上之所取即士之所以爲法而士亦有所據以無疑無恐近之取士者稍有出入始而雜中而邪終而僞始而偶然中而以爲固然終而莫不皆然士雖有眞才趣眞學術相戒莫敢以其眞者應故昔日文之衰責在主司然至相戒莫敢以眞者應爲士者抑何負主司之淺而自待之薄也則文至今日士亦與有責焉何者

是關係還在士

上取其僞士固欲爲眞而不敢下相率爲僞上雖欲取其眞者而不能今夫眞者可乆僞者易厭上厭之而士猶相習爲僞至求一眞者不可得則豪傑之士未有愧且憤者也夫豪傑者能以士子之識力逆奪主司之好尚嘗試譬之如入海求寶者其人所賞識偏在明月夜光而海中所有盡碔砆魚目也雖欲取明月夜光而不可得也所賞識偏屬碔砆魚目而所有盡明月夜光雖欲取碔砆魚目而亦不可得也夫文猶海也衡文者入海求寶之人也士之文能使衡

社所以宜立

文者舍其所欲取以從我則邪正眞僞之關士亦不可謂無權而要不可責之一人也故吾以爲其道莫急於社社者衆之所爲非獨之所爲也吾友京山譚素臣以文章領袖一邑久矣法宜早達而屢舉不第私計素臣必稍匿其眞以從時及讀素臣之文骨力格趣如故而加銳加融焉深喜素臣豪傑有志之士値今日物極必反厭僞求眞之際其業未有不售者乃素臣之内弟夏無生少年發硎精進遵上與其邑之同志十五人其文不同大要才趣學術坦然各見

社之妙在此

其天乎讀之愛畏兼抱素臣如果位圓成等妙後倸然金剛心中乾慧無生輩如未入信前已得無生法忍爲因地心三昧了義不外乎是而況文乎雖然天下事合則強而可以有所奪分則弱而不能有所勝吾故不願十五人者效夏子所爲而亟亟乎社之務講乃諸子已先得我心集其文爲靜明齋社業矣且非獨十五人而已也邑中志士豈無如十五人者一邑皆然推之一郡一省莫不皆然況今日之士予即他日之主司身當衡文之時人人持此一念以往何

憂今日之文章邪者不正而僞者不眞其於世道士習豈小補哉

社業之足挽回風氣于今見端矣然所惜者恐猶未以眞應也至始以標榜旣相牙角尤甚惜之能如斯之以豪傑共彌斯可耳

一社之立豪傑可獨方可衆以題爲師一段便已立定根脚便能以眞奪主司手眼無徒恃衆也此篇中深意不可不識

此意要緊

時義之佳實知是此矣誰

所為樹心也

品定不淺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癡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癡也癡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則退

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為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絶於世嘻其甚也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工時義然而恒病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為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為之戚雨若亦若有怏怏者予為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

貧賤中千心

心為之不覺

求不暢

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文是也予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予何憂焉予不嘗作詩乎予不以予之窮罪詩而獨怏怏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怏怏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予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觀予之文近春夏而予之意常涉秋

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予之為春夏者以待其通去予之為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為予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怏怏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為怏怏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為命間關教養集蓼茹蘗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切敢問尊待予叙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切敢問而專待一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予得之矣

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正是此旨。詩以窮工制義或不爾終以得失心勝也故未深規之。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沖澹。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而奇與工博之辭或當別論焉然秦詩駟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較獵諸賦所不能賛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與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槩託於和平沖澹以文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寄情閒遠託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蒹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

遠近親疎之意天瑞之爲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矣而和平沖澹之教卒不失焉是則天瑞之所爲詩義也。

秦聲二字足蔽太青。

只成一奇傑歷乎一而不足奇

益李子急也自是一怪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爲時義奇矣以李子爲時義世必以爲嶔奇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爲人乃李子頗有時詳言安步喜爲儒生誦說故李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庚曰李子時義勝于詩詩又勝于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沒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才二十五六青衿緇鉢蘇韋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爲頻速往返

鍾伯敬全集八 卷二　三十六

而不爲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壽計無復可着之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過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恐之則衛嗾李子時以憤詎狂憨之致發之此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即李子何利爲之徒以談說爲周愼君子服勞代怨博旁觀者一快此時覺世界中脊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不能容李子者大底皆周愼君子夫旣愼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一言

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鬼其爲也寧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倉龎問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其詩論其時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以論李子之人之詩也

直是論其人耳其制義則無奇

鍾伯敬全集八 卷二　三十七

急流破沙迢迢自遠

劉生制義序

予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予者然予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予則其譽之也必悅卽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務卜常願其佳而不願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大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

於規然使其文眞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以予無所知千里外殷勤啓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之乃伯之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不可得使予有實心之樂而又得免於違心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予之私禱務卜於四方士而日日以冀者也

如歷蜀棧盤旋自遠

拈弄規譽二義如組如舞

故是作局

蕭伯玉時義序

國家以時義取士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也必皆至而後見取士之見取者其與有幾哉士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難何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爲文亦必不能違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此以求其所爲至今士之爲文以塞取者其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取則亦不必其至相率爲苟且卑淺之文以庶幾乎一取嗚呼此無論文也其爲文之意何如哉文豈士習

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辰捷南宮明年壬戌治裝入對寄其所爲時義於予予得觀之欲有所奇於其格不奇不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奧於其詞奧於其事不奧不典不已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奧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卑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

自命當如是

其人亦可易得哉

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者豈謂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為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益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為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為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取而不必至至而不必取不得不歸之命矣其悼惜深哉

精奇厚奥斯文已具其槩

天倫樂事人孰能值

父兄子弟兩相遇而始成

陸生制稿序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答云一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垂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啓終鮮兄弟携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甚可念君啓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朗而淵骨秀而實所為應制文闖入吾華堂室君啓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唯植之庭堦迫其扶疎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予與君啓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啓有弟一人而不勝其樂予有弟三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予與君啓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不失為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張九

冉岑所在

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況自其家有之乎然非君啓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啓能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

至性人能說至性話

說至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則樂誠不易樂誠足多矣

今人識古于皮毛故宜相今

以[illegible]作[illegible]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予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與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亦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

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屑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

眉語

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爲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爲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

鍾伯敬全集〈八〉卷二　四十四

其不必傳亦請爲茂之一自序可也

作詩文無日異月不同光景便不長進此非深心于文者不知也抱蟯蟵之丸而不釋直是自穢

眉語：若開旁人那得知

眉語：讀罷爲止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欿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鍾伯敬全集〈八〉卷二　四十五

索解人不得祇有冷煖自知而已彼以成敗論人者不可省夫

荷珠下瀉圓緊瑩淨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三

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三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訂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𢷬原以文交于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棚棚然見於鬚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

（心之祖）

一之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憂之循分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矣無足言者使湯先生與時得爲宰相其於今世之爲所欲爲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濟使國家交收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何事也其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而止不則欲其權藏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官大位而止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人塗其耳目而束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卽微湯先生世固不能

（湯能馴虎使各償其欲而從我與宰相）

聽之矣其才而稍貫且恕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人而可大位也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係于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公蹶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終實以一人始至今年丁巳先生才五十耳使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者爲先生惜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去且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志

（人可以無忌）（亦太甚矣）

矣彼僞且險者空爲禍始且與先生同廢所謂微湯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之效也乃至才者亦甘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人與官徇之使國家於湯先生與去湯先生者俱不得其用噫其甚也此可爲去一人而爲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耳於以爲救時宰相且見之矣

（點醒極妙）（可痛可惜當人字隔千古之恨）

予祭酒未五十而見廢者纔兩拈之中直抒其憤抑之衷足令僞險而毒聲者悔其爲國家助良大

〇〇〇鄒彦吉先生七十序

衡者所難

拈静字作主

難易二義甚確

歳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彦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肅然其于士之文之人皆於意與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胸中眼中手中辭朗使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齊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静者意即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

午請假寫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黙觀此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静者眞不能與於此也何者静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感皆世所號爲賢者其勢決不能蔬食没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

必有所指

移士心與道正静之原

自討快活處

静源静生來

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説者既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使天下羣失職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可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所可乂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一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如哉論定事明拔窮輿蓋名與實兩無所歸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

謂山澤中作用無一可信而猶有眞文雅與風韻固先生以静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棺宇之成毀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之陰霽而卒無改于山故山者閲人事物態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閲者也静故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且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毀榮落陰霽也多矣閲世而不爲世所閲是謂至静静則壽山之象也

以靜原壽以山喻壽誰不曰常解然却能翻陳出新從常得與手眼固非他人易及也

合上篇讀之時局仕止之工巧恐盡爲掀出矣然都蹄之工巧而無益其醒世者深乃其觸世怒者亦深矣

下可形容飲人以和妙甚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麗灝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所取於造化者必專其厚而予之者必久而博金陵古麗侈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澆而將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里之三尺童子畎畝

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歷代五都六遂囂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道而能之乎過其門寂如無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廬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醪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淳固麗灝之氣散焉無復有幾而獨存於一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蓋有異數加禮焉雲間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仲醇曰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僦屋而居期滿年

精語妙

或亦天心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仲醇曰然若儆屋者不得罪主人謹身洽鄰主人愛之多住幾年亦未可知此住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儆然有此巨室廣厦萬間抑豈不欲使人長處廡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所謂儆屋百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厦屋貯翁長留爲廡下居人得榜樣久而安息而忘龍巢魚苟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乎鍾子曰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爲翁壽焉

淳謹朴茂可挹于言表

書著商宗以敬以仁以和而獲壽此亦以和而徵其壽也舌以柔存驟雨不終日亦可悟壽之旨

報應必厚或亦其然

偏其觸複然而不支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受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本要以遲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天之予是人也有期有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如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溢於數外者也幸而及期予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數外自非天之所私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將日已過厚其息以酧之雖予與受者亦以爲常而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爲可久喜於爲造物之所酧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過其期者何也蓋

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知者年也令人人知有大年上壽亦何所不可待而必爲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魏士爲母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爲先子爲名儒亦廉平吏其從士爲先子令於粵也脫重囚法不敝情者於死不難違而指意以信其所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蓋有隱德特操高識焉其受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以酧之者是宜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七人皆天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幾出兩相成處可見兩人意氣

十巳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士爲有士爲爲之子不必其遽有孫孫不必復有子而太君皆身有而目見之又若或使其大年上壽皆足以待所謂過期而予數外酧之者也即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骨遵徃法當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成進士在他人不可謂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與予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慨然曰吾母劬勞聖善年踰四十而始有子子年三十六而始通籍官三年而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自士爲宜爲此言而非太君志也太君非凡母也古賢母之戒其子也曰吾聞以善養不以祿養推斯志也即過期而無所予巳自安之況以時之久近數之盈歉動其中乎予與士爲居官立身志業相成過失相規砦以榮衰早暮置之度外而未免各爲其親屈然而士爲之母非猶夫人之母也必不以欲速爲士爲累語曰枉尺直尋巖櫱躍馬惟恐後時趨時若鶩馬猛獸之發願與士爲交指此意世以滑吾以鈍世以競吾以恬世以奇吾以平世以刻吾以恕世以此

又矧態

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需世以汰吾以嗇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之觀太君事事皆得於遲卒亦無不得而天若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待是其意似皆出於溢其數以酧其過期之予者無論士爲耻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意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也惟壽士爲母爲士爲壽其母與予爲士爲壽其母者可以此言進也

其氣蒼莽其致曲折眉山有其才情未必得其沉客也

緊處能宕緩處能急

吳太母壽序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七十於是楚之官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拜焉欲徵其母德以介

何其婉也

言明仲蹙然而辭是非明仲之意而太君意也蓋明仲致太君之意以爲明仲先子負獨行隱君子之德生未及受載筆者一字之褒使其聞於世婦人何德

世誰能言其所知者打入言官要切

使諸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是言其胸中所無也子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壽

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其斯爲明仲所以壽其母與人所以壽明仲母者也且諸大夫國人今日欲有言者凡以壽太君耳請即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畢意事主處不諱之朝而欲竭其欵欵之念無以有己無以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或抱踽踽煢煢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進退之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太君年七十保艾爾後有子七人子復有孫粲粲然夕膳晨羞不尚有人自明仲之爲給諫也天下以爲眞諫官明仲方欿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夫

言如是不負爲言官者矣

明仲之言其行者業已爲功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明仲不可謂不得其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也猶其就養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右於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言使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振振之所謂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修視其所享太君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不可得然則明仲雖上承

太君之意不敢以太君之德聞於人人之爲明仲壽其母也不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爲人子之善揚母德者未有如明仲者也

海中蜃氣偏能構結從空使不落謏人窠臼文中飛仙何可方物

都府最乘於濟餘矣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引目沈壓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世用衆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疏理之議部覆報可要以見引間

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客聚而怨當事者用首議之人往視厥事遂晉公憲司疏理鹽法法有瘳矣乃私憂者猶慮絃轍已熟窟塹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揆剔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中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手皆從靜慧乎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

但使奸無所售自足不必嚴著也

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畫於先事也予誠與公早至一日使予言早雪一日公獨以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幾用國家逖數與商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而太君亦趣令之任曰勿以我故乏王事老婦猶能恃粥待兒之得當以報也公至定爲綱冊輔部議而行之其旨在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問其害使國與商先嘗吾法之利而蠹國與商者欲害吾法而無所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徃焉盖受事四日輸者十

四萬今未及朞月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受命於奸囮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有德商何以昔逋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利也依人情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於逋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逋固不可得禁之勿輸賞之使逋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害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揆剔而置身無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疏理之效如是太君亦役從容歲月以至八十視息愈善此固太君

憑國家氣運
商民願力

之子用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導迎家慶而又於裕國通商之外留一往和平寬大之義於以養其志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爲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母以寬勞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脉商命所係所願保艾爾役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凡壽人序厥其諛厥其泛厥其常似此著論似乎寬大然至歸結處甚爲切至何得厭之

大眾論

真實語

自有大慈悲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

惺讀陶士行母截髮尋悲其志謂母之勵其子以結友篤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仕進爲始終而已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決不能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值而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議者已諒其志矣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者也自其尊公豪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士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賓客之間尊公沒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欲所爲無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夫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仕宦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背合乃譚子非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之友譚子也又若越此而蔣以山水詩文賓客之趣廣之夫數者去進取甚遠然譚子爲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之於其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

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僕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茫然謂譚子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不能無罪焉卽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而母獨信之曰此眞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爲公拔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亨宜可以是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憤

且經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上有賢母春也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皆有以其命諸子拆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習世務讀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貫文拆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卬長如此可不富貴是其特達眞實不牽於一切虛名文具有此識力其於子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友夫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眞棄去

拈出實証

家庭與樂原不易過

焉譚子優爲之聽譚子爲之者其母優爲之然安有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之止者然則譚子與其諸弟策名淸時了經世事而後行其意卽不必以此壽其母然爲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世之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者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者爲譚子與其母者有其志而可矣

此段相期亦不可少

斜過而出

說來實勝陶母若有以異乎人情矣然實亦人賢母眞愛之至情不可謂之虛飾也天倫之樂何減

譚綴識超者固應爾爾

以功名相期抑巳所以尊母其實了經世事而後行意正丈夫宜然

固是常情

閨有同狀不同識者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可無者此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乎其如此也凡妻子以榮枯奇人者也家溫身寵撥汁割榮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世之爲許士者必且立聲譽矜氣節喜交游好文章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仇而去身家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世故有婦人而别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者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平者世所謂落落

然奇士也生有絶才高志又負異表委須過膝一稱曰唐髯云自其爲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孺人以攻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之色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共自喜爲奇日益甚間關二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士與予同舉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是時始通籍途徑出而議論與欲有所中其異己者辟違及君平坐以秩宗法同舉者凡若而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平曰吾未讀君平闈中文然豈有異如乃公不作進

恒情

固然

士者蓋深悼公道之不足恃不敢言及於文無可奈何而庶幾於君之相此歎世之辭也無何欲釋憾於計事又以考功法中之得議調公論屈之予則謂異公必通於官益不敢恃君之作人與作官而又庶幾於相益亦崇相之意也云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貧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攻苦食淡佐之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吁難言矣吁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

氣節交游文章山水之好君平初艱於嗣恣所置媵而孺人竟以四十餘先諸媵有子諸媵又各有子環堵之內意豁如也久之君平卒豈惟文與官不足恃哉相亦不可問矣君平卒後事益明論益定使君平在何憂於官雖然予以爲天生奇士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士之窮通自有出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人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撥汁割榮即君平今日在孺人今六十相對老矣其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爲奇士婦又爲奇士母即不通

於官若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見故予於孺人
之六十旣爲說以觴又重有感也
其爲序每借題行意其人之品畧一見之此文亦
然
凡文題外生情懼其脫題中着意厭其膠不離不
卽那得不欽先生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轍遊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
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得以布衣召試
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命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
有名于世其後軾成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
之能識子瞻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不知
其父視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予
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今南民部馬沖
然最少甫弱冠耳撤闈之後沖然尊公刺史玉臺先

生投刺入見其人惇敏長者厚德人也尋身送沖然
計偕又與予見於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
與俱歸讀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沖然實任
吏也已未入對成進士授令官而予亦以畸嶇蕤途
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沖然爲行曹署沖然之爲
民部而司儲也精督與吾友董崇相稱爲雙絕而欣
適過之人以爲有家譜云持籌會計之假日從予論
文予文之比於沖然也所謂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者
然今世或知有予文而鮮知沖然者雖其沈嘶靜篤

恥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重薄之所致也夫以沖然
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遠有名于世況其父乎
沖然毎為予言公作吏持身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
吏獨行何以過焉雖沖然不出予門予猶當知海內
有焉先生其人者豈必因沖然而後識其父哉公之
從其子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為散吏非惟予
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永叔能名人之父於未
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
雖公父子泊静篤不欲遽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
望有厚薄度量相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沖然以
覃恩晉公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儲胥為軍國
司命止沖然勿休沐歸省沖然乞予詩侑觴予遂應
之以文予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

立議自能脫于尋常不入祝文蹊徑

自守其貞初
何齊敬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為之
母為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為子長
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
無以為也子長之為孝廉而太君之為子長母天也
太君豈自知必為今日子長母而後為太君今日者
哉子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齋志長畢髮彼兩
髦實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畀一日未亡人太君
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亡人提三尺孤以

卒事兩老人闕左族右刀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諒
於天只蓋至今日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
廉而太君稍得為太君矣然余以為能重太君者子
長也而太君實無以為也以子長先子齋志長畢不
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閣左族右之
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私願太君有之然卒
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也太君自為計豈自知必為
今日子長母而後為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
烈士貞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

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迴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一日猶難況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巽謝曰以不肖孤幸淚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子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晦之心也闡微抉幽予人以名者不朽

之言也令太君不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將有一二以無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君不必子長母也茹荼飲蘗四十年豈必以孝康子顯哉能必以孝康子醉哉能出其深心貞志矣

鴻鷺龍鶴水繞山迴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最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慳言之務求得夫慳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久矣孟旋之言曰吾母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欲一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飫太美一名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慳不知雖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吁此孟旋之深知其母者也至情莫苦

親之於予古稱知我者不在焉親之所有之予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卉不必知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畢其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季計者寒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觀之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敢自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質無榮寧苦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

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道與百卉異也然山之於松栢也不以百卉之榮責其質不以百卉之甘責其苦不以百卉之巧之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栢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是松栢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之才爲之子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晚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而坎坷歷天下境變以汰

練其心以反求於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負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有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此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闇然君子不易知闇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敢自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盡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既得盡其所以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知爲孟旋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闇然二字領起中能曲寫之

悲慨中仍復對兄

名遠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殀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爲人臣爲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殞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留兩間之元氣而撑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依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豈止關於一身而已

哉予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予兄弟五人長卽慳次慓次恮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慓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卽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恮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爲予姑夫王中丞姪中丞愛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驟貴猶擬之耳卽不然而椎布白首舉案相莊作尋常百姓夫婦豈獨遠於人情而恐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

黯應生情

不輕許處正著節之辨

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蘄志以沒爲弟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汩汩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卽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恐爲奇哀顯痛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

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惋惜於是乎在孝友婣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啓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已定慳雖不忍沒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愼也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恩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含飴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輿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水

以致卹多愁 持

史筆

蘗茶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蔄玉之樂不見有燈窓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蔄玉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氷蘗茶蓼燈窓帷帳之日哉予因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祿公時育爲侍御將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孀後十三年而有悌婦歐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高巍之論中致悲楚之思正如新亭飲泣猶帶丈夫氣在

間架甚高思路甚曲

是與體與正

所云進退無據

殷然隱憂

道盡督學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於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蓋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强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

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欵令其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塗復無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於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夫督學之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世法頹然歸至山東

近日制舉通弊是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嫺而取必於徃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者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永啓爲之毋奐吾願永啓之所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斷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

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啓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啓之不必出於此也

文體之正原非循以收卑薄粗淺之士而錮奇崛古奧之人然苟且應功令者能無此失歟體固不可以一端竟也

因方爲珪就圓成璧因體而正之初非畫一安可望於執一之主司衡文之訣恐無以易此

贈唐宜之署潁上縣事序

吾友吳興唐宜之東南名士也其人秀慧明悟靜而近道予己酉遊南都宜之年二十有餘所著舉子業諸士已奉爲天人師非宜之所作所選不輕以挂目上尸精苦奉佛勤修六度尤深入淨土一門予時與一時同志要宜之爲冶城社社中先後成進士舉於鄉者强半私計宜之非巍科膴仕中人則往生極樂超三界者也久之宜之歷試不第以明經聘修成均志志成講選得鳳陽府別駕予聞而心惆焉惋惜之

以宜之之才之器齒猶未也俛首爲郡倅安然自處於進士孝廉之後今年宜之貽我書曰吾向信淨土未徹以爲進士孝廉似人生所不可無今信徹矣乃知可以不必有而一郡倅無不可身徃者始愧予惜宜之者甚淺而所以自待者甚薄也予深喜宜之學道有得世出世間誠有以自處非苟而已也戲語宜之想孔子爲委吏乘田卿下惠不卑小官任運聽時有之胸中未必有此一段安立處分然私計宜之以淨土爲安立處分似宜一官爲浮沉游戲則其胸中

不失菩提心無不作平等觀

疑有一聊復爾爾之念而不必精力於其官之職也夫天下事雖不可取著然胸中先有一聊復爾爾之念則世出世間安往而可哉而宜之正不然宜之就官以後曾寄我文數十首中多談中都作史之事其文清歷幽曠猶似其爲人而其意一出於篤摯精懇區區爲民請命吐心飲泣必期於有濟而後已而予門人黃孝廉署潁上教職者受宜之知最深而其知宜之亦甚悉爲潁之人士請於予爲文紀之大要謂公下車禱雨滂如神皆以血誠兩獲奇應修復舊令

唐公所築潰堤待士教養有法濕厲兼濟治河通塞具有方略理鈔務利商裕國而其大者在潁之積獘以逋賦繁及無辜父終子及李代桃殭民老於獄田荒於野而逋日益積獘日益堅且濫公請於上惟徵及當年而其舊逋徐俟其歸耕而償之又捐俸代補民始有生哉潁上民隱一書其詳而予交宜之久亦先聞其畧矣予謂宜之之致此有本也宜之學道人於巍科膴仕以慧斷之爾乃於吏事民隱以慈航接之其願力功行所及不可不謂往生回向之一助而

即佛菩提心

宜之無所欣厭於其間也若謂宜之先有淨土二字於胸中而後不怏怏於此官或勉力於官而取償於淨土無論取著害道即其居官治民豈能虛心細意輕安究至如此哉昔人戲其友曰我圖一官不得而子欲圖作佛不亦奢乎宜之於作佛不敢以爲難而其作一官不敢以爲易所謂是法平等微見於署額之一事而人未易窺其際也

苟有實心爲國爲一事自可收一事之效一邑亦可造一邑之福不必高爵大位以行其志也必待

高爵大位豈不負了現前民與事此是仁心即是佛心

地始終于地
有始官始終
于官無窮

方彦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也成者總始終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其官之始終也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其成孔子曰三年有成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蓋三年於千乘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夫三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俄而千乘積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年之名地不一官

民之有其官者無三年之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是官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彦章先生高才奇趣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仲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者獨計遂安窘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官其地即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之君令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之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而已也奚以明之凡吾所以治吾民者情耳今

方寸既亂政只苟且之政矣

稱令曰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截然上下之分而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去其懷吾官於其地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達科條未宪周澤未洽即身在於是而其中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亂其方寸曾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暇且整也難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今不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巳君治遂安未幾各實施於上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惜思有以易之遂安士民如失父母攀留之切辭淚俱下君亦竟留予以爲非

巧於

遂安士民眞能爲留而君之眞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所謂父母之心也情也子之生也未三年其肯免於懷乎讀君之詩蓋高才奇趣曠朗人也非惟不薄爲邑令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生聚教訓皆有本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三年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今日爲令一邑之事也他日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責成豈外一邑而得之哉亦先輩有言循吏易作詩豈可假人乎此殆詩人套語耳世有眞詩自有眞循吏元道州吏治予嘗以爲從情出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於情也

以高第令小邑非不安即易視能安意爲之未有不治者也

■三

大意只說他三年之間習于遂安而不忍去有不忍之心便有不忍之政其政便可知其政之成亦可知巧于言政者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官於南曹如家食也而禮曹爲甚然亦有時思爲休沐計者其亦曰官而如其家者之快不若家食而官者之尤快也不佞待罪南司農視纂禮曹祠部郎晏子適有休沐之請不佞有難色謂國家多事近奉明旨嚴告諸卿貳各率其屬守官勿輕離其局子之涖政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某之歸謂父母七旬父又過二而某獨子也烏可以勿歸不佞矍然乃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食而官者之尤快而思以

遂其私者也乃如晏君所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合詞而乞予言歸爲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晏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三子子請徵言於三子者而不佞擇焉晏子以其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曰大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言之伯鸞孟光不聞有子王霸與其妻有子而黃頭歷

此言翁配能自立

歸重晏子

齒而皆以獨行特著封公幼而岐嶷長而彬彬文行其配實佐之當其見賞於從兄都諫公與侍御敖公也斯時豈遂有晏子今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耳次袁子袁子曰中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或因其子而有聞於世者桓沖過劉驎之因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圖史而名不出於里閈積學篤行食報不與其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知有翁之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

古之人業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以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少以爲喜慍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作熱官晏子成進士爲莆中司李翁與其配屬以治獄哀矜勿喜食其氷蘗如三公之養以晏子爲吏卓異如此彼今之顯擢據要津者視晏子何如哉乃晏子落落南曹翁與其配非惟不少怏怏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予同署相視莫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爲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其親之志哉向使

其親本無此志晏子又烏從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不佞拜手颺言曰羅子與鍾子之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爲言而不能言者宜如是袁子之言所謂不知其親視其子人之爲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贊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爲二尊人觴觴已及期而之官官於南曹如家食然無寧使人謂官而家食是亦二尊人之志也

立格頗超收結亦老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五歲而瞽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記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又注古之爲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爲詩文及注古之爲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

核爲主既以剖析疑義欣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淸青之屬問其形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烟之句予悽然爲誦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爲惘默心酸久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耳無聰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人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巳也轉以誦於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巳而自爲誦者難矣矧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爲仲言者亦極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

傳瞽者之神。

奇人奇事竟能抉之以奇想。摹之以奇言。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閒閒[illegible]花倘[illegible]柳不[illegible]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手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爲醫者其人何如而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總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庶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不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尹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予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覩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值予疾也

今之治病皆如是

如是爲善付

是可以活人

相見悲喜歔欷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而更醫狀曰予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予所以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予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豆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慼以予息之平陂爲欣慼予不自有其凶吉

以君顏之悲愉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而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性豪逸住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即貴賤造請戶外之履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爲其去住之候凡兩月而後有瘳猶記君教予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今急急乎欲得予一文以歸要門蓋以予操筆之日爲君停手之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黄脅直得良藥以飲病

或作竭或生出許多奇語

者或曰惜予所活皆庸人耳脅直曰有不庸者領一猶求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則還之庶幾夙夜臨淵集木不自屑越以求不爲庸人是則予之所以報君者而已

心如九曲珠玲瓏快朗

病者望治之心醫者誠巧兼盡之心無不發之曲至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四

碑

記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四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巳圮。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爲寺，有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圮而弗之修，則將靡靡。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也。圮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巋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攖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陛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宜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畢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圮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

眉批：象疑衆開之起

眉批：喻奇板且切

名其陰里人某某

直寫當日之事明與條達其存羊愛禮可作佛門金湯啓後開來更可令施者繼起

語意極其真寔出口自然蓋妙

口碑難久銘誠可長

不知爲銓部其言乃公

○○范公德政碑

徵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言。一文士之標榜不若千萬氓隸之言之公也衆文士之倡和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雖然此為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幽明千萬人與誦之矣一夫心許之矣乃或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舌代吏民之心口此從來吏家循吏之所為傳也豈可廢哉而余非其人也銓部

有范質公者曾為東昌司李余友王永啓督學山東曾為余言其人清真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久矣公且入為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天下人誦公之為名銓部不暇知公筮仕之一郡與而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被周澤優渥霑足若東方之戀袞袞南國之思甘棠又不必知公之為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郡司理一官之政而已兗郡丞楚人周君者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宦跡之在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

知此此正是被澤之東人

收轉

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于所知也乃若東昌爲京輔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正旱蝗相仍人相食之時也公巧出於誠捷生於静苦心本於曠懐而多方行以無事事未至而經營則若華大戸以疏里甲之蠹除馬戸以淸郵傳之役事至而修救則若査粥賑以活道殣置廨田以息踐更條捕蝗十議以救田穉事已而善後則又若年豐穀賤酌爲入穀抵銀之議增其値俟時而平散之諸如小大之獄必以情身處於無欲而墨吏望風去此雖一官之職一郡之事不足

以盡公乃東人所以知公誦公者止此而已雖然立石誦公者東人意也非公意也公無意于東人之誦而似不能不忘情於子之文是以聽其立石而不辭子其爲東人紀之余猶記吾鄉人蔡君作臨淸守時移書於余大索余集云其意出范公其言與今周君之言合夫周君欲以余文代吏民之心口而公反借吏民之心口以傳余文身操天下鑑衡少年隆貴而區區然屑屑然欲得疏賤文士之一言以爲重此其虛懷精識有大過於今人者此公所以爲天下名銓部也而借余非其人也

碑銓部易近于可疑故其中曰所知者司李一官之政知公誦公止此皆深著民之公也

以口代心令世知文人之重

中巖記

形容樓與寺之高下[illegible]特甚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寘壑複磴，竹樹蒙蘢，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即水月樓，樓趾齧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瞰；由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爲梯者強半，牆本齊未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而微瞰潭，激其脛，

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傴而入，如行牛角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饞巖，爲十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小石橋，衡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山行恍惚境如是

猶畫空中行妙景

緣磴行，與步欹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度可四三里，乃復睹前饞巖佛，象須眉歷歷可數，才隔一壑，壽幢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夾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蔚蔽，壑中若荇藻，老樹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哀短避就，惟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議。又行里許，躋蹬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三石筍不遠，所謂諾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鑰扣石筍，筍開得低頭佛

如道繪山青層[illegible]

盜珠是也。鍾子曰：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脉皆當爲筍，筍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磴，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刹，雖一居之內，前軒後寢，累累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即摩前頂。石筍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筍屹如浮屠，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筍也。人直指其齒然三峯者爲石筍耳，筍上宋元刻亦多俗書，夾石者亦復倍

大有趣解

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曉霽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諾詎那尊者畢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日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訖返

能出巖登之景色矣而徑行頻望之景色亦盡出記中摹寫景色岩壑樓閣多有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所不能如此工細者

登磴出奇憑高下視光景宛然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為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峭壁千仞竹樹棱栩出没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子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舍此欲何之及

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即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泉山石之複者為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無不平處無不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右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為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煩危之從上覘下輒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始舍是尋中徑數折上有亭巽然祠杜工部李供奉

忽得二字妙

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誦亭後數武爲寳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即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碁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着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嘴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六陸復緣磴數折上矗然類江者曰雲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梗山如旅行而瑞居其傍下

憑檻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雲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側壁者即今着脚處也降自雲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寳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件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悰

似無奇可紀第從步武間著其婉折耳寫瀕璧之狀最爲得之

閒淡

妙境

妙語

天邊樹若薺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瀠迴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漄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

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覩浣花谿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於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

微妙

樂哉斯遊

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趍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景色小不堪大布置然線溪塊壁自有清幽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歸石龍峯歷會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盧江令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茂之程亂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汶河去山十五里巳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里即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蔣明鏡塘即金谷巖

閣倒景也仰獅子石傍瞰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與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憤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厨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瀕抱龍峯罡屋弘整最當山之

奇溜補山缺

落處險滑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即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瀦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履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趨石磴之拱然處處皆

請自之陪之能不負其名

薜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殿可穿共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沥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蛇井絲蘿菴矣含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為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楮山元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栁峯諸山

四周浮渡内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鷄洞圓則壁上其下即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厨煙時從洞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楮山雙塔瑛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即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谿處望楮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踰壘泉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廊矣舍之左折為翠華巖又左為陸子巖巖額即陸子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鈞與黄

一路只寫山水面貌而不及述以為後地

奇想

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為今名事詳金谷題壁中巖内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横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關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鼎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即雷公洞矣舍之躡石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偃仰如龍石苔鱗如介如昂首橋山夭矯欲上從此下弇中則往華巖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巖便僧寂教曰不可宿華巖即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

以往諸巖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教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從酒掃内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遶胡麻溪入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痕如海曰海島巖仄而上得蓬壺洞會聖隔嶺在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楮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為兩出憩阮君洞口䓁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谿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婦大抵浮渡無巖不樹

愛才如是

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遶雲梯梯就石爲磴橫竪梐直甚有思理磴盡升嶺即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即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

經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已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瑶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龍峰側孰蓀觀雷公洞洞以經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弁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峯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褰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

嶺岫穿霞出
逕林推霧存

陸子題字字甚遒古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眞浮山第一水也右石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峯峯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蹭蹬竹石鈎巾柅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念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蒼蔚三十五

大字於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遊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此終之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橋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峯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

倩語

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為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晚翠諸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佹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亂處如狂風催花紛落如雨而橫斜緩疾不相混而皆妍

先之紀曰

是初遊光景

忽行忽止亦似崖分斷時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為岱也然世所為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為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為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為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歙吳康虞惟明暨其孫昜念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為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

為州出登封門為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意為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為世所登之岱焉惘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為岱之路而已傲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二之而又一之實傚物也過此則欲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窮而闕者以祠玉皇登之西徂徠焉降自闕以嶺

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遂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嶺畧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凹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秦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橋也至此反傾崧崧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得坐而臨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廉而石經峪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

（景俱微妙令人可思）

路而不必留即不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度可四三里念與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寧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與輿始四人去其半橫行如蟹已射而仰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

（得一境復似一境又法加此）（語佳）（漢文頂踵之法要觀此杜公）

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岱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憩於署俯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盎非傲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頫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岱亦無以崇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制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闇然而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蘇頲書頌

（作語俱奇僻）

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恚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之題石有風定烟歸日恬心霽二語門可出登其下萬笏怒生壘起最外子自題云立石如屏下視楂枒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滟澦石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趨觀峰隔之耳釋其峰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

（從觀文觀碑不錄）

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拔[illegible]
巖上欲往計其邃廣可專一日遂不住宿焉風定觀
月作宿頂候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與於東方蓋氣也
以爲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
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此而日焉
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
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風窨之反不能圖赤盡而
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
光下屬碧落目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

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㬎作觀日歌乃觀
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疑其整玉女
池石甃之肅焉沖照稍憇定黃華洞計則循所由至
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者丈計三石𠃨鉤連而橋焉
橋傍石如砥坐而望汶泮居徂徠間者厥勢紛交茂
之榜雙流巽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
之其上罍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
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
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

伽松腋之左左而半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
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
寄題曰笋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峰錯以松松聚則濤
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寧拂不能
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至齊氷雪大要泉被於崖日
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峰如向坐朝
陽洞時也度其處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
足如水簾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
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卯整可屋屋之屋後爲壑洞

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
不無松松至此始壽焉泉壑映蔚奇爲幽谿題訖反
仍作黃華洞詩沿徑而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
予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峰如脊者蜿蜒屬
之傲來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拱中其聲趾趾
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㬎明日登越觀峰
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窟面徂徠矣悚然內
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
謂松與泉者童指其上亭者日日觀石而欄者曰舍

人上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一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澗折而壁複焉則澗在壁外至黃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出且遂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傚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傚來矣稍下覆所爲水簾者泉扼於石冬嗇之劣得不絕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

石竅其中俟時而響岱定爲之勸登弘獎廼畢而下複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腹之便其順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著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尊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覲五花益登岱始事降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岱終事鍾子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覲峰岱止矣能使人意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簡不及漢官儀記雋顏亦少讓于袁中郎然亦時能出其別致

游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謫疑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恒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緜一至九終武夷游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按圖乃與一曲諸峰鈎連輿嶺同勢如兩人背立游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屬

之故又不可問也予以天啓三年癸亥歲北歸楚則路先裴村度溪憩山下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故事藩臬閩司遣吏送出關住此作荅事竣爲二月初八日友人商梅身送予至此日游武夷右之右之耳蓋凡曲在宮右故也遂稍理游事大要宮在山爲鄭令在他處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峯似處宮後入即見之及舟始一曲始正立溪左莊甚至二曲枕藉傍小峯軒輊成態然游者皆以爲一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峯如大小觀音與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没三峯去一爲二又遠則小觀音没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没爲有無也玉女靜好秀麤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情於此雖欲專屬之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二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卧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筍爲最六曲則天遊觀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六曲之大王幔亭二曲之玉女也予初八日之遊

至六曲止念一日中已分其一緜建陽行四十里至此而餘其二以終六曲是以三曲之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輿行六七里不可如是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爲過念壽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爲溪山之鑑宿無艮於此者出舟仰小藏壁中仙船而去乃繞其背至卧龍潭潭在大藏峯下七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水以潭名奇爲靜深淵淵然如隱没而不恒流焉緜此趨平林渡未終五曲以輿代舟尋大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

所以名接筍

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筍峰爲次相綴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公長樂人任山十二年因崖劃勝居處廬旅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予留詩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沿步夕陽空翠而上絲石門入上天遊觀是夜宿焉頫接筍峯地高天近空水烟霜俱化爲月一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鑑見大王峯

補寫前標字

復莊甚降復問舟益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掌篙輿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焉標七曲者爲北廓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曲爲寒巖靈峯觀恬目綴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目曠有出山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既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滅已過天遊亂誦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

化工妙手旦物

浚險孤愼餘 爽坦亦因宜 有興

坐立亭子危仄似非可着足處仙掌雖一峯横據甚廣籠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縻五六曲之舟有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筍峯下欲登而不敢必陳力進止緜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頂有雞胸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峯本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予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與日進而具日減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推接筍爲妙輿而舟舟而

又與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牛廬一僧僧亦山中所少也輿而又舟度溪問所謂小桃源者按圖猶有石堂寺宋天聖間中夜風雨陷之所陷之石倚埀者爲洞墜者爲梁水聲出洞梁中戛戛者爲瀾凡爲石門者二劣得抽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雞犬不知其爲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成故反宿萬年宮遊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虎嘯乃捨舟襆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

摹巖之頫巧

感前

畫工之所不能及

不甚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咯具檐牙所交天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也橫有隙絲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頫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兀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甚烟光如溪使人欲泯予詩所謂置身星月上濯魄水烟中者是也明日絲二曲入舟蔣止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為茶所奪唯靈巖以往及止止庵稍桀桀如瓶中物亦自可念還

絲舟揖玉女峯舟所漸近大小觀音獅子峯復為三飯萬年宮訖具威儀而行不自以為遊人矣左行十里道傍得一門如竇易筍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嶂玉柱火焰二峯桀豎上亂煙日摹峯夾之徑漸仄兩壁削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阨於石紆直不自繇者為澗而不能為溪然昇者亦跣而頻濟石益束厥勢殆交交則為洞如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乃覩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頫故所覆甚遠去壁跋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

能寫出恐覺之情

壁上來屋挂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入執質壺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游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恒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纖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覩所及也予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既而悟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為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為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泛溪者為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

為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如食宜飫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子道子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為月之初十日

分合起伏俱有奇色

摹寫人情物態可云酷至味之令人意與悠然周賞之者亦未多得也

○○闕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闕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即融父有眞于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爲元常亦非也唐

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圭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眞行之妙而廟碑定以篆隸爲莊不敢自用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卯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搨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尚存碑剝盡幾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趺斷今用以支門予强搨之不一年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

可勝悵嘆

石楷檜之遇才人當何如今人可思

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牆壁下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而此獨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啓將督學齊魯固此數物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二石吾尤爲告泰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出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搨之益爲數卷曰闕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處德事也

讀之可以資博亦是爲金石志不朽其盛心也

易人所難難人所易

鄭公李邵德政記

恭嘗遡觀鄭公所以李邵子者規條方略議論文章作而嘆曰古之大人出而用世其本末原委類非拘儒俗吏之所能窺也何則所謂大人者其識其力其氣其養其學問其精神無不與一世相始終故其於一官也人所極力圖爲而不足者常以一節辦之其於官之一事人所循例供應而自以爲有餘者常以全力付之司李非設官之一其於刑非官之一事哉公以進士高第筮仕爲邵司李夫進士之出爲司李

也其格與縣令不甚相遠而以令爲屬令以下一佐一幕賢不肖之分察而殿最焉匪直一郡之令與佐與幕已也推之各郡莫不皆然體貌事權同於守守專一郡司李不盡能然而又及於旁郡故上與下之所責成於司李者常倍於守上而守與監司之所以爲察又上而撫按之所以察守與監司者咸于司李乎取之其所以察司李者又於司李所察者取之則其爲司李之耳目手足者亦難與避遠嫌怨顧步形迹調停情而在下不足以爲德而上以爲罪反是則

人知司李之難尊此猶明其心事

任下之怨而上不以爲功公以明眼直道出之而本之以無心至誠動物虛舟飄瓦觸者不怒耦俱無猜恩怨平等吏習民安化成俗美見謂公胸中眼整以一節辦一官因得以其平日所學及當官所已行與欲行者條爲十議事理精覈文辭典雅或謂公以明刑之餘力及之不知公之爲此凡以了刑之一事而已夫刑非細故也拘儒俗吏以析楊爰書粉飾之未見其少古之大人以德禮教化莊嚴之未見其贏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刀鋸班孟堅之爲刑法

此合處俱有所據

志也參錯以兵家奇正如合符然公有以見其合也是以有典武學嚴清查預修備之議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書曰弼教明刑而賈生之言治安也以爲法加已然之後而禮禁未然之前公又有以見其合也是以有立社學之議及修學之事抑民富而後教足食而後足兵孟子言仁政省刑薄歛並舉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今之政與刑分爲二古之政與刑合爲一公又有以見其合也是以有甦逋苦杜惡訟嚴堂印立比規諸議凡此華政之紕救民

之困政無紕氏無困而刑不清者未之有也故曰公
于其官之一事以全力付之者也古六曹皆有專官
及其妙則六官互用國家自承平後士恒用平進雖
有碩德全才筮仕之始不能不局以一官而眞負碩
德全才者雖一官一事其本末原委慮無不與一世
始終予同年楊文孺大中丞之序公十議也首引韓
魏公之言當事人才品宜周入能入細方稱經綸妙
手而謂魏公公輔從作司庫時巳定予不佞亦以李
邜之事決公之爲公輔矣公内召有日邜人猶以區

區一郡之私欲志公之德政于不忘此何足藉予言
公諱二陽河南鄢陵人萬曆乙未進士

只就十議上見其留心宏遠所謂力全者也不必
程其效而予其心可云德政矣

十議悉合于刑思巧

衆然若古玩之在陳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于意義要眇景
事新姸字語險晦者以爲佳吳德聚之名其堂以尊
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
思篤行人也夫吳子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
堂有友朋焉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
若而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圖
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子以辨學
取諸集以數文是以言聞者也登其堂有器玩焉若

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盤以去垢若欹器金人以
持盈守訥是以器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
有離索寡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巳一言之幾
乎道一物之驚于心而油然有所合惕然有所艾如
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人所習聞者
也人所習聞而巳創聞焉則與之彼習聞者顧反玩
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
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于曾子
而董子述之董子于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足于奥博奇闢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人之旨非六秇之科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以正誼明道而紬功利正身率下家居不問產業抑何斷斷也若董子者與尊其所聞者也苟茀鶩于奥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則何不取于所聞之要眇新妍險豃者以名其堂而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以所不聞而不能行人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段段收節節應喜其結搆之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五

論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五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詩論

善易者不言易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于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

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己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己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于吾之注即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于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

一篇大意亦欲人無拘詩詮

引證亦得

正不爲詩累

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在稍爲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累奧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

不日新從故得乎

以境生情由日從巳覺有興于前者友人沈雨若令之敦詩者也雖予日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日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巳不可强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爲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異于漢漢之不異于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于作詩者不幾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詩可以興正以其隨觸而能發耳豈拘拘泥于一

發斯論大得其旨

我之意未必爲古人之意更有出于古人之意斯其爲善學詩立意與選詩歸同

鄭莊公

誠駁公羊上

看定人品如是之人類不能殺人而足以自殺

本情

又翻出一新意

所謂厚其毒

知其能爲必不至此

鄭伯克段于鄢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于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于從臾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巳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昕用此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鄙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巳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巳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

狠冷非常

已之貪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巷
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
人也議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
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
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
悔之一字愚潁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
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足明莊公
之凶而狡矣

狠心辣手釀其惡而乘之的是莊公本志合詩以

定段之人品就言以詮莊公用心無可規避

說至此魯莊何以爲顏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
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
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
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傳曰譏
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
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
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
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

受曰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
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
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
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
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郜之狩又
魯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
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
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不意不衛之爲人子者

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衛存一衍譬之義也

魯莊之事良有遺醜只可存其理而已矣

擬勝孫吳

敘晉道勝處

收絕有力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易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

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綳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總一多算勝少算僨一宋以完曹衛楚先得其勝籌而孰知一變而俱失之哉子玉固難爲先軫敵也制勝廟堂豈虛語哉

荀林父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將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旣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閫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

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覩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淸先穀召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晉不幾失刑乎

不能將將何以禦敵林父誠無辭于罪

[illegible]

甯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又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鱄謀復衛侯而弒剽衛侯入而殺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鱄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旣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

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猥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强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鱄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于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眞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値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即

勞謙畏慎求免于里克甯殺之禍恐不可得乃衞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弒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政由甯氏愚之也心豈忘甯氏哉功成不退直自殺其軀

是强國于不覺

鄉兵自是富强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即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

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有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日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内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說寓兵于農之意極其明快如此可免客兵之募省客兵之擾

今之難鄉兵者曰人戰其地心以反顧怯不曰心以自顧堅乎即曰耕夫不堪戰固有練之法在也且足以不乖足以相識實有勝場

有識　中包　可長　識更大

○○○公孫黑肱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斂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

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

說至貪吏之貽害身家天下貪亦可以已矣

由此觀之敗于不肖子孫僅爲家禍猶是國之大幸

引六國爲非秦計也

洞見秦之隱也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者而先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强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横説秦惠王可見合從非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

書十上而説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絶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説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朞年以説六國也云爾説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朞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

國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爲之也

只看秦既用于六國又激張儀入秦借爲表裡則其苦心何如其用于六國誠不得于易者而圖于難也

兩十一事基如楚懷寄全人暴明

陳軫張儀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于欺楚而絶齊楚之交令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絶齊軫言絶齊之後[illegible]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絶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

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即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

但前昔作使

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忠智二字足定二人然軫之識每軼于儀且䟦彭可云忠智而儀則併智而未可名也

慮者見已然未有不以備為虛縻迂怪者

世無董安于深心亦未能到

[illegible]巧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簵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錢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練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廧寓兵於柱

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委之不可為可歎也

人臣為國任事未有不集勞怨者當安于之聚荻範銅豈不曰縻民力而耗國財哉備之功隱而難圖甚于救之備顯而易從者

以非其人道故比匪

妙有分明

原非以一救趙畢事者

信陵君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為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為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

侯生消得一死而死且資十生

絡下巧合

打合更巧

引證巧

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卧内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竊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欲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干驕矜自功之睛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

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侍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二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躄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功建名立信陵直勝于三君然其要在得士而孰知其要更在乎能識人也

過虔處驚之度柳枯合處磁之引鐵

節而無才不可以救世

當日六國惟見不及此所

以日割地稱臣而終滅于秦

方議帝秦守敢救趙以忤秦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

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視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尸

兩事竟相成

明眼直摘來之智慧

自刺心而將單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盎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眞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仲連口角亦不離策士但能脫然富貴其品有獨超耳其爭帝秦之主意及折新垣衍之得力處一一指出手眼甚快至謂與信陵相成更人所未及知

知心

當日荊卿亦非昧昧止逞守一劍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

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借一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

秦亂則從約堅秦亦未能捷我

忠孝俠烈至此類開生色

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
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
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
言者特其所避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
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令合從無以制秦秦王見刺則秦國內亂從之約
堅此眞深情苦志不可沒者

自有緊關在

征誅一局盡此益見

一句收妙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
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
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
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
此楚漢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
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
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

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
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
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
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救
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傷出而中把之敵所不利卽爲
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
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明于奕勢觀理實有漢高當日本謀所不及者而
勢字甚定亦猶勢子旣定黑白紙等而成局

駕馭英雄大張主

便是淮陰不反[illegible]

又

帝王初與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為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為也知反之無能為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為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酇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illegible]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illegible]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霸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𦍒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擾龍馴虎单靠不得名分二字有機權焉在創業者尤甚然兩奪信軍予實矣信之疎

尤胡金注一語處分極可

已足以辦其事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彘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鈎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覩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覩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其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佪顧步長慮深思

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

然是除者

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亦是事已成見得如此其實其際亦危五字是正

論然就論中觀之似帝果有此一種婉曲肺腸

無悍后不足以制强臣有强臣亦足以制悍后交相制不得逞固處弱子之情也勢也是足以得帝之心哉

二字是眼

朴處

知此看來方屬善讀史者自治人

蕭相國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前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遍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且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徙跣謝上曰我不

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忌尚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竊工而心竊苦矣

朴忠二字可盡相國其所以者其朴忠處殊似

要知忤處以朴其得免處還以其朴

是個占身分人用人便得在事外矣

與性理論同

除是說身事非根斷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指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作作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

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因參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用人者自能不用于人留侯原三傑中最高者說一用人連證以幾箇用字文情浩蕩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妙以辨士翺遊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為其一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鬬功食報之終乃為賈奮身投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

一拈出賈真奇人矣

諸臣之所已為其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守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為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為陸生也亦淺矣賈因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

有道術處

能使呂氏人我反

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為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為侯鯖不出杯杓筵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察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

樂生娛老之中原未忘志其有為之心

更難

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

世多以辨士名之孰知其才奇知沉有如此哉非得曉人令奇人塵埋千古

文處能補武功之缺瞞處能留見忌之身安劉下越賈真可埒留侯壓絳灌矣

其家便不是奴虜中人

○○衛青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

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析衷出諸將士之上諸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消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敢局乎青於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衛青是極乖巧知足人奴虜中如何留得他住刮席流汗盆子直是奴才

小人類如是

[illegible]臣之取于爲懸未有不忍上爲主者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貴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遊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於萬乘以報私怨役蹤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酷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日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無以自固於上用之皇太子充盡頭一着已託之無餘充雖強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日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於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元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迎充之危皇太子以漢武信之漢武之奸察漢初故然尋源之論

察之一字最是小人乘英主之際至父子之不見保況君臣乎誠險矣哉足爲英主規已

所謂報還亦大式自求之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兑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發中式之彊恐出弘上遠矣至巳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筭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發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巧于盜利盜名式固大盜之尤也柰何以一郤夫盡之此論燭其隱深

平準庶乎亦救要非理財之正也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其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窮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

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巳見而勢巳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嚣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泰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是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能終人主之譽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

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說乎曰惡得無說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覩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天子下同商賈則失體同于盜與兵必至傷民此所以猶取平準也亦不得已之意也

貨殖

貨殖之說肪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為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卑任諸人貨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

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而又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制制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

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殖者生殖原主于生不是强聚此史遷所以志以爲自傷者誠陋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六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劉向

只是振不起

悟而不改無復可望矣

真可憤恨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暴主終身悍窒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悟矣而足以亡者疑為之也何以明之恕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為諫大夫又使恭顯

得與白皆為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為可恨耳當其迷惑猶與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為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薇而開開而復薇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知其不經也上内重堪又患衆口

猶其不痛癢光景痛極恨極

亦非深文

可云極言

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常稱堪上欲以為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為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為光祿大夫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即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鳳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兒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庸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于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故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

一言足令向[illegible]

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然何救于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于國而遂已哉

依疑于忠忠疑于懟僭僭于中而不能決眞可痛可恨可爲庸主之藥石

直書出元成小影不得與蠹獻比肩可以落忠臣之淚

千古馭夷良法

此所以卒能成功

剔得明醒

[illegible]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强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开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开乎曰罕开之要領在

我也罕开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开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开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开充國駁之王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敕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

此非稍于審勢者不能

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豪與罕开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諸最透充國肯使已分於先零之罕开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开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开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于心手乎

充國之平羌全得之至金城之方畧若使以廟堂而議邊壓寘寘決事不知虜之爲用不爲我用携之虜不任携合之虜又豈爲我合哉

嗟乎有欲合之罕开而能離之乃不能使相二之南北開而失之充國不深可思耶斯論固東事之先籌而莫之識也

虜之爲我患者共不宜令之合合則勢張而患大

○○○陳湯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誅慮更遠益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

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于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奸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繆衛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

功成則議之事承後擧之才士之抑伸矣可以爲用人謝乎

可笑

使貪使詐非馭將之道哉

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詘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

閙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啻斧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月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矦之謚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嘗讀徐文長祭胡梅林文云在公不可不思公之過在人不可忘公之功此二句處己用人不易良法惜乎人之兩不思也吾于湯亦云

推剝忌功者皮面狠于烏程侯鉗鑷

弇州所謂以片爲科名

此爲無忌憚小人初非無識者也

○○○息夫躬論

息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脅衆深穽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材躬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懊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婾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為寒心而王嘉謂其諷諫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忠始終以為不可用與大臣議微處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人之敢詆人者目中先無此人也發蒙振落夫亦何忌哉

二子當與劉歆等同誅

罪不容誅

○○○杜欽谷永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為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為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為人主者即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睹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為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為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為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慙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以為冤而漢益不可為矣史稱欽

所人無可惜處

歸主漢不能用人是

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已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顯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於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

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郗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舉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漢之中葉張禹無意取之欽永有心亡之此論可並槐里令之請劒至末段深痛人主以士徇私門益權落之日卽驅士往之日矣英雄斷無老死草澤之理不收于人主更不收于私門更有不可言者矣此亦未盡意乎

○○○梅福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恭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華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即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

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害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永谷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姦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嗟乎福豈一神仙尉哉得此乃顯

英雄生世必不泯泯要知高隱亦其不獲已之末着論能發微

王莽論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畧皆有絕人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辭則病者之譫囈夢之魘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爲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諂媚女主而宰衡登極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葢其諸父尊抱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雖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屠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墉邃宇堅扃深鑰健黠者先爲之穿决關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僕販皆能負挈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捽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眞主相覷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七字已盡底性

二語至閹豎更可笑

着此句便見漢之失

總評

純以譬喻着意極其痛快爽切

纂奪中人莽其最下劣也寫其品目眞括盡其生平

然孔終無得手事

公遇可謂同不似呂布之可笑

○○○孔融論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疎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着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網張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

疎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于股掌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輿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世多評文舉志大才疎然其於佐漢更有足珍論中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亦可云識公矣

實勢之所宜

云

識見其大者

呂蒙之取荊州原千古恨事

○○○三國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為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矣孫之不宜圖劉猶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計豈可謂失哉周

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于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于荊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為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無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

克復賊

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詐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興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且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日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吳蜀不並存者勢也不犄角抗魏而卒吞于晉則蒙計短而發疾也讀此論不勝憤憤

實是彧之臣衷

觀此二句彧亦有可原

荀彧

甚矣荀彧之意俊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劇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

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彧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既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

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貨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後而勞也

奸雄舉事未有不託于正者即從正以引之束之彧亦可以正終孰知奸雄得志寧復受束吾于彧竊悲其志不欲深繩之也

欲愚操用操者彧之始謀反爲所愚所用者彧之終局覩操自處文王或亦彧之所誤而誠輔之者歟使彧不與操同心而失着與策其亦有濟于漢否此彧不與許攸輩同敗不幸不與張昭輩全其

身名耳良可惜也故無用人愚人之機畧不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之愈矣

卓識

兩句斷盡

此二句更得預心

此渾之不及預處

杜預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耳況濬乎觀杜元凱於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

不露蓋爭競於事後所損已多調停于事前所全甚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當事權而瘖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于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縶轡而迎裴度度遜避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

其體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

有利國家不必功從我出纔是大臣識度根本學問更是源頭

明辭事功二語非明眼人不能識及

皇極經世方叙正此意

真實語

阮裕論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於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於已乃可無求於世今人動作名士面孔向人見人營治生計即目之爲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丐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耻又豈止於俗而已乎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産或諫其以此損名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爲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爲貪鄙人藉口耳

營治生計原非貪黷不治生將仰給于人乎自是真實語直不可借此爲貪鄙耳

桃椎結屨太公鼓刀豈好爲此哉自食其力所以不喪所守則治生良有關係

與而理疑而真如是之清言世不可少

淵王尊之陰殺周戴遠矣

謝鯤滕伯或

○○○謝鯤

謝鯤縱誕有過於嵇阮輩所爲者至王敦爲逆將殺劉隗鯤極力周旋敦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復間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人望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共步歩彌縫節節匡救若處妙手親弄海鷗于掌而日撩猛虎之鬚其言雖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臭萬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奈何之想脅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從逆鯤意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敦稷險受其禍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真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晉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養名全身者可及即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慙色而槩以達掩之可嘆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

其不俗人也今作逆者輙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爲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

由實折齒幾掩夠與一生誰知深情忠義乃如是乎固不可以一事槩也

直矣不作禁紂之殺身忠矣不必太真之詭謫序其匡正之言爲忠爲能當亦非謬

千古亂源

目是三飛之言

郤詵袁甫

士大夫處榮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關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于黨禍，人人知之。郤詵對策云：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此亡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畏哉！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颺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靜而自靜；縱以勢之所不得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詵之言曰：達在修道，窮在失

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看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於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知也。

躁未有不敗事，不必推原至朋黨，已卜之矣。

始終爲不賢一概而已矣

甚似以李元平當者耶

只無才無志二字盡之矣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始聽之自守其名，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淵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爲世用，自不失爲江左名士。其墓居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出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當

時王濛、謝尙及簡文，強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擬其爲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均之乎失名也，無寧僥倖一出，而猶庶幾萬一，思所以苟全其名。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溫威蜀，威名轉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紀不能行于强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溫豈可以虛名抗，而浩又豈溫對哉？浩一受其抗溫之任，乃始强

溫知浩而浩不知溫自負其不能故也

彩谷世之不知浩酷至

尋一題苟且塞責以終其抗溫之局而其計不得不出于北伐許洛王羲之孔嚴勸與溫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此有識者謀國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于此也師出狼狽溫公然上疏罪浩所爲抗溫者安在浩廢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國被其害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哉乎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嗚呼當時之善于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溫者也浩固不欲出卽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爲令僕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爲朝廷用違其才者大抵世于虛名之士必待其用之無效國被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往往如此可勝嘆哉

于虛名之士鉤剔直入深隱黠驢羊鶴良可深笑士不自審則自誤國不知人則誤國竹馬之棄取溫早見之而世不覺又何以收抗溫之功哉增其賊慝耳

虛闢千載生面

高品逸下子攷

王羲之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鎭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做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以江左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

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又云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東土饑荒羲之開倉賑貸然朝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爲法不一牽制者衆遺豫州都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而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殆

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義之正欲以此自掩也

世每以言掩右軍右軍亦以自掩而庸知其忠貞經濟乎指引鑿鑿其識與正學同

處江左片地爲時爲勢眞難犯手與爲殷浩無寧齊執竹林耳一段深心非巨識未解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事有不恒用之而時用之而有國者卒不可去焉善爲其所不可去者當使藏其用于爲國之中而待取焉夫所謂不可去者其所關于國雖甚重然可謂爲國之一事而爲國者其事不盡于此也要以有國者未有不爲國者也其爲國也不善莫有善焉者矣其爲國也善莫有不善焉者矣苟爲莫有不善而此不可去之一事亦在莫不善之中故名有近危而吾不揭之以爲名迹有近凶而吾不標之使有迹不爲而

隱寓一兵字在其中

步步刻核以銷蓋武之心

無不爲爲之而若無以爲斯聖主哲臣所爲善藏其用非有道者莫能與於此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善爲國者取于人事夫戰守兵事也非有國者之所必不可去哉太公以人事盡之此言爲國也而兵之體用不出乎此嘗試論之君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者國也事與人所以爲國也故軌里連鄉之屬有民者之人也不能外是人而別有戰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屬

應明前一段上洽

釋鄉兵而言兵言客兵俱非長策

爲國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別爲戰守之事夫人而能爲戰守也夫人之事而能爲戰守事也而吾不能取之而國始交病故三代以前有兵事而未嘗有兵家凡以兵之爲物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而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之人有其事者人無不可用之日井田而車徒出焉不言車徒可也里黨而什伍出焉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不言武功可也妙於山而善其藏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意有所寓而事

是言兵之管仲

有所寄此非管子之言古之善爲國者皆于是乎取之今夫安定無爭內無盜而外無虜民生其時可以不衣食而溫飽不屋居城垣而全安者乎衣食屋居城垣凡有國者皆事其事不必爲盜與虜也不幸而欲當盜與虜則溫飽安全之民猶可往而無衣食屋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是爲國者之所深念也孟子以命世才生戰國梁齊之王問盡心于國問保民以王政對滕文公問爲國以民事不可緩對夫梁齊之形在戰滕在守使孟子盡掩其君臣之口必使不爲

戰守之言而束其手足使不復理其事獨以田畝樹畜經界數事當之三主者將堅塞兩耳不待其辭之畢也戰國之世亦烏用孟子爲哉觀其言曰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若曰其所以戰守之道不出此而取之耳請以太公人事之說實之凡爲國者不能使其民無

仲錫爲兵猶是多事

耒耜鉏耰蓑笠之用而蒺藜矛戟干櫓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無服牛乘馬雞犬之畜而營壘轉輸伺候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婦不織紝男不平壤而旌旗攻城

寓兵于農千古良法

取其中不能使其民春勿鏺夏勿耨秋勿刈冬勿藏而騎步儲守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無相伍里無吏官無長周垣無限而約束符信將帥隊分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勿輸粟芻治城郭溝渠而廩庫壍壘取其中不能使民勿爲者所以爲國也而能取其中者所謂藏其用於爲國之中者也故戰守者兵也兵之爲道奇而吾所取甚平其情隱而吾所取甚顯其名危其迹凶而吾所取甚安甚吉善爲國者近民能奪其所爲奇者隱者危者凶者而以平者顯者安且吉者

[illegible]而危內

作尤甯戌

取荊朗子問駁

易之豈非修事之謂哉吾又以爲無治法有治人三代尚矣有鄭白之人而後有開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後有畜牧之事有充克之人而後有盡地力之事有晁錯趙充國之人而後有積粟屯田之事食其事之人非創其事之人創其事之人非守其事之人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夫修事難任人尤難任人難養人知人尤難夫安定無爭天所假以事與人之時也得時勿怠怠則失人失人則失事失事則失國於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于一切以

救之其說曰以饑勝飽以寡勝衆以不習勝習夫所以使之饑且寡與不習者其故豈可謂工哉夫以飽勝衆勝習勝者中庸之所易反是者賢智難之制勝者不取于中庸之所易而萬一于賢智之所難此以其國卜者也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既曰食與兵矣又何所遜于富强之名自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爲言政如殺不辜取非其有也云爾宋儒浸然以富强解之使人諱富强并諱兵食豈不悖哉强生于富金與粟皆富之資也管子論金粟生死寧生粟而死金

富强并圖之諱千年座上一朝掃盡

金之用紓不如粟之用亟富之中又審所取焉古人謀國操術之約責效之核持論之精如此豈苟而已哉富强生於兵食兵食出於耕戰管商耕戰之說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爲戰而耕者秦所以暴也用耕以戰者齊所以霸也耕非以戰而戰不出于耕者周所以王也故曰非有道者不能與于此也太公是也

開陳明快至別白利字妙甚只看至下邊弑奪二字便知利之所指而人不解

人自爲戰家自爲守井里即伍連守望即備禦是

又安首策令輙議客兵客兵所未及徵輸輪輓援之客兵所已及剽劫搶掠擾之禦賊之外反增一禦兵而民更病矣寓兵于農不易講誠不可不講也

以正滑奇僞參淳于之巧諷

○○○策一

問信者國之大寶乃顛倒駕馭又有貴于不測者不測又何以信也唐虞三代道法相維何嘗以不測行之豈其作用反出後代人主下乎

皇上聰明彊智俯視臣民前代無比久道化成其情僞短長靜覩已熟有何所出吾彀中而必用此神變不測爲也其亦可頻用之而長守之歟若頻用之而長守之則又不神不變矣安在其不測也夫治天下曰道曰法言信也而又曰

權曰機曰術三者似又皆以不測爲言宋臣蘇軾乃謂舍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豈舍此三者而專用道法亦有並行不悖者乎諸士其析之

出乎是即可測

人主可以使天下不吾測而不可使不吾信其于天下也不能有所必信而終不能恃其所不可測夫不測者至神至變之名出于偶然而不足恃者也恃吾之不測以實其不信之心則將頻用之而長守之頻用之而長守之人亦以爲常而不之怪則是天下之

筆與思轉斷入妙

疏而捷

不神不變者反莫大乎是而吾之所操始窮言帝王務持其所不窮故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率天下聽于道正直坦易使天下油然不肯離于其中三代而後民自以其心爲心故率天下聽于法整齊嚴翼使天下肅然不敢踰于其外天下無不可信于我而吾無所用其不測矣我 皇上聰明彊智時數邁古默識靜觀察天下深淺既久既熟視天下臣民有一出其彀中者乎卽嘉與天下由道守法明白易簡于以恭已太平有餘而 皇上以爲如此吾安用此

聰明彊武爲也于是不能不別有所操奚以明之用人行政治世之大端也以爲有人不用而未嘗不自用其人以爲有政不行而未嘗不自行其政 皇上自以爲至神變至不可測吾如此可以不信天下可以使天下不敢不吾信而又可以聽天下之信與不信然愚生觀天下人情不盡如 皇上所擬也其始猶以爲 皇上有所猜有所玩有所恪三者皆一有所出之而卒不得其徵直以爲倦而置不理爾以爲其中無所有爾以爲混混莫辨爾嘗持刺而謁于貴

何處得此妙論

者將命者延之入延之坐延之語主人若將出久之不出以爲竟不出且他有所之也譬持券而貸于富者居間者難其事展其期峻其約日復一日知其中本無可貸且他有所竊之也譬持古玩而求售于賞鑒者口亦流吟日亦流視手亦摩娑察其神似原無所解且意不欲購力又不能購而姑以爲名也是其始皆出之偶然久之人且習爲常而不之怪故易窮也今莫若借其情而反用之欲借其情而反用之在就人所習爲常者仍出之以偶然而若不爲意請言

不得之數

其凡輔臣者 皇上之心膂也 皇上欲使吾之操柄皆不爲之用而又欲其人之才力堪爲我用是以三十年來姑進姑退不進不退似常有一極專者著之胸中而又不欲有一極庸者著之眼中世有不專而又能不庸者吾孰從知之則有 召對批答之法夫才之能否一見得之心之邪正再見三見得之使宰相流品與人主情形習而朝廷職務與宰相心手習其不大專而有才者駸駸而不虞其有餘不大庸而能自守者坐鎮而不虞其不足彼皆不能用我而

兩不大字妙

皆爲我用此處輔臣之道也大僚者 皇上之手足也夫部院必有左右卿寺必有丞貳非獨爲一官一人一人一事人有品士有志朝有法岳牧之不能無四凶舜禹之不能無巢許勢也故矛必二弓必重凡以備則可以去取而缺則不遑求精今缺者不補補者不問其人且謗之來補者不來來者不問其人孰之勿去則上不能無苟且含糊而下益爲頑鈍滯鬱且使今日欲去不能去之人即他日求來不得來之人朝廷紀法士大夫風節無一可者故必備員而後

告不可積不可不備

能以黜陟還之 主上是非還之天下出處還之其人此處大僚之道也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 皇上槩以爲沽名瞀進耳借使天下皆不愛名譽不愛爵祿之人 皇上安得而用之 皇上恐其大重而愚以爲勢不能使之必輕一言也 上不以爲可業有可之者非惟可之且陰用其言矣一言也 上不以爲不可業有不可之者非惟不可之且陰不用其言矣其可其不可其用其不用不在言者則在下之聽言者而皆不在 上則何不寬以收其議論

非博世人賞是至理

諷語微婉

醒發

以諫其職業而　上始有其重此處言官之道也至
于大政事大機宜如宮闈朝廟藩服邊方士風吏治
待舉待修者不知其幾　皇上似但取一二極切要
不可已而又極尋常不足疑不難了之事雖庸衆之
君所不求而必得者故爲之茹吐伸縮用以綏臣下
之心口耳目使其求之如呼天塡海倖而得之卽如
河清日御而又予其半留其半使求者不暇他有所
求而得者不思別有所得若其所求所得皆臣下之
物可携以入已揭以與人者也二十年以前羣臣循
望朝講　郊廟罷權使諸務今自婚葬得　旨外不
過日夜望儲宮講讀補大僚下考選數事而已此外
不以爲新奇必不得之數則以爲迂爛不必聞之口
皇上自謂得計而不知皆誰之事也然而不可以此
難　君父也神聖舉事出人意表方其藏於穆清几
然之中如淵之深如山之重人且見爲定理爲常事
及其發于忽然卒然之頃則雷霆之作驚而江河風
雨之驟至也如近者　慈寧示警固　祖宗百靈默
垂此異象于不祥之人以動夫堅忍强力不易動之

主　上果一日出見廷臣天日清晰疑者釋否者通
發者動旹者寂此所謂出之偶然借其情而反用之
之效也葢道揆法守必曰信道曰信度而孔子曰權
曾子曰機孟子曰仁術之三物者無乃游移轉徙而
不可信者乎非也權者衡之錘所較不可必而無不
較也機者箭之括所發不可必而無不發也術者四
達之塗所由不可必而無不由也不可必之謂不測
無不然之謂信蘇軾所謂去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
可信葢用此三者與道法相御相濟而行也若是則
雖頻用之而常守之而愚不敢以爲不神不變也

洞心中窾賈董有其才尚輸其導引之靈快

○○○策二

問朋友列達道爲五而又皆居其會以爲用乃所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與君臣相關何也詩言求友何至遂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非以其信歟觀古交道有異常情夫旣云矧我矣何不舉以自代已不相能矣何知其必爲已厥何以猥僕向何以不謝河曲折趨穿之躁矣穿出而身與俱出胡以不幸其敗伐蜀駁司馬錯之疏矣錯未行而已先行何以不忌其成乃至

生臣死臣覆楚復楚立孤死難何不同若是然皆面相質而預言之初終不爽信矣于和乎何居夫信友獲上旣合爲一而詩所云得罪天子怨及朋友似又分而二之今君臣朋友之際其難猶未至是夫亦有所不能自信而信于上者而未可謂獲上之難乎是宜深自反也故信之說願諸士索言之

人與人相與也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亦何嘗無朋友哉然必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何也嘗試思之人于數者之人蓋有偶然不相接之處而又不能不別有所接別有所接而若不相識相識而不相關則人生之趣至此將而幾乎盡孰使之幾盡而復生者其朋友之交乎按其迹但若舉數者外所不能收拾無所隸屬閒剩浮逸之人委以爲歸而受其所有餘究其用又若舉數者中所不能與共不可相分泮渙解散之事待以爲維而周其所不足則雖不欲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不可得也伐木之詩言求友不過飲食歌舞之事精感幽通至于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朋友之道乎格神明而況于人乎何者信故也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觀友道于君臣之際者愚生知之矣蓋此中流品所聚相引相推而君臣之道藉朋友以興立名利所生相引相推而朋友之道至君臣而易衰盛衰之際疑信所感上與下得失之關也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故其時之師濟無論也雖亂朝險世苟其氣類相求必有所不可解者人之聖賢無論也雖偏人奇士苟其肝膽相照必有所不忍負者其志同道合兼論

知巳

也雖分途異趣苟其才情相慕必有所不能合者其
永好久要無論也雖中乖晚隙苟其風期相賞必有
所不能忘者管仲之于鮑叔其知我至比于父母仲
且死君問鮑叔牙何如仲不答知叔之工于知人而
拙于自運也仲舉叔是悞國且悞叔也曹叅之于蕭
何巳不相能矣何且死人疑誰代何者叅知其必爲
巳知何之急于公家而緩于私嫌也何舍叅非負叅
乃負國也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惟宣子之僕是以
戮之非其人僕未易戮也祈徯脫叔向于死惟祈徯

故向可不往謝非其人不謝不可也河曲之役穿欲
戰盾不欲戰矣穿出而與俱出日泰獲穿也獲一卿
矣何以不幸其敗國之敗其可幸乎伐蜀之議錯日
可儀日不可錯未行而先行至城闕邑里皆儀手豎
何以不忌其成國之成其可忌乎管仲召忽之事糾
也一日子爲生臣一日子爲死臣伍員申胥之别于
楚也一日我必覆楚一日我必復之程嬰公孫杵臼
之在趙氏也一日立孤難子勉其難者一日死易我
爲其易者豫道之不虞其洩分任之不必相侵各擇

其志所能爲所不欲爲其力所能爲所不能爲其地
其時所得爲所不得爲而卒皆無不爲何其信也是
其意皆起于國家不起于私交即眞爲私交而原不
爲勢利愚以爲眞有爲私交不爲勢利之心則雖不
盡爲國家皆可以自信而不見疑于上不見疑于上
者獲上之道也今天下無人而非友也無地而非交
也反而思之有生不用其言死而流涕如孔明之于
費禕者乎有其友巳死不惜身爲優伶表其身之廉
以振其子之困若優孟之于叔敖者乎有其人巳降

一段備狀性述可消同朝之私意

虜既與之友不廢交情賦詩錄别如蘇武之于李陵
者乎有旣以名節相友窺其人熱中榮利而割席規
之如管寧之于華歆者乎有受其恩禮終不可屈而
終報之既巳報之而又以死脫之于厄如關壯繆之
于曹公者乎有當人强盛能亢與同既覩衰危反與
惻惻望屋奔亡具舟相待如王江州之于王應者乎
有廢其人使之咄咄書空而猶稱其有德有言如桓
溫之于殷浩者乎有旣相仇殺遇有與會輒爾相思
如王忱之于王恭者乎有素負時名與之友善功塞

足不愧友矣

[illegible]察

名臣上書相理寧與同罪如杜甫之于房琯者乎有以崇友牽竄念其親老以近易遠如柳宗元之于劉夢得者乎之數者惟武侯關公爲國家居多其餘則皆爲友耳要其眼底皆曠而不卑其胸中皆特達高遠而不沾帶其情皆眞至而無飾其肝腸皆熱來止皆快而不悶其識力皆專定途皆直遂而無依傍無紆廻雖不必盡爲國家而用其道皆可以獲上何者信故也孔子以信友獲上爲一而詩則又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又似分而爲二今

君臣朋友之間其難未至是也　聖天子深心慧眼無所事事而高其視聽誠有怨及朋友其人者　聖天子必不以爲不可使而罪之愚觀今之交道得無有不能自信而輕且疑于　上者乎請以眞心反之蹊徑破可也不破可也而人才不可不惜眞有惜人才之心無蹊徑可破矣意見化可也不化可也而國是不可不定眞有定國是之心無意見可化矣嫌疑忘可也不忘可也而國體不可不存眞有國體之心無嫌疑可忘矣議論省可也不省可也而職業不可

所謂小人之交終必敗

以不修眞有修職業之心無議論可省矣夫眞心爲朋友可以取信于　上而況眞心爲國家乎夫有初乖而終豫者廉藺也寇賈也有相反而相成者房杜也姚宋也司馬光蘇軾也有進而爭退而如故者韓范諸公也凡此皆不啻爲和平即不盡和平而不害爲眞心眞心之謂偏信故不得輕且疑之而卒收獲上之效今使深心慧眼無所事事之聖天子視聽于上謂此屬憧憧往來不起于國家而起于私交且不以爲起于私交而又起于名位雖風偃波流之中不

無特立之人木落石見之後不無徭定之用　上且以爲天下盡如是而長此不反則舉君臣朋友之間遂無一可信者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

上之疑下下先爲猜也下不私爲黨比妄爲觭譏又何上之不可獲哉此可以消傾險之私作和衷之氣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表一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廼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閫

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日已安已治　席議出臣民之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本知人則否聖

賢共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妨于商榷雖閒而必對健言其所知臣大夏臣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脉人才之計鳩民訓武則有司存論士辯官匪與人任在臣職寧辭經晝乃君心尤切洛詢召對平臺豈惟故事敷陳前席具有深衷第斯謀斯猷止可近詢于密勿好問好察似難泛及于卑疏未有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而談內閣猜嫌盡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聖敬日躋　亶聰天縱出　英明於渾

妙

問禮好

厚之外寓　廣大于精微之中軍民之利病盈虛談皆上口宮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　留心于國計民心罷中使相沿之例　銳意于用人行政定午朝專對之規如此虛懷豈無實驗太平未兆實由主聖臣愚　清問方勤毎欲朝晏夕側謂二臣爲謹慎期一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盡一語及軍民失所何以爲心猶令　君父多憂是誰不職二月絲而五月穀誠如　聖諭所云南苦運而北苦操頃者臣言曾及第奎治亦難太速即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今

惟期以實心而行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治人苟無倦而有恒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敢爲出位之謀乃又蒙　諭閣臣健長于計事疎于與人蓋如健者久與同朝素識其休休之量兼爲執友且知非憤憤之衷意者大臣以薦士爲忠寧過取勿過棄庶幾　聖主以憐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恐　上能得之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所恃有即健不負乎　君而人不免負乎健咎則誰歸雖其心本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其識有

自謙借此更
自然巧妙

未到得其似而失其真寃且爲小人所用在宰相無
心之誤不必顯然非主上先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
皤皤元輔本老成持重之人尚不免疎虞以煩　聖
慮矧乃碌碌二臣當拙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
佐時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于　盛治敢不進思
補過宜德達情仰惟　宸意淵微有所對尚有所未
對退覺愚衷感觸得所言更得所未言不敢以告于
人因而自省諸已伏願視民益若勝予如傷如保進
賢似不得已其愼其難務除煬竈之奸以廣合宫之

聽庶大臣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邇人安遠人
悅有外寧而無內憂矣

寓亹采于質實之中融論議于排偶之內渾穆無
痕表中亦云能手

具辨刺心

方顯能濟主

〇〇〇修省疏

具官臣某一本爲　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　聖
明亟爲修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
之妖蠹蠢動植之眚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
灾灾之不常有者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
有所動駭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
于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　皇上纘緒
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
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

京師以風霾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幽顧之言論論
其至顯者日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蒙爲塞何以不
于京師而于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于邊疆而其
源始于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
爲震何以不于四方而于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徵始
于京師而其流必及于四方可知也雖然自　神祖
末年諸攝已久其妖變層見叠出蓋有不止于今日
所告者修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
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灾異之事

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修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于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典 神祖所習焉不以爲異者恐 皇上欲復狃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修職業各捐意見務偕大逬以襄助盛治開濟時艱外 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一三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于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于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修明賞罰內計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宮府之藩若何破水火之形若何防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衰鈌無多不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後集也有數十年之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作千萬世補之不足交玩則妖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 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負乘亟臺而代庖秩宗修省固有同責災祥尤得與聞謹效瞽規自同片獻北面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至

簡切讀之却最能警心

告君之詞甚懼其支引天官五行支離其應不若是之醒且切也

步事原非俗

穿插致疑進銳退速

報蔡敬夫大叅

某再拜讀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為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為二也嗚呼賢則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其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内外别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恬淵浄者膽決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浄而可謂其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是下根人所為某以為學術經濟識者于此可以潛窺某非能為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于某與所謂十倍曹丕讀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為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張穉名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借才異世一片豪

非須許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貧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鄒下上有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遠餉不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補却辱矣辱矣

寫情事處心膽俱張

只知簿書法令非粗便是有心世道人物彼厭薄者實是不能詭脱耳

非尋常山人矣

說得委曲委婉出事極得人情

○○○與徐惟德崧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衣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恐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其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詞旨哀婉石人亦動

嗚咽兒女語入耳自心憐

文固自有所

謂徐宿逋以作人思正乃妙處

○○○與譚友夏

奇傻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于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于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篇中議論極得文訣更得先生作文訣婉而有蘊正先生之文也

狀與誌體應有異

○○又

廿一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誌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力既不纇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劓法如此運筆黥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可不謂不忠于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若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為威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另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典矣無遺恨矣非獨志

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刪刪則不成絲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不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試讀太易誌銘可知其言之非誇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恐未必無下且容者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輕詆終是薄道不若擇其可者法之

一片哀紆無窮悲慨

成敗論人一洗俗眼朋兄自信其悲涼

語大有含蓄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為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搔手不得小巫行遝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今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時人間最不得意之事

太易取為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為密戚故不惜剌剌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為周身周衣計也

悲堪泣鬼憤可遏雲

生太易諸生不可罷尚可有為也四語悲濃疊出

善評詩者

平心之論

無如人之不善學

與王稚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苦響逐矣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眞初盛者而有眞中晚眞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緊着眼大

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眞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眞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說中郎不得已獎進之則進之之詩自可知矣

凡詩文之運自有必轉轉于明者之開先必壞于和者之習响蓋一則奇衆則厭勢固然也故善變者方爲功臣

非有識力者不能非其志乘才不能有其質

[illegible]人

所以當細讀古人詩

先生語痲黏人心胸狀不一過

寄叔弟恮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乎生寂寞造物于我奢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宪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隷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眞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乎生于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

弟于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没途逕甚多萬萬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于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于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淸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獎進教導可云委至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眞無味何時得致一命于父親衣食粗足兄弟能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相勗皆至言良由至情出

與張太學

說着文人病痛

語有餘[illegible]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卽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䟦從黄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凡人名位不彰經濟不展惜有文字稍留一班原不可令之湮沒其責後死者良是

奇語

自是周密當妙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想具繞指腸故語能轉折如此

生真見重

答馬時良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覥年丈怡怡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僬不過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卩授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痛餘祇念及山水友朋之緣當不惜以餘生殉之矣人固自有所重

樂事復不足相夸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札中兄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恐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簡語自有脩然神氣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稍次者正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末亦有韻而眞

一語無窮意味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札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致茂之既北首想竟浮沈也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比于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嘆可笑

寸楮中具帶空靈之氣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愧其業之不精而竊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讀書專就兄千里而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片語足人一餉思維

一得一收破情至語

儘消得

如是可以發聞

與蔡敬天

向公覩楚而苦其與其遠也今茲遠矣向其猶得數四與公書扎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扎詩篇而公未嘗與其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旣遲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淪墮每用讀書作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

註發覆指迷蓋欒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于世者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其人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輩于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復奇意刪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其今日之事恐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然耳

善讀書人每能道讀書之樂選書之肯

足與選詩者
只足示矣

古人口吻

推敲之論
只行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不能自西陵遊後斷手于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精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手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俟公使至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未免聽命鬼流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爲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及此詩文眞不得作第二義惺與不當妄作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詩文與白業不當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實與不實仕宦去白業遠然處談白業亦易山林去詩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曰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于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尚無所歸況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入山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着亦未能便了惺無經世才志而處一而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指摘凡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孤行其意有聽命之古人無銜命之今人南面百城無以逾此公應自知之自快之

皮膚之學

決去平入奇 使易入正道

實

眼大如箕能作此語

詩歸一書實可開世盲[illegible]

〇〇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啟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惜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

之外此語似是故能熒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于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聵人燈燭輿杖實于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甚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與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不襲尋常實原氣力

丈夫氣局[illegible]

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歸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作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于此與

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淼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時運變遷文人亦隨而衰旺創法之日即其開弊之日相沿漸失其本初倡者亦何如和者哉不得已而託詩歸以救世恐世變終亦非詩歸所能定也然亦足爲章程矣

細字妙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倫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官而其長未燥也是其少長貴賤賢愚相去益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領某于邸者三視壽常君民之禮有加即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其驟謁先生于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人而接引後進有甚于某輩之欲通乎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于邸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極壽常通候說來極不落窠

此事未敢相讓

尚快事[illegible]造化之嫉何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孰有如彖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妒也往時一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割雞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懷歸益平生精力十九盡于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于中晚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過取其事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服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于他念千古一時蔡長公示予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

俱歸於盡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念之念之可
與吾弟恮同看之
文章經濟盡以一身兼之眞可以樂死但先生止
試得前一段事業良可惜也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
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
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

名成後多悔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
法中見之其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
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淸新

不自是

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
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

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
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
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
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

易見者其味必淺

躍然于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
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
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
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深厚二字實是詩訣覓解人固自難耳

絕無回護

○○○妙育真之觀察

閒捧讀回示辱諭以愷所評詩歸反復于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于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

靈厚自有真

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為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為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于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此而即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迹而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總之厚不以使事譬猶為高則靈靈不以尖倩跳脫為工則厚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自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為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畢竟見益則領益益特為無可益不求益者下轉語耳

不盡言之為妙

能此便可稱行詩道

誰人解此

此可淡身

總好安樂窩人不能寄話

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幻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練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為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今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圖為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

人書亦必傳之業書脫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長吟短諷直勝持螯把酒況擁案牘而對饑寒瘡痏之百姓乎南面百城可不相易也先生善尋樂處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屑真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時與兄參之

機鋒不僅在犀利固有取于無烟火徐夫人七首三不在大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八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八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與陸聞仲掌科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　皇上臨御召見廷臣事目聃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未覩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生此剝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　聖怒其拿送刑部擬罪之　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

聞之弟于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于時事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爲今之時惟有閣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緣有讒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蟠蟠眈眈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諫合詞申救非惟無益反觸　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後必曉譬臺省止其

諫者可不惜身與家則不可不惜之

此閣臣所以宜引者

一肝膽之言

上疏而以闊揭申救一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此使言官待救于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于消邪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家計亦非爲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觀其識力意氣豈是一文士人之云亡良有深情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二

今邊餉兵餉日有增加處煞費乜之能

說至不利于官足以奪之矣

救敝之政立以漸之

一片苦心大力可結浮議之舌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其曾謂塞下粟仰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灾眚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通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覩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救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無利于國與利于民而又且萬萬不利于官某闇之氣塞塡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將凡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哉惟與翁灕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覩其全卽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二

巳然之見庸人類然

是何肺腸

病者得瘳之分數于何處驗之不過觀商之輸課者不如往府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乎怨便商者即向者事内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綱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巳雖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巳自爲之是

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曉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寛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況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問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

苦心亦何晚之有

得尺則尺總是救時之論

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即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奎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或亦太久唯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于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

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久困趨利之商儈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圖鹽法使臣子于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于鄉評物議以爲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徇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

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挾壞之說眞屬空言文具眞不利于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此耳幸勿罪而笑之

期以肩仔巠以融通實揣摩于任事者一段苦心痛癢而爲說捉筆時亦大有苦心

予嘗論人弁[illegible]亦易耳第人盡弁之國事將置之何地則事有任無人方是守官之人國家方收官之益耳論極得

說而微恰但阿瞞之抵掌

試亦老瞞之心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憮嘆彌日何足下高于覷衡而淺于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于足下或日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日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日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騃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嘗笑而哀憐之

才士薄祿一至于是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甚重豈有爲天下畢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恥之値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其就繮繼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騃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極肖口角

似可以解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鬭以詬不能容雖此予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為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于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于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于衡即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于孤孤所殺不啻有十百倍于衡者乎小儒愿予為之咨嗟釋憾于孤而有識不聞以為非以為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

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詞伏而處于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于衡迨其歸命之後巽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徃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巳而至于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遣之于足下此其高于視衡而淺于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

辨論且正

亦臣謀之皎皎者豈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以貞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悍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候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舉事從古如此況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裴塗花面摘取橫罔直是其自陳時文與漁陽三撾可以並讀

正平亦是自殺其軀不得盡尤曹操即與出脫何妨此則又為摸索以甚人惡人恨耳

亦是日記便宜不恕亦且如何

嘻笑怒罵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棊局之變不見不聞即上疏改南通書長安曾知之時猶一切以丙辰前情理望之及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一年所而始知之迨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簏中檢台兄去歲兩番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覩與丙辰前相與情理未嘗少變微獨弟卽于弟之好友若鄒若魏瑕瑜不掩覩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世局自變而台兄

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于以觀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一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情二字只可于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以之責人若仕宦得失之際責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恕之非惟待人不勝其刻卽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大半生于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一史詳略附于各史簡末檃括事文竊取其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于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覽之因郭振老之還奉寄合虛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于京口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不盡欲言

自責不可不嚴責人不可不寬功名富貴不可得又何至取友人而失之雖然利害不足相依結交

時也應自咎其惰惰也念至此于人又何尤極忠厚亦極狠毒

與王以明

乙卯開歩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留時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語了之今稍知于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醒覩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遊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論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于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寄示近

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諸種甘露之漑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以明于二事爲一故兩得之弟覩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覧小修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便于何處了無生恐又添出許多葛藤不如詩文之足以消日也語中未必爲先生本志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踈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于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于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于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眞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眞以詩歸見處則此一書將藉此一語

口實以傳某以一官狥此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于某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詩歸以發古人之覆乃至忤今人之心耶固應有此排調

可厭咄咄之狀

看破

以此作弊絕勝焉斗

與林少嚴座主

去歲聞三郎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為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于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為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為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即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

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為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于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于元履而遠能得之于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乏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于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

又聞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灾有操相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長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日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轉展伸出自巳主意真獨行其意者

求于今益罕矣

寄荅王半庵中丞

不孝惺下劣疏賤之人也素無根柢之咨台臺屢勤先施去冬惺方爲先人敦喪事忽接手書重以大集貺言獎借草土之中捧讀欽佘音中三歎若有感于詩亡雅降之故者惺嘗謂文章小道壯夫比之雕虫所云關係世運汙降治道盛衰或文人標榜護身之言而前輩巨公偉人其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接引領納如恐不及件古無論若近時李長沙之于崔李嘉靖七子一時賢貴人以不識其面不得其文爲羞

不加姤正不加重耳

今風乱雅自是治世之徵

直是清明之氣帆亂乃

當時民物康阜明良喜起亦成太平之象邇來士處宦途與在山中人但問其何官與我何交而已文章一道不加重亦不加姤若世界中原無此一事者夫物聚于好風尚所漸造化亦將收之漸就衰歇無足怪者然今之治象視昔何如哉惺觀昔之趨向愈雅而政治日以休明世日以治而其人未必不作高官今之氣分愈俗而職務日以靡墜世日以亂而其人未必盡登膴仕乃知前輩虛懷曠識急急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而惟恐其失者固不止爲憐才嗜名而

惜才者不使才受其益

巳也台臺固一代巨公偉人也道德節義事功聲名豈專以文章領袖一世然台臺有其全而士各持其一以求合于台臺士即不敢持其一以求合猶必廣搜而節取之雖不肖如惺猶惓惓下交之不已者適足以明台臺之大之高之厚而已去歲欲作報而無由逹舍親胡方伯之來惺適他出偶遇商河令王之賢不孝乙卯黔中所取士也遣使相候謹賦小詩一律拙集一部家傳二冊不敢謂酧來美聊以盡請益之念而已內泰山一記諸詩關里碑紀及詩具拙集

中如有可采擇者倘因修志之便乞附于中以不虛登臨瞻仰之意非所敢望也臨楮曷勝惶悚翹佇之至

今日悉謂制科中無人物予不謂然又謂詩文無濟于事予亦不謂然就中除却迂泥浮薄兩種人未有不能爲國任事道德節義事功聲名何嘗分而爲二哉自人二之置才人于無用遂令湮沒而反誣其無可用惜也試看長沙七子豈無建竪哉況更有勝于長沙七子者

此則未可謂人

憐才樂善之有合志

似此心腸不必身其賞識已令人可欲

著書者自勉

〇〇〇復陳鏡清

惺啓孟誕先不孝之石交也不孝之知有先生詩及其人誕先之所爲也知其詩其人而心賞口嘆不能已者非誕先之所爲也非惟不孫誕先亦不孫友夏非惟不孝不孫誕先友夏即蔡開府之不令先生知而移書彼中當道稱其文近古人抑豈友夏與不孝之所爲哉何則人之稱述可以稗我之耳鈔傳可以稗我之目若夫耳之目之而賞且嘆不能已者心也耳目可借心不可借夫好德憐才一念所以行乎數

千里之外而通乎百世之久者惟其彼我之心有同然而不能相借也寺壁六詩古心深情便是元道州豈有明眼人同時有元道州而不歡喜讚嘆者乎不孝平生好搜剔幽隱詩文上自公卿下及廝隸凡其一言之卓然可傳而無名于世者必欲使天下後世知之而後已然此亦私心過計夫珠玉蘊藏精神見乎山川商周彝鼎雖在冢墓之中千百年後必出見于世彼所垂著書而千秋萬歲不爲之存者其精神原無足傳也真可傳者神鬼天龍爲之擁護而水火兵劫不能遮斷奚藉同時之人歡喜讚嘆之力也諸作深古迫近子青先傳以文史之筆發仁孝之衷所願從事筆研以附不朽敢煩重幣溫言乎但目前爲先人窀穸事完積勞致病室中病者十人而八九客稍展期以遲補拙託誕先兄轉致可也友夏三月以明經入京所惠書幣其弟收而傳之保無浮沈薦物侑緘及家傳遊記六種舊詩書扇奏覧既屬聲氣名刺原只照常況鄰治父母亦無用手揭之例乎想一言便可相諒臨紙欽渴辭不達意

敘憐才有公好令人欲快敘揚詡有必至令人欲死序著書之必傳令人欲自奮捉筆處真可泣神鬼

只詩賦字以虛文見之正矣

是何腳次

○○答韓晉之秀才

闇固多才如足下清皎立俗何可纇得學古之人所得自不同然古人所謂學以變化氣質氣質二字亦廣亦徵恐非孤猶二字可了此特可為足下言之耳僕年力已衰又無子即吾子未必克肖中郎之書會須付君等何須相從南都觀僕之全也史懷一書至三國志而止今晉宋二書已九十葉矣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董見老曾許為僕作序能從臾之否向不知曾相寄未今致一部三國以後史無識無體眞不堪讀正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廢耳所寄賦大可觀大要賦雖以輿博為長古人亦只將數而獲驚人之語散其中作丹頭種子而後以宏麗成文勿食其末而忘其本也冊中四詩大勝青卷者此精進之驗也奉和一詩示意而已臨紙意塞不知所云

論作賦實獲我心其餘出口甚爽亮

此集只可橫行

○○答袁未央

不孝之于詩文少時孟浪欲求其至年近五十而猶不悟名根牽纏可笑如此不知此道無必求其至之理今老病侵尋念志超宇宙勇邁終古求一技之至已自堪惜況必不能至乎所云隱秀軒集聽人刻之而不禁者知其不能更進而益於此也足下乃復求不孝後有此不亦多事乎漢魏唐人詩所以各成一家至今日新者以其精神變化分身應取選之不盡若佳者一選無餘則古人亦隘且死矣選詩如相人如取其眼耳之靈而手足各體皆為枯槁棄物可乎以明愛不孝及友夏甚深不覺視選者太高而厚望之不知視古人作者反太卑耳然此亦何足深論胡君不能為主愧甚愧甚

不死古人自能求其可選佛菩薩之心

如此方有實益

答譚友夏

惺謹復孫女之養養而失之未免多一事其慧處人不覺生憐死惜情不能與人共所謂別業見妄也學道人所幹何事而猶爲綴念乎楞嚴經爲法捹命病前病後披剃不記其次危者有時安滯者有時通佛力憐念加被不敢謂苦心所致也始自作一序能動筆作序方有少分相應明年二月初約說經市中須發一往大願辦一片深心夫阿難何等地位佛猶責以粗浮歷劣須看此等人所以粗浮歷劣處不愁不悲愧也至于嚴整威儀率由矩則尤不可缺夫聽人說巳看之經雖覺現成省力然終不如費自巳心力損自巳資糧經歷艱苦尤爲受用只未聽巳聽時莫作省力之想可也白文不可不細看或一家之解看之亦可服膺非敢許來相就遠韻若暫不侍母共了此段尤妙此報母功德也寒碧僧可約同來序雖寄覽然臨時亦須爲兄說一過也世事如夢來日無多追念其它近詩二首見志明春築室非好勞也亦自爲學道養生之計耳正月初旬可來市中矣惺謹復

讀書誦經原當求真實受用過耳之言濟得甚事

此便巳爲讀書者說法矣

只應時銷去是夫老論到還償前生債驗頭氏一層

○○又

弟去歲春夏之交欲愛幾枯想念不作而脾病相嬲備弱彌甚數十步之近數息而後能至一以靜勝之久亦獲效讀書學道有得無得或淺或深俱以身心日用喫飯睡眠處驗之頗覺有少分受用煩惱二字較前為輕弟所緝楞嚴注已有成書名曰如說今摘出弟所見者錄寄然亦自二卷而止餘俟續致也靜思人生在世無故而受人大毒深讒自是前生負彼今得酧償為幸若不應時銷去留為報復之地是還償而又借債也擕一居為靜攝終老之地遠游無期見少壯尚可作楚遊也轉求趙凡夫書懷歸堂三字及松竹生處白階庭橫古今一聯幸以相寄

亦是無可奈何之語是就禪論禪也

貴人類貴紙上之山水而忽真山水

疑古者初非真古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見作南中貴人書為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畫者示予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于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垝垣草衣芒蹻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即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穿渠能赴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為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也

欲為畫工作贊却深嘲嗜畫者彼忽真而重似者亦足嘲也

殆有所諷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冰雪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于無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于實斯已難矣況葉乎梅至于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于葉何者谷葉無所為夏梅也予為梅

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為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于冬春冰雪者之人也乃真附熱者也苟真為熱之所在雖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辨焉此詠夏梅意也

夏梅固亦貞元之候乎何必盡于熱鬧場中尋趣日也

似亦有之

是[illegible]以全之

亦太多事

以自喻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敘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溷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乎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必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

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為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溷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何不盡為楓落吳江冷不妨付之深波白浪間愛也非妬也一言足千古何用多許為作者選者當

知之。六經不燬而怪妄之詞少減秦火不爲無功必以多勝莊光所薄爲菜傭耳。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忍昔不殺匊栗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旦將反命則向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于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于放

夫其畜于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於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犖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類之陽犯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于中而去還之變應于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予入都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以放之之意也。

亦是一篇放生戒殺文
趨生遠死獸有靈心所爲有取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薪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巳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于是予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㡬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

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憫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于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誌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

太易遺命爲之。憶文之達于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
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
才鬼之靈而篤如此。
實有深心與通非曰鬼話。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曰虞仲夷逸始放
之義何居。胸中眞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謂中
倫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
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
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
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
以爲有破膽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
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
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
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
謂辨也。辨生于不得已。不得已生于懼。懼者。放之本
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放之與橫。原有辨。其原殊也。

放言只是一箇說得出。未有不出于不得已者。不
得巳又何無忌憚之有。

○黜錄小刻引

巳試士于鄉而奏之　上有黜錄其文二十篇宜梓出于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人主者初試于書義取其一其三副冊之于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或分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三試主者于策取一問三問五問副又問之前後二序又分焉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莊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猶之褻服不可入朝而要襋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也乙卯黜試僅爲

刪其錄衷舊新側爲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于錄者爲論義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昔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于錄者論義又一與錄微異體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一以自試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之使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之義也然則錄幾乎廢與曰烏乎廢有二三試之文及序在也

序致中嫣然作態

踈花妍窮岩淺草蔓幽澗小小點綴亦自快目

江夏紀事小引

予同年徐子卿精神文釆照映一世才鋒面面而土木形骸乍見如漁樵人從山澤間出慈心熱腸栩栩然躍出于眉宇而戟髯電目音吐如鍾椎豁開爽破藎樊籬而執身如處女戒僧皎如氷霜𪋻𪋻矍矍似陶公之癸勤而風流絶世西門之柳南樓之牀超然高寄世以爲賢者不可測而予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初以進士爲上海令同年中私計爲令莫艮于子卿亦莫亨于子卿然年餘以漕事被劾謫官楚之蕃

幕署江夏事未幾爲眞予以使事便道歸江上子卿扁舟迎訪意氣安閒語予曰吾不稍厭于上海終身不知作官夫天下事固非一往書生習氣所能任彼劾我者成我者也微子不信吾言之誠故吾以告子予私服之畏之愧之此學道經世人也秩滿稍遷爲水部郎以艱歸家居數年出補兵部蓋十餘年矣手書江夏紀事萬餘言寄其楚之門人龍夢先朗伯諸君心血焦腑文字中和盤托出楚人士受刻之其文淡蕩爲華如太史公河渠平準二書及貨殖傳嘗謂史遷有經世才而不得試爲吏龔黃卓魯吏治彬彬而不足于文不能自書其事若子卿者可謂兼之然皆江夏一邑事且去今十餘年矣夫古之巨公偉人存歿歷中外數十年而意滿於筮仕之一官郎其作一官[illegible]驛鞅掌廨事不爲而不能忘情于官之一事其[illegible]一官一事世或以爲其人之美不必在是而心[illegible]之心獨信之而其他不能奪焉者不自欺也不自欺之謂誠吾所以知子卿者如是而已矣天下寧未有不從誠得所謂實心任事是也故引

申以成終始之

鍾景直行周底

深心含付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儁才不得志而為滬州倅鄭子蓋以官為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在事中者耶以是知鄭子非以官為戲者也歌行指日時事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俗可觀採若少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兵荃豆餘于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災本以示譬而採木以三殿為名開権紛紛又以採木為

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焉可也

災楯梁而嘗進章當事者識同趙鬼況以開権為修省末一段多少痛心採木行應有作耳

我用我法

是起

熟不以易為而況于詩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于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為子用吾與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

語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鶯翔鳳翥迴旋多姿

傳不盡傳令人可思

選之功大

如上方是[illegible]乎

深傷勿已之無人

○○題魯文恪詩選後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于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于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議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雎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

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因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隻何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削之法

鍾文正如蘇文隨風起瀾多作轉折而其煞處更有別致如烟波萬丈大有可玩

虎豹以存山生澤

作文者所宜知

○○○再題魯文恪詩選後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即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于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其全決不止此若

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今又能有幾人乎

令人欲惜墨如金

不僅打油釘鉸爲一時之計即字字不經錘鍊恐猶是千古貽笑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眞草惟意筆筆出于鍾王又特妙于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古潤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二尺從者長尺有咫斂從者之兩端裁筆焉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而已也又前于袁

廣文小修齋中問予姓字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冊于石作眞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世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于是矣報盡仍雖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益文人之業以仙攝之仙人之業以佛攝之其精進何有窮時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太白佛心也

供奉不死矣乃猶示幻耶當亦非庸人可託

> 富人未多解此

> 有快語

> 迴波千態出

> 如此富人今何可得

> 可以喚夜

題潘景升蒐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拺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若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于事理兩㔁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蠢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覈深雅心力精博葢地史之董狐

也蒐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賫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貲財所為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𦙶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天矯如龍層翻如浪心思筆力度越尋常

> 即可以知先生題跋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取其一語可以為一篇其一篇可以為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洪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

吟調笑之間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用頓州縣者也使學之不盡其才名不聞于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奔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

藹苹苹發于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于心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貴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荊公禪

簡則曰余熟視其丰度與視富貴如浮雲不淈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于洪龜父則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于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稽叔夜詩與侄榎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鋦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曰用意

行之之意不必當于人與書與所寄送而不切

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賞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于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山谷人品學問俱有所得故其落筆自不涉文人圓巧詩多境地得先生一指點畫龍可飛

○○題黙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慧力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尙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遂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頻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出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黙視社中諸人于陶謝二公何居吾亦

以觀老黙所謂二見之優劣乃樂術之優劣也

便是覰近臣于其所爲主義意竊恐寥寥斯社無可結侶矣

兩者俱非庸中所宜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舭船騰錯雜杳囂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眞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不欲戰淝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字

去喧囂爲矜莊猶爲酒困

○○又

二之氣酒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即百船一石喉間不無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做杯訢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是不亂于酒根本

倘錦諸辨采
可云趣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蒙號呶亦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于醒者知之至于出没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于醒者反是

盃杓之間那可以一酩酊消之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而以自然故能妙中

予無蕉葉量未嘗作敗興之俗物然亦未敢爲沉湎者許也願以此爲酒國三章

坡老好佛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難以其身殉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刳心捐脛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爲　仁宗皇帝親製皆青御諱惺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妙有提醒醒許多不仁不義之人至談及仁宗處冷處箴砭諫迎佛骨猶輸其伐微

○○家畫跋

庚申秋冬予在白門病困口不能言與食足不能行身不能眠而獨能持筆作畫作畫則反不知病其誰使之五弟快曰兄甚以畫爲藥耳因念漢元帝命王褒等以文字爲東宮娛病不爲無故病起反不能作所畫病愈藥止也予所畫凡十小幅時舉家憂懼五弟素好作畫內人吳氏喜畫蘭皆久不言筆墨矣予病起時一作蘭十種一作山水十種盎之吾聞再生者舉酒相賀斯又以畫爲酒也欲裝一冊志痛定之

思忽忽失去天啓辛酉冬予遷閩憿學暫歸理裝得之敗箧中緗墨不爲如數百年物裱而存之以授侄昭夏壬戌二月初到家再出展視題此

却病當酒可想文人之致

○自跋茶訊詩卷

吳門買茶之使在予已成歲事人笑其迂不知其意不在茶也予與元歎吳楚風烟森然天末以備渚一片香爲鴻魚之路往反間書可必得如潮信之不爽中間或元歎寄詩而予未及答或予寄而元歎未答今茲乙丑歲之使以四月八日自家而發有詩奉寄因彙前後兩年之作詩之一卷題曰茶訊詩未和者補之歲久積之成帙亦交情中一段佳話也

知先生不以草木之滋勞人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六

亦是有心人

中情

集錐皆爲神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九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蒔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闇解出授受之外其人洸墨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媟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箸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離于腕徐以一二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術操之耳余嘗謂翁診脉甚苦而投藥甚快余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蹶舉家諠言瞑矣翁至脉其脉治也進一七而蘇期以踰月法當病如前再進七乃絕已而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今後數構奇疾法當死翁數起之其它圭刀入口無不隨手應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釋恭兄弟宅中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已其病之狀若何語頗悉而釋恭尊君心計警敏人也顧諸郎識之身寧無

仁心為質

旦暮緩急邪屬歲逼除余遣一童子持楢脝餉問翁至則聞雨健騎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迎翁去矣余心動得無如向者稱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稱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于是稱恭輩競為詩歌投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瀋如獲重糈所至人爭家之念緩急可立應而翁赴人之急甚于已百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為解不以風雨寒暑為辭翁亦年六十未有子男期以此陰行善導迎善氣會歲兩大祲

刈曹偶庶

疫鬼白晝攫人千市翁貴藥如池積片成冢全活莫知主名安問糈而貴家亦不惜解金為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旻聲度曲鼻息與喉囀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負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泰越人以此得不良死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溢言對主人未嘗暴僮僕之過所游病者家酒法食单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為長者如此

舉世皆然所謂以口療人者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實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坐談者類是翁為人診脈精神與病者往來一之至也與人處使人意消偶俱無猜豈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日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者也非醫者也

蔡寫脉脉處宛然圖畫其寫翁之靜一處亦冷然可會

眞朱桃花一流人
不幸中之幸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昻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履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愬匡盧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峩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淞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

歎奇如此
可傳甚
著探奇
想見氣度爲伯樂嘆

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吊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皆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

先生得以不死矣
反以爲得之

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于野之中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昻壯夫時尤嗜五言弟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

孤芳自芬而已
悲憤是一腔悲憤

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勝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況老賤窮辱之尤如陳昻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昻然未有如昻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愼言曰自今入市門見

賔萊儕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短髮蒙茸老奈何唾壺一擊一悲歌新詩剩得人間誦荒塚俄看落照多

千金買骨著憐才誰起枯骸歷塊來白日不回時已後淡烟殘日只生哀

遲覺之意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更名加阜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子今戶科給事中應宸任潍令考最贈文林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古愚先生父福福父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忠守忠數世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黃岡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篤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避之然益攻苦夏篝于松下冬則甕貯絮加足焉日以吾從衆

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九始補諸生丙子巳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及廩與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甲午伯子舉其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歎其學之不至將老焉稍與其同輩匿于文酒間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疾革猶作重陽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有孝友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視寢膳無時

誰能知得

寫心極苦

至言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安節乃巳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走望諸
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之尤愛季弟同
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將析箸泣數日曰吾乃
生分然愛益篤孝廉幼清能文教如巳子曰弟任一
身耳且老人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
愛而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戒以歲儉自鬻出
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甍存沒待命者一一爲計必
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書不能有所酧心
雖安之而常隱然有憂天下之心負經世方略雅不

欲出位有所見其不平而將託于家人語以稍泄其
徵肓戊戌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獠書問大司馬
何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猺若
苗兵食充詘將士惰整要害阨塞俱若何必責對轉
餉邀東歸問邀事如前日身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
不出此授宛令手揭會典律令予東鮮曰　祖宗道
法當官詳斷具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
故不習則疑長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讀會典

語與柳均非其正

便是不巳甚之處

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課以爲亭慍又
言宛孔道飾廚傳媚客若誠恥之然古者畤粻庸遽
賓至如歸皆必飾愛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
忘賓旅而後爲飾愛廉慎者凡舉事依于誠恕乃可
久大勿苴其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不
視事猶促之出先一月召季弟往治木江陵木至之
日則屬纊之日也從容取筆書震也當事雲也作人
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仲子也又言某某有德于吾
父母吾未及報必勿忘遂瞑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

數年而伯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
世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于世無忮所儆居火
或謂公盡閒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使其配程孺人墓
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此類料事成敗不失
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面折人過出于實心無巳甚
使人嚴而不怨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
其前事而收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
曰予幼爲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予成進士
後東鮮一札若郛比隣是時烝庚戌辛亥間予誠不

宛轉出情

誠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事中微制大使人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如故其不得巳而有言之意中心達于面日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有不如此而能爲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生而見之視先生誡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父兄之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爲大學止至善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祭先生誡子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

舉進士作高官爲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志絕人者以此

即其教子處便可知其學問便已可傳傳情事處不一而足曲澗迴谿使人悠然有會

從與今今昔不可得

句字有新情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浯嶼人也諱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其爲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多獨行者曾大父奕舒爲永春縣椽史佐法平有法如是而令牽于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欸齊虜僞卧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椽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庶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碧以學行爲諸生

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退務刺其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史世其德蓋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未坐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眞聞父叱牛聲而流涕豈必其父之不安于耕乎致身顯親于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帶經而鋤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方

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歸適大祲有港禁父携公請于令令試而奇之曰昔何仲默幼為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為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勿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于郡孝廉傅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生有聲貢舉己卯郷試故事士舉於郷者親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公耻為居間而其任為親

朋所望者不敢以一身廉儉為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役一年十二矣依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汩汩從車聲燈影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官不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教職為養夜被酒心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馳歸父果病病良已己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計至一痛幾絕復除補閩之長泰諭凡孝廉為此職者得週其衙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資其祿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即官也何署為且署獨不

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寬栗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者郡庠有某生為怨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誣為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謁辭遣之甲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為今光祿少卿朱君先祚工曹郎馬君天錫大叅張君之厚戶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為名碩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令樂至在蜀西北萬山中去闗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年始二十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

以子貴薄遠官不為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養庶幾要一命于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用紡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死不知吏人婦之榮且潤也至則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入署几塵厚而突黔薄也公曰令艴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令之責也奈何乎為令會有採木之役木所產在夷僰箐峭中人獸迹絕官給鏹募民役懸格峭之耳約事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給多不能償其直桀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相壓單樸者始

方見不意

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
老數輩人給筆札令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臆
疾書勿移時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即收之爲之稽攗
冊以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屋之多寡然後
榜示占役者于門丁弱賦强則出金助往募者庳屭
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扶其誣報及妄求免
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
大義諭遣之民始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
格公以滿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尋有旱疫之眚多

剛廉不足病富民

方動無之然于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壹以三尺始
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
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爲非吾特與杖困魚
辱焉顯示平民使知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恃
此耳邑故無制科滐惡民入貲爲臺司椽史意有所
仗視邑令猶屬耳每謁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
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椽史能以法振令之弱公令
作令又以禮抑椽史之强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
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屬氣如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

起强項令

公所部監司欽安態兵備使者亦累望公意氣用餉
爲名檄責縣額餉金夫幹者數歲來有無礙金乎姑
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錢歸報安得數歲且金
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郊使者氣塞止不
檄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于公及前諸椽史不
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匿
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孥猾二人酖食盜及所捕
庫子資之冤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斃
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入貲使

又一[illegible]

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淫預如袱舟蕩不可止
取石代裝舟子嘆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
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
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
還　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
繼卒陳安人者即堯俞女弟也幼貧父兄長宜室家
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所欲爲于父母
者屈于位然未嘗一念忘孝所欲爲于昆弟者屈于
財然未嘗一念忘友所欲爲于民者屈于地于時然

新來

與良吏循吏

未嘗一念忘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爲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兲公淒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之親者自爲孝康至宦歸二十餘年僦屋而居瘠田十餘畆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而約義勇于施而怯于取其移病歸也方有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猶奏記督學使者廣試額閒閒學行而耻以吏治見短所至科條可法然不爲名將解邑時有賕無主名者二百金不以汙歸槖亦不以聞上籍置之而已伯子借

得郵符爲公歸途訃匣之不用平生悙行雅不欲以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爲客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永越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爲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器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于日所謂伯

自足垂非以子並

子者即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敬夫故傳先生平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傳其爲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子遂亦奇士與予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爲蔡先生傳也亦然

寫吏治處隱隱見其朴心其著巳立傳之意亦脫而有致

紀言著事宛然一謹而不迂強而不傲今之拙令古之循良

(一〇〇)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為少參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參宦遊四方，于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參為之心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參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籥是問。孺人以一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兄

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值緣綬累葉，後子姓家眾，稍習于參藩，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奢欲與凡人齊，乃為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推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參者悉服，改心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道，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于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楷繇，心之所識，精于握算。藏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為奸利。然亦不純用適發，日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即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貫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益其喜為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為命，外訌內怵，終亦不能顧息暇，則發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啟口足為家誡。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

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宅無所須，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為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率修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界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為其為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略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于以代其父為尊養，昔豈有既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燕，今為吳中佳士云。

文法極有頓挫其于敘述處每出數字評斷皆冷雋絕人著筆皆鋒摘詞悉錦霞綺開朝花光蘂露差可併其明艷也

見傳之非妄

家傳

不孝惺生不及見大父甫出母腹即養于伯父一府君裕齋公伯母陳宜人即惺今所爲之後者也府君之生也先于本生父二府君魯庵公二十歲及見曾大父即陳宜人猶及事曾大母以故大父以上凡先世教家孝謹及治生艱難事府君一一目見而口誦之惺生數歲府君抱著膝上舐其吻談大父時事惺俯而聽之語次相視笑泣在面至嗣父及母陳宜人本生父及母馮宜人事則惺之生較諸弟差長覩見最早最真惺自念老矣生嗣父母三十年中俱沒有弟四人先後亡其三亦曾執筆爲他人作志傳而祖父遺行確然不愧古人者無述焉此罪人也自閩歸居生父發凡事屬大父以上取諸嗣父所口授者生嗣父母事則惺自以所聞見筆之于書雖不必傳亦不敢不述要以言其所有不言其所無言其所知不言其所不知非惟不敢誣祖父亦不敢欺子孫下及亡弟憐恮怫亡男肆夏者則先予死者也非後死者莫爲之述也且傳何以名家傳也家者無不及之義

也
高祖諱協祚姓鍾氏生正統壬戌始蘇江西吉安府
永豐縣徙楚景陵縣皂市卒正德癸酉葬市西蘇家
山妣羅氏先卒葬永豐縣東湖
曾祖諱弘仲別號朴齋生成化戊戌卒嘉靖己酉淳
古長者足不入郡邑目不見官吏者終其身妣姚氏
本縣人生壬寅訓子孫嚴明有過長跪受杖酒漿脯
蔬家猶傳其法卒嘉靖乙卯合葬市東趙家山李方
伯五華先生與大父善爲孝廉時計偕有日矣僉其

主而後行塟嘉靖己酉歲之冬也
祖諱山別號南鎮生嘉靖乙丑曾祖性樸訥祖獨彊
直警爽膽識過人然要歸于質行昔寒夜父子燒榾
柮撫膝相對曾祖不言以箸畫灰忽忽如失祖請其
故曾祖以箸指屋楹曰此恐非若有吾以窘故質諸
族之富者矣祖跽曰此兒罪也大人勿憂請還之始
若身出行賈踰年贖其質剩而還徐拓舍傍地搆宅
買田有中人產矣常以孝義廉恥爲鄉里先人有過
召而數之熱心冷面積而流出如可承攬其人外若

不堪中實諒其誠無怨者其之子弟存不若于父兄
及僕衙主命者常卒步至其家登堂上立其父兄及
主人于傍召犯者出袒而杖之若小人何敢如此若
父兄若主能驕汝乃公不汝驕也且寘汝于理其人
叩頭服罪多改心者喜人治生見市兒陸博擊毬諸
戲輒取其具而摧燒之年未四十里中已憚服若大
父行矣市錯四邑雜民所居溧惡民或相扇引蔑露
作奸荆西兵備觀察莆田鄭公患之欲擇一幕官垕
焉念小吏易與奸法盜盜反生擬廉得祖立身居鄉

狀　爲乃引巵酒勸之極知若長者宜飲于鄉然吾
有未了事非若無可與共功者強飲此酒吾有以累
若凡若所爲畢體勞形爲吾屈耳祖再拜公笑曰若
正患行不去耳吾知所以爲若地矣乃手書檄一道
朴二具曰驁者以此從事署爲團長乃拜受命歸謝
絕親知蔬果之饋及一切茶酒聚會申明保甲稽坐
之法然其要在引晨商工技使歸本業終日奔命于
生計而不遑及其他有兩惡少年以博爭道致恨怨
求決者祖不問其曲直曰汝曹獨無所操業乎縶而

繫諸大櫈之兩頭曰吾有冗務恐就此二日爲若決之飲食皆不離櫈毋大小便一人欲出則兩人共擎其櫈以如廁槃散牽率見者皆笑居一日有半兩人面目相視覺出入起居甚無謂亦皆笑祖徐出語兩者曰今日有悶矣有所欲言事乎皆曰無有恨如前乎曰不敢欲放去乎曰誠如長者言乃解而遣之歸各悔而力事家人生産皆致饒愲爲童子時其一人之子年七十餘矣抱布貿予門爲予言其事云鄭公出行部過市祖郊迎公出輿揖之起若步不能及舁

人勿傍輿行然吾有事語若呼舁人曰吾欲與圍長言若勿以疾步窘之且亂其語有所陳地方便計緜輿入署即檄行之一日密授祖牒可其所大猾奸利事刻日爲限祖案驗久無狀故不報公過市倚輿問祖前事祖正色起對不敢以影響濫言傷上臺覆盆之照公亦先得其情因大笑以手代杵指其式作鬪語曰只少這箇只少這箇蓋戲之也即收牒已其事徐語祖若陰德宜有後公嘗庭語諸屬吏吾比監兩郡所見賢者獨孝感典史其皂市民鍾某耳少宰余

公應城人也嘗謁鄭公曰自皂市有圍長後吾邑無牛盜矣祖屢以親老請解狀鄭公不許然敎養方略有次第矣公遷去其繼者關中張公始聽其辭而祖遣之顏祖之門曰尚義賜以冠帶區辭無何曾祖没祖母姚亦替細大之務請而後行嘗病臁結便不得下苦甚祖以手導之如利糞血雜至以一小木盎手滌之日以爲常及没用其盎以頮面嗽齒哀至則設盎而哭如是者二十餘年終其世姊適楊門者性狷傲小失詞色輒歸而戟手詈祖可其語有間綏辭引

歸姊詈畢不答直去次日必具楂困族長跪其庭姊攸不爲禮族長諭之出嗐乃拜怒霽而後起時祖年已六十餘即楊氏子孫亦以爲不堪或謂翁亦老矣何至是祖泣吾止姊弟二人以姊爲兄爲母正以年皆老兢兢相見有如姊恚不解斷往來吾其如姊何人謂祖鏡漭頗爲姊所暴者化之平生不喜見貴人獨與封君李公育蚩爲布衣交討若者方伯父也朝相過或暮歸祖往亦如之方伯諸子屈郎長公本寧先生夙慧早達不免與对悟祖能釋之嘉靖甲子本

方伯亦猶然
然所以致
之者又有在
矣

寧舉于鄉之歲也明日登舟赴省試矣偶以小嬉方
伯怒夜抽隔籬竹之祖往日吉行也曷免而厲諸乃
令謝而去祖没歲餘本寧縣詞林外補歸里方伯引
而吊指靈牀令亟拜是曾免汝笞者拜已方伯北向
揖呼南翁吾兒歸拜爾在此聲淚俱下酸感而罷卒
萬曆癸酉乙亥葬市西蘇家山方伯又僉其主蕃兩
世矣祖雖勤儉耕商作業然意度落落然常出于其
外不甚讀書書法尺牘疎朴可觀癯而長音吐朗然
所至驚坐嘗經商遠歸囊可數百金偶陳諸案而笥

之嗣父裕齋公祖長男也年數歲過而欲步久之傾
盼而去祖怒呼之還若知愛此乎男子生何憂無錢
苟能厲志作人此陳陳者糞土也何屬自爲愛從弟
鎬不啻同生鎬病且死屏妻子以百金屬祖子母起
息爲身後妻子地祭勿令之知待其子長壯而後與
之祖愕然有難色鎬以頭觸牀弟能信兄兄不自信
乎祖扶起弟良食若封識此物詳署年月色數請受
弟命起息則多端凡中人不可甄忘態態一念鎬謝
如祖言及其子長能立泣而以原封與之紙墨如故

悄對者亦自
喜

性坦而不知妬年六十有九無孫族有多孫而夸者
祖每過其家必呼其孫出曲踊距躍爲笑樂快得祖
一慨憤祖歸惟有欣歎而已再往必袖梨栗誇其孫
爲戲女適京山王中丞又池公中丞年二十六成進
士爲海鹽令請諸前輩所以爲令者多以善事上官
應之請于祖祖曰吾齊民眞心利物猶能隨緣作好
事子爲進士宰一邑審時度地何事不可爲安能爲
子畫定而往中丞終身心藏其語每爲惺誦之每夜
課生父讀必取竹頭酒削爲挑燈杖夜分不寐應城

陳支學玉沙先生者塾師也語祖何苦爲此祖怡然
曰人在世以覺爲生寐則疑于死老人來日苦短奈
何以寸刻餘生同于死境其識議往往如此妣徐氏
生子一理即惺嗣父初以惺官行人司行人贈如其
官後誥贈奉政大夫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繼高氏
生子一貫惺本生父也以歲貢授常州府武進縣儒
學訓導致仕誥封如前官皆以惺卑恩云繼何氏趙
氏長孫鍾惺曰惺次大父行事可以觀世焉鄭觀察
之知人李方伯之篤舊皆世所謂大人君子無足異

者乃若杖人之子弟奴僕而其家安之兩少年之漿
于櫬而不逸其子不諱舉以語惺鎬公屏妻子陰付
百金嗚呼彼何世之人哉
嗣父一府君裕齋公諱一理大父長子也生嘉靖庚
寅負仁孝至性而出之柔愼不爲矯矯之迹大父嘗
語人吾性寬緩不能以聲色狥人雖心本無他幸
免尤怨然涉世之道安詳簡要物我俱得仁暴相安
者吾長男也大父嘗怒笞人府君從傍去衣按其首
大父徐察其意甚悲色甚和擲杖而罷年八歲母徐

卒育于祖母姚至二十六歲繼母高亦愛其馴善待
之無何高以產生父舁庵公病卒于蓐生父生始十
三日是時陳宜人亦來歸矣相對泣負負踊踊二十
年始有一弟望之甚奈何數奇如此朝則抱以適隣
嫗之門乞乳之錢瀝夜則手付陳宜人視其燥濕啼
笑生父不知其無母大父不知其有無母之子也生
父數歲繼母何虐之府君獨自傷語陳宜人吾志行
不足以庇弟吾與若非厚集其誠自處無過不能有
所感動乃相與謹身愉色凡所喜者迎之所忌者必

爲之諱陰爲生父衣食地而口不言久之何亦知府
君夫婦善信人也時一聽其言生父每受箠泣而陽
責之曰若已有知學子寘賓豈猶十三日兒乎聞者
亦憐之生父年二十補諸生馮宜人來歸繼母趙虐
不如何而多忌輕聽嘗以小女子讒戲積怒請于大
父必出馮宜人而後已操箠鬪門將攻之馮宜人惟
閉門泣府君知不可爭爲權辭請于大父是其家疆
宗加其女以不可受恐生他端爲請門累陳宜人尋
聲遥呼曰不如所言新婦本無罪且鍾氏宗祊是係

不可動必不得已請與同命避氣奪大父亦察其無
調笑語府君長姊素慈令健如此引避衣去課生父
及惺望其成朝不及夕然雅不欲使塾師以一箠一
詈加之生父出就外傅夜必與同寢枕之臂授以前
後所當誦書使其上口明晨步送之入館見塾師覆
之無失而後歸陳宜人具飯糒以待課惺亦如之府
君幼習制舉業曉其大意言必稱王錢唐瞿之文嘗
語惺諸公文機勢相生章法不亂如觀水然前際後
際不相踰越惺爲文知從先輩入實府君啓之惺自

善子孫材

法奇

館歸必教以通鑑語錄國朝憲章錄等書一日問惺人臣何以有忠良之別惺自以所知對曰鍾同廖莊是忠臣劉健謝遷李東陽是良臣府君奇其對此唐魏徵語若安從聞之因爲惺說一過惺十三四歲孤誦左國史記漢書文選府君喜曰兒知古學矣聘儒先博雅者爲惺通其句讀音釋語生父此子終當以文行名世吾老或不及見吾弟必食其實生父課惺頗嚴馮宜人亦不爲姑息之愛府君語生父此子徽篤志强體弱一切用庸婧人待之懼其志阻志阻則

氣反氣反則厥逆厥逆則其材枉而不伸且瘼生疾吾嘗讀素問內經悟此理俗師不知也一日生父督惺過急偶病悴府君夜引陳宜人叩閤呼生父吾與弟言此子何如而令至是人苦不知足不記吾家二十年前門祚乎生父及馮宜人巽謝乃已次日買諸陸博圍碁且令善其術者教惺使戲兒勉爲此一年吾更有以教汝生父母患之府君曰弟勿憂用我法非但已病試觀一年後兒讀書作文何如而始信吾言明年病已文日通利生父怪問其故曰此教佳子

潔癖

弟法也煦煦近人惟恐傷之然不喜見市儈及輿皂曰吾惡其與衣帽之氣熏人所居近市不甚親衙署恒率家人力耕自給默自遠于商賈之業里有爭者鬧且見必譬解之一訟于官則避不問人亦不敢引爲驗曰寧爭不勝何至以訟牒汙長者姓名好潔成性日浴無算不以夏與冬廢水聲香影交于簾戶竟以多浴致痺如廁所用淨紙必裁令方整用齋疏記必用紙完好者護以青殼牙光可鑑朱絲界之而後加書人笑其迂而勞然性之所安不能易也客來過

者窺窗見其衣履微垢輒走入內摇手命童子辭以他出所過人家座有塵默然引去喜爲醫人有病雖糞穢中請必往親爲進七全活者甚多年六十病痺潔如故越二年惺補諸生娶婦黃明年生子肆夏府君笑曰不意子然之身二十年中子孫遶膝如此吾病亦身輕矣越二年失明明年乙未病卒年六十有六語生父及惺曰吾至此已過望但吾父有子而不見孫吾無子而見之凡吾快處即是恨耳繼母愬長于府君十數歲惺兒時見府君及陳宜人事之溫凊

兒無常父

備至撫府君類問此是尊何人年數不甚指遠事之乃爾府君笑曰此我繼母也慕祖母姚終其身哀樂所至輒誦李令伯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之語至祖母無臣句嗚咽而止不能終焉陳宜人慈憫過人雖以慳爲後然諸弟妹自一歲以後若不知有母衣履綳帨蔬果餅餌之類倘以爲儲求取無靳弟慷早夭有子昭夏生纔四月婦王年二十餘自矢靡他宜人哀其志每夜必引慳婦黃坐其室寒燈靜落以他語間其哀夜分乃別後府君十年卒爲萬曆乙巳距生

嘉靖甲午壽七十有二猶及見慳舉于鄉及孫肆夏爲諸生昭夏就外傅云

言外見何母之慼

本生父魯庵公諱一貫大父第二子也生嘉靖庚戌性敏而朴寡言笑生十三日而喪母長養兄嫂語在嗣父母事中三歲侍大父前時天旱出戶見晴空皎然大父顧府君曰天無雲府君對曰地有土大父喜以爲非獨捷對亦重厚令終之兆云六七歲授書飲食佳惡盈歉一勿敢問曰吾以口腹累兄嫂臘粒餞漿皆兄嫂匿聲色忍饑渴以遺我者敢求多乎大父忭跣殿不屑屑省視兒女苦樂然一覺察性如水火繼母何至悍不免拳踢蘆衣塵飯府君恐不使大父知嗣父語陳宜人是其天資大孝福德人與吾弟也吾不憂若救之餒矣隆慶庚午補諸生母馮宜人來歸甲戌慳始生嗣父悲喜曰不忍言立後事以府君止一子且長然其身心寬然不自以爲無子人矣府君知其意愀然語馮宜人吾兄老矣待吾有次子而立後何日之有馮宜人曰然非君兄嫂吾死無所何乃言有子有子兄嫂所予也吾安敢有之立後之意

始定丁丑生弟慷嗣父母甚喜慨與吾子矣抱慳而去府君且日命馮宜人具酒爲壽賀吾兄嫂生子自是誡家人掩口勿言慳所出乙亥葬大父府君兄弟製一衰一小素冠加慳之身抱立靈牀前明大父有孫執喪前族之出示其孫以奔大父者見而內不能善語府君趨抱兒入是其貌不揚爲人目笑府君兄弟初聞以爲愛我兒慮風日之及人犬之驚也及其語竟大爲哀憤嗣父欲唾其面府君止之兒勿爲念吾必令此子有成一雪此言己卯庚辰連試于督學

自守之言

金公皆高等遂廩于庠惺亦以其年出就塾壬午錄
應鄉試乙酉試小不利惺亦頗學爲文自是始一意
課子兼理生其言曰士喪所守生于求求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閒而惰吾性不能以一絲一溢干人非自
處無求之地何以善後且吾業爲人父爲人父子雖
賢而貴婚嫁田居還以所應有義亦何辭吾父寒夜
撫爐時不自矢贖父所質宅乎此非惟子職亦爲人
父之義也府君子然儒生不宦不商今市中有宅二
區負郭田十益七八子孫免饑寒惺作官不甚内顧

若有遠識云而馮宜人勤勞尤出天性惟布操作樂
而忘病竟以此致殞嘗云醫奴婢此富貴家行徑
寒素不宜須此家人飯粥賓親酒肴必躬必親與陳
宜人自朝至昏坐不離厨惺兒時毎見其井竈閒地
不容足坐起進退不失尺寸陳宜人毎以他事慍見
母無所置身外人見者疑其婦姑不知其爲先後宛
若也巳丑嗣父病痺府君與馮宜人進藥上食拾迹
問辭一粥一羹一蔬一肉朝夕皆有疏記視其絲毫
加減以爲喜懼陳宜人毎食必面馮宜人今日食美

想當然

病者爲加一匕用慰其意馮宜人謂府君長兒雖出
後兒嫂彼老且病安忍累之且其爲父母之勞心力
巳罷乎作兒嫂時矣辛卯爲惺婚筐篚几筵嗣父母
不知拜見之辰嗣父舉酒屬賀賀吾弟夫婦娶婦言
其勞費不出于巳也嗣父終身惡聞老死二字病時
府君嘗以數十金私爲買美櫝一具歲一漆之不使
知久之嗣父亦微聞之府君懼觸其忌百方藏護嗣
父笑若無隱此物亦復何可終免但吾夫婦累弟處
實多不忍更用此相埤益耳嗣父卒府君自操家政

然以儒者治生足則自止廉儉之性皎若氷霜平生
不輕過人飲受人餽杯若寸絲得必報之惺十餘歲
讀書齋中見府君題字數行于暗壁云某年月日予
事有遊而往輒不利書以自警幽獨心行略見乎辭
其教子急于封樹而緩于食貨奢于責其成而約于
收其用自惺爲諸生不令作孝廉想爲孝廉不令作
進士想成進士授官不令作權要想嘗語惺吾勞勞
一生以明經終汝爲諸生困處人中十二年汝清羸
疎直性好讀書作文此其法皆不宜大貴爲文士與

輩上人同時冠進賢于分已過況汝嗣父生妙皆不及見而吾及見之乎惺嘗謂名利場中能堪萬人之掉臂不能堪二親之攢眉惺為行人八年擬部擬部二年而汰其考選授水部縣水部疏請改南曹又二年部持不覆覆改南祠部一年出為福建提學僉事益通籍十四年矣優游卒歲舒縮用天非得府君為父安得卒胸懷綽綽餘裕若此平生不以姓名通上官壬午試于郡守齊公第三竟不往見惺同年官于楚為令為守為監司以年家子求一見不得與人言

口不及子孫為武進縣訓導時常鎮觀察為曾公諱道唯 太守為何公諱應瑞 宜興令為蔣公諱英 皆惺同年也誠惺不為通日體貌違隔言及不甚有益而人已之問周旋甚難久乃知之彌心重焉辛酉請告歸實以惺遷閩臬故具文郡邑達督學巡按御史但以老乞身不及其他御史聞而高之與嗣父母同拜大夫宜人之命禮成之日喜極嗚咽吾今乃報吾兄嫂使吾以他子立後者安有今日惺之官兩都也凡四到家無辭之官勉為收淚壬戌三月入閩伏地大慟府君

惺遷所以下 嚴浩

含悲而慍吉行何至是若慮我老乎我蹬于汝汝第攝身守官勿貽吾憂臨行以烏鬚藥一囊賜惺授手未畢府君失聲慟過于惺心動神告惺至閩夢魂搖曳積勞柴立自恐不免乃府君竟以七月疾日進不衰七遣使至家皆不報竟以九月二十六日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三蓋生卒同日終天之恨實自取之復何言哉母馮宜人先府君二十六年卒為丁酉歲距生嘉靖癸丑壽四十有九繼屠氏又宗氏

仲弟愫字次貞魯菴公第二子也生萬曆丁丑俗重

首生子惺之為伯父母後也父母已心許之故弟之生若初有子者骨體堅潤壯髮生額性復强直數歲時伯父指此子酷類大父弟聞躍就其懷抱其頸問大父何如請告我伯父笑為言大父語至痛快處喜曰兒能為大父所為嘗從伯父母之田間有老佃民語次呼大父別號弟時戲牀頭長不能踰人腹忽起手批其頰若世為我家隸農何敢呼大父號其人不覺膝自屈走告伯父大吐舌不意郎君乃爾伯父奇之軒輊不馴跳踉街市竹[illegible]非已所棄攀兒不

敢取羣見所取卽棄之就塾復狎侮其曹偶惺每禁止之或教以汎愛親仁曰阿兄饒爲此吾不能與諸牧豎伍父雖課子嚴然酒酣以往亦引諸兒笑樂一夕飮欲與惺及弟拳賭行觴惺謝不敢弟巳舉臂前請以屈伸開合鬪決勝浮翁大白父巳醉臥輒持杯就牀騎其胸頰而嚼之父大喜長兒守文終不若此子有破轅之氣閭人間有不平事恨不手引其人而撻之市然其在父母伯父母兄嫂塾師前執禮甚謹未嘗有違言忤色爲文一篇數句之奇出人意表然

好弄坐馳一有得失去之亦甚遠父每稱答之邑令晉江林公諱雲龍好以文課士甲午惺以諸生試第一弟以儒童試第四公一日行學語學師理生之文拔音露妙學師以爲惺也舉以對公撫手曰正指其小者獅兒龍子御以良師友必成令器是歲竟不得補青衿乃感憤向學爲文日入秀整有氣力性喜爲書每傷古人書法及趣至今日亡盡今人刻石臨摹古人法趣必不在此欲更出眼光合以古人墨迹服習移情求其精神所在每見人臨帖必笑學古人巳自

不如此此豈古人而遂學之乎行草波瀾老成不嵗作近人一筆然不意其早夭竟未留其片紙丁酉再出試時巳有吐血病吐必數升試文獨妙厄于郡試又不得補青衿是歲三月生子昭夏弟性不怖死口雖不言意謂有子死亦可時時露于色笑而母爲宜人亦病吐血母子同病異處宛轉相憶竟至兩盡母以七月十一日卒弟時病甚哭不成聲叫絕而巳至八月初二日亦卒年二十有二歲弟素强善飯多力年十五歲隣家失火兩臂各繫水一桶沿緣登梯梯

長二丈餘上下如猿鳥嘗與予及友人章章甫兒付家有强弩予兩人共彀之不能滿弟時巳病册一指相引弦隨指往如牽弱絲自矢不爲諸生義不肯衣冠婚之夕父母强冠之不可竟以總角成禮死用以斂今卒後二十七年予始作弟傳付其子昭夏昭夏爲諸生巳十年娶婦唐氏有孫皃孫女一人予命妻吳氏養之爲長男肆夏女婦王氏自誓散髮至老今亦四十[illegible]使弟在巳稱大父予與弟當作班白二老人矣予見昭夏戟髯所記弟面孔及夢中所見猶二

叔致錯落可喜

有故猶在

痛心

十七年前總角人也
叔弟恮初諱恬字叔靜生父第三子季弟悌字季友
第四子也生甲申悝喪弟三人叔弟最後亡年視仲
季兩弟幾倍之兩弟材而年不能逹未見其至吾于
弟見其所至矣仲弟不及見悝舉于鄉季弟不見成
進士作官而弟及見之季弟亦不及從官遊覽勝探
奇平居端坐向牕賞文析義季弟幼不能共而弟皆
獲共之然其運數似有奇窮仲弟之沒也弟年巳十
六季弟十四文皆抽穎見端而以母兄病學不時作

輟父課仲弟過急不饜其利竟以夭枉毋慟而悔焉
欲聽弟廢學作農商亦可悝請于父此非農商中
人也名利不足論其材可惜宜廣以學且不煩父課
課亦不須急也略用嗣父教悝法行之爲文泉涌矢
發射代競爽叔弟文健而圓季弟靈而秀每奏一篇
父爲放眉吾失一子得二子矣然皆多病病略如仲
弟試又皆不利兩構繼母艱癘藥餘一飽無時女子
小人細故碎語耳目應接不暇弟恮性蕭散善笑言
抵掌緩頰慧黠多端詢慰之及十解其二三食飲亦

下字痛而心痕

繼母之能殺人

時得沾溉輙分予季弟父喜骨肉形迹之間法不當
如是耶而季弟悌一味溫畬柔愼深心妙用不及叔
弟病困中饑寒擾亂竟用以死吞聲茹氣不使人知
壯有室矣自用勤嗇代匱伯母陳宜人最愛之欲以
爲次子不果私給其用伯母亡則巳矣在兄嫂前坐
起如孺子不苟取悝舉于鄉之後不敢預外事曰伯
兄教養我終不以困故累伯兄名戊申予喪長男肆
夏意悒悒不欲生巳酉狂走南都然念弟病寓書于
父徵及弟藥食事父得書大慟泣以示繼母而口不

能言繼母咄咄語入內我知之矣是其書慰于兄言
我不善視也弟報書云兄予父書愼勿問及弟病是
年四月竟不起年二十有六自季弟之亡也而叔弟
病彌甚然其胸懷曠然常置生死得失度外復用學
醫自輔父有背疾弟一進藥卽愈諸醫愧之又能飲
父每飲弟醉醒與共諸子孫不與也病有閒卽讀書
文隱隆有骨情法之外別開異境屢試不利如故甲
辰予會試弟從如京師有所接四方文士讀弟文及
聞其語以爲兄弟同上春官不知其未補青衿也其

時意勃勃欲作詩若有所待庚戌冬予官京師忽寄
予詩數十首其出塞詞云試看手中鎩未知何能竟
從古應募人豈皆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為奴隸
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封侯貴意氣始得雄
諸近體尤多妙思予三弟一子皆材不及為詩而弟
始為之詩又如此又不學慢作詩予大喜過望寓書
努勉之其後一書多感遇憂生之旨予報云貧病患
難古人之常天以此阨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為本
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可以讀書可以成名可以

保身竟不果來辛亥予奉使四川以弟從往來夔府
巴渝涪潞間觀于三峽弟獨善看山分段變態日過
口授一移于紙使成妙文弟亦和予詩高寒深險之
氣如水石銜持憂憂擊人今皆亡其稿是歲出應儒
童試郡守馮公奇其文業置第一司李陳公素知其
為予弟才而困也喜見眉宇馮公問而知之謂鄉紳
子弟宜避寒士路姑置第二是時督學于府試第一
人無不收者而弟竟不錄人或惜之弟慚謝以年近
三十猶借府試為逢掖地愧死愧死甲寅再出試郡

詩何得不日進

趣語

守李公始置第一曰此番不敢以避嫌抑才士試于
督學馬公始見錄益年三十三矣明年錄應鄉試房
考為惺同年襄陽令李公業取冠本房李性至慎待
主者允而後加批主者卒然塗乙數行因置副榜是
歲予典黔試歸過郢郡守李公迎笑足下知令弟今
年秋試乎雖已失而幾得之亦見文猶可憑不依前
錄置第一非為足下弟耳弟自以命蹇用七義博一
第平直必不得于是取舊業練令精熟下日可終十
四篇其奧義亦復不減亦以其間為詩先是弟詩自

庚戌後者一旦盡失之不留一字予代為恨弟曰不
然中人苦不能自割愛今為我割之除舊懷新此詩
家之福也丁巳予以給假留白門弟寄予詩一帙皆
丙辰後作也自序曰余自癸丑後欲絕不作詩從前
所作近數百首一朝散失其中非無可存者而其不
可存者亦多矣始恨從前之妄作輕出以有此羞也
今數年淺陋一旦滅迹適去何幸如之就使去其所
可存者而得已浮失矣友人書勸余刻詩不知余詩
已亡去且亡去而不使我思丙辰六月後忽欲作詩

詩至數十首皆從前惭愧後不知何以萌諸心何以出諸手者也夫前此妄作輕出以取羞而今如故也後來又作何想請質之伯兄予覩其詩新警盡朴每于人所忽處意若爲之停所難處筆不覺與之往戊午試于鄉不第是歲父補毘陵司訓惺在南都父子相近牽攣不得歸往來省覲弟快任昭夏更番在道而弟多以病留家已未冬附舟而南肅月寒江煙霜悯默舟行動植嚴枯之中聽草尋煙沿洄訪泊神悄意孤有孱畔行吟意隨路作詩始聽其才與景物所

值時有出入若新發意爲詩不急急乎求其至者而奇情創語泠水澆背陡然驚人初泊詩如爐火半消家漸去湖天相對意何云打氷詠如我愛簑笠漁魚視爲鬼伯曉詩如帆響客心隨水去夢餘寒被與霜連烏爭晴氣飛從日門擁晨光開向天寒夜如舟中之人耳獨聽聽霜聽水聽無窮晚泊如暝色圍天地淒風吹渾淪夜泊如村鼓引人奔歲事孤空逐處覆閒情疏星入水成微照獨鵲飛煙去一聲望山中晴雪如月居下界煖人物似與山雪不相關又千層萬

層秀到天晴瀾反出山之頰月詩雪積餘清乍烏飛寒照牽贈友如如君安草券自爾到希夷又桐新春盡葉竹正午時陰又寂寥千古事驚長末流身大要弟于詩一作每停年餘停已復作以其停處爲轉處機候難言抵毘陵除夕前一日也惺亦在署中相見悲喜賦詩新歲予還南都三月弟來覲予南都人士聞弟來爭相逢迎共爲詩文而弟病吐血至四月十四日病甚聞友人徐元歎約見訪作病中念徐元歎將到詩遂爲絕筆五月五日竟不起時年三十有九

自名其詩曰半蔬圓集用譚友夏所贈詩語也吾友曹能始爲作序能始客濟陽時弟曾訪之與定交焉弟年過仲季兩弟能達其材自成一家有餘予輒以虎豹掩之使不得有名于世予居官有祿無救弟貧困弟性近道而予闇鈍不能引以無生之學使其隨人生死枉入諸趣凡其過兩弟者即予所謂奇窮者也娶王氏生子四人長男肆夏病且死弟尚有二子請以其一代竟皆殤乃後生女三人妾董氏生女一人王氏董氏相繼沒惺養其三女弟快養其一女快

之生予納夏也告于弟許以爲後快今此納夏一子
弟悌娶歐陽氏初生子一人次生子陔夏兒肆夏在
日嫌其無弟勸予養爲次子而其長者亦殤後又生
子二人弟卒後又相繼殤今亦止陔夏一子
肆夏字樊僑惺長男也母黃氏生萬曆壬辰八月十
五日也嗣父母以初有孫也小字之首孫體秀羸不
任提抱長不踰尺者掌上可臥服如黝漆片光星照
乳彌月如一歲見生母爲宜人極送陳宜人揃其瞳
子曰此壽徵也三二三歲時拱立拜起如成人五歲讀

書矩行正席作字甚敬不解仙佛二道而意忽忽當
有出世之想語人年三十後成名上報君親辭榮入
山健類仲弟愫好弄亦頗相似而方整老鍊過之朝
暮假沐理諸戲具無所不入手入塾懃懇如老儒處
女脫免靜喧邊際自青室一門出入而分八歲爲解
說訓註未爲文也予一日搜其書紙有赫蹏細書首
署省刑罰三字有文一篇具體而微未有畫地爲獄
誓不入況眞獄乎削木爲吏期不對況眞吏乎等語
叩之儲不肯自承久乃首服予大驚兒知爲文久矣

始授以經史教之爲制義畢緒名通思路過人乙巳
年十三董玄宰太史出視楚學政兒出應試文成再
拜帳下童子不宜欲速于進然欲一識異人顏面耳
公笑手其牘書一取字出竟不言亦不令予知是日
季弟悌亦入試從案上遥見之出爲予具道其如此
予問其故曰董公疎簡有如偶亡其牘兒何自明其
不欺乎人服其識量榜出果見錄予病臥道院同年
謝彥甫李長叔來視見時在傍偶問及兒文事予言
不覺詳見數目予客去予問故斂手對曰謝李二伯

父長于大人數歲尚未有子見以通家子出見禮也
何至語不休傷其意予默然喜其作人厚而涉世審
或可寡過云章章甫以明經謁選暫歸讐家故牽其
名入訟事屬司李李公久不決議息矣章甫有兩倩
皆青衿試在郡見其一也章甫令兒衣冠入無言備
員而已入則滿庭譊然語無肯察兒忽出揖階下章
明經生所聘婦翁也部試法當得縣令未補補有日
矣訟者欲悞其期耳明此片言可了李公見其童子
矣驚顧安所得如此老吏行井邑目不流視客有過

候予而從奴竊坐于門者見入不起將毆之奴初惘不受久之悟叩頭謝吾儕小人不知為鍾家郎君見此之吾衣冠入自是儒生一輩汝曹即不應坐必鍾家郎君而後起立汝曹見而起者其與幾何性仁孝愛敬予諸弟杯酒盤餐一人不具身不近案諸弟遭同閱予五弟快尤稱無告見讀書齋中糗糒果茗所取求于母者不兼人倍日不已母怪之乃各貯一器以待弟不時之需戊申年十六出試于督學岵雲王公文既清舉精神警秀作字橫豎成行公異而面錄

之是歲七月也歸感寒疾數日增劇舉家惶懼請道士上章禱神見張目視予兒命在天禱亦何為且黃冠鄙語神豈能聽之無已大人自屬稿稿具兒取讀之內云見生世淺罪過無多必身有業請自當之兒瞑目不視兒罪死矣昔武王病周公請以身代何至以父代子予急易其語病中不甚與予言恐牽予思向壁飲泣而已執大父手兒父他日作官尊養無所事兒平生苦心著述兒猶能守而存之今已矣語訖而絕蓋八月十二日也年十六歲檢其篋中多用艮紙自書寂寂不動炯炯常明八字其病中談夙世事及卒後幽感世以為神皆非生死之正也生忌日予歲用佛法懺之

鍾惺曰近李夢陽蓋有諸傳次先世事及其弟夢章惺頗采其意書成覽之皆為鬼錄不覺悽然記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惺生而存者也欲自列其生平附于下方如生共祖父坐語自省實無可述姑存其意以俟後死者

作家傳以誌一家不嫌瑣細然其中揚抑分合俱有法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程次公行畧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醝于淮淮人惟恐其不淮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賡更名希臯字幼和別號弁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先娶于唐生道文又娶于余而生次公祖野亭十世而上曰訥齋顯於宋又上三十九世曰玄滁又上十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將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筴于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

乏平

應前所云任人

妙入客曰妙

入貲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胸中畧井井矣歸籍其子母全而報之父念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居之道何地不可施改其醝于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時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曰仁心慕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貲其孝廉金幸丑孝廉成進士卒于邸舉絫焚之人以此知貲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次公程次公云往來書問咄嗟俄頃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兄見陵于賤而富者躬四服出理之無何聞其父病既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哀毀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隣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予門者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即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祲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千石應價爲之平丙辰丁母艱所委武林族

子會計者又死顧影單外將反淮上故業會姑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乞一官先舉千金授之不責券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某付酒家胡矣公一無問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囊照帶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入貲南度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

旋以次子婚至金陵雖瘠而神王醫以寒劑進暴下五日而卒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纊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即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某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某公外暢而內檢有至性毋于唐忘其非已出也喪而孺子泣始與兄道文析產兄所欲子之所棄乃取之有屋某所兄欲之而難于發口居間者謬其詞既而知其故曰此易耳速推與之仍具千金佐讀盜兄亦諸生中嶽嶽者也兄死而視其孤有加其內行如此瑄篤學有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于一時年位高名爽然不問而責于予始一歲中月數拜予門後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予憮然曰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

以豪別二字定其目下俱能借事出之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稿改𤼵十二三屬纊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絕爲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翁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清發警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

于諸生間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譬之必矣差得志于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于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葢自嘲自傷云爾于是因之爲魏長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鳳封文林郎鳳生某以進士爲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

譚云世之事忌僞者有關之淋者

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掌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傅目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乂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時承聲傳寫而君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覩其曲折能否未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翕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

史敬承西安公故雅遊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㢘吏子孫而楚材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黄玉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巳亥流言起歛章蜚語下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脇以衆怒爲危禍且敗其名葢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文士必以下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積相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于有司皆高等忌

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盜訕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眞初盛而有眞中晚眞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祧稍能自出語輒詭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爲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罷歸益壘壘不自得而恒快于詩君

秀麻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嚴其于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于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解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眞中晚用雜霸治之聊以矯俗玩世逌其壘磈之氣橫佚之才眞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　太易世自覩而遇之而輭盼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詭其境地如此似有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傷尊人心與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亦憒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冏遂近大駭而同社悲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刪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吟悲憤謔浪嬉笑痛哭共面而呈同口而出嶔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道者今必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之名治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巳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與二弟過于父所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度前口語諸事或自招婁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乎生取予廉無雜交雅重識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

奈何哉此紛 紛見絕

妬因匪端竊 亦得好

閒酌斟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名足以怵利齗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不借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嫉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姊輒死甲午娶于譚印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緖譚君即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已亥娶于田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神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借太易年不能展其才

才不能展於明余以大假太易以年其所失職于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閒即所得志于詩者不能遽有加於三十四年以前而得竟意爲詩差獨富閒即享詩福富即專詩名是區區者而亦竟奪之造化亦太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與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使得志於詩乃其輕薄

蕭道河沿

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與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棃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其所祔兩婦問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于諸生而得志于詩女有以自樂也

可作蒿里歌

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子乎後子存子乎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烏知夫誰乎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寒風墟落來泠泠穿松篁聲淒不易達委娫生淒傷

一文學耳人忌之天忌之良可痛矣著其礪行存心可解于人矣又如天何此誌之而刺刺不能已也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淸吏司郎中春宇蔡公墓志銘

詳略合有法 [illegible]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于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戚。亦循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言爲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

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者。志其大者而殺其言。可久也。予覩先生論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有其將相噫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佳。別號春宇。家世沛人。五世祖楫。洪武閒以孝廉拜監察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書。四傳生傳。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部河南淸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樂淸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四。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嘐嘐古人。

是與諸書不借易結以作一時者

提成軍事至此更進更抒

與兄弟燕談。數以己意千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斷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貞。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有經世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今可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卽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剿焉。公曰。猺

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剿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徇從來邊患坐此。猺性貪而樸。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于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糶。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月有聞焉。懼于歲

雲寬之故

衆之滯且盡爭出予民糶米價驟平州有被劫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其隣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糶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眞盜獲人始服府旱天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别駕有清軍之任海内承平久百姓安土徙襲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捐伺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日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能　皇陵側有居民數十家久矣中璫利之以爲且蝕陵徙之便公嚴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

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内艱服闋補戸部河南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戸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傭縻不下數萬可傭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推崇文門稅不敢取其羸充長官僅能監兌湖廣還雲南清吏司郎中當市珠寶上疏謂珠寶拳奩中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然公亦倦遊有復禍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衲滄江問

郎顯得示

亦妙處

能皆取人至善用人者

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中張都諫輩爲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于縣東偏之高村題日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戸悠然老而嗜學不輿不蓋安步里門與人言依于義期以德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其經世之志薄試于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日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

今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其取用太濫公日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可用趙魏老將爲取之蓋藺夙蘇則主持正破拘攣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事公斂手日其作永吏則言永事相公宰天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一郡無事何補于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于使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下之道也守令

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于論夷平糴淸軍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若皆國家大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其大以爲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于鄕之年周如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

十八年卒子六人

志以志不朽也如此言論行事不可不朽乎此正善志其大者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錫尊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叅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錫所爲公狀槩其心行福德公非以叅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卽俚年家子亦豈以叅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人父叅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　廷杖由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鄕試次

坤慧而夭側室林生應龍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兄已舉于鄕三年矣公生而淵敏屹如有巨人之志叅藩公畏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公爲國器叅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叅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退然仰家督身息田取其汚萊者宅取其湫隘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美實寠畯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叅藩公死

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部署諸
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祥中丞欲以女
女之公跽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
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
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訃歸復
舉公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含
皇從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與
以積誠于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痛服闋程孺人來
歸椎布操作佐以薪膽不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

補邑諸生時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
日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饘粥之産寄伯氏吻中八
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伯兄
改倅桂陽始惆乎有悔于厥志出其子請業而公喜
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
倚辦于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于先産無所益壽
亦鬱鬱卒公慟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
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侄師友
適館授粲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肝江先生以

賢父兄

理學爲海内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召之刺經發難
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
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
程孺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
漸出然善病疥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
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
貲汚吾兒且是子終由膠庠起其待之民部壽亦補
諸生于試時有利鈍而公不爲督過曰無益徒頓其
興往之氣耳無何民部果以文受知于鄧銓部心廣

王侍御二固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
民部舉于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爲壽
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士授官民部
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淸白吏子孫出督餉潞河有
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爲古淸郎善之然三年中手
削牘乞歸覲公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已壽以考滿
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二役
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
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

頻之然拜手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栁送臘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而逝諸子孫奉茗椀環侍領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月念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念六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于鼻端于榮利淡如也嘗啓笥見金一裹度可牛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飦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得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刃伏莽司公

公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欲甘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不能見子其感人如此冢宰馬公鍾陽舊令姑孰與叅藩公石交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夏耕桑秋冬讀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學爲文酒社不問外事日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古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善人沒之日巳大耋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程孺人先卒生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女先公卒次可仕卽孟

鋼官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某女女一適某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某娶某某可仕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龍關迺得二石子公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志也銘曰人有榮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闇小子愚賤載筆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靦

俟哃友愛宛厚可拒

就一節以表出之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于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後汪氏請于翁必置媵置媵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傾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于予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予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即江陰繆太質也予覽翁所以交太質始末即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

其言曰尊素所以交于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雍十廟西翁寓亦偶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酒約予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居數日太質入閣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閒中用且屬勿報謝出閣反于寓未入門見有張筵月下者遽引太質稱同入坐曰予艮苦能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明日太質他往即寄行李于翁寓如其家然

可誌矣

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與且留止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當執弟子禮即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于唐封越國公凡新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艮椿字文盛椿弟文質即太司馬伯玉父翁于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輊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

五十有倦于家政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廣陵好客戶外屨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別圃于城南隅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輒以館之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司寇爾瞻李太常本寧皆稱之歲己丑大祲道殣相望翁遇其骨即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之骨翁捐金數百成之家固素封爲淮揚鹽筴祭酒屬一宗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絕其人且寘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人以繼

窮且死卻是了無與望之心

賢有與人出與……人十流伶

以常止爲助翁之勝人處

事之有徵者

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逋索者加追寇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而翁代人償其負若子難之戊午冬太質與翁偶臨于淮揚邸中之客衣厥相籍有隙問其故翁曰予有小囿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謂翁徵人以訟爲侮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一徵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搆圃折與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大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

濟而以騶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于外者七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圃中三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忌日見子侄衣色衣者兩之榮涙俱下坦中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于此者弘奬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太質其一人也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于病榻曰予交汪翁予無與也予不敢以予之文代予塞交情然予有請焉予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喪內子已復生四子子其志汪翁墓以旌仁人有後者且爲予榜樣述志之銘曰喪爾子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比願學焉作墓史

終是爲太質塞交情不喜舉子業而弘奬長于此者是其可銘者耳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歷于白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秦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于賢士夫鮮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于程氏賢者久亦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交計其人没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時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已未七月初六日其時予猶寓仲秩

所也予何以遂不與公交交臂而失一賢者是予之過也夫乃力疾爲公志其墓以懺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于東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了民者五傳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愼言笑取予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學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奈何爭清華于衣履間乎與二三同志黽勉于學尤留心當世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即太學生豈無通籍之日乎吾寧渠能面墻以冥冥決事也于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器重焉卒業隷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利在早休沐歸卧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覩記而私淑焉已而假歸省覲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祭酒時已老授其柄于公伯

兄上林公挈家南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弟營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寅公父以壽終于里三子皆在外窀穸之事億辦于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馬副指揮即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古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賢如委吏之于會計乘用之于牛羊是也今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得親民

固是卑秩所難

賢可云善息

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囂以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嘆人材限于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如南昌晏公傳公析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母爲孺人既得請即乞身歸曰吾

祿不逮于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于民而有及民之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曰存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策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與鹽政由此振裒糧策馬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羸留急馳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儒者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漸之遂成瘵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七月六日距其生

汶蜡公

肖甚

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官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亡無繼爲蒸之祭躬率子弟酹之勿使其餒仲氏病于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至則後屬纊一月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事周身周衣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侄奉其櫬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爲俗學與人無城府其没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曹繼汪皆稱孺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齊思媚之資如曹之有子而爲公置媵事舅姑得其歡曰天

錫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己子見輒箠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吻且屬己子以事父友兒皆不愧爲人婦爲人母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呼諸生耳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河出處之道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人之初意也豈非公乎吾是以思其人而憾未之逢

秋後園林枝葉似少生意矣而霜黃露綷其色亦自可觀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介友人郝子荊以詩請于予讀之驚嘆得未曾有子荊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物曰凝之母咎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欲以詩贄予文乎以詩贄文類相從也遂志之志曰孺人姓咎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人蓋淮揚鹽筴地泰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土矣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奇孺人爲之相攸而凝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筴居維揚爲祭酒有幾商所觴不

法妨內商者人莫敢問公辱之市伏之思蘭聞之曰此眞吾壻也遂以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椎布操作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于儉不能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illegible][illegible]大布食則脫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傅冬夏詩書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曰兒父脫身千里外贖歲不一歸父道師道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撑支以效忠貞于藐孤

得此一逸前後段俱生動矣

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既納室麥卿遣入太學而鹽筴舊業在淮如故定省奉摯稍稍衰凝之願以鹽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曰得無以此滅產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未諭吾志乎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篤書之事卒不廢焉禪客雅士過從莫不依之無鉄婦凌初舉一子殤孺人願以弄孫爲念命置二媵教諭諄諄婉孌當凌心栖以內嘻嘻

嗃嗃俱不聞也凝之與母兄弟入人服鳴鳩之教相好無尤幾無常母先後死若間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艾宗姻有觴而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慶己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卽開禧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女一適司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子鼎功凝之先子諱敬嚴卽莊所公也子既志孺人墓仍力疾

删定疑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其以詩贄文之意也銘曰微有婦晉有女父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毋以詩贄文春夏詩書之力也夫周託教子以不朽哉

寫出女人詩之神

詩料

絕妙詩評詩評中未易得此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巳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佾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姝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出思思者反是無關

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出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絃推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淸皦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冒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

一折如九疊在乎白描生態

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倦才乎求友乎猶亡乎能尋香于落葉瘞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銘處雅如其詩風葉石泉悲鳴宛宛

出論遷快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嗚呼此奉　明詔所表雙節夏門夏侯氏暨其婦王氏墓也夏侯爲民部夏孟嘉祖母而王乃其繼母萬曆癸卯予舉于鄉出前京山令同安林負苓先生之門而民部亦其所最賞服者曰成進士獨此二子耳民部卷偶爲主者塗乙數字遂擯之林先生每與予語次未嘗不拊髀嘆持杯進食口喃喃及夏君也甲辰予過省先生與民部晤于京山其人秀羸清挺骨稜稜不獨文士面孔而已越天啓辛酉民部始舉于鄉壬戌成進士慰南宮奉使過里始寄予雙節事實

以天人之際推之民部之賢而貴雙節之報也而予以爲不盡然何以明之凡婦之貞從夫也念者也代夫爲子則孝代夫爲祖父若父則慈故曰未亡人未亡人者宜亡而不即亡之辭也宜亡而不即亡者何予以終其代夫之事遂其一念所不容已于夫者而貞婦之爲貞畢矣苟有以畢吾貞即孝與慈之名不立可也孝慈之名可不立即貞之名亦不立可也又進計其子孫之賢與貴身後之知與不知與知　明

得貞婦之所必

頌上代夫卒典形

詔之及與不及墓之表與不表哉乃民部猶以爲不逮養爲終天恨者此自爲人子孫必至之情而予謂二母之若不欲待養者似于宜亡不即亡之中止求一可以亡而不必食其報也特爲文表其墓且以廣民部之意其辭曰夏侯氏孝感縣人適同里夏某民部祖父也年二十七喪夫哭而嘔血數升頭觸棺欲碎必與共命念姑在又有遺孤某曰苟如此吾夫何以爲人子與爲人父恐死靡它移棺寢室設衣冠巾履旦夕上食臨如生浣織以食其姑課其子始亡治

喪易而戚不知其蔆而貧也久之子長矣補諸生娶婦有孫亡何婦卒繼娶王氏即與其姑以雙節俱表者也亡何子又卒撫其孫如其子即民部也婦王雖經者數矣姑救而免尋自念有姑在子雖非吾出夫之遺也苟如此吾夫又何以爲人子與爲人父自矢與姑相依以死有欲奪其志者破面斷指拒之乃已姑病請身代姑死凡孀居五十年王孀已甚矣赴墓一哭曰未亡人乃今可以亡矣遂絕孀居蓋十有五年云邑父老子弟上其事郡邑郡邑上學使學使上

巡按御史御史疏聞事下禮部禮部覆核如御史言請旌如例　詔曰可表其門曰雙節民部之友鍾惺聞其事作而歎曰傷哉夏氏代有夭者若留人間之福澤爲民部長養名位之地又代有貞者若留人間之節義爲民部磨鍊心性之資民部異日隆貴爲國家蹇蹇之臣以明婦貞之效至于作忠此民部之所以報其祖母及母者即祖母與母之食其報者也爲銘銘之曰婦一貞耳孝慈作忠佑啓後人蹇蹇匪躬夫如是乃謂代夫之終

若如有之貞心矢忠之至理識想俱脫超處

忠孝慈總完一貞識論直可不朽筆端胸次盡具一片空靈之境

人名[illegible]千長　而此若[illegible]　亦局之趙[illegible]　[illegible]

○○李母曾孺人墓志銘

予先世自江西吉安永豐與吉水李氏同徙景陵縣之皂市皆用質行著于閭里李氏之貴自方伯五華先生戊庚戌進士始方伯有五子成進士者二舉孝廉者二爲中秘者一貴甚矣然皆出自側室五子之子又皆出側室中秘在五子中最少顧先有子子長者爲宗儒諱營道出側室曾孺人前宗儒生者女二人一適龍門令王某一適茂才吳某後生者女一人適茂才郝某宗儒有子玉文玉衡又有孫孺人皆及

見之而後以壽終在天啓癸亥六月十六日距其生嘉靖庚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四云是月卜葬蔡山宗儒爲狀請于其友鍾某志其墓志曰孺人姓曾氏麻城人父徙市中其人長者以求子歲禱玄嶽夢吞一李子而生孺人異之謹爲相攸方伯公聞其良家子有福德聘爲中秘公側室是時元配夏孺人來歸三年矣性嚴察徃徃用理家方略部署諸臧獲默寓其操下之意使人不能有言孺人首承其處屏息不暇步隨目往或躓而起夜聞咳唾嚬而應夏怪其謬恭不誠辛巳適王氏女生故事貴家男女雖多産必備乳保之具是時中秘兄弟方艱嗣又初有女女生如男夏故裁之使自乳捜剔家務胎肄埤勞雜作無時女呱呱于床不時相視如寒乞家子女也癸未次女生夏用前法孺人以哭父病暑月蓐坐適有天幸得無恙若見玄帝仗劍以身翼之而去云又二年乙酉生宗儒宗儒男也而又長孺人安卑處嗇若不知有子者中秘家僮千百指取馴謹者數人備洒掃而已其他黠幹者置不問孺人亦無所用之中秘

後庭曳綺縠孺人椎布如故歲所給周身而止衣常數澣不知千金籌量爲何等宗儒早慧伯父本寧先生愛如己子攜入邑讀書友甫名士丁酉補諸生孺人戒曰我慣見汝家奢汰濟濟一青衿豈是自貴宗儒下應鄉試不第乙卯有子玉文玉衡復補諸生孺人戒之如所戒宗儒者戊午玉文廩于庠巳未宗儒與玉衡試列高等宗儒自念數奇雅不樂與兒輩爭升斗之餼遂入北雍署司成蕭山來公取冠多士欲再應京兆試會遼警烽火達關門孺人呼宗儒歸曰

兒久試不第如造物何吾亦老矣爲勉冠一進賢𢳻酒吾前乎于是拜爲臬司幕孺人素善病然亦以性寡營得靜攝之效今年癸亥元夕歷宴忽忽不樂遂曰明年知誰在之感無何病日進不衰五月感里中虞道人焚身西歸事曰淨土在是矣吾亦從此逝呼兩孫及曾孫前吾無憾矣遂瞑檢篋中惟敝珥敗縑分諸侍者以爲遺念孺人事佛誦四十二章皆令子孫說其大意事有相忤一呼佛號消之如割水吹光歲所布施自出心力斗粟尺布不取于中秘公偶俱無猜尤善宗儒弟宗文之孫宗文才不啻如巳出也宗儒之狀孺人也曰自吾先君宦遊四方盡室相從孺人常家居是謂拙守家中侍者從服而飽孺人以常賜自給是謂拙取諸得幸者不無借中秘公寵靈孺人終年閉門持誦而已是謂拙藏男女內外孫十餘人嫁娶皆名族六十之辰一時名碩如少保周公少宗伯董公光祿卿蔡公錫之名篇是謂拙得知母莫若子宗儒之謂矣惺中年而喪壯子或勸廣妾媵爲後嗣計予答曰此未易言也凡事賢貴人妾生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嫡者也媵生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妾者也今觀李氏自方伯公來爲宗儒王母者如匡梁二夫人爲宗儒母者如曾孺人其母儀婦道如此側室生子可易言哉可易言哉銘曰壽六十有四耳年二十六而始有子子復有子子之子又復有子三十九年取精用物備生之終始此固兼多身歷百年而不能有比者嗚呼以此考終其亦可矣

只說歷境之難自見宅心之苦善于映帶中彰人美者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遣偵者予遂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唾焉以為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禁不能言食者頃曰予何為是惘悅者悸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淮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旐籍籍紛紛者夢耶其心

不敢信尚以為似狂似悸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為真狂真悸真夢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悄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二十日矣題為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于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六月與先生廬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門生不為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合豈徃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猶師友年餘相聚不數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文之間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人外之旨微言挑我以覘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機鋒相視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為不必合而且以為相成吁嗟乎葢真有古師友之道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

某亦以期之求我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葢代之才與志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于經世出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為立可就而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于先生廣處恒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恒欲其定銳處恒欲其沈銛處恒欲其厚透處恒欲其滴奇處恒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意議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至今日非用大洲將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今世頗

知惜汀陵不知思大洲而其壇處先生異日爲大洲
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稍定交稍久時瀰嚴密
胸懷以語先生吁嗟其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

歷舉相成相制之意何限悲哀

命相薄無生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
氣肯感激酧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其
病矣病而垂絶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親後事屬
客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遺先生畧曰私情
說不得言國事即私情也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
一不快世界中復虛龐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開

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
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龐之身迫以金石有
速斃耳大賢者此必嘗平心深慮大費調劑其幸而

道世事頗了了

起書亦不盡嗚呼區區一念無亦處先生異日當事
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託客友骨肉摩足
飲泣而予顏修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令雷先
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其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
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其來誅茅掃榻遲我
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

亦悲亦憤

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斬于數日死而分香
履傾妻孥囑田宅者爾爾畱之餘厭厭剌剌語不可了
而先生速絶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傾妻孥囑

庭丁千牛游汐滿志

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畱先生
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
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其衷
子而感一日問某曰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
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

曰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
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其不以此恩先生記去歲先
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
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

好指點

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
人也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其嘗自歎讀書
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總
食是何意象予試參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
類使其得再見先生言所欲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

原缺第四五葉

〇〇〇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含歛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東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于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府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紬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悁性

鍾伯敬全集\卷十　四十六

高視　歩知子負絶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愛之而公爲子巽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剤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諆讓倚僕恒爲余一舞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躁子能容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塡爲規戒子恐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發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絶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疏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

重自敘全集\卷十　四十七

靈後死者與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年言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骨朽腐化爲異物爲其聽而記余言

持身渉世之法朋友之情何云已撮其至極者矣

怒濤激石其音悲壯

前歸之別者

處世良法

箴規切至矣

豈口惠所能言

淚珊珊下注而不可救

一段至情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念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月矣口
念兒名心億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
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
房也謂兒往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
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司試也恍然不省兒亡時時
聞兒母哭聲于帷聞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
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亡兒樊倩
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兒亡也兒眞亡也

哉于是不得不以兒爲亡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
名曰首哥首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
樊倩汝眞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
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
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深縝密孝慈淵
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
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與世所
詛其生而利其死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
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人十六歲而

一時絕世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
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亦足矣
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于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
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夭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
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輩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
言女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益
然不解正女之巧于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者也
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土芥如豬狗不足以
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

去而未收其長且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瞯目疎眉脩
脣朕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
棺使村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
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予散落嶔
濟人也于世無所係見女不驕不惰好弄亦好讀書
糜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
熱中之人且精勤諳鍊家事特務熟悉如老人又謂
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游戲文史逍遥閒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書爲世外之論方外之游晤室

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年不倦此豈耆
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者不予知藉使予知之
豈遂效常父禁女所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
方外之游吁嗟乎女死乃知之乎時病時未得細細
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于游
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
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𠃨道往因有倫有脊有
原有委脩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
人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

人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
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性孝
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吾不能女拔
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復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
子與爲佘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
中以速化爲娛反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
彼太白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游戲人間數
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唯曰可
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來

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見何健忘
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
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嚮聲謝居亭主人
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囘顧況喪其子十
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
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
感誓再生傾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
來女毋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強汝以人世

之繫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游女若
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
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
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冤求
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
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
見其聞之

合三篇觀之皆情生之文故能酷至如此然使非
文人恐有情而又不能出之亹亹也語甚鬼而甚

痛

一篇鬼話煞出苦衷不如此何以稱父子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之吉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惺偕弟栓快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酹其靈而日爲贊褻之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予與公自爲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略當公在日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游不屑有所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言而客不能自匿

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擇然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衣冠喜出迎酬暢譚浪之聲達于外而公歿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出不必値公之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妥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予之效也。公達于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酬暢謔浪之聲者。吁嗟。斯涞于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吾言乎。

直出尋常蹊逕之外。而抒其胸臆。

〇〇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預刻去期。豈無修證。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丐彼囚。于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應。子亦不應。子亦不問。嗚呼哀哉。

嘻笑抒其悲。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侄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侄拜于家祠且葬事耳作且葬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于數千里外勞其往來于且葬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于此矣官則不同于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且葬之想哉用是于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十六

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于惺官舍請降臨也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于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死其親故喁喁然如與祖先而面訴者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即神鬼亦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遘疾見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照顏歡樂存時短而戚亦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爲捨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沒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中無幾在堂何繇升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十七

屋嗚呼哀哉尚饗

數語極簡勁所云動人慘人者罔不在多也

想運筆時阮生之血隨噴矣

○○○堂祭嗣母陳宜人文

嗚呼吾母今得合葬于顯考一府君之墓且以亡孫肆夏從矣此時此中何忍言哉何忍言哉惟母育子恩勤僅免腹胎之苦爲家拮据誰非口手之貽奈我皆爲蔚有負劬勞棘止爲薪深慙聖善即在殯之有年知藏魄之無狀歟虞已在明日上食不過今宵至于孫肆夏者祔則未安祭或沾墻間之瀝殉乃相似瞑豈知穴外之悲人感恭屬之離鬼喜兒孫之近嗚呼此時此中何忍言哉尚饗

句核妙處字字皆珠字字皆可隕珠

惡煉苦心發聲皆慘

無可奈何之而語益悲哀

且見死樂不知死悲

○○○堂祭亡弟叔靜文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已畢弟與妾妻近依于父母厥奠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之善惡榮衰之際子

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諸之作亦肯勸我早成兒録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覩而不及覩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癡内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耽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即莫敢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誄乎偶煩妙筆聊二揖而拳仙嗚呼何可言哉尚饗

極切極奇。極趣極痛。

月夜鴻聲斷續來。霜朝楓葉紛紜。改醆胖剌耳。不是尋常聲色。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一

疏

頌

偈

銘

贊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𦚾寠與病坐慳癡廣勸專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郵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遽勤拮据感龍象之泣與信者之

（二語可移諸人可警衆者）

衷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亦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若之忱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應前）

僧肅老比丘登壇說法

小小搆結亦復照應體故緊嚴

寫出欹斜挺界

東禪寺玻琉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湖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舩窓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漉即不以爲佛國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積僧僧必置田飯之所發願作玻琉閣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是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也且夫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

閣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漉者在舩窓間衆其勝焉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集僧僧因是以有田以無方之緣是有待之願且募還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地之不東禪抑其人之不岸公邪請嚴質之老岸并出是疏廣之

數松映水杳然清老

扑積字竪義

剛義無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讀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

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況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洗破積經之疑便生施者之慨

語數轉而不覺其複可想行文之妙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慳而諸經乃云以金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胡輕其身而重於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者舍此而畫其爲可久也難矣夫眞能重其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爲久焉難久者而務爲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而已又將有所以

爲守之之道也是以古人畫重人物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毫之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人而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萬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掀掀弟古度胡子超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爲而威儀嚴慈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像之所爲也人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子惟明圖重裝表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裝表之於畫其於以爲可久也差易不可謂非守之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小小緣事却有至理理之所載可以不刊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搆牛首羅漢殿夫衆生黑業不同造于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上施則諸佛菩薩遂主受乎蓋施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衆念行事有不可言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衆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懺除之矣衆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懺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于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日居士旣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裝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巧而辨慧而理勝持疏之先

枝頭巧語關關出醉殺持柑客不醒宛轉勸諭退谷應不襬身陷綺語之業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上而止也使止于其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上而自毗婆尸佛止矣于祖之義何居哉祖之教既不自一身而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一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濟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黄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渝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歡喜讚嘆告

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領名而思其義焉斯可也

是處兒孫皆可供養便是祖字之義一提出自可生其趨赴

兩谿笒稚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飢也詎宜乞于多法處乞于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詎宜施于少法處施于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游林行脚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于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于少法處

機緣無妙于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飢弊無法請于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飢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内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于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齎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齎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而又免于菩薩自往之勞其踴躍助顯施之惟

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阿育浮圖層層俱發寶光如登浮圖級級具有勝處

機鋒姿死而銳利最能引人歡喜想而斷其慳吝心

非大見解人不能道

誰云釋教無父

至廣至遠偏出于尋常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揵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啖尸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

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盂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于水際作盂蘭盆會持尊勝咒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

惺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
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
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
淚歡喜述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
語而願附樂施也共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
而已矣

為庸愚設教那得不出于欣與懼佛教未始非也
況實有以作人孝慈乎若必欲詆之反不見通透
與乎實也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
佛殿後拂烟霄而亂星日為震旦國中莊嚴第一者
文皇帝之為也舍利往往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
惺之根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為佛殿碑極弘麗
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
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與　聖主大雄大
悲必有惜于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于以解其結
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于火六十年

而精靈兀兀然立于烟霜風雪之中勞得不仆者蓋
有故焉然而復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
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
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自虔利
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代濟縣官之乏而存　皇
祖扳幽功德于萬一非惟善信之極思亦臣子之至
情也于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未燬之伽藍殿
相配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

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疏以勸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鐵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吏從之南都善信醵錢米不貲飯僧懺誦廣建水陸道場普度忠魂惺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雨而夾是窟趨于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　文皇帝所以[illegible][illegible]拔滯于革命靖難之際者今逆禍未歇河東腥膻所略幾遍當于往歲　文皇在天惛然于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皇家求此福田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勸募于財力欲竭之時不得不如是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酧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異于髮膚恩勤則一亡弟某某情所關于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瞻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翕既具豈期叅歲因親遘奔共三養胡禰于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恥有甚于瓶罍念此碎心疾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僅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者仰屆孟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因浮最作善之人如惺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懺何追乃諸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接引之恩親眷升拔令骨肉登清涼之域身願尼犁謹疏

風吹仙梵出林飛意致超超欲遠

句有刻鏤字字飄動

卯此亦無罪過

慧識正是咎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寘心大道何分蠢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認爲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即其貪嗔癡之處惺等師友情關曷其沒後或無往循淪落老婆心切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賫津送之功得出輪廻之路罔使平生正骨熱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墮無明速登彼岸永脫諸緣謹疏

鍾伯敬合集八、卷十一　十六

亦可自儆

解人精會

悲憫之甚

薦亡兒肆夏疏

生遺奇哀恩愛即成冤對夙迷勝果靈明反作沈淪惟佛恩能豁冤親匪道力孰超生死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電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冠婚宦以未嘗奔巳不盈乎廿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積乎三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溘長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懼身無慧劍識不逮於東門眼望慈航惠欲要乎西土沈愛河而作沒入津梁罔覩向苦海以求亡子鐘鼓何爲竊有凝心祈仰鄙願想汝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子以過去未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于導引謹疏

鍾伯敬合集八、卷十一　十七

截不斷愛河之汩汩流聲弄㲉能使人低徊

貞心毅氣

司馬後事者之詠矣

當心明氣

一

末詩更淒宛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裴華何煩代彼興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恤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廻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爲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怨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兵食信之

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强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冤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爲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爲不細某等敢聞國恤含杍軸而他求仰仗佛恩與律衆之普度謹疏

氣横白山之雲淚滿緑江之水

激流横起

加人善任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去吾邑北四十里舊有橋曰丘家橋潛瀉及邑中走郢子武漢孔道也其地曲岸高急二壁相拒恒有頹勢水盈澗皆怒而盈爲甚衝波擊岸而返無所釋憾捍巨石如漂木所橋力不支不能不圮圮而至於亡矣官民濟者輿馬步皆病或溺焉澗則人行釜底惧不脱於澗亡弟叔靜讀書橋左之龍禪寺曾慨然談及造橋事僧復初者無所長一味專愚而藨能忍勞而已弟曰此募造橋者之具也僧亦先見一馬墜岸

死心動聞弟言心獨喜自負力任募事同年李長叔少忝爲之疏於是繫鐶鐺數丈於頸擊柝號通衢者三年頸鍊磔街石有聲石皆刓頸創垂出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於是燒其二指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橋之道石爲土人侵匿搜之至爲所擊折臂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天啓壬戌歲三月予自南都歸將入閩王程嚴迫居家僅旬餘許爲之疏而日不給力亦不能施僧恒明者予族子也力勸予成此事而僧復初不知也人有言予之不爲募疏及財施者嘗僧恒

明所持復初志將與爲難次年癸亥予夏歸客有談
及此者曰彿汝恐辱戒嗔此豈僧之所爲予心憐焉
此僧亦苦矣私計有一人首捐百金爲大衆倡彼二
僧者何至是然不敢以其事屬之它亦不敢望之人
也予起入內僧眷明者在坐謂弟快曰而伯氏適動
一念而中止若知之乎弟曰不知各罷去居月餘予
室人有痾而與予言者曰君昨夕與我言造橋事乎
予驚曰未也若安從聞及此曰適夢君以百金造一
橋聞轉石邪許聲而痾予悚然一念之動萌蘖未成

人我無主而僧占色於外女人感夢於內惺雖非善
施任事之人而持地菩薩及護法諸神已畢我作造
造主矣惺亦何力以逃之乃先捐六十金以其事告
同年謝彥甫侍御彥甫喜立付十金於予問予曰善
則善矣收放橋金者爲誰予對以自捐者自貯之以
待用餘不敢知彥甫曰子誤矣予任此事而不任收
放人將袖金而不出予乃任收放事以其言告李長
叔復喜先是王茂才以橋許捐石百塊封識二十金
待有首倡而後捐之惺初念其費度可百五十金可

了然于大老由虛名作倡矣

成則取諸相知數人而足弟快與鄉老杜君步其地
而相度之曰此橋造之不如法後致頹圮積石假倚
水中助其怒行者之苦乃甚於無橋非三百金不可
有餘則巷任僧施茶皆善因也如是則其勢不能不
仰於募募非易事也僧復初之效可見於前矣且橋
利速成非塔廟等工可以漸次有待於是惺爲疏附
長叔後多書小冊令相知者人持一冊隨地隨人大
要度其必施者而後募之寧少而與勿多而許使不
爲空言錢穀之數與橋費不甚相遠而後役興焉出

入年月經營皆有疏記橋成之日易以佳名工費若
干同事者若而人并勒碑陰

末敍語深得造造肯綮

○○○燄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浴而救苦以摧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眞菩薩雖具無量惻濟心不得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撫飢民賑卹權力須國王投誠叩關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額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蓄艮藥俟因

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燄同灑甘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然眞菩薩卽以焦面鬼王幾若云面然眞燄口焦面亦非觀世音借喻明切可以發迷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𪗋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二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頂之予從篁莽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晨鍾驚惺河山

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與予姓名𪉩書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爲圖命儿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叠浪巖岚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頭頭借過。

事有偶然適爲知者動耳。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括其語爲起句

世汝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寄不住靡太不辭三負道二含宅他之僉云勇決撒手當機擲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爐一夥鈍師厭有慈公名慈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一世宵遁遠歸免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粗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燄之不傳也。

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虞居士轉致潘居愁山二道人附記

直抒其解份不作怒張悲悼。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歎在此一滴解瓔共誠獻珠同淚

扇箑銘

藏汝遞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悽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紈扇可以無悲矣

竹鎖銘 并序

閩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之予育其一銘曰

綠兮猗威兮㚇華兮皖鑰兮管如冠斯籜籜敢勿諾

古勁竹萌脫土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視禮審閉啟脆乃生愛後金剛壞

煞趣

鋏鉢銘 并引

鎮江鋏工某不蒐冶鋏爲鉢不貳價價則飯

僧僧徧沾遺予一具銘曰

有鉢青玉黑四際以鋏寫之蓊此意潤州古塔刜厥頪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假價不貳 北固衛公鋏塔今猶在用

月支下逝塔供鉢事

未見錚鏦亦仿古色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烟生古香光匪白闇匪黑彼蒼蒼其正色

末句切當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滿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能具其體矣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奇快可口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閣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爲伯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時笑其文致

可以得其人矣

應有艷者在其側

○○郭建初像贊

滓太匪躍戰勝匪陳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不語請示阿堵

謂是神情在阿堵中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淸豈必約夫是故贊焉寬博圖書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躍匪駭爾碩視于欲笑顰眉領諾彼變彼姝誰貌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出其腴體矣筆氣復遒上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躍然翁則豐形所與神所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脈永思言貌我刖愛之恐其太肖

此就事作贊者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其長安數見難拔子像意亦欵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了遐

文情婉媚

自成別致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衲而棕其履也而今笠矣衲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衲而棕其履也子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只三折成文却波濤洶洶

○○王永啓像贊

永啓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

啓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波瀾百折

[illegible]公題

爽氣橫空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書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頽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

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流奔電舉足擬其跡快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澁思天與人終不盍波一絲又將波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松倚石畤皆發其止足之想

沈全吾大參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烟目潤之不粧其芳骨磊磊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目古之人古之人

語亦蒼秀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視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蓋以此

象既摹神茲更能出其筆意所云畫畫者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直出其不容言之妙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干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視此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干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晦叔能得其不厭乎其然其然

書靈壁石替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書則肖形厥音安從聽於無聲

天際之想

巧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僬僥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反映而出其美

○○自題贊

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醜勿圖我許之從官有以足指畫其形者神怒激水崩岸曰帝負我物情之護醜而妒妍如此予形寢頹見者每至失望江陵

胡君平手圖之而去裴晉公有言彼見我醜鍾敬相戲耳請以蒹葭蒲柳之質供君平兄弟一笑可也

自謙應如是

○○曹太公像贊　能始尊人

未識翁交翁兒覩茲像壯疆時幸瞻禮欽威儀與翁子年俱衰而翁貌似未移若有翁吾翁如我父感翁獨倫壽過翁樂則輸盍人子色養殊瞻禮後感歎初

短韻取媚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爲偉丈夫覩其貌則癯僻象文之風者以爲洮洮清便覩其人則瘠人之精神倜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爲是拘拘

脫甚

○○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

山頂露漸乘冠巾詩肩聳已擬負薪持以障日其中空洞無物以手捫摸亦熨貼而無不匀何以清宵談話杯酒入唇肝腸磊塊思以頸血濺人恩仇滿世何難用此幻泡之身

可以想斯人之意氣

附録

悉陳之詞

追思泰帝可見立朝之度

退谷先生墓誌銘　　譚元春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弟曰快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令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月其嗣陔夏復以屏黃宜人之命申焉元春返其弊而哭使予不爲文則已使予而尚爲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與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

徒槩槩然爲誌冢之言彼其詩文譔述雖傳矣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未定終日聒噪以爲吾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用不競虛節小名愛戀身家如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御廢不令　主上厭極大創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用出矣先機蚤見巳若知有　熹廟之末年與

不絶俗亦不同俗

與讀書種子

語奇俊

徙人深識

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眞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能大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退谷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氷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玆書名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

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間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縱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長根雖甚讐懟者意欲投之於厠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曆甲寅乙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藍筆各以意棄取鋤務除礫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是也幾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侏侏睍睍刻爲書破之退谷笑謂我曰是何見之晩也吾輩除此書外自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妒我輩護此書而

亦似子美之詩月

非誤

孫

道可衛官擬劉

必欲其興與世之始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去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僦秦淮一水閣閉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日史懷孫裒靜影常借歌管往來酌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甚不收者窺窗覘之則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爲眞好學者退谷一人耳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縈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峽入東粤觀日出較閩士陟武夷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返山川豫待人士歡迎

道援堂全集八　墓誌銘　三

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勸徙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泱自矢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乞何食終非自變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賦食落淵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沾念之日使吾數年脫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楊子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遊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欹傾作捉搦躄踴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趣

若人何以得慕而先生之度足欽矣

告之使非先生心

於難然先生病

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甚恭謹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接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日彼方有何士爲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然若有所請竭者其後所薦人多雖貴退谷彼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慚當何如也性喜擇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遇有眞賞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常如隔隣人有

道援堂全集八　墓誌銘　四

作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從貴賤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往往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詬懟齮齕皆叢於此亦可爲士大夫不愼之戒矣退谷內行過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生艱難事皆迴環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然居恆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部郎中封太恩陵退谷亦秩滿遷閩中督學待覲還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厮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則猶床上卧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太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予爾時聞之歎仰而已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陵夷雷公簡討所深賞中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

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晉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歷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僅五十有二矣生於萬曆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十八日塋太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全集評閲詩歸俱行於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即公嗣父諱一理號裕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即公生父諱一貫號泉巷公武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黃宜人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早卒嗣子陔夏亦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愫早卒恮諸生詩文甚奇先退谷卒悌又先恮卒獨五弟快在耳快眞朴長齋事佛通書畫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昭夏

亦諸生元春既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槐長公銘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如我一旦塡溝壑所謂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也嘗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眞落予手乎悲夫何以銘

銘曰

脊幽徵秀無終極水性澹泊眞宰匿得意靜書不再佛海獄如從君受職驅烟排霧待拂拭紛紛餘子不相識强來君前談恣式職管凰麟加裁抑衙胄蠢蠢徒失色勤農堯湯毀稼穡汗流至踵沒溝洫大勇極

人歸蓮域。厭多聞障。宣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發樞
求之不可得。茫茫衣履我銘側。
語令人思。亦令人悼。眞能奪其形影精光以傳於
百世。
冷面熱腸。沉心動骨。業已爲之搨摹矣。而其詞之
新穎秀琢。更似綸事之精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四言

維東有阜十章 有序

壬子閏十有一月予與商子之燕譚子送之以詩予作此答別譚子也

廓然大通

維東有阜維南有湖阜則我宅湖則我居予無所往我無所徂我室予室予廬我廬

其二

[illegible]定回[illegible]

予歸自官予南斯行予歸自客予北斯征聚散無言舟車有聲維此舟車爾獨何情

其三

自南爾歸有懷不二子三適我我不子即子之適矣如子之即矣

其四

[illegible]之[illegible]

自南爾歸有言不同子三逢我我不子從子之逢矣如子之從矣

其五

駕我四牡肅我衣裳彼其之子不與我偕行惠我良朋共此雪霜維予心則臧

其六

肅我衣裳駕我四騶彼其之守不與我偕作惠我良朋共此饑渴維予心則若

其七

此申不可[illegible]以討人

我之云適念子無儔亦莫我留昔子之南予其聊曰無儔挽子之舟

其八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我之云適念子無依亦莫我追昔子之南予其聊曰無依反予之綏

其九

淡致冲情令人欲泣

自南自北莫同匪天各處其末中有山川山川何有蒼蒼淵淵瞻言共之心目共間

其十

勿曰我出勿曰予處各有朋友各有言語及彼威儀爰各有所庶幾夙夜惟予與女

可比于箜篌引

盈求也

辛亡所云作見也同何者如前解悟

○憫溺五章章六句 并序

甲寅正月二十七日舟泊濡須口大風江中小舟渡者覆焉可二十人皆南岸農人過江傭作舟子以風故索加錢人一文不可得因守至多人時久舟重風益張而致溺也為捍官舟救之從者數舟得十四人而還餘莫及矣予與林子見之憫焉各作詩

山鳴江怒渡于何所我食焉取彼君子兮我恩亦莫我子兮斯豆斯篚

鍾伯敬全集（六八）卷一　三

○其二

招招舟子取盈則那從其匪盈稱則我多稱不我多舟中人兮奈我何

○其三

維其多矣烝沒于波矣沒匪不出伊誰何矣立而聽之家滂沱矣

○其四

、、、、、、、槳稱沒之犯死出之同茲舟人孰罪福之孰罪福之戮之年之

此則十九首矣

奇語似易休

是個深

○其五

有遜者舟泄泄偃仰溺者已歸救者徐往敢告津吏厥有刑賞

水簾題石聯句 遊太山作

晴雨所覆 惺 白雲之上 明吳維 冬愛其原 林古度 厥流斯養 惺 石穹其中 明吳維 俟時而聲 林古度 代匙為之 惺 渤澄弘奬 明惟

○○自題深山圖

争日分烟草木照晦寒吹暄肅風泉斯籟壁岸無階

鍾伯敬全集（六八）卷一　四

衡廬若對石走波停緩急時會崎嶇抵觸弭存無礙蒔梁契集坦步人外誰謂山空中有嘯歎往來非無滅迹輕霧辟彼網魚最淵之內匪莫能圖恥躬不[illegible]

恰中心骨

衮義在褒誅不聞之時其甚也可知

諫[illegible]笑事

五言古一

○乙巳卧病作

沉疴忘故吾情形日幾變有時如嬰兒饑寒仰母便
有時如老人奄奄息如綫過去未來身一日遊屢遍
眞身宛自如光明時隱見

○又

周公班爵祿孔聖立文字終古英雄人老死遺塵勵
進退類羝羊前後終狼疐窮交思㧞汁妻子望沾溉
天生七尺軀豈爲爾曹地性命徇他人勞勞成底事

合我衣中珠苦伺驪龍睡安得同與人親疎走相避
逵哉周太常不齋時一醉

○○邸報

日余生也晚前事未暗記矧乃處下流朝章非所識
三十餘年中局面往往異氷山往崔嵬誰肯施蜋臂
片字犯鱗甲萬里縶魑魅目前禍堪怵身後名難計
邇者增諫員韶鐸略已備褒誅兩不聞人人爭慕義
請劒等尋常折檻何容易撩鬚料不咥探鉞何須避
架響忽如一一辭申數四己酉王正月邸書前後至

以中共霜江有憤憤耳

知此不諱之新所以爲也是于有餘

數十萬餘言兩三月中事野人得寓目吐舌嘆且悸
耳目化齒牙世界成罵詈曉曉自曉曉憤憤終憤憤
雄主妙伸縮寬容寓裁制並廢或兩存喧墨無二視
下亦復何名上亦復何利議異反爲同途開恐彪閉
機發有倚伏此患或不細遘兹不諱朝杞人竊憂畏

○遊齊山

百里叩九華齊山未寓目歲暮懷冥遊積陰忽晴煥
十步識山面二里躋崖足裁形准石隙避就費紆曲
戚施忽蘧篨支離頂腫瘃蹈虛慮危墮踐實防墜觸

步疲手倦扶日中至朝旭不知行幾里賓緣窮往復
出洞睇故徑相去曾幾躅歷中盡戚行峯頂長房縮
總此一齊山中外異延促

○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秦淮水榭是日雨

五日棹秦淮水閣曾未歷頗値風日晴雨意殊未悉
我友越宿招明朝宜小集晨枕引檐聲微茲承霤滴
快兹烟雨趣遠由濤如滌晝舫如晨星簫鼓非前日
獨首晚偎倚鴛鴦識其眞人情自寂嘩景物胡欣感
四座三方言音殊旨或一想昔舟行時樓榭烟外積

得烟中層出景

遐近閣中人指視坐行立輕舟疾于鳥過眼雲烟失今茲坐綺閣開閤舟遲疾從舟視閣中延望當如昔

再過燕子磯作

夏五戒舟游清夜以爲期豈悟適維楊停舟踐前辭刻乃值清晝不復睹夕霏犇景娟澄灝夜光鑑廣陂光明應如是蒼涼乃遜之一峯一珊瑚千波千琉璃雜樹緣層壁點染若苔衣巖紆雲度褺墮地力已微及茲毘陵還已復流火時石意本孤峭不秋森已威蒼翠與緗碧綢繆以參差往還閱涼燠江山變褸淒

感茲燕子去再歷燕子磯登頓快遐矚節物劚令悲

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 并序

已酉秋予將由金陵還楚胡彭舉爲予寫秋江卷爲別衰柳寒汀遠山細浦而孤舟片帆洸洸其景于空青遥碧之間隱見滅沒初不見水覺紙上筆墨所不到處無非水者使人常作水想越數日舟過三山天末積水淺嶼如烟予指空濛遠淨者示弟快日是非彭舉卷中所餘一片閒紙乎卷首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爲焦弱侯太史書彭舉自書七言一律于後彭舉名宗仁金陵人八月晦日秦淮歸人鍾惺書于釆石舟中仍繫以古詩八句其詩曰

瀟遠寫秋江秋意無起止何必以寸波竟紙皆秋水烟中過寒山江淨翻如紙空色有無間身在秋江裏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局中片時閱世上幾代傳夔下片時間夢中幾十年仙齡亦已促夢境亦已延誰明修短故嚋司伸縮權

六月初五夜月 示茂之

夏長不肯晚既晚亦蒼涼涼色已堪悅況此纖月光初生如新水清淺半東牆尋常如乍見悲喜屬中腸對月本佳況鄉思亦無方且復共明月無爲念故鄉

夜閱杜詩

束髮誦少陵抄記百相續閒中一流覽忽忽如未讀向所覿面過今焉警心目雙眸燈燭下炯炯向我矚雲波變其前後先相委屬淺深在所會新舊各有得一語落終古縱橫散屢足

不減是吞處

六月十五夜

明月眷幽人夜久光不減良夜娛佳月月殘漏愈緩
未秋已高寒秋至更清遠逝將齋幽魄照此夢魂淺

七夕雨次夕復雨

秋來一夜雨秋却一夜月乍喜淋煩蒸久乃成淒絕
前期自宜雨別為值令節剔乃過此夕連綿猶未歇
秋月亦易悲吾意賞高潔憔能破晦憐予寧耐殘熱

但字甚生快

經觀音巖

洞巖但如此今來較不同泉石稍差次遽覺心目通

暮氣值殘霽往往變蒼紅曲屈失故徑層深翻得空
向者攀援處乃在頫視中安知所蹈履其下非嵌空
何心覓前源徑盡忽以逢水木發秋籟而非谷中風
惆然觀因應恍焉如發蒙

發窮之妙人未易及

九灘

若非蹈今塗昨日險亦足果然備層峻蛇鬼猶躑躅
兩崖窮登頓相對不去矚稍焉歷其巔許身已平陸
俯仰前後視乃知多岸谷足跡信延袤目境自蹙縮
鴻飛已青冥背翻猶遺觸深薄警魄幽幻豁心目

處何處短亦具深理

脚景如繪

雨發九灘至歸州

亂山無清曉雲水但稠濁累日行重嵐叢密何由豁
安知茲壁外不有朝曦躍頹雲初離洞流止將焉託
嶺半一人家如鳥巢阿閣人語響空濛烟火出冥漠
隔江望秭歸殘陽見井郭胡為既濟後昏暮猶墟落

好發擬

雨行巫山

我行近巫山欲識巫山面此峯名十二一峯了不見
白雲如積水懷山浩以瀚雲崩谷皆波兩崖纔若岸

朝

斂然其色了然可介

尋食初戒徒新晹淡寒岫光薄始著林映帶自先後
日盛宿烟避遠見山水候我行久出峽始得覩清晝

瞿唐

至此始稱峽岸束江嚙斷江勢有往還前山幾茹吐
兩崖何所爭終古常相拒水石月夜戛無所觸而怒
灩澦根孤危悍流不能去立石如堵墻中劈才一縷
岸迴不見江舟行無乃迕舟過其隙中乃知此其戶
還顧始自失憮然警徒旅

巫峽

卧字妙

是俯新

瞿唐隘已甚而雁三峽列不知三峽者當何如峻迫舟經巫山下川谷信軋茁仰眺已憮然矧敢言登躡巫山峯十二歷歷在眉睫猿鳥向人言雲烟影已滅急岸辭迅流如矢離弦決異哉江如豎灘下已數折覗前歷歷崒忽復逢巖缺

歸州峽

茲峽乃名歸歸期諒非遠誰知下峽途自茲始云險蜀江不愁風風立水亦卷石逼檣觸實湍反舟過淺向歷虎鬚危（虎鬚灘名在夔州）未覺精魂斂長年至茲戒心手目俱勉木舟細意嘗稍肆俄焉舛曲巷夾我舟戈鋋立刿刿怒濤跳臼中倒石日夜渠努力過新灘前期自可展

新灘

三峽險匪今茲灘成近世所以名新灘舟檝往往躓伏石激横流以待舟相值天意非人力工亦有鈍利利者每批隙審擇而趨避其間不容髮失非惟恐泥三峽歸峽劇三灘茲灘厲巍巍神禹後鑿山有望帝連亘七百里疏決成既濟片石距通津智勇莫能計吁嗟乎陂理真宰難思議

西陵峽

過此即大江峽亦終于此前途豈不夷未達一間耳猝入大都城而門不容軌虎方錯其牙黄牛喘未已舟進却湍中如狠蹇其尾（虎牙虎尾俱灘名）當其險夷交跳伏正相踦回首黄陵沒此身才出壓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夢者入鐵圍醒猶忘在几賴茲歷奇奥得悟埀堂理

出郊

閉戶成窮冬出郊知有春耳目久不接熟境亦覺新芳草如欲暮桃花忽以晨偏何多氣候物色紛然陳春雖深未闌動植方怡神

（活雅氣度似　與淵明）

識譚友夏所寄書語

遠遊接新知新者難遽陳作歸逢故識故者番然新耳目善自易庸人亦異人嵇公逋此術可不厭囂塵有何七不堪而爲時所嗔

贈羅童子園香

流水無巨細所貴者清深羅郎互鄉產眉宇乃蕭森

賴無師與友宿物未入心發語自空靈時時出妙音
辟彼湜湜沚安流石澗陰對之悅心目其源不必尋
東西在所泱易哉須酌斟

○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

每一接君詩知君愧不盡往往定慧心見之賦比興
札云苦吏牘俗與勞相併何以塵務中移如清風詠
乃知奇託殊形神本淵渟以茲暇整情何紛不可定

○又

俗本非一情復何關吏牘俗亦不必逃君情豈易俗

深知吏非俗

盤錯練神明往來彌幽獨出茲慧寂心恤此一路哭
朝廷與四方漂本相離嫉急則治其標標潤本亦沃
民刎邦之本易勤忠遲遠厝火積薪下徙之賴良牧
素食長安中手口皆拘束豈如當一面猶可舒臂足
賤子本薄劣酌斟才與福調發力不勝樞衡年已促
矢心在一塵犬馬猶堪服君才難如此刎乃子樸樕
諒秉翼翼心如臨淵集木

○○○夜坐

闔門月自遠未見神先清況復已秋盡寒意不我驚
微風交庭影偃仰以逢迎忘與二三子共坐至深更
鐺鐺靜夜語悄然作秋聲

○讀豫約

李老未忘骸死前營夜臺自謂出家兒身世了無縛
灌灌身後謀一塔申豫約色身委園扉予神竟焉託
世無知我者能殺亦云樂偏逢高趣人焚琴而煮鶴

○山月

山于月何與靜觀忽焉通孤烟出其外相與成寒空
清輝所積處餘寒一以窮萬情盡歸夜動息此光中

○○送鄒臣虎年丈南歸

天淵亂魚鳥不待虞羅施四牡雖蹙蹙不容不驅馳
何必求其故世久欲君歸寂寞嘗才士恬躁自茲時
周防亦已晚矜忿非所宜辭榮蹈乃易中庸不可幾
天人方未定君子敬其儀

老于觀世者

○送馬仲良榷吳關 時孟和別予從行

燕地信風塵俱留反成趣吳門自清華獨往意反悟
以茲分素交征途共朝暮維夏發春明舟車何時駐
荷蕩千人觀楓橋六月路同游景事佳徘徊中反顧

兩度居燕中君皆先我去此行別兩人悄然生百慮

○盧江訪章甫親家翁感贈

巳酉秋還楚是君之官期甲寅春還楚是君政成時
別君戊申歲七歲迄于斯人生幾七載遲事不啻移
（悽然以傷）
計茲官始終聚散時可知兩過君土地何有不相思
昔苦客路晩今幸王程遲不忍見君而其如久別離
抑情同我舟行行繡路涯相逢朋友戀相見兒女悲
人吏覩歡宴寧知心所悽冠蓋日趨榮鬚髮日趨衰
（絶妙古詩）
迨茲皆未老乘暇覩光儀久聚歡恕多吞聲似欲辭

子非不慰留意滿拙言詞天人多舛迕盟好空爾爲
林泉取無禁區區當憖遺少同筆硯苦老共丘壑怡
恐予懷遠略白首忘所歸

○○題茂之所書劉眘虛詩冊 并序

每見古人終身于詩究其所存不過一帙或
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哉也精于哉必審于
（粹然自信）
作愼于示人乃其高于自處此予所謂選而
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也甲寅早春舟中閲
唐人全詩畏杜審言之少而眘虛止十四首
其嚴冷之意尤肅如不可犯篋中有高麗妙
繭八紙將索茂之小楷偶閲此遂以授之其
紙不浮于字意似皆有所裁紀之以詩

只茲十四章鍊氣已成液如何平生勤一字勿苟益
（千秋知己）
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取孤意自先立
（絶妙供養）
何以莊嚴之妙繭與良筆何以展對之新柳及初日
所貴如其詩意皆存簡寂

○雨宿會聖巖 游浮渡山作

（寫出聲光）
燈光入幽薄金壁照石土夜雨間流泉風竹連晨鼓

意象了不關相與無相與空山獨卧人虛懷而聽覩

○宵步石廊燭覩于巖壁 游浮渡山作

古人負奇情題巖必幽獨豈以山水心取供人耳目
（暗中摸索究乃得之）
衆游或失之冥討須執燭天風醉花鳥 雷鰕句 此語無
人讀

○總巖 方廣才數尺縣孔甚多每孔刻巖名一按浮山之數

須彌無邊際有時藏芥子所以一卷石具三十六體
六王入秦後宮闕彈丸裏孔以寫眞形刻以著經紀
（錫之以佳名）
尺寸山始終圖經備于此予請易其名其名曰石史

○予有古鼎茂之賞而賦焉和之

土花壓火光誰辨鼎湖液雖已滅猶鏽隱然見心力
情文無所苟爾想人心賞神理驚幽昧魑魅不能立
今人耳目玩古人充飲食意惟不近人予蓋與之習

○省鶴示茂之和

物生既孤遠乘尚必落落意不可食飲肯輕訴饑渴
雙鶴亦何期忽焉于我託暫籠置舟中羈爾良自作
恥受世人寬寧爲曠士縛終知得所歸形拘神或豁
性情忝夙知倉卒不可奪魚匪不在水有尸不苟攫

水匪不近舟有羽不苟濯谷庚今志士多寡須斟酌
夫苟僞其心居食徒爲虐辭受視其人臧獲手難着
呴沫近小仁恩爲此物愕所以躬撫視旦暮仍希度

○潯陽經曹能始廬下懷寄兼貽梅子庚

我北鴈南來我南鴈北歸有似所期者後先與我違
築室匡廬側舟往返由之入室見茲山其人則遠而
山水存乎人匡廬空爾爲匡廬遁不至而非心所悲
梅生從子處六載今乖睽奇書有無間鴈途矧參差
且更作一想以斷今所思如我在燕楚曾未至于斯
如子在閩蜀尚未卜居時

○到家二首

舟行起秋末到家維夏初雖未遂林壑暫喜見坐隅
嚴親暮遠適入門悵焉如弟任守閣徑猶未甚荒蕪
坳鹿識故主籠鶴欣新廬開篋撿故帙如獲未讀書
故人驚顏面不與新知殊携幼慰幽獨尊酒適有餘

○共二

所親自去年已望行子反今雖期逝歸情言亦款款
既皆惠然來報之寧可緩始歸惡聞出雖近意亦嬾

骨肉易遊延不覺爲日遠不自責其疎頻望怨其簡
反訴我客交偏何來甚晚

○與弟叔靜過友夏兄弟寒河居 虛并故王明甫至

我避凡兩歸訪子不能再徒記子門前前與寒河對
今遂幻其涂河流不在外欲知來往生但視門向背
久憩尋初跡心目猶映帶鳥聲在殘雨烟物發其靄
兄弟友朋并來如風雨會語嘿如一人悠然了無礙

○寒河詩爲友夏賦

子居在河干河水寒其聲而我來五月颯然形慮清

乃悟秋冬意不從霜雪生動植泓洄之欣欣無不衆
肅然高寒内貴具天淵情

宋人意象[illegible]人口

○將入城示別友夏

累日皆言笑兀然無所思妙想始觸物乃爲動者機
水泉春初引端委甚希夷雖然寂無構紛如中感兆
明旦別子去厥緒復惟微吁嗟動靜理匪以寂喧爲
非無萌蘖生朋從中斷之憧憧往來内是予機息時

喻言微遠

○竹月

涼月白夏夜意本貴孤疎何爲竹影之反益其靈虛
物有時貴多願相得何如

着眼當以通之心眼

○又

竹月處庭中月借影其外反云此奇光微爲影所礙
物論每如斯二君則不伍

○伏日頗熱友夏寄近詩有甫甚寒甚不敢快幸語與而作此

共茲三伏内百里殊涼熱我居高則寒子居卑以濕
六月秋在水河上意先洩瞿瞿稼穡人寒早貲難結
此時山中士引領望涼節我眉五臺巔盛夏積古雪
在地自爲夏高卑不燕粤頗疑元化臨氣候近而別
寒暄有倉卒時地焉可繫

○糴穀

宛然治郎

我官已五載田無數口餘于爵古中士食僅上農夫
豈惟廉所致治生術亦疎郎知不經濟理人將焉如
今年春不雨有田尚可虞金錢今雖澀敢不爲豫圖

可醒富者

八月已涌貴復如三月初富兒利秋旱氣驕色踟躕
富者盜所寄此輩壹何愚俯仰循缺然貧僕尚我需

亦杜亦陶衆妙入其鑪錘

無僕身不逸無貧心不娛吾寧捨口腹恥勉充爾虛
爲備不暇遠明春多在都餘祿儻可接舉家半就舖
三黨猶嗷嗷臨食獨何吁

○秋晚荊門道中抵泉寺宿

向晚秋如何與馬行鴻濛動植猶在野未落氣先空
平楚遠難辨秋聲當在中鳥歸赴幾壽千山紅未終
洞巖寂寂後威葳生衆容戒徒息泉寺喜與泉徑通
木木爲秋天至夜同一風二水無靈昧焉分惠與衆
此時無聽覩孤磬發深衷

○再過夷陵爲諸同門視雷先生役事題其閣上

高標曠致欲琥然

奇闢想所不易至

夫子意豁如細故不肯著後事聽其徒爾見子落落
山水翰墨事一過情自若别乃前與後足嬰子寥廓
獨念子純者拜母五情鑠百足仗羣力是予心所作
哀肅動門生子神所磅礴祭養咎衆心營營子所薄
存亡聊復爾意或别有託志日神歆類類豈必同膜
與子兼師友形氣久已略三年訪精神夫子在斯閣

○與夢

余枕寡寧寐與寢何翹翹微息寄肩項數動魂亦勞
平肢在其趾神與之低高因想失次第耿耿隨所遭

草樹拂汕衣耳根行風濤頗記常舟卧鄉夢多招摇

○蔡敬夫仲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花寄詩三首予未之答及茲再遣書使已是獻歲三日此地梅放未匝輙書所見以報前詩

君使發冬仲已寄早梅詩此地未見花以何發清思
低徊不成報待此花之期再辱驛使至獻歲春前時
是時閩圃梅珍重不數枝何為共歲寒寒花獨參差
君言辰酉暖花亦有所私天疎地則親花時聽土宜
有似我與爾同枝而早遲計予花粲粲是子葉紛披

悟深物理

觀物觸而者想竝

及至相逢無一言

花葉不相及又若同心聯以此早春秀答君晚歲遺
凡物貴相代豈在同榮衰與君為久要共此貞纍纍

○飛雲巖

吾聞山出雲巖則雲之室茲巖雲所為雲與山為一
山雲老亦堅浮者化而實初至怯空遊梯磴乃歷歷
下上于其間步步可遊息石以雲為神雲以石為質
石飛雲或住動定理難詰草樹過泉聲尋之莫可覩

○黔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既見贈詩

去子不百里我懷彌鬱紆川陸莫適從顛倒問舟車

五載别何易一日苦難需不知此五載為心當何如
祇役過子部心迹多所拘此時不悵然明知有歸途
歸途未卽見離緒剩于初萬慮間乃生情事方崎嶇

○又

去冬予家食寄我早梅篇今來屬秋殘乃在梅花前
沅江多芙蓉遲暮非其年芙蓉不肯後梅花不肯先
今子欲贈我何枝可折焉每得君所寄思理如雲泉
及茲獲言面意滿俱默然吾寧相對默不願頻寄宜

○欽山漁仙洞尋龍君御所住觀其刊鑿之迹

楚人事黔役能無山水情所得乃在楚特以黔為名
如彼蜀三峽其險半于荊陸行問桃源靈與奇水程
所以起辰州三日聊舟行穿石望而足水心恨未停
晚泊欽山下獲與幽願并静者領斯山意匠妙經營
搜抉畢智勇虎穴不得寧頗負康樂才要與陵谷爭
靈怪為之遯吏民乃不驚停舟山雨内舟停山亦晴
樛椈與巖巒左右烟中生屈曲行螺中子所謂甕城
往往意所息輙值隙之平數折聖珠洞獸跡所縱橫
如何有宋刻筆體老而清可見虎穴先稱者之戶庭

古來幽奇地人獸居相更寘心觀去住鳩鵲閒其明

贈別朱無易郡侯計事畢暫還成都并答前見
贈之作

與公同北首鴈行略參差公不廢餞送贈以孔碩詩
不自恤霜雪念我行冰澌執殳備前驅我先公則隨
玉帛太平色車閒馬既馳藹藹王吉士胡不呼載之（指友夏之不得計偕也）
時哉有難言與公同腹悲先至卽居者
主人焉復疑往山與佳士用為餉客資往往無意逅
能豁夙所思感公好士意輙敢舉所知諒公慎交心

雜客為公辭王郎與馬子文其不在茲輪跡酒食場
良晤稀復稀胡公獨無冗宴詠頻相追唯公不泛愛
所以多暇時甚媿主人禮猶憩西山期今遂出都去
暫取棧道歸棧道勝峽中見聞多所怡青山無冬春
非以竹柏為矧茲二三月鶯花方離離送者二三人
不似諸侯儀所送則朱公二三人亦宜

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遊宴海淀園

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方妍淒
豈曰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

郭外自多勝城居豈得知泉石雖云借盡日君有茲
一座四方人趣不甚參差能使孤衷士酧對亦不疲
則知不草草于物有調劑流時周結構為君娛客資
物力苟據勝山水亦聽之舟席歎則代砦石尾屬稜
清泛隨孤光動植沐晨羲吁嗟綺麗地情理生幽奇

七月十五夜月同茂之賦

首秋夜十五是為月之時暑退猶有存頗與風露宜
置身此光上不能添我衣廣庭化為月[illegible]者中勝之
衰枝作庭影影反妍于枝虛懷侍清光魂夢亦相隨

深刻

○南歸東別劉貞一侍御獄中

古無三十年地天成槅鑰神龍寄高深擊臭不可度理數俱無權莫能使鳴躍天其垂異象　皇心愉而作都哉御　慈寧外斷中斟酌天日既已覩巷牖非不豁妄意諸小臣　聖衷疑且薄其于所尊戚體貌自溫恪苟能中機宜臣順固綽綽吁嗟失斯時何由更納約侍御班雖後于義忝韜鐸四顧既無埊直前安敢卻微官易得罪倉卒風霆落致君有今日實以盈庭諾謂宜面引咎後言胡救藥匪唯語默乖已失

後先着終始揆斯事誰其司斗杓于君獨嚴譴猶知君謇諤差賢于泯泯詠褒兩寂若君曰是何言徒增中懼作有言很未申何取身囚縛看君負茲意空名恥爲博吾聞古直臣退居皆閉閤頃來鳴立仗失豈不獄獄中情既難言末路別有泊或使忠諫途及爲世所託區區抱幽憤待君一灑濯

○觀朱叔熙所藏唐搨雲麾二碑顏柳白傅諸帖及米書

人情固貴遠魏晉猶下風紙墨出三唐已與金石同借觀廢寢食心目行鴻濛物苟詣其至中古具義農一字一氣運道從而汚隆節義與風雅顏而見數公

雅得舟中景

○入舟　八月念五日

勞勞人我際歸路即休期所畏更車馬風雨以驅馳川途聞屈曲行止安能知周身天與水物役不我隨而我此心目又能閱四維秋深氣苦肅太暄亦失時涼雨未至寒適與動息宜夫既利其暇焉敢復憚遲楓楠與烟霜所至非有差努力及前路齎意欲何施剡茲歲月內不能無所爲此中苟有獲即我性情資

○舟月

秋深夜苦多月與之終始萬情俱願息流光獨不已夜亦有盡時波間方屢起

○又

水月非不接烟乃在其間非惟無所累孤光如更閒共此一秋色以類相往還

○又

水夜獨有月秋亦難爲清光輝積而盛衆有莫能爭夜亦自有色非皆因月生

○贈徐象一年丈并索其畫

吾友徐水部文心本塞淵北來于畫理自言心力專
文事了處後孰能爲之先乃知文章道世多草草焉
精神久寂寞盤薄見其天以此悟爲文贍之已在前
能使今文士内省思共愆許我作數筆鄭重至經年
知子不宿諾以待神之全古之毗畫人宿生山水緣
胸中有高深子筆我則紘卧遊在爪指意各不能傳
有時四壁響峩峩泱泱然

○登岱

泱泱何所祖先物而稱宗衆壑果奔赴如水無不東
似已見太始猶疑不鴻濛形氣錯人鬼結搆未免工
日月生沒際金火光熊熊走諸種種象熖然鎔其中
暫時覩混沌下上歸一風天非但蒼蒼無故生衆谷
我處元氣上玄黄反莫窮

○無字碑

如何季世事反近結繩初民不可使知亟亟欲其愚
隱然示來者此意即焚書

○尋西天門

遠下二無限幽深

石何時起立中關爲雙闕人力所不與因而曰天門
石勢如風雨内外相崩奔虛無幾倚墜烟日以爲根
吁嗟不自必落落幸而存吾欲鑿越觀以達龍峪源
夫惟或隔之所以幻心魂

○宿頂候日出

朝旭不待朝來宜先于旭去地四十里曜靈異所燭
不應此天海如是近而促一嶽隔元化日月有淹速
至此已無山此物與先矚託宿最高寒神魄始曠肅
風雲擋夜夜下方人事閒吾聞登岱人奇光有時縮

根或有靈鈍志氣各感觸居處敢不變亦以告虔觸

○降自孔子崖循黄華洞止焉

山有挾而勝不專在高寒粲粲黄華洞彜光夕陽間
萬松裹泉石往復多其端泉不壁而瀑松不風而湍
居者或漾之偃仰生微瀾巖壁不自主烟日静而安
難石相砥礪屈曲自絣蟠雖無人上下其勢若牽攀
以其處山半來力厭維艱遊者曰登岱遂不復降觀

○傲來山

望者遠而略然得山之全近郭岱已具人馬欣雲烟

牒牒達天門天門非一天向所指爲岱岱曾不與焉
乃知是傲來相顧而爽然察所由起止與岱相周旋
扶侍效媚茲詭敝而便娟雖爲岱疏附其亡不苟逋
升降姝所覩去來情屢遷于維岱曰宗理氣資飾宜

可怨山之古秀

〇再憩朝陽洞泉上

吾觀岱前後泉石相循環聲情嗇幽阻人所不往還
玆得再眺聽以處嶽路間昨登後石屋覩此遂而寬
低徊欲居之惜茲泉妙殘其實不堪隔撲勢皆牛山
水木風同響孰先發其端

〇岱草既定讀友夏南嶽記及詩

日共作恭遊諾諾歲月內子之南嶽心猶我視東岱
眞遊良有關焉保無拘礙我岱子則衡豈云非意外
文章山運數天人有所愛自予記南嶽嶽不自靈眛
我未登岱時讀之神內戒今自省所爲視子猶未償
妙言生輿願深淺機緣會勿矜矜所獲且用交慰快
同遊古不無未聞由預待

〇三月二日新晴與客步看所在桃花

所寓在郭外出入難一城意但取居止頗爲花鳥營
花辰多在雨恭亦莫能爭恆恐堯與李汶汶過此生
何意留住霽上巳連清明數步即花事聲香中外行
始悟居近郊有遊人我輕花開無先後貴與遊事并
出門花未落今日看花情

〇牛首道中看人家堯花

堯花沒人事青山又周之花能紅幾日春山青無時
恆暫雖異數幽艷理相宜亭檻聽林木高下不難施
緊花裏心目形神無以爲感彼榮落候同茲風日期
竹柏風前後謖謖晨夕吹

〇舟過郭聖僕范漫翁二居士

輕舟隨風日吾意有所尋眺聽在其內林水方蔚森
沿洄凡屢變所至爲霽陰新流開我舫不必廣且深
伊人寄靜外奇尚而素心衡宇異郊郭雲煙接一林

〇宿烏龍潭

幽深與淨稱

淵靜息群有孤月無聲入其澂抱天光吾見晦明一
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潛中宵萬象濕
損益難致思徙然勤風日吁嗟靈眛前欽哉久行立

〇七月十五夜登雞鳴寺觀懺度

寒紅寄

觸目就作奇想

地高秋不測悠悠但一光不須借風露自然生微涼
陰物乍離暗視明猶彷徨戒僧登座說此是日月鄉
皎然聲影下悲歡如廻背湖山一以去天野何荒唐

○歸至雪浪菴看紅樹 是愚公故居

年貌已云晚起止亦有涯有情念其盡何事惜春華
容言此中勝一歲在秋花寒紅破浪出三月春人家
不作榮衰想春夏何以加登涉誠有際棲息則幽遐
歸途有如此所得非不奢僧寂留生具我見不咨嗟
學徒幾人是感儀肅與茶何年霜露裏紅影不橫斜

○贈曾伯陽母

歷觀真佛子誰非慈孝人悲哉為法故乃以發其親
所賴母有志明信同宿因斷臂獲法寶此真不失身
何況戀甘脆區區救水仁多生因眷屬斯須作天倫
娑羅有此母三途免苦辛

○正月初五日冶城看殘雪作

積雪何所似白地一明光于何見剪繪落落綻微陽
存者去者半鱗次表低昂存者反作質去者錯為章
質文難思議高處辨其方是時尚冬序春物猶溢藏
人意有所向岸草與隄楊已覺耳目際先有一青黃
白寒在林壑不以為冰霜

○採雨詩

雨連日夕忽忽無春採之瀹茗色香可奪惠
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繫其四角而石壓
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甕中庭受之避
霤者惡其不潔也終夕緦緦焉慮水之不至
則亦不復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厭亦居心
轉境之一道也作採雨詩

迷而無一可不獨梅柳厄可助茶神理此事差有益
置甕必中庭義不傍檐際豈不速且多汙濁亦堪擲
志士羞捷取先難而後獲綢羅仗匹素承藉敢言窄
取盈亦人情反喜溜聲積遺婢數持燈驗其所受跡
用獨苦而情聽之遂終夕

○丙辰江西大水故憲副太和臨皋楊公在殯其
弟貞叔負其棺與水出人得免予友楊武部
邦隆憲副公之子也泣道其事鄒爾瞻先生
作風木樓紀述其事親始末鍾子讀而嘆曰

貞叔之爲此有本也紀之以詩

屺岵思父母未乃及于兄固知至性人孝友同一情
古有伏棺者入火神不驚彼子君則弟易地無重輕
吁嗟志之壹乃與水火爭竟亦獲既濟智勇根于誠
備觀君本末純孝通神明存没急難誼一一由此生
世皆誦奇烈君視實平平移此于君友豈曰非艱貞
再拜書于策人倫著紀經

○歲暮送姪昭夏還家兼示弟恮等

汝父齋志日汝生四月餘今見汝作父予身爲獨夫

嗣哀覩予任敢復問賢愚況汝能念我至性輕長途
久侍忽言別情劇未來初此時吾念汝有獨爲孤擁
問予此二載何以處南都倜默不能視中懷谷焚如
亦知汝有母不敢言倚閭恐傷遠人意予懷彌崎嶇
官無九里潤子母猶饑劬親見我近狀不啻薄且迂
共茲秋冬內愛掩督課疎廣汝以山水靈汝以圖書
此事勝誦讀有所開悟無以此爲贊歸此來亦不虛
汝叔近落羽文章又失圖榮利繫忠厚宦路與鬼俱
但令各有子耕學親可娛豫營人外計饑寒不暇虞
兄弟息俱晚家督則在渠富貴不敢覬要爲幼者模
爾勿恃周親悠悠忘爾孤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五言古二

七言古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評

五言古二

補和楊文弱年文書德山讀元碑見寄之作 并序

萬曆乙卯閏八月予以典黔試竣還過武陵候年伯楊侍御修齡先生與文弱道予游德山登覽之次覩莽中一碑闃然如礪有文可按迹之爲元丞相姚雪齋送僧歸楚詩詩甚雅草書有右軍筆體因叙游事各竭其心目之力由偏傍得字由字得句由句得篇思者退聽得者競發修齡先生命予紀其事未果久之文弱爲詩寄予深妙渾成已獲其殊予恥於鱗爪惺而未作今茲寄予全幀再覩此詩因追和之在己未正月十日

償讀者之苦心

枉渚猶修竹清湘多古烟至步輒思詠靜得文字緣
精神超纔莽文質中塞淵心形忽而止遭異同所處
作者標勝國末窮金石年剥蝕增時代曠如邃古前
虚度候其至躋蹬如恐遷當其泮渙際意滿莫能先
思理蘊殘斷不爲鈍者傳離合不可强以待慧與專
誤書思卽快不必得其全一臺散羣處半者有時圓
逢舊如創獲字句忽以篇數載億斯日願力亦云堅

巳未白門喜周伯孔至讀其詩記前會在己酉歲

寸人之有長非枝也

一士才德成天人幾交醸勿曰兼人資後遂不可量
閲人久且多本末自殊狀風日損不知驕吝美已喪

能使好德人十語力成妄見君白門日弱冠神内曠
如彼岸未登意巳先人上敢自負人倫秉彝不能忘
人多惡其狂利子終易向予雖不謂然口譽心兼創
今茲後我來再見君巳壯安保十年外前途副遠望
交相勞苦言不暇道無恙舟近察其人豫覩濟實相
拜手誦淸風穆如表靜尚宴言庶有試今懐始獲放
感子不相負非因來破浪默思昔搖搖爲子肩疑謗
愧子當子年事事遠相讓雖云根器殊亦緣心目障
倘有他山石如我於君嚮何至老大時衰劣猶悵悵

[illegible]

語淵

可以洛泱

[illegible]

乃知賢愚分運會默相仗

得韓求仲書并所選文二編感而有寄

十年明一寃人生年幾十可見始禍人爲誅亦不失

左官無明條聊取前事畢素心如諸生寵辱安能及

諸生如之何屹屹事經術辯技非苟然血誠散卷帙

可以有感通匪惟存矜式笑向寘理游淵淵神內實

各思看花時少壯意未戢今來是再見木雞應可挹

題徐生山居圖

古之歷落人人不可衣食又況可得居一枝如鳥息

愚公庇天下不苟德所識徐生雖相依雅亦能自立

肯於汎愛中求分萬間一愚公獨重之幸舍與棲集

旣貴長且賢下交無倦色生亦安廡下以明愚公德

張公畫隱人長者年七十高愚公古籃圖之以特筆

宥歷應得之

冬日登虎丘

一丘但清妙霸氣如暫銷層層不覺上心目隨所超

吳天多在水澹澹不能高歌吹石罅響樹靈淵次寥

溪壑輟秋冬溪山多後凋以茲巖枯內爾想其夭喬

慕洞看孕動太人抑何遙

將訪茗雪許中祕迎於金閶導往先過其甫里

所住有皮陸遺迹

鴻漸生竟陵茶隱老苕霅襲美亦竟陵甫里有遺轍

予忝竟陵人懷古情內挾十載吳越心水州未遑接

誰知若上路可用甫里楫迎送非俗情山水分夙業

吳淞始有江天遠流漸叠未楫桑苧翁皮陸迹先躡

荷可添佳遊取途何必捷二公居遊地一身逝將涉

遊梅花墅

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

作者未必如見

移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從來看園居冬日難爲美

能不廢暄妻春夏復何似何以見君開一亭一橋裏

開亦有才識位置非偶爾

將至吳興訪韓求仲年丈雨中舟進暮泊城外

言懷

淡情深句

出門武林心中閒若雪艷移帆暫先之初懷有時變

豈知湖山外別有深緑願伊人水一方嬰盟圖再見

山光十里來澹爽如君面自許今夕言從昏至於旦

風雨示其難進止斯須亂揖酒拜捞人黽勉幸勿倦

舟泊雨晴初月生更未半微照接離縮烟霜亦婉孌

○訪趙凡夫寒山所居其先墓在焉賦贈二詩表其山志

不謂入戸久身始行山中水石尺幾里坦步得始終
此山廿載前無人山月空居士閉山意一以孝思充
人所美丘壑君作桑梓恭尚下奉先志跳鑿敢不躬
吁嗟志氣豈思理爲之通天人有幽贊靈昧無不從
積歲殫頂踵既成仍鴻濛久住覩剥蝕巧力亦既融
大哉風霜權能滅斤斧蹤心力示來許豈曰非天工

又

天哀至性人酬之慧與福慧亦有聖狂福亦有榮辱
君秉清淨根餘因及眷屬與博友逸妻閉門一佛族
共資津逮恩雙修報鞠育昏嫁累不多有子兼式穀
空山焚誦詩聲聲在風木誰令丙舍傍豫爲営淵谷
地既煩表章人亦遂遒軸煩誰名湼槃應待君卜築
何哉一朴心經營妙伸縮

○詠古玉刻蟰子得蜂

刻玉作二虫子母頋何堅有絲不忍縛厭意在纒綿

有辛不忍蟄今節相愛倚吉夢乃生男朱芾萬斯年
漢臯豈無珮徒結燕婉緑

○始晴　二月三十一日

入春已五旬春從今日始冉冉梅花年奄忽接桃李
常年新椰來淮流不濡軌今年新水來依依黃幾里
相値亦偶然彌覺風烟美二月城南遊輙入淮流裏
仍作閉門人清與未遑起

○秦淮晤別詩　晤徐元歎別吳太塵

子來望之夕桐月照新凉是時子見我空緑猶雲裳

今春約過子梅花不可忘蹉跎遂首夏各道梅子黃
子心自氷雪如携鄧尉香日予往不易子來焉可常
所寓近淮流可以日舟航如何四月望忽忽欲端陽
有美得吳子况皆婉清揚彼有何異同良晤猶相商
淮流三十夕夕夕明月光今雖屬晦夜積暉如清湘
吾弟共斯契我舟弟則牀可見佳情事意外多所妨
子雖來十日但如始至觴吳子諱言別引衣已欲裝
子又云此後別予隱石梁此夕暫復暫前後一何長
汩汩百念至未暇及文章

于鼎先北上過白門持同年夏祠部正甫書相訪策避事賦此贈行

承平一事起百千功名人建言無禍福疏賤亦得申兩載非避事出語遂無囚口耳遁出入茫然熟爲眞聲盡鳴亦止不必中苦辛雖無出位罪未聞用其身于公懷表餌往往言中倫致身别有術匪用干要津迂慮謂今患不獨在羶塵假使避遂伏標本難具論豈云焦爛後遂無可徙薪君地文武彦矯矯多力臣我友夏祠部况君之周親君肯作在腐胃昧先叩陳

梁無他水部自潘景升處投詩見贈賦答

性雖不適時索處亦何獲况復木寡昧能無藉三益數載見人情旦暮有今昔平時曰知慕過門馳短策亦有下問者不招造我宅未恐相徃誤古道共尋繹而從久不堪反脣見罪謫加以嚴冷名初心彌踧踖以茲毎自安客居半屏迹區區好德心幽明庶可拾同心在四海閉門原不隔婉孌梁水部虛懷忘我僻緘詩不通書曩疑猶未釋必也笑相視乃各覩肝鬲我友一片心慇懃爲騎驛

王文肅公專祠詩

君臣共元化宰相尤樞軸今之師保傅於古曰三獨以親則心膂以尊則伯叔豈曰猶夫人無故叨簡録矧乃不世君豈能覩庸熟聖主責愚相不待其覆餗以茲輕且疑積而成蹐跼三四十年中吾兒王文肅御札藏公家衡也俯跪讀毎於黙晝內尊禮意堪掬致此非苟然才誠妙伸縮嫌怨盤錯間微茫爭倚伏業已忘非譽豈惟輕寵辱　九廟實臨之貞心照霜旭外人寧得知　聖主獨鑒燭所以越庭推金甌

黙有屬險人與腐儒大奸之臂足謡啄不自由大吠驢鳴續於赫哉明綸竟以此帶東遷者舌耳敝强半爲枚卜　宸聽歎天淵幾成道傍築那知　恭黙中痛憤於此觸庚寅歲召對巷牖公啟沃此後多靜攝臨軒勞補牘正使日三接羣情彌窘促乙卯庚申事可以見碌碌安得公其人　淸問堪反覆乃悟再召公宸斷起流俗年來悞國人巧於逃大戮不居椎奸名很以庸自贖大臣係安危庸即同凶族胥以庸殺人參苓等鴆毒安得公其人黙定紛紜局國未竟其

用身後蒙尸祝吁嗟蹇蹇心此事非所欲庶以風來者頑懦有私淑

○錢時將自吳過訪因謁梁水部於燕湖反再見予送之歸吳

士能苟讀書無文亦自可篇章日日傳吾知腹未果錢生學道人若逃不妨影家之皆精博孔釋如觀火別予謁梁公反不忘見我離久如初逢宏鶴空中墮歸吳卧水霜經籍以自裹

○病中買得一侍見名曰靈光因憶唐人有新姬

侍疾之作戲和其意

置婢亦偶然何啻因病阻女子稱薄命低回向父母維香照火臺幃燈孤未吐中有桃僉人叨作羣艷主未及辨時地傍列人三五何暇自言新默然入儔伍錫余以佳名傳呼別衆女親賓明日來推排避無所君言蕭椰姿吾衰良負女自有生平顏來晚未及覩毀容傷君心隨例成眉嫵察君雙眸光炯炯能識取倔勉待君健精神照窗戶只作初相見飲食重歌舞况非旣家身哀時倘可補

○五看雪詩有引

雪無暢於庚辛之冬春者看雪無博於庚辛冬春鍾子之在白門者由今想之於木末亭於鷄鳴寺塔下於烏龍潭於孝陵於秦淮之舟大要木末之雪秀秀於木於烟雞鳴寺眺後湖後湖之雪曠曠於湖烏龍潭之雪幽幽於潭亦於木於烟孝陵之雪雄雄於陵秦淮雪舟前此未有也雪則蔣山蔣山之雪活活於從水看山退尋追賞作五看雪詩

○木末亭看烟雪

翠動森漸次同時被萬光平楚出其端烟杳生下方若非寒悄悄已是春蒼蒼始知原野秀或不藉青黃亭臺不足言當覩於大荒

○鷄鳴寺塔下看後湖雪

日日玄武湖今朝曙暉廣波不在湖中白非生雪上明明忽如月堪作清夜想奇光不可名茫茫從此往

○烏龍潭看雪

天淵但一深初無陰霽殊身處孤光內乃知積雪餘寒照無遁情勤詩難爲居此時同一覺露者獲其珠

寫梅之照

孝陵看雪

王氣養晨寒積厚光亦融松楸自森肅陵谷乃鬱葱
一白難思議萬象無始終鞠躬向山爽六龍在其中

秦淮櫂雪

淮流與蔣山雪期苦難共朏雪忽過春意外流澌送
山中所消水還爲看山用寒影本卓然隨舟忒蠢動
從舟見諸山舟輕山則重

靈谷看梅

一雪逢冬春萬花生巷陌嘉祥久且多物情反成歉

霽後速我遊春物宜甲折空濛烟霭中郊原胡以自
得非消未盡餘霰猶狠藉何知是寒梅逝香表韵格
澗松暫輟聲留風吹素腮氣如可承攬光眞難採摘
孤踈有本性花煩終不積感君開較遲來晚及芳澤
折枝愧區區聊志私所惜相延歸索笑勿謂瓶中窄

賦得陶士行毋贈姚孟常毋文太孺人

截髮一何苦結友如不足所求在宦達未能超寵辱
不應如是毋教子以干祿三讀陶公傳悔此論未篤
晉室何等時首足已斮覆區區陶長沙大厦之一木

侃侃

合此亦無貶

然同前并抄

其毋知是子才識堪補浴猶慮狃近圖有貿於尚轍
一片截髮心感勵等慟哭所以惜寸陰孝哉守毋勖
如彼仗劍人劉項運已卜死生雖不同各具興亡目
非無匪他志足以樹儀爲劉有尊攘懷自隱於膏沐
录常栢舟言難爲此切責

城南古華嚴寺半就頽圮爲清崎同一雨游

師徐元歎陳磐生往訪詩紀冥遊兼勸募復

六載秣陵人自許遊栖熟所愧城南寺前此未寓目
懷新快初至詢仰得前躅數里聲香中人我在空緑

金碧感發與林軸增幽獨佛事寄花果倘意安水竹
微雨灑新陽羣有俱膏沐淨地不必言亦可備登矚
先往勸同心靜者來相續庶借齊悅情共爲信施勗

遼陽陷後聞友人張任甫先赴參謀之召得詩

詢知尚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後圖

君有吞胡志時無御衆才無故驅出關委敵亦足哀
頻年壯士盆君見幾人回犁庭名洵美誰實受其災
爲兔而忌狗別自有栽培騎劫代樂毅賊喜士氣頹
須知在今日不待敗音來城亡義軍死寧止四萬哉

聞君方被檄引衣就行杖非不欽壯志巢卵恐同摧
捐軀屬無名爲君中徘徊智勇生有限疆土猶可慨
書來知遂陷君猶在燕臺從此宜審擇努力收餘灰

遊茅山

山以人得名厺來關隆替犯雨訪句曲涼亦有宾契
依夕忽如朝輿步踏殘霽天寒百靈肅山空衆響厲
嶺上自白雲眞人已天際始悟洞壑迹祗是眞仙蛻
按圖窮物隱歲晩冰霜閉

觀顏魯公所書茅山玄靜先生李君斷碑

世人覩神物不賞亦不忌一落名山中衆靈必驚異
所以金石文往往半完毀運數雖不同珍惜理無二
吁嗟唐以前此山無一字崎嶇平原筆摧折亦數四
殘光照灌莽厺留不無意逸姿寄典刑妙情超勁氣
如彼蹇蹇臣反見爲嫵媚此在顏書中圓警最瀟志
中分幸兩存延津合亦易不然或收之斷者倘能覬

武夷道中暮雨幾於無山而高低濃淡層層不亂恨元章一派開後人藏拙之路小憇山署聊寫其意

大有斜合在
已睨眞形勢矣
滌疑水簾底壽於寫生

山雨兼既暮千峯化一雲誰知中歷歷界畫皆有紋
惜哉米高後雲山日紛紜冥濛殘滿外遠近未遑分
下馬追所見落筆亦云云稍近巖巒出已復似朝曛

月宿天遊觀

靜者夜居高覩闕自孤遠奇光被形神所照皆如辭
草樹與溪山共此烟霜晩立身仙掌上接筍峯初偃
天月如逝波悠然何時返春淺夜復深萬象戎戎短
遂聲起一隅千山萬山滿虛衷憶忘一遭物偶與感

出山十里訪水簾洞

出山又入山原爲水簾計本以水得名却有羣峯衛
峯立如兩雄有時掛相避側壁外無覩水源何所自
各自成思理耻爲武夷隸觀其斷連時實亦一而二
中劈即徑竇紆直行幽隧天日在峽中少虧恒多蔽
藏實或履虛置身有無際欣慨交形神俯仰失天地
石交橋洞生往來步得濟倏焉身世寬孤高覆幽異
微雨日中來頭數若可記看山行路人此物最所忌
遊絲與貫珠潤氣流淸霽乃知是飛瀑遠從千仞墜
至芬反無喧聲光歸一細東西不自由分合果何意

水風若茭蘆依倚作爽吹吁嗟水一簾蓄泄高且遂
羣峯養微源起蒸難思議

西湖早起

人作湖中遊我止湖中宿愛其朝與暮淸暉媚幽獨
奔悅先人起每逢西子沐[illegible][illegible]伏朝光初烟爲之緑
遊人未出城溪山靜無屬寂[illegible]中宵殘月被林麓
湖陰積欲流晨曦潤如沃何人當此時竊取娛心目

商孟和惠妙紙子託爲作畫贈別徐元歎

山水傳筆墨相關深未深又况借人手代予贈友心

代者何人哉心手能相尋妙蘭引人意欲畫中沈吟
愛念所贈友即君夙所欽胡不遂命筆君意亦欣欣
經營停放閒意到生霽陰數樹染未半濕濛如重林
泉流烟香内一縷界層岑既成笑相視春風吹我襟
未免各散去留者四壁音予歸時相思惘然玄素琴

武昌令陳鏡淸前以憂去遺六詩於寺壁情文
俱古欽其希聲詩志欣歎

雪月處川嶺精神自高寒陳侯恬曠士埋名簿領間
處褁集欣感遺物儷其端比興不得已永言出靜觀
顯氣褁章句仁孝見一斑竣不可廹視厥意乃安安
章光闇然内牆壁簷獨難論世疑古人今方食一官

吳門別孟和還閩與元歎同作

君作盡頭送送盡亦須離茫茫念前後遂生盡頭悲
何如送遠返爲別今多時湖上吳越路與君春共之
鶯花隨水陸同爲行者儀相送漸相忘別時始各知
君反作歸客邀作送君詩

中秋雨後月

此夜秋不再無月猶啓扉前山隱若太乍見忽如歸

片光離殘雨烟水是耶非

晉安城陷門人吳公豈孝廉由黔歷滇蜀奔楚
弔子盧居感賦

枝梧萬里途躑躅八年別老壯不必言理亂異悲悅
厥苞發自遼黔蜀爲三葉如山頹鐘應倡和肆屠裂
書生無職守安坐受吼嘷妻孥寄草露有泣不能血
茫茫滇楚蜀如鳥雲烟滅到時憇一枝始驚途阻絶
盡室聚纍纍爾表心魂子感君萬死後師友情内切
被衰啜粥身對爾悃叨竊仕者泄時艱宜更安飽轍

亂離鍊爾身筋骨應如鐵前途可無畏盤根與錯節

○戢楞嚴注訖寄徐元歎

閱人數十載不容不索居咎轡太已足此外何所須
豈知獲微效習靜心迹俱縱非懲惡友亦當反我初
禁足虔悉訪良朋亦逐分辛勤補孤陋精進資顓愚
滋味自供養不復覬他書諸根本鈍闇無力及其餘
七載求客因心見欲谿如淺深示真月究竟是非除
因果同本性頓漸殊常途當共銜躡際交光非有無
槩括取其要發採聊自娛人生非槃瓠何偎限荊吳

涬逢猶偶値豈終隔一隅但恐再相見冉冉猶故吾

○夏正甫調吏部再有此寄畧述前後

用君處此地宜在六載前當其司遲速背人亦有權
定力起寵辱況計後與先元老具心目知君非一年
璧完今歸趙安見瓦礫全予本非君匹兼恥相繫援
君或別有取焉問愚與賢念予與當路恩怨無所連
肯立見摧碎如石壓卵然復何煩指授繩根遁攀牽
雞肋誠瑣屑究轉辱尊拳君府處閒背疑謗代爲肩
以茲操衡鑑幽滯何弗宣往事等飄瓦細故久棄捐
虛公恒言爾舍此無規瑱努力酬高義夙夜以乾乾
敢云永終譽恒恐多尤愆

七言古一

題林茂之書壁

胸中既有眞山水壁上何知非絹紙約畧山雲篇寸間汨汨俄焉濶闊史意所幾見筆輒追不然過眼將失之有時仰紙乞君筆未必風神能若斯

題張金銘紙帳

揭蔺成帷古香褭入秋須此獨何急君言容理勝輕容容易秋聲不得入果然不入秋聲悲幽夢應無闕出時

送鄭季卿之金陵兼寄書南中所知

昨者看君無去意朝來忽定南行計送別應作數日惡君今發口何容易金陵故人無親疎一日二日難作書書札有無意恐疎欲作不作中躊躇君言傳語終泛泛隨筆數行自有餘君欲買宅秦淮老爲君卜鄰難草草左方幸虛一笏地遲我數年移家至

將移居題别畫壁

屢欲遷居向他處念此數回不能忘山水無人秋作聲一室烟嵐自朝暮畫壁本圖嘗卧遊誰知終亦不

得之矣

能留此中清景消不得死乃置身林與丘

八月十四夜集别張金銘年丈暂假歸沐

今夕與君同杯酌君言不如歸家樂歸家各有索居時昨言今夕成今昨長安恐作終年遊苦死難爲明日留明日不留吾不强途中豈可値中秋滿口留君意半闕自慚今夕滯長安思歸轉挽將歸客但覺臨岐置語難

上白帝城望杜少陵東屯居止遂有此歌

白帝山水何參差欹側升降相蔽虧叅石勺水細巳

甚無有不歷落欹崎杜陵野老雖間關不肯卜居不經奇胸中眼底足相發其人其詩皆似之天生夔[illegible]此山水不住此老欲住誰

暫駐夔州詹郡伯黄楊二司李招集白帝城戲東 三君皆楚人

人生客遊何者美其一友朋一山水山水難逢白帝城友朋况値皆同里四壯雖羸忝使臣昨朝過此坐生塵今者舟與太供頓何可游山無故人三君肯分置三處客中快度三朝暮

壬子四月六日送春于野

百日春光亦已倦來時不迎去却餞前者寒食一月
前郊行才識春風面鶯花兢人人避之遂于將之空
戀戀送春不必送花鳥有夏鶯花正綠遊二月花時
空復名風而如秋寒悄悄穠紅不作鬧門人青山無
日無春曉辭彼黃花說重陽重陽曾見幾花黃

青禪寺松下夜歌和友夏

報國松勝雲谷松權奇屈曲如巫峯物神往往失本
形蒼髯濤聲皆已肅苟不貴形直取意今見此松貌

亦恭是時宜月特不月有意幻昧其聲容一枝非具
一丘壑風泉畜泄如木落以此彷像報國松辟置盆
石當五嶽

玉泉寺鐵塔歌

五金惟鐵最愚劣化為浮圖萬象列立山水中精神
子瘦幹高整疏其節日星散氣冰霜結佛數恒沙萬
生滅蛟人出波鱗介別商周壘玉漢四山似非鑪冶
出鐫鍥卧蚕盤螭不瑣屑元氣淋漓取精竭阿育之
鉢蕆敢泄鬼物司之莫能竊其中出入風雷截流出

自古神氣能不滅

我眉神僧掣關係運數汀隆岡匠光送景大地臭摩
婆情文耳目悅如几案間可擺撤巨細靈頑理難絜
勿云巧力傷樸拙請循其本仍古鐵

隋大業十一年鑊歌

大哉形神相亭毒金鐵斯壽泉形促若將神氣視金
鐵金鐵猶為有形屬大業之鑊到於今水火退盡存
者金以置佛前配古塔後人不信為釜鬵天道三十
年一變後火前薪不相見一鐵萬古此聲色宛對鑄
者刻者面自唐以後諸不朽有此鑊時皆未有吁嗟

形反能不化不以精粗為近久

鄴中歌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
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
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
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塵橫流築臺拒太行氣與理
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
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
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

絕有氣焰

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贈李長蘅

題君三絕君未領看君意色何淵永若登絕境已無
餘自茲以往復焉如與來[illegible]眞有意無意如
其人予家寄于寒林岡秋冬之際予精神乞君再作
無所拂于意其常無苦物

寄題友夏紅濕亭

落日在湖流紅濕日日湖中見未及予亭其上朝夕
之朝見日來夕日入日光水光相原委紅者非日濕

亦水倘然過眼或失之不及要人時自起予住寒河
求有亭寒河水日何嘗停日光水光欲示予予登亭
時恐不如

章甫贈雙鶴歌

至人耳目即霄漢鳴舞庭中豈近玩支公放鶴鶴肯
去意者孤棲求其伴若使雙雙如友生在庭在野同
其情所以君今同韻致不使異處分飛鳴予家隻鹿
不我違放之不去予有一鹿豈有雙脩苟爾非此物求友亦擇
主惟我與爾終共攸塈老期君共丘壑養成頂翼待
君歸

登浮渡妙高峯歌 茂之題名

浮渡無峯亦自可有巖三十六右左妙高峯妙殊不
高三十六巖已在我大通巖瀑出天門振衣忽向天
門坐向者首楞高云阻才坐石獅皆可頫石獅口吐
石鸚鵡上者吼兮下者語樹苔純駁藻一山雲目婁
妍烟衆藪居高臨深領其要洞巖碌碌誰能數笑我
蹤頭二千字君但大書三十五

舟屋茂之所居以巢鶴歌

勿逝我染發我筍物情往往恤其後鵲巢寧保鵲終
之但慮來者非吾偶子去子居何恐收維鶴與子終
其儔後有斯物前斯人猶勝爲巢讓與鳩鶴處籠中
鞠其躬祭予形神爲之愁我欲客爾鶴亦樂爲我與
爾恐拘縛留君君去君不居維君亦念鶴無廬君無
所恤鶴不辭代蕭者曹何遜爲月明江空時一鳴是
君中夜長嘯聲

觀日歌

濛濛蕩蕩未勻前居天海間發其英殷動照我三萬

趂字衍

日何惜一朝觀共生巳非昨夜特未朝公天趨覲海
趨遥一碧以上冠萬光光以内外星握握此時星如
不欲落氣之所至星光弱人指萬光作日光良久日
從碧中躍新出於洛未暇圓水風厚今日猶薄蹭蹬
拍浮光無主火金與水相予妍遵養時晦諸氣中赤
黄公盡白始吐目中空華誰所爲問日不知目當知
元化中邊無定理人各言其所見爾不然此光以狂
天尚多此時東西影如何

○ 插戴詞

昨日見人初不怪他家女兒皆出拜俄删插戴在今
晨得非昨事遂爲眞風俗重此勝花燭此番喚出始
怜人牆頭簾内集聲影唧唧如聞未露身掌中嬌稚
乍悲羞徘徊約指與搔頭約指搔頭鏤金粟欲近旋
膚未恐觸要知禮義女兒身非惟細意拭香玉無處
驗郎百歳情手着儂時指爪輕

○ 見姬人臨粧看鏡中臘梅花

有花非梅目以梅蘭蕙雪霜共體裁色香自殊花同
時稱名稍以臘别之此花雖負梅之名覺比梅花又

是手植

深情寒素能不廢柔艶不與同苦同其清呼儂梅花
儂不應笑指此花是我生朝夕與之共言笑安得鏡
中不同照今晨邀與共爲粧照色照香誰最妙花在
枝頭不感人有時憐影勝於眞將身入鏡伴花影忘
却外邊花與身

○ 又

同向冬春爲色香以臘爲名名獨彰何意邂逅承嘉
運歳寒同薦君子房邂逅同房非偶然君有玉臺不
敢專人道入宮易爲妬儂言臭味易相憐相憐一向

同雪霜今晨才共明月光人與花枝共明月聲香欲
盡清輝發清輝非神亦非膚花影反憐人影殊寒花
有情向人語我見猶憐况老奴此意不但在君前看
君出門然不然

○ 新姬手植盆蘭引

平生憐花如自憐未必花花儂盡然國香本自房中
物歳植牀邊獨浣拂今歳人情始學分但看入手孰
芳芬物生有命在時地亦關心力勤不勤難惜纖纖
暫同涅情知手與花終潔郎言此花名宜男郎今且

是新姬

莫向儂說此事應亦有人知儂厺女兒今幾時

○元旦臘雪歌和蘇弘家符卿

時廷尉董公光祿周公各以朝正　孝陵有

詩紀之

冬春寒甚同一雪人事天時休咎別氣能歷蝗春則否厺年南北事尤切年來邊腹不可言事事黙恃歲無孽人亦有言重民危標本之動始於饑饑郎其病食卽藥病者安穀亦過期猶記楚中歲戊子斗米二百錢未已爾時糴貸反能支未見確然皆餓死後一

紀餘斗百錢滿眼郊原骨拄天可見公私錢漸空有年難於昔無年況今又過一紀半事可憂者非目前且看卒歲野無白三公剏負陰陽責天爲今年特展期十日以内猶爲澤（是歲以正月十一日立春）何如一雪逢冬春屈指元旦自元夕未離冬氣易爲氷一夜陵圖堅幾尺各採晨寒佳氣傍首將歲事蔫　高皇歲内旱蝗臣盡瘁萬一微誠補天地尺寸無多運數寬議蠲議折非長計京兆親民肯服勤赦過不暇敢言勲今得移將別補湊精神免爲捕蝗分

下筆不輕

○自題畫贈商孟和

許君別我六年矣予之學畫今年始懶衰事事減於前却有閑心到畫理久近工拙不必言別來心事添驚喜士隔三日當刮目意外他長寧止此授我蜀箋誠自怍恐負佳紙筆未落交情雖役意欣然心手從達亦斟酌數撇枝柯不敢多蕭疎乃反得婆娑中年服官始作畫勢亦不能復求苛君言貴具文人氣正於離處察其意熟後求生稗求老再聽君時方許議

○桃花澗古藤歌

吾聞藤以蔓得名身無所依不生成看君偃卧如起立雅負節目不自輕昂藏詰屈自爲樹傍有長松義不附春來影落澗水中不與桃花同其厺

○禮牛首畫　祖像歌　并序

牛首舊有畫各祖及諸禪師像凡百軸今存者八十餘軸其他皆不可問東祖達磨北地汯融亦與歲久絹毀非故慳爲既募裝之仍自書各尊者出處於首好事者補之滿百偶與福清林古度同邑譚元春湘潭周僧同遊

於此贍禮之遂作歌并記其存亡新舊之數
以付守省時萬曆巳未六月望日
畫家身手佛心腸妙總與同變無方寫示各祖次羣
宿鉢緑欲盡燈始張遂歸繼聚無先後要使諸燈共
一光繼聚壽匪金石匠筆難屬力與之一早知像教
劫殘時便是賢愚與感日悲喜歎云惺也始佛化世
人先頂䪼一念武爲動者機衆力衆情同起止衣履
須眉隨所把敢以語言自添入直書其事待信心爲
佛爲世標性習東祖菩提牛頭融何可山中無此翁

僉謀補之或曰否二祖神明各祖中

○ 隔雨聽鼓吹歌讌俞仲茅駕部水榭作

池水瀰瀰秋颾颾夜中聽覩寒相周主人哀樂本悲
人喧靜不同同其幽有聲落葉哀蟬内難向葉聲蟬
聲求池月倦來檐雨代燈光欲厺厺不收始知雨外
有繁響化爲寒雨鳴中流一雨秋濤中難障鼓音人
語出兩頭此時地天人一籟悲哉隔雨不隔秋

○ 范漫翁畫山水歌

山水不言示以天每聽詩家畫家傳性習所至筆或

畫訣

後筆亦時過性習先點染何嘗不求似似者有時不
必然迂作精神漫作形虎頭半處即其全四十以後
始盤礴身世之外自起滅自許波瀾已老成視之反
似學人作吾聞老子能嬰兒恰是至人神化時

○○ 詠畫蘭停筆

畫蘭先畫其勁質意定須以膽行之亦有深情加恐
竟欲開不開使人思要知香色勾萌處多在筆墨斷
斷時心手相商成意態眼光髣影立離離開待朝來
重補足令朝同夢神先續

○ 觀周令滋米趙二石歌 爲米元章趙千里勒字茂之摹爲同觀者周安期安仁陶公亮

山水千秋照冥莫影結爲形成片石高深隱倚各似
之寫其精神與膚渾杖笠遍尋限時地圖史卧遊終
格格此石紹之作具體以待山水倦遊客形色以外
添清響烟霜相戛寒浩浩米趙好遊始寄此爲與山
水中無隔拜手勒銘敢言玩敬告來者幸無褻君愛
二石并其人摩擊之間成莫逆模搨自是登臨心豈
但鑑藏珍妙蹟是時主客凡六人巳未仲冬十之夕

○贈錢丈

予瞻釀酒亦善藥身無所與樂人樂意廣雖無人我殊主人本領亦覺疏君負高懷術復奇一身二長兼有之使世不病復不醒而我能飲又能醫疾者在門客在席惻悲歡喜就常集飲酒常教歌舞佐施藥仍將衣食給問君何利乃爲爾自適其志遑他及賢吏造請時一報倨室澹然如未入

○詠古玉刻蟢子得蜂 并引

六朝子夜讀曲歌吾曰梧思曰絲憐曰蓮藕當時委巷自有此口語采入作詩今繪刻器物借聲雙關爲吉祥善事之兆如蕃蘭爵祿之類事近不經實始諸此則其來亦久矣萬曆巳未臘月初三日偶步吳門購得古玉刻一小蛛擭得一蜂蛛大於荳蜂大於蟻俯仰避就奇有情理翼股須目欲動取喜子得封之意適內人有以此月八日生者舉此爲壽作新體侑之以代徵蘭之賜

道卽憐絲卽思借字吾聞讀曲詞吳市偶得漢遺佩古人製器巳先之世云蟢者珠之母今知玉以蟢爲見觀物含義但取聲爾公爾侯徵在茲

○沈雨若以朱白民竹卷贊予畫戲作此歌

顧源山水朱鷺竹吾愛二公皆不肉見筆墨身而說法豈以一石一枝相逐逐吁嗟顧公吾未見去年曾識朱翁而問他行徑曾不言袖出朱墨竹一卷子然一身萬里足五嶽貲糧惟筆硯其時悔未叩山資此君交臂遂失之歸視顧公烟雨圖未畫一竹竹可思沈郎愛竹何其篤買萬琅玕歸一束墨氣到紙無後先一雲片雨同時綠應以如來藥草喻而爲胸中之成竹竹在朱君猶可致巳入君手安敢覬忽取贊予畫山水知予好此特相昇顧予作官兼賣文以畫悔畫誠自媿

○五色蘭卷歌 有序

萬曆巳未十月初六夜毘陵舟中夢與內人吳孟子同種五色蘭以爲男子之祥許爲予圖之以畫蘭施色不韻珍重未成天啓元年秋忽作墨蘭至八本正側委垂意態不一持

告予曰向所謂五色應是五種也此八本中豈不具五種相乎予是其說紀之以詩

蘭譜前無五色名應是同時因想生吉夢胡為久未践遲回待爾墨花成國香階秀是何物肯以青黃輕點拂忽然意到得數株偃仰風月意各殊從傍觀者試擇之就中五色亦非無吾聞五帝不盈五恰逢劉季公然補故將五種缺其一有意待予開與數書蘭人本解語花吾將添作幽香主

瑞光寺塔燈歌 塔中燃燈一夜太湖三月無魚是夜與徐元歎同遶塔賦此

大哉悲光照何許慈力難名拔衆苦一宵塔下暫燃燈三日湖中堪斷罟未了衆生生死緣殺生放生竟何補光中大衆念佛聲衆生尋聲同往生無生可放何處殺流水長者坐忘情願同湖上捕魚者蓮花香裏共經行

以上原缺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五言律一

懸軍

聞道邢司馬懸軍駐島夷聖人寬外懼小國望王師休戚關何事恩威在此時爾邢全仗漢供億莫言疲

（從中國以御小國勞王師以示恩威語有諷刺）（可以勵人）

贈熊生

家破猶存舌身餘幾剩膚解驂慚越石彈雀愼隋珠

湯豈能因熱烏今且集枯少年多畏路就宿姑躊躇

（悲聲）（流利）（妙）

春日課僮編籬訖成句

事到山中減春偏雨後濃縛柴成虎落澆竹汰龍鍾新旭山山意遥烟岸岸容植援功不細減米餉諸傭

（工雅）（疊字有情致）

哭魏太易

降謫矜同籍孤虛慼共辰不然予哭子豈合爾殲身後事頗知已高文揀替人志成焚告女商校夢中親

太易與余同生卒之年余長太易肆夏歲也

又

衛以先知我文能取稱情素交言悲痛才鬼鑒分明世所悲奇數君翻就盛名太易罷諸生後作六等吟二十章人艷慕之墓辭心已許鄭重敢寒盟

又

卓識驅先入新裁監舊聞如君寧得老而我孰爲羣心德神辭太才多鬼欲分終當尊治命墓道屬遺文

君自題墓日明遺文魏長公碑

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臺

太年當上巳記集范家亭今昔分陰霽悲歡異醉醒

可憐三月草未了六朝青花作殘春雨春歸不肯停

烏龍潭吳太學林亭

城午亭先晚園春水欲秋蜂狂花約束鶯過柳遮留雲氣能香石湖陰半壓舟艮辰多不鎗閒殺此林丘

（可想幽深）

五月三日秦淮卽事

踊貴絲兼肉爭先步與輪半簾虧蔽面一舫太來身密葦驚翹袖飛花到葛巾含情相目處橋外閣中人

（入畫）

又

風減峯文細潮生水步鬆薄陰停障面新暑試輕容

（水步奇）

首字能字妙有情致　佳　散字幽奇

烟關晴皆綺山船晩似䌫火城波上下扉渚影重重

○○早夏集米仲詔園

閏肯當三月遊能共幾人盆山青欲暮池草碧逾春
入戶翻成野穿林似有津歸來逢我友半日慶開身

○・西山三首 同馮仲良 馮太莊

在在開名勝遊蹤到始知玆焉随覧渉著處得幽奇
花鳥春難晩林泉夏每遲最憐纔出郭曲曲見淪漪

○ 又

屢有看山約臨時半沓留大都随意往翻得盡情遊

曲折無三里俯深已數丘石苔非一致潭水各能幽

○ 又

過橋微徑暝稍不辨峰文月散将殘雪烟迎欲墮雲
洞嵐窺氣候氷水悟聲聞喧寂皆何在空山方夜分

○ 喜林茂之至燕

白門還故山無意入燕關以我對難必况君來更艱
偶然今夕話是否別時顔客計兼歸緒于焉且暫刪

○ 又

相違曾幾月心口欲千端見尙遊能遠知今病稍閑
喜開朋舊劄兼悉毋兄安問答尋常事翻同意外看

○ 集淨業寺水次再過十方菴看荷花因宿其中 韓求仲招

如此匆匆際禪棲肯再來曾無三日隔又見數花開
童負桃笙至僧籠菜甲回出門挤一宿無復候人催

○ 又

每憶經行處重遊勝昔遊往來能漸熟耳目自多幽
水氣窮昏旦林聲閲夏秋晩花不無意各散獨相留

○ 夜歸聯句

落月下山徑草堂人未歸 林古 砌蟲泣凉露籬犬吠殘輝 惺 霜靜戶逾皎烟生墟更微 度古 入秋知幾日鄰杵數聲稀 惺

○ 八月初二夜雨 示金銘茂之

玆宵非月夕即雨亦何妨但覺秋聲劇能令遊子傷
衣裳蟬背葉書信鴈頭霜共作長安客東西各故鄉

○ 補七月二十七日生日詩

憶前初度日含意不能題入耳歡相勉驚心感自悽
閨人怨弧矢臣子倦輪蹄娓殺陶居士炎辰返故棲

元稹歸田詩有朗公三十七結綬出都門句元府亦三十七

○○八月初六夜小集聯句

新妍

睡起理殘夢言　張愼須臾故國身好秋難作客惺　新月易薛人言愼露咽蛩聲斷韓上　天低鴈影蕩惺　空將無奈意砧急任西鄰古虔

○○白衣菴水閣　同茂之金節

入燕欣見水況復是城中鴈帶他村日蘋生別苑風暝兼沙草碧秋借渚花紅肯待空潭月移時已在東

○○微雨

刻畫深至

定欲重陽雨方成此歲秋雖疎終助冷非久亦生愁出戶纔能見經枝似不留少焉如昨夜片月已梢頭

○　送韓孟郁孝廉還嶺南

送客歲將盡別情能勿窮題詩何所道對語不堪終嶺樹冬難雪河橋晚易風同來君最久亦已返山中

○　送茂之南歸

遲字映決字

不謂還家決題詩送子遲言歸雖累日賦別必臨期明夜成今昨他鄉屢合離遥思初去後當似未來時

○　又

客程容易改遲月意何如無那親相待兼之歲事除朋舊須夜半子舍客春初欲寄南中訊含情畏作書

○　庚戌除夕

除歲他鄉夕今年屆指三關心存與沒閱俗北兼南燈火看相似杯盤對不堪自憐踈野骨此日候朝參

○　玉泉謁關祠

語有英雄氣

義勇歸何處凄然向此中始知真佛子即是大英雄丘壑延神理機鋒銷怨衷厭聞懷古者祠下說孤忠

○　夷陵道中

曾聞巴蜀道至此稍稱夷茲路險如此前途難可知巖谿當雨閉水木到秋悲況值懷諸感州西扣策時

時哭雷何思先生

○　巴東道中示弟惍二首

閒字妙

山中未必雨雲起已生愁峽窄天多暮江高地易秋連朝皆陟巘茲路獨臨流欲盡瞿唐勝歸途定覓舟

○　又

一帶高深處明朝次第行且從人指點未必客心驚此去皆山水同遊況弟兄為誰忘遠道所賴共幽情

境色眞　剛新　蕭散

○○暫霽

重陽無不雨況作蜀山行已歷諸峯險剛遂半日晴

峽寒偏著色江晚自多聲雖復終陰曀心魂亦暫淸

○○月

蜀月淸如此誠宜數見難尋常秋易没十六夜初看

岸廹街江淺山紆出峽殘今宵同宿處記取在雲安

○次巴縣傅仲綸年丈招飲江樓賦贈

縱無樓可上此地已高寒夜爲今宵永秋憐數日殘

滄雷隨處有簡易故爲難漸喜成都近王程亦暫寬

○十五夜月

峽夜何曾月巴東偶爾圓向來經驛路那似宿江天

霜落寒流外烟生遠映邊淸宵亦何意獨値未歸前

○哭雷何思先生十首 并序

鍾子以先生卒之第三日入蜀道夷陵欲爲位哭焉不能且不忍至自蜀始書千五百餘言以告先生所可讀也言之長也乃復爲五言韻語十章使讀者易終聽者不倦付其家嗣仍語曰鬼不必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戒令侍子知書嘗司筆研者誦於所嘗遊息處以逢其至鍾子歸亦且爲位祀先生朝夕誦此招之記曰其神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是以誦於家以冀先生之一至焉

人言師與友吾直惜其人世事有今日我生何不辰

他時思柱石後進失陶甄豈意登堂約翻成築室身

○又

于役亦王事迂途意爲誰茲來覺無謂獨汲欲安之

職士友爲命奇人世所司感恩知已外別自有吾私

○又

斯人天遽奪似欲重羣疑弟敢稱師美人其謂我私

十年官幾日半面友同悲朝野思如此平生品可知

○又

忽忽悠悠體惓惓亟亟心攅眉別有念抱膝豈徒吟

局外觀之審閒中得者深感知忘自量還欲效砭鍼

○又

必有眞豪傑斯無僞聖賢（二句槩括先生語）茲言猶在耳自

待豈徒然臨識曾相證機鋒果孰圓會當須見定寄

坐義重宣先生留偶予聯識二字執先予對曰聯到處亦能生識先生曰恐當是識到處方能生聯予曰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生耳先生思之良久首肯

○又

側聽平時語恒稱趙大洲及予竊逝作似不異源流
各負匡時氣同懷出世謀惜哉殊秀實易地道相侔

○又

乘化忽焉公遺書不一存分香非所屑易簀可無言
忍遽隔生死時猶共笑喧在還三月路半信始招魂

○又

毋於偶爾處言下察其微一往多寒色將無逝殺機
眞人皆氣骨道韻豈脂葦理數尋常語難參意外幾

○又

惺也燕中病諄諄寄予聲有書言後事無字及私情
豈若盡忘語尤爲眞達生聞茲應問我來去孰分明

○又

早知八月至猶是暫周旋予獨斬三日人皆忝百年
半生興盡矣一胳數存焉始悟長松下微言不偶然

庚戌六月先生坐報國松下與二三子譚有爲之敎出世之旨

月落松滋以假相對字妙而有致

流動

○○松滋泊風

舟經諸峽盡水宿四旬終葉落于村月松滋一夜風
寒江從此濶冬野自能空憶昨頻經險何如滯此中

○懷譚友夏時在金陵昨夜夢寄伊書談使事及詩兼徵其近作

寄書與對面已自不相同況以數行許託之殘夢中
新文知各異客意或能通別緒兼遊蹟諄諄語未終

○吳彥先自金陵過訪兼致諸友人書感賦

索居敢厭客況有故人臨檐鵲非無識江魚果致音

淸華衣履氣淳古鼎彝心各道經時事關情自淺深

○新涼柬彥先

氣變中宵後秋驚午日餘新涼聊取適殘暑不追除
雲滯河逾淺風輕木漸疎問君覩前夕旅況較如何

○○又

秋亦非無暑凉從此漸生天清何必夜林靜偶然聲
好雨能先月輕寒不礙晴共茲流火夕誰動授衣情

○寄吳康虞

舊識南中彥公遐自古人意於林壑近詩取性情眞

讀之令人毛骨淸冷

說得悲悽

譚子多幽鑑稱君有遠神矜朋山水理言下特津津

○寄胡昌昱元振 四首

兩代傳山水形神各自工從來眞有識未肯苟爲同

惟不看家譜方稱有父風請觀君伯仲丘壑寫胸中

寒月同友夏叔靜作

清切山中月依稀水際看入霜惟覺澹過雨自然寒

夕淨來無累窓深到已殘添衣須一出此後對逾難

○佛燈

寒照星星内能通靜者機幽明歸一點情理在餘輝

欲續何曾盡將殘似有依此中如悟得膏火已皆非

○初陰

入冬晴夜夜薄晦却從今霜下暮寒半犹翻山氣深

惜哉不能雪聊復暫爲陰耳目一燈際殘更人外音

○○讀林茂之所藏陳昂白雲五言律七百首追贈 昂字雲仲莆田人避亂楚蜀死金陵閭人謚其獨從傍哭

落落含毫際牢牢織屨餘下生窮老裏五字險夷中

此矣置心眼淵然具化工似聞君痛哭展讀不能終

○之燕留別茂之時孟和偕予往茂之南歸

南北路皆非之情非一端同來有聚散此別最悲歡

主反先賓去君今送我難叮嚀弟與侄看爾發江干

○又

別家兼別客之北且之南此際知何似斯時已不堪

征歸情互等辭送事相參感爾分貞友征途共夜談

○○新樂始雪

臘殘方有雪此事北來稀氣帶原無漸寒添幸亦微

土沾行欲動塵嬾不能飛明歲重過處公途二麥肥

○○雪夜同孟和作

屈指王程盡驚心歲事終三冬無日別一雪此宵同

食息思南土衣裘試北風朝行能霽否片月晚寒中

○慶都早發望晴雪

親朋曾慮我栗烈薊門行豈意今朝雪先從昨夜晴

半林初日上幾樹白雲生曉看征衣色輕寒亦有情

○○雪後保定飲同年夏正甫司理

往往經河北奇寒早着人嚴冬行數次今歲似三春

雪罷能爲月宵中欲向晨因君風韻勝池閣亦淸眞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曉月

但有字妙

說理却不落宋人蹊徑

不見長安月那知近二年卜居惟快此對影已欣然
光在更深後圓當我到先淸寒眞可傲絕勝買隣錢

○○題孟和蘭石畫扇贈魏士爲年丈

片石何其介叢蘭但有幽自然能臭味不復異堅柔
竝立原無附相憐不待求同心誰證取疎竹數枝秋

真

○喜吳伯霖至兼逢馮宗之

伊我南來楚當君北到燕幾三年不老每一見相憐
理數俱無說文章合有權以何酬未足奇事定須傳

解人會得

○春日集葦氏郊園 同吳伯霖方孟旋張紹和李長蘅商孟和鄭子將

湖中猶所見到此已皆非時至花難後林深柳背稀
溪魚太無事水石自爲機遊興今方起感春未可歸

無後思方快

氣色最佳

又

朋時誠不易抑亦在其人地有何常主花非無故春
琴尊皆勝友山水况佳辰物候參差好重來想更新

○別孟和從仲艮之吳門

臨期寬一宿猶勝卽時行不覺已明日居然是遠程
稍能爲北計豈至又南征莫謂官貧好今朝媿友生

亦佳

○傚月軒從竹

傚月還兼竹深知所取傚月明無夜夜竹好得朝朝
以爾爲朋友何曾有寂寥誰能風雨後對影共蕭蕭

○○寄友夏書

人海歎離索之情子信子欲聞別來事難盡卽時書
手已非心口言追及起居封題送使後重憶不無疎

○○代愛妾換馬

又

作客居家趣俱從朋友生知君遠遊念卽我欲歸情
去棹須相待金陵莫便行文章山水事共住不宜輕

功名仗驥足志節畧蛾眉不肯此時意難於無後思
疆場方有事閨閣亦何爲恐向將平日明珠買侍兒

○入舟同姚君佐

昔來冰未泮今去露初殘往反非前路舟車共此寒
圖書開處得侶伴衆中難一水秋冬色同君累月看

○泊潞河九月二十四日逢立冬示君佐

水行亦云逸野泊乃生愁北土寒無樹南人孤似舟
一身猶共子九月已非秋安得移茲日前途住處留

○○舟曉

尋常舟景入俗未能拈出

久泊非無曉今朝如此天鴉鳴半樹日蟲亂一汀烟
物役踈星後孤情寒水邊客舟離故處不遠亦欣然

舟晚 九月二十七夜

水天夜無色所有者蒼蒼細火沾林露遥鐘過浦霜
離秋猶未遠向晚只微凉此外還堪著清寒月一方

欲泊

何以別正是稀處 極淡有至情 景奇甚

所見平平岸舟移未覺非汗萊何以別井竈大都稀
是物皆冬氣群情似夕暉今宵家尚遠有夢不遑歸

泊天津

是天津[illegible]

流向南初豁舟將晚始多魚鹽商異路涇渭水分波
同流異色清濁如斯
孔道行裝雜虛名應接苛北途車馬客未
信此洪河

天津早發

蠕蠕羣動起冉冉五更窮去岸何由記歸帆不約同
舟行星影下人語水聲中計日從流上朝朝仗順風

舟雨

昨宵猶自霽今雨似非宜積晦來無候高雲動未知
渚花昏岸岸烟鳥白時時頗訝添衣驟舟寒水所爲

雨泊二首

水程元有准舟雨若爲增去市猶三里依村只一燈
屠沽塵戶少豆麥野人矜靜海容刀路經旬到未能

其二

既雨兼之晚舟帆莫適從閉門烟際寺篝火水邊舂
稻蟹舟人夜風濤客子冬暫將鄉思放動息亦從容

舟雪

稍厭終宵雨今晨雪反奇曉寒聊一變朝爽遂如斯
洲白沙相似烟青鳥不知千帆同此泊片笠去何之

舟月 十月初五夜

起似大蘇

每句無不見每見輒云新耳目何曾異形神但覺真
入舟如好友在水更宜人別我更初半孤燈又一身

靜海縣

實有所見之語

此縣已名海我行將近齊兩旬三百里八口一舟棲
積水天同側晴冬野亦迷前途正歲暮霜雪莫凄凄

見月得起句因而成篇

寒月照歡態清川流盛衰衆形各自取與宰亦何知
鍾應山擢後渠成水到時此中機殺幻未易使人思

渼而真　雅　深字妙

晝泊

岸曲風難順沙寒日易昏樹無黄一葉雲有白孤村
酒脯遠趁市漁樵閒閉門晴天如有此雨雪不須論

風止

如此風猶定披衣驚所聞霜村晴一半烟樹曉平分
天遠鴈無字波閒鷗不羣江湖陰霽事行此屬紛紜

滄州發夕

掛帆猶不息天水去安窮寒月歸鴉外生烟閉戶中
孤情前路惑羣力此時同可補經旬泊其功比快風

暖十月十一日

今朝寒似止昨夜月先明風省千夫力舟兼兩日程
地晴生物色冬暖見人情但覺同聲處征帆一路輕

德州戲題

地日平原嶺行愁十日淹主人出有故驛路進能兼
庖廩隨前例魚蔬存小廉雖云聊復爾童僕不無沾

夜十月十五夜舟已過德州泊柿林作

天寒無不深不獨夜沉沉難道潮非水何因風過林
戲拈生滅候靜聞寂喧音到眼沙邊月幽人忽會心

十月十六夜

離都三十日行路未千餘從此夜難永如今冬匪初
韓婆風幸免是日風楚俗謂之韓婆風楚客水能居已是還家候
斯時止得書

有所示

僅僅知文字時時自晦沉全身羣婢口事主五湖心
筆扎師予便箕裘託爾深霄征安厥命且莫怨裯衾

深夜舟進

可以維舟處舟人不肯安今宵晴景好數日上流難

寸進賢於已羣心勇亦寬月明無睡理乘此盡情看

月暖

霜天非不晴晴亦自淒清茲夕維舟罷猶堪出戶行
水明如夜氣月暖是冬情似覺頻頻聽關雞凡屢鳴

將之青州由東昌登陸呈馮羽明年丈

既水復之陸多寒惟少暄山川此生事舟馬數年魂
清世王人簡窮途地主尊從君借風力六轡始周爰

經聊城衆連射書處

火牛難再出鬬虎已垂窮危矣强弓末微哉一矢中

奇

見阻也

城亡終去殺將死亦成忠所以爲排難非他策士同

○金嶺驛與王帶如年丈夜談

久思今夜話斯意想同然屏騎予宜往攜尊子肯先
見聞生一別師友與三年促膝驚心事茫茫秉燭前

○沂水道中風

北野樹無枝風過處不知衣裳前日盡舟楫與途疑
入口氷霜外三冬水陸時宿遷雖有約未易遂如期

○沂州王右軍故宅今爲普照寺有洗硯池 其地無右軍書

江左君家巷瑯琊復有廬不聞天下士定認此中居
令宅翻晒蹟臨池未見書古人少年筆腕節自刪除

○彭城入舟後候淺三首 自十一月初七日至二十三日

河水未生處煙帆仍泊身一人冬脩築方響夜糕宵
計晩尤官吏情危聽鬼神巫言明日雨聊欲慰吾人

○又

氷腹寒猶解河身下反高所爭惟尺水厥利在千艘
委壑金錢易籌燈畚鍤勞舟航今日慮未暇及風濤

○又

縣子偏離決桑田恐易成道傍朝暮議舟外喜憂情
有盡薪兼土無靈壁與牲運艘猶未過官船莫先行

○○過淺 十一月二十五日

寂然舟共水中夜忽同聲里鼓不遑報岸燈無故生
半句羣策屈一間萬夫爭前後終當濟先人自物情

○○舟泊雲龍山下

寫胡字疑兩眞

羣情仍一寂舟與水俱寧兩岸冬惟野千帆夜共星
鍾聲收廣莫人語響空冥喜就佳山泊重來放鶴亭

○彭城開船 二十五日

泊久舟重發翻如始入舟後時偏過望前路不遑憂
鴈喜人南去鷗從我下流低回獨何繫未易別黃樓

○舟至呂梁洪 二十六日

半月徐州住今朝下此灘初賜波一分稍氣野無端
人涉何其便魚遊似不難變遷川谷理天險亦安瀾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若子
弟之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眞非戲蓋語盡於
授書之後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者深行徑

意盾全消

太史公亦應心服

淵大河與壯洞庭詩伴除

頓挫機鋒相逞鬐已道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强忍相從初尚愕然欲歐夫乃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窺圯上英雄之心乎淺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途感事懷人賦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惑云爾

警蹕秦皇帝溪橋老禿翁脊椎羣力外進履梟人中
智勇皆何在天人有所通英雄關運數授受不相同

○○射陽湖

清深流數日俱是射陽湖潮響亂如一漁燈遠不無

寒途如水月天漸入菰蘆此去邗溝後東南作日途

[illegible]

○○入江 十二月初九日

所歷皆河海今朝乃見江天淵同積氣風日變寒瀧
魚影眞堪數鷗羣不易雙三山雖伯仲意總未相降

金焦北固

○ 登金山同君佐

兩度遊皆畧猶賢於未看見聞江四面行坐石更端
薄晚風烟亂深冬水府寒妙高臺上月共待亦非難

寫得快人

相見無餘言之意

○ 郭景純墓 在金山江中

奇人萬古宅不肯不崚嶒以此江中月爲君地下燈
山川因爪髮神鬼守緘縢危石憑誰力飛流未敢崩

○○○北固夜歸

遊遲畏晚天晚際反凄妍月下山路順風歸浦船
雲濤孤棹外市塢半燈邊回首蒼蒼處金焦在亂烟

○ 至金陵過林茂之宅

奇意在相見既來無所爲風波登岸處雨雪到門時
地自一茅宇門多數椰枝細觀此情事昔別若先知

壬子茂之舉子楚中有明茂與新安汪南畿寄中之句

○ 雪集茂之館 同胡彭舉吳康虞王相如黃九淵

白門三度雪皆以待幽人開理閒門事堪遲見客身
澹然相語默別自有宵晨竹石殘冬裏清寒見遠神

○ 過胡彭舉

五載未曾到庭中如昔開所添惟一石何異在深山
懷値秋冬際大來氷雪間自然費幽意永夜不能還

○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子丘茂之宅 十二月二十日

良辰復值臘皆值此寒天雪與冬終始春居雨後先
新詩茶酒內啓意燭燈前共待梅花霽歸舟又隔年

○除夕守歲子丘茂之宅時子丘與孟和居易至自吳門

好住雖君宅終爲客子身所欣來遠道各自有周親
盡室應邊夕明年江上人秣陵才到晚便已歷冬春

○元日集鷄鳴寺塔下亭

發春雖一日萬象不能局汨汨風烟動冥冥草樹靈
餘寒一以素欲霽自然青百步城中地湖山積此亭

○攝山道中 甲寅正月二日同康廣商孟和林茂之

出郭心誠暇戒焉應接分湖山春格韻草水書情文
半壁深留雪千林遠共雲齋鐘不知處隨意示聲聞

○○○白鹿泉

半嶺尋源上寒泉閉戶中餘飛難作雨輕吹不關風
梅影過橋立苔文與石同早春流尚細澗脈未能通

淺中多致

○登浪巖尋徹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山僧下山去終亦不離山客到縣巖半身如亂水間
輕稀雲氣共孤杖澗聲還歸路君當在愁君閉竹關

○天開巖

初不容思議中天忽側成寒松通石罅幽竹礙泉聲
蘿薜多無緒冰霜別有情高深巖洞理潛玩長靈明

○攝山頂

即論茲山絕登茲者亦稀定須尋磴遍肯不見江歸
遠色何由正羣形妙在微下看巖塔處來路似皆非

○贈凡公 公年五十六出家未三年

猶是新披剃頭顱已颯然悲歡興願日五十拜師年
地若曾來後機懸未到先遊棲關志氣相待不無緣

○贈蒼麓老僧

逢君亦不遲已是再來期猿鶴僧無怪巾褚有所疑
人天中國老鬚髮外真師好記今年夕空山初月時

○攝山歸過靈谷

歸途即窮谷同日往非難客在梅前到春當雪後看
澗迴流水遂野淨夕陽寬物色晴爭起深松不肯寒

○舟發金陵留別諸友

四年中北邸一月內長千再見如初至新知及故歡
無能憑几席未免爲衣冠又問春江櫂垂楊不可看

可憐景

○湞潙口阻茂之别二首

題詩似别我我且未之看莫道同行樂即今相送殘

家無好山水友有夙交歡以爾閉門日往還殊不難

○又

舉家鬧欲去數日不能言知我獨還里無君難杜門

豈兹僅存骨尚有可銷魂暫省斯時别形神且勿煩

○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 少陵此語蓋聞道之言崩者以爲不可解解則失之而實有至理語固有不必解而至理存者此類是也知此乃可與言詩予既賦此以通其意并示友夏及弟拯靜同作焉

奇光深夜中志氣若爲通不覺川原怪森然星月同

居心無欲惡觸物自清空山鬼窺爾爾欽茲靜者衷

○○途中新月

馬上路殘處山中月出初方將行未至豈可照無餘

光作長宵始消惟新水如家居人不覺寒火半扉虚

○紅葉

蕭蕭猶未落在樹幸能紅薄暮初霜進近山寒燒同

光輝翻寓殺幽艷屬成功秋色兼詩事含情并此中

○夜觀蒙惠二泉

一幅荊門圖

水從天一生到地二泉并深夜積秋氣初寒流月明

幽靈如不隔聲影敢相輕燈燭散空過中含風雨情

○○羣山萬壑赴荊門

兹爲楚蜀門喉舌古今存陵谷於焉始高低相向奔

衆靈雖自住三峽爾何尊也學江流下滔滔歸一源

○○贈劉玄度孝廉爲雷太史同年好友

精神堪警俗耳目不知喧就此機鋒裏窺君靜慧根

敏皆從好學中豈厭多言益見交非泛吾師卓識存

○磁州雨

長路惟愁此畧行殊不然濕光催草動凉信問衣傳

蟲亂水烟上蛙喧風雨先北方農候晚物土幸無愆

詩亦古詩矣

○選蔡敬夫詩訖寄示三律

君庸不自知必待我商之要以古人眼深存今日詩

直期於見道汙豈至阿私亦自闞吾識安容苟俯爲

○○又

貨此而至不臧工維閒然入詩

自處不能恕於君敢二焉即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

○又

甲乙何關俗春秋頗責賢細觀新舊作損益有由然

（詩訣　朋情可見）（呼應妙）（六字思深情遠）

去取了無忌惟君知我誠匪徒文字理要自友朋情
藏亦何妨出多當不易精留兹嚴冷意事事與相成

○丙辰初春寄張金銘

椒盤壬子歲寒燠四回新刋後無除夕筵中少此人
雪霜頻犯暖梅柳不知春負爾非他事緇衣京洛塵

○又

白君今不至子罷水邊行花月何顏色禽魚豕性情
乘閒猶有日選勝頗無名軟草垂楊路重來恐漸生

○十二月十九日雪是立春次日

臘去人思暖如茲亦快哉寒爲春事始雪作歲光來
累日無遺𧶽空齋行幾回不知花五六一月內誰栽

○又

又雪敢言寒今年有此難何知天意在要取物情安
野潤全非濕烟新只似殘若無沿路餓也好出門看

○秋夜與茂之閒坐

同君閒搖落今又在燕山月與秋俱淺雲當晩亦閒
蟲鳴惡可已鶴瞥復何關已是聽覩外猶然庭戸間

○贈陳荊生

（一片秋色淒然心目）（寫字悲然）（烟霜句更奇）

吾子自稱詩人皆曰畫師此中深有寄其意莫能知
筆墨非徒爾親朋隨所之古來負絕技隱德類如斯

○○泊　九月一日

動止姑從衆安危未敢言居人歸有處旅泊近何門
寒日能紅樹淒風欲白村野稀舟幸挨擊柝共相存

○風阻蔡村念吳康虞候於前路　九月四日

致子久於待因予先有期陰晴非在我川陸不相知
未覩舟同阻應嗔到獨遲若過重九後更是月明時

○泊流河驛

葉減秋無幾流深月不難沙星疎欲活漁火濕猶殘
天水羣情定禽魚積氣安病身多閉戸憖負此光寒

○九月十一日喜康虞入舟

雖有事前約堪同意外逢友朋相聚首舟楫最從容
途既經齊旬遊當了岱宗生年來幾度如此一秋冬

○自仙人橋觀於舍身崖

不獨高深理河山之所盤爾時諸嶺末如在二流端
日月來當早烟霜上亦難片光誰漏泄元氣此中看

○岱歸後示泰安州守侯君

岱宗固常在主者待其人覩爾神情異許予關見真
歸堪言所獲傳不患無因一片古今意相煩致嶽神

○　十一月初二日雨

冬連秋只霽雨力不能寒一晦非無謂新寒反似殘
河聲胡損益雪事轉艱難且愛蒼蒼外烟林相與寬

○　十二月晦夜初雪過濟稚恭江閣

入江初見雪近臘乃知寒以我爲情久過君及夜闌
光才依水白力不待風殘值此夕之晦聊同片月看

○　正月初二日大雪同王永啟林茂之集雨花臺 是歲元日立春

雪既負花名非時諒不榮恰逢春次日用紀歲王正
期過偏能暢光深如欲晴誤驚梅放過先往近郊行

○　靈谷寺看梅 正月二十八日同王永啟林茂之

好春無一日花事有難言至此始成衆從前宜閉門
雪霜非在地香色欲爲村不盡關新霽精神寒亦存

欲爲二字靈活

○　看梅送何玉長入楚

今年梅後期君去及花時鄉信正煩寄行舟莫又遲
春風乘有待江水緩相宜計聽樓邊笛還當存幾枝

○　長生館詩 有引

佛家戒殺厥念惟悲儒者好生其原在樂然不引之樂處於以預達其生機即徒發乎悲心何能遊折其生趣長生館者湖惟玄武山則蔣陵焦漪園先生倡衆置館於其中爲每於月之八日與客遊樓聽僧禮誦漁佩何曾厲禁不過寄意於湖山天淵共綱慈心業已移情於魚鳥聞荷香而斷罟蔭樹影以投弓事不相蒙緣有交湊慨幸與茲會喜而爲詩

湖山於此積魚鳥欲成圍是物皆生趣何人無善機
來惟言晚詠久乃共歸依頗悟因緣事其中導引微

說出觀魚之神化

○　十月十三夜步月 同胡彭舉許無念林子丘茂之

別自爲清夜非惟晴使然與秋同一靜木望欲先圓
積氣歸孤月深光作遠天此時無不息閉者反遲眠

亦孤遠

○　十月二十日往花山雨宿途中 同吳康虞林茂之

有約愧頻止猶賢竟不行冬方云久霽月許到深更
風雨臨時事江山一歲情從來遊者理貴勿預期程

許字妙無謂有情

○　又

是處幸得時佰故雨亦不清

處失清和日因言雨亦佳良辰猶可待靜侶最難偕
有此秋冬感彌深遊止懷安知山澤候妙不在陰霾

寓白門寄朱叔熙比部

此地去君近彌令消息難始知思往日却悔別長安
輿步情辭挍圖書職務寬天涯良友聚未免藉為官

夜過胡彭舉

良夜即相過兒今將盡年冬晴非可必月好莫徒然
杖履人眠後琴尊客到先看君安性命一石嬾如前

范漫翁復自東郊移至城居故處

出語自然

殘客誠為累離羣亦寡歡寂喧無可出去住已更端
豈必謀皆是姑從意所安琴書能戀主不道轉遷難

又

總不離郊郭回環得故棲隣皆無改井樹未暇成蹊
舊侶私良友齋常聽逸妻存茲人外意動定理應齊

臘月二十三日伯倫招集木末亭

與致爽快

是時能共到可不謂閒人候雪翻愁霽探梅似貴春
烟高江欲動風遠樹初勻遊事年周始亭臺識此身

除夕喜雪

何其挍也

雪期爭一夕要以臘為功幸不過春後非專報歲終
新茶泉脉至宿麥土膏通無限天人事災祥在此中

元日雪過康廣彭舉茂之不值

與同調

誰不憐新雪能無各往看以予到門早知爾在家難
天地何其近風烟但一寬晤時矜所得肯道向來寒

雨後靈谷看梅花 同康廣漫翁予丘茂 袁公安在二月初八日

花時同所惜各有看花情念我三年客於茲兩度行
孤心多在雨衆意但言晴水雪成香國知從何樹生

又

取致自然

因為梅花至松陰先看山此懷難以喻其事自相關
共在香光內分行澗壑間却思人散後寒月守潺湲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沈宗伯招集高座寺 同許伯倫 胡仲修

一雪送寒梅梅殘無可摧似將花五出移向樹重開
風物均調事江山眺詠才新晴春欲始日日好亭臺

夏梅 和董崇相

花葉不相見代為終歲榮誰能將素質還以敵朱明
坐臥已無暑色香如尚清始知幽艷物不獨雪霜情

秋海棠

埼壁固吾分烟霜亦是恩光輕偏到蒂命薄幸餘根笑泣誰能喻榮衰不敢論年年秋色下幽獨自相存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偓以八月十五夜要同李本寧先生及諸詞人集俞園 并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涼芰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狂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

而成壯老感亦因之聽焉與念勉附爲歌里寮新聲入耳就絡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可作尋常頃籍雖遲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講席兼陳樂年年此願慳自携供帳遠曾寄客亭閒月靜星辰內秋深烟水間從公無小大皆不自言還

又

時各有宜

中秋時地有今夕主賓稀歌舞原非借林亭只似歸浮凉池鳥醉空影砌蟲依頗悟歡場裏高人有靜機

又

夜與水相得秋惟月最親留都清絶地祭酒老成人道廣周旋恕情深領察眞典刑欽在坐游讌荷陶甄

送商孟和秋試後歸閩

數千里就試却向榜前歸率爾爲來去看君無是非江花揖酒近隄柳泊舟稀不敢便言別回帆紅葉飛

杪秋宿牛首次日歷祖堂獻花巖

閒隨新霽出風日到牛頭松作山中夜月留泉上秋心魂凡屢止人我幸同幽引客栖尋熟于今是後遊

又

此隔千里今共明月深矣且照應上又從以出題次日寫攝土

山光領其一又復及他岑回首雲烟變觸增丘壑深昨宵有明月必照此疎林一片藤蘿石弘慈古佛心

早冬遊攝山

每來生節物又值早冬時澗石峯巒具巖花氷雪爲空林行有得靜夜坐方知一宿聽晴雨皆於遊事宜

又

地非難一徃客未易同遊毎以須良友因之失好秋
山寒晴不重林氣月彌幽愁負歸常早頻來當久留

臘月十五葛震父要集王孫山居 同郭聖僕林子丘茂之

頗怪知幽徑今年到已三竹寒猶可借梅早不須探
雪月時皆是冬春情未堪半窓人事後燈火照深談

春事

春事盡於雨遊期多在天晴否能幾日花柳已今年
塵務况居半勝情寧得全我生將五十所感有由然

仲春程仲秩要泛赤石磯 同王永啟王太古彥倫林子丘茂之

城中今可泛君愛出城間春物泠洄外煙光動止間
逢花頻步岸返棹亦看山共訝陰晴日各憐遊事艱

雨中柬茂之病

不出畏佳日却云風雨宜君雖私藥物衆亦負花時
臥只如高士愁偏及靜思留春應有待清霽故遲遲

問茂之病

君病年年事尋常漸不憂神明安可恃朋友代相謀
藥價貧偏貴花時好未酬因思南郭外不易是同遊

又代泰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是君臨命日不敢賦牢愁綵舞迎神保新聲託蹇修
淮流何澹澹湘水共悠悠似見來酬答風生杜若洲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意

匆曰生同地相離即異鄉六年人倏忽千里意尋常
遙作交爲慰聲華不敢當清淮明月下暇像荷恩光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

不告君幽處到來心始遐求離城以外相導水之涯
妾僕道人侶敦彝貧士家清齋微識却坐久進茶瓜

過王永啟小閣同友夏時永啟病後

非自登斯閣今朝懷共開鶯花當病起風日有朋來
如入城中舫兼臨江上臺佳情原未發戶内可徘徊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含休焉忽伯敬亦至之作

君能嘲熱客自出果何心難免逢迎事彌慙剝啄吟
望盧圖一憩解屢見同尋况得主人靜開言生夕陰

月夜王太古要泛泰淮同友夏

盛饌煩高士幽懷就好天舟移山色内燈起浦歌先
月冷因三夏河深在衆烟各無言路晚賓主一橋邊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數往慙吾弟微官累老親公私言浩蕩俯仰事酸辛壯齒輕諸役全家就一貧孤舟兼孝友勉矣服勞人

歸舟月上

欲雨偏生月熊熊日出初秋移三夏裏凉借一光餘待爾歸當晚驚人見似疎捨舟情事始竟夕有盈虛

送王永啟歸省兼示董崇相

已俱忘是客先别我還閩直倘能存道貧今可見親非無逢世術難作負心人有友知君孝全歸不失身

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虞山看紅葉之約 歸喜得錢受之書

見君疑舊識不必故人書所念久離别欣聞送起居朋來鴻鴈後雨止菊花初得問虞山樹寒紅三月如

至毘陵訪鄒臣虎年丈

此行雖定省過訪約先時門徑欽孤性圖書寄獨知繇能安善養友不至阿私抗疏言方中爾深感事悲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以子識其父於翁殊不然在家羞敬謂去國幸歸全一命心忘却三牲世有焉未知忠孝事論定果誰堅

譚友夏自越歸晤别於錫山

衣邊秋未去霜氣自湖陰凡子吟能及皆予夢所尋分風來往路計日聚離心各指梁溪水寒烟共一深

訪王德操居士曾晤於鄒彦吉先生莊居

以爾知音者猶存人外蹤溪聲當薄暮門徑似深冬雙檝自今識孤舟非乍逢讓鄉前夜語有約許相從

泛吳興碧浪湖夾山草蕩漾 韓求仲具舟同林茂之夏長卿諸子賦

衆妙從流去層巒若處生入天湖有漸浮地漾何輕蘆渚如秋夜桑村在晚晴一舟空曲後寒火落分明

又

湖山深更深導引主人心以爾能無倦同予得再尋烟寛鷗失侶天靜鴈留音往返虛靈內形神有所欽

又

林巒同作水風日不離烟滉照難留物寒遊頗用天飛潛終日竟心目一隅全返棹憐開石水霜影黯然

舟泊吳江步尋鬲安bk安仁

商字妙

停舟非爲約信步即君家沿岸携初月登庭及暮鴉燭燈如有待蔬茗自無加也說明朝去晨星在戶斜

○ 婁東訪尹惺麓先生

進退稱維谷人皆怪一官機緣無此妙遊訪得相寬建業天初霽婁江月未寒三冬來往路風目最爲難

○ 又

即論金陵別于今歲又除苦人多聚散銷得幾居諸約在歸衙後來當退食初一燈師友話壯老十年餘

○ 又

無友無家者因官寄白門時情多可慮客意自難言文武公爲憲安危國有藩放情圖史外樂事拜餘恩

○ 弇園憶贈王元美先生四首

道廣無邊幅爲園亦復然一鄉千里近萬卷百城專稍冷餘祗地彌高木石年徘徊尋履迹緩步惜寒烟

○ 又

天生人與地用貴稱其宜文獻非供乏刪修或可爲有詩滋異議無史答明時賴此千秋後猶存未竟思

○ 又

慇慇執類之思

颯然悲風起

一段存者厚情

[illegible]姑無論交道達神明至性能風世餘因不愧名死生千里路七十兩番行竹徑留遺迹堪思命駕情

吳明卿兩過此園

○ 又

承響誠無怪皈心亦有因吾聞公長者衆謂世文人大慶推揚急虛懷吐握眞茲園如散處四海少孤貧

○ 贈徐元晦

雖復未相見十年知有君端居偏致客任俠况能文難與今人道嘗聞我友云昨逢賢訪使首問爾殷殷

○ 又題畫蘭

日日弄香色靈明爪指生近來添竹石益以助幽貞熟後翻新譜閒中換妙情讀書諸務輟筆墨亦輸卿

○ 贈程彥之

歲歲君如此相憐何日休置身時地少失職友朋羞窮豈皆詩罪饑仍爲醉甚贈錢聊儉用前路不堪遊

○ 遊文文起孝廉藥圃賦贈 君與啟美爲徵仲先生曾孫

賢者後如此何如親炙情况非賚祖德自不愧時名一語足文獻二園難弟兄扁舟吳越路似復爲君生

虎丘贈別徐元歎

出城不言送猶只作閒行寒月虎丘路孤燈明夜情
真文關世運幽賞畧時名吾子尚艮食前途勿自輕

毘陵雪夜别茂之還金陵

出在三秋末歸當再雪餘一寒分去住明日念舟車
此別時無幾相逢歲又初中途情事異聯步有離居